

烈皇小識



神州國光社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烈皇小記
研堂見聞

明佚名



神州國光社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

本書輯錄 莊平清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實價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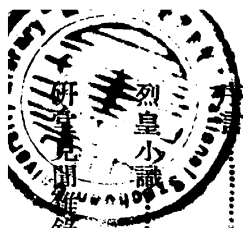
總序

蔡元培 一

莊平青 一

文 秉 三

佚 名 二五



研究會開館錄

序言

如果站在英雄主義的立場，來評判明朝亡國之史實，則只有很簡單的幾句話：

「明朝之亡，由於吳三桂之請兵，吳三桂之所以請兵，由於李自成張獻忠之猖獗。」

如果真是這樣的簡單，那末，不論古今中外，每一個人，只消心裏一動，便可以爲所欲爲——要如何便如何，這未免太滑稽了吧！

要知滿清入關，並不是由於吳三桂之請兵，即使吳三桂不向滿清請兵，一到了中原鼎沸，大勢瓦解的時候，他們也是要長驅直入的，單看崇禎初元時，他們屢次入寇，便可明白。北方地瘠民貧，歷來異族，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六朝之五胡，宋之遼金元，都是羨慕南方土地之肥沃，物產之豐富，想嘗一鼎之燴，本來是沒有入主中夏之野心的；然一到了中國內部政局動搖，他便乘機而入，用兵力來征服你。滿清也是如此，當初只不過想擄掠一些子女玉帛，所以一會兒入寇，一會兒講和，到得遍地匪警，京師危殆，他就趁火打劫，浩浩蕩蕩殺了進

吳三桂只不過做一個導火線罷了。

至於「匪」這是中國易代換姓之前照例應有的點綴，明季流寇，除張李而外，還有什麼老回回，混江龍……等十數股。這決不是英雄主義者所說：『少有大志』等話所能解決，它是有它社會背景的第一，他們幾個首領，即使『少有大志』，或者『生而神異』，但若他們下面沒有成千成萬的弟兄，擁護他，做他的羽翼，他們獨個兒是不是可以抵敵成千成萬的官軍？第二，如果在成千成萬的官軍裏面，個個都擁護朝廷，赤心討『賊』，則張李等烏合之衆，是不是可以戰勝官軍？我們也承認：但凡夠得上一個首領，當然也有首領的本領，但成千成萬的弟兄們，都是農民，這些農民，如果處在『民康物阜』之世，個個可以安居樂業，他們誰高興避鄉離井，拋妻撇子，來幹這『挺而走險』的事情呢？

中國之換姓易代，最初，沒有一個不是『匪』，到成功了，又沒有一個不是太祖太宗。在政治上，前一代是這樣的，後一代依舊是這樣，革命呢，前一代是農民，後一代依舊是農民——這樣走馬燈式的循環，成了無變化的中國社會；有人說：『中國商人，巴結貴族，到後來自己也成了貴族，所以貴族打倒了，商人同時也打倒，沒有了原始蓄積，怎麼能夠有資本家呢？』這句話，在歷史上是沒有根據的，即使有根據也得考察他們所以要巴結貴族之物質原因，否則便是十足道地的唯心論者。

中國之所以不能踏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是由於生產技術之不進步，（生產技術之所以不進步，是地理關係，他日當另文論之，因非本文範圍內事，恕不細論）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因生產技術之不進步，生產量遂不能擴大，商業之發展與否，是與工農業生產品之多寡成正比例的，工農業之生產品既沒有增加，則商業必然停滯于固有範圍之中而不能發展，于是一方面，商人不能有原始蓄積而成爲資本家，一方面工農業也不能有大量的生產品。然而人口是要增加的，即使不是像馬爾薩斯所說依幾何級數增加，而死亡之率，萬不能超過出生，這是最明白的事實。一方人口增加，一方生產量不會擴大，給養不足，飢荒頻仍，于是『揭竿而起』的事實便發生了——數千年循環式之農民暴動，就是這個緣故，而于明朝滅亡的時候，表現得格外明顯。

先來說一說明季社會之現狀：最值得注意的是飢荒；飢荒雖爲歷代所有，然從來沒有像明末時那樣普遍，姑且舉崇禎一朝吧：

元年，延安大飢，王嘉胤作亂。

二年夏，秦晉飢，盜起。

七年，山西大飢，人相食，同年七月，江西飢。

九年二月，山西飢。

十二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飢。

十三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冬大飢。

十四年，又飢。（以上均見資治通鑑）

僅僅將這十四年當中一看，只有自崇禎三年至六年沒有飢荒，其餘的是隔年或每年一飢。其飢荒之範圍，自黃河以北，直至長江以南，範圍之廣，大足驚人。

這種飢荒，並不是突然而來的，當然也有其最初的原因，一則由於水利之失修，二則由於人民之逃亡。文秉李永傳：

『年三十，挾策走四方，所過披飢之地，村莊多墟：淮流淤塞，不事修濬，反加圍墾，莊主濫伐森林，致山水挾泥帶沙而直下，時釀爲災，亦有河流乾涸，無灌溉之資者，歸而草水利書十萬言，皆抨擊時政之言也。』

李永是熹宗時候的人，在這寥寥數語當中，便可以見出明代到了中葉，農業上的水利問題，已無人過問，到了末葉，遂『時釀爲災』了。

因水利失修而至于農民貧窮化，于是便呈現了人口逃亡之事實。人口逃亡在明初已

序 有發生，在中葉則更多，末葉更可弗論；英宗時，「從河南山西巡撫于謙言，免流民復業者稅，」〔見明史食貨志〕復業免稅，就可見得流民之多，又「成化初，荆襄寇亂，流民百萬，頃忠

楊璿爲湖廣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戍邊，死者無算，」〔同上〕又可見當時人口逃亡之多了。據明史食貨志與續文獻通考，自洪武至萬歷，戶口數之比較如左：

年 代 戶 口

洪武二六 一六〇五二六八〇 六〇・五四五・八一二

弘治 四 九・一一三・四四六 五三・二八一・一五八

萬歷 六 一〇・六二一・四三六 六〇・六九二・八五六

萬歷間視弘治雖然增加，而比洪武年間，戶數是減少的。食貨志又云：

「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民數反增于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

戶口逃亡，與土地荒廢是成正比例的，逃亡日多，耕種之人日少，而荒地愈廣，飢荒卽由此而起。

戶口之所以逃亡，據周忱說：

「投倚于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賈四方，舉家舟居，莫可蹤跡也。」（明史食貨志）這裏只說到逃亡之事實，沒有說到逃亡之原因。然即此數語，已可見出農民含棄其本業，從農村中脫離出來到城市的情形了。農民之脫離農村，由于地主之剝削，與豪強之佔奪民業。明史食貨志：

「……洪永熙宣之間，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劬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軍餉不仰給于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于豪強之兼并，計臣變鹽法，于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實左藏，中涓羣小，橫斂侵漁，民多遂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復侵刻之，漁肉困敝，而積儲益以空乏。」

蓋明代田制，有官田與民田之分，官田占民田七分之一，就可知那時官田之多，而此七分之一的民田，又漸漸地爲官家所侵佔，則民不得食，勢不得不逃亡了。其有爲賦役太重，徵催嚴厲而逃亡的，爲數亦不少；明史食貨志二：

「近者（指成弘以後）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扑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爲空，孱弱者爲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

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負債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幾數百人。」

在這樣的剝削和壓迫之下，農民們整批的整批的到城市來找出路，大約所謂『民多逐末』者，或許就是指農民棄去農業，別就他途而言。但在那個時候，中國的手工業，與農業並未完全脫離，農村破產，手工業當然也受到影響；至于城市，又不能像西洋中世紀末那樣，有大規的工廠，可以容納成千成萬的人員。至于商業，上面說過，工農兩業衰落了，商業同時亦隨之衰落了，而且農民們不知會計，不會持籌握算，也沒有位置他們之餘地。則這許多流離之農民，再沒有別的出路，于是就起而為盜——李自成張獻忠之流，就在這樣情形之下，解育出來了。

中國舊時的史家，也曾想到流寇之起，由於飢荒，如崇禎三年，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

『……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盜倚土寇為嚮導，土寇倚邊盜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

所謂延慶兵丁，是指陝西延安慶陽軍屯之兵丁，屯田被奪于豪強，兵丁始從屯地逃了

出來，但數目還不很多；真到了『荒旱頻仍』，於是『賊勢始大』了，然而他們雖然知道流寇之起，由於飢荒，但恰不能明白飢荒之由來；他們言論中之所暗示的，只不過以為是君不明，相不賢，士大夫無廉恥而已。殊不知皇帝，官吏，士大夫，都是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者之壓迫，剝削，甚至于屠殺，這是必然的事情，所謂『行仁政』者，也不過是封建君主對於民衆之一種暫時的羈縻政策，等到人口漸漸地繁多起來的時候，社會財富，必然的要呈現不平均的現象，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家無立錐』是也，那時，即使不是『旱荒頻仍』，也要發生農民暴動的情事，明君賢相及賢士大夫，有什麼方法來遏止他們呢？

烈皇小識這一部書，正是以聖君賢相的觀點來寫成的。作者是文秉，文徵明的玄孫，文震孟的兒子，因為他雖然承父之蔭，沒有在明朝做過官。所以明史沒有替他立傳；只有曝書亭集文點傳裏略說起他，但也只有『經亂不仕，隱居竺陽（屬長洲）這幾句話而已，所以他生平的事實，不能詳知。但單從烈皇小識一書看起來，他是自詡為『忠良之後』的。這一部書，是從懷宗即位起，直至李自成陷京師，懷忠自經于萬壽山為止，統前後凡十七年。他認定懷宗是一位英明有爲之主，故于磔魏忠賢屍，斬崔呈秀等事，嘖嘖稱道。其後羣臣奏疏中，如果有劾大臣貪賄的話，懷宗照例要他們舉出事實來，有時甚至於兩人在御前對質，如法

官之斷獄，在這部書裏，也記述得纖悉無遺，正見得懷宗之英察。然而後來如監軍等重要職務，都寄在太監身上，太監的權限，又慢慢地大了起來，如周延儒那些人，不惜以閣臣之尊，恃內監爲護符，這似乎與初年之力求整頓，有些矛盾了。在文秉又以爲這是懷宗不得已的苦衷；因爲那文武官吏，沒有一個靠得住，沒法兒，只好任用太監；所以在召見大臣時，有「朕非亡國之君，而諸臣皆亡國之臣」等語，又偷偷在御案上寫「文臣都可殺」五個字，歸結到「明之亡，是亡於君明而相不賢」，所以全書中對於烏程宜興兩派之暗鬥，紀述獨詳。

在這裏我們最應該認清楚的，文秉不但是個聖君賢相主義者，而且他是完全站在統治階級一面的，在明季顯然有兩個極尖銳的對立的階級，那便是地主與農民，政府是代表地主的，所以統治階級是地主。烈皇小識裏所表現出來的，既是歎息痛恨于大臣之不好，內監之用事，自然只不過是替朱氏一姓訴冤罷了。至于「流寇」，他是不會看做農民一種爲生活苦痛而起來的反抗行爲，他只是看做「土匪」，是亂民，所以對於各地如蜂一般起來的農民暴動，敘述雖詳，而照例加以一個「賊」字，賊也者，是統治階級敵對者之稱呼。

9

其次所應該認清楚的，這一次的農民暴動，也和以前累代之農民暴動一樣，並沒有重大的意義：農民們只能知道本身所受之痛苦，恰不知痛苦之由來，只有對於統治階級之憤

怒，恰不知道怎樣去打倒統治階級，他們的集合，是情感的，是附和的，而不是理智的，所以一切都以領袖之意旨爲意旨，以領袖之行動爲行動，沒有堅固的組織，和一致之目的。當領袖們之事業，很順利的進行的時候，他們跟着後面，度他們比飢餓稍爲好一些的生活，等到領袖們失敗了，他們便也跟着失敗，風流雲散，依舊去過那顛沛流連的生活。這樣的羣衆，即使革命成功了，他們由被統治者一變而爲統治者，也依舊如漢唐宋元之開國，一般的太祖太宗，一般改正朔，易服色，此外別無花樣——這是什麼緣故呢？其一，農民階級自身，既然還沒有覺悟，那末，革命成功之後，握政權者——皇帝，當然就是領袖，而這個皇帝之專制之壓迫虐殺，或許比以前的皇帝還要利害。我們單看他們之行動便可明白了：

「張獻忠陷武昌時，屠戮士民數萬，投屍于江，尙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多別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

又李自成圍攻常德時。

「望風降者不焚殺，守一二日，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必屠矣。殺人數萬，聚屍爲塚，名曰『打亮』。城將陷，以兵周布壕外，縋城者殺之，故城陷必無噍類……」

這不過舉其一例，其實張李兩人所到的地方，都是如此，這與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又有什麼兩樣呢？即使做了皇帝，戴上一副假面具，幹一些表面上所謂「蘇民困」的事情，也終于不會改去他封建君主的面目。政治之變革，是由於經濟關係之變革，而經濟關係之變革，以生產力之發展為前提，這是必然的。在那時，生產力既沒有什麼發展，交換自然也不會擴大，經濟集團中贍育不出大的資本家，社會停滯于自給自足之經濟，那末，反映出來的政治，還不是封建制度是什麼呢？

再來看研堂見聞雜記，恰恰與烈皇小識相反，烈皇小識是專記朝廷之大事，而研堂見聞雜記，則專記民間之瑣屑，烈皇小識，至李闖陷京師為止，而研堂見聞雜記專記滿清入關以後之事。此書不著作者姓名，但書曰「無名氏」，當是明末遺民之一種隨意筆記——所記者以婁東之事為多，因為婁東是「無名氏」的本籍。但在滿清入關以後之國內騷亂，正可以把婁東來做代表。那時惹禍最烈的，要數到薙髮問題：「髮」本來是一種無關輕重的東西，但在滿清方面，則以為「薙髮」是投降的表示，髮不薙，一定還有頑抗的意思；而在民衆，則看這一叢頭髮，以為是祖宗遺物，大節所關，不必一定是頑抗的人，只要是年格老一些的，他就不肯輕易薙去，因此，便惹出種種的禍事來：有時候，清兵已經到了縣城，城裏的人，已

經薙了髮，鄉村裏的人，還捨不得薙，那便不能到城裏去，但城裏已經薙了髮的人，如果到鄉村來，往往被鄉民所殺死。鄉民中也有提早薙去的，他便會把平素有怨隙的沒有薙去頭髮的人，到城裏去告密，於是這個人便被清兵捕去殺死。這樣的合全國不知死了多少人，所以前清有「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之謠。

其次是文字之獄：「南山」「維止」「死者枕籍，因為是發生較後，這裏沒有說起；這裏所記及的是莊氏明氏一案：這一部明史，現在是見不到了，但無論它有沒有所謂「逆跡昭然」的話，因著書者一個人之逆，牽涉了刻板的人，助資的人，甚至于買書的人，株連入獄者，二千餘人，處死者至幾百人之多，不能不說是一件極慘酷的事——從這裏可以見出開國皇帝，爲了保持統治權，防止民衆反抗之周到，他們對於明末殉難忠臣傳之刊布，獎勵爲一姓殉難之奴才，同時也就是他們羈縻臣僚及士大夫之手段。

本書對於婁東之「烏龍會」詳哉言之。「烏龍會」爲一種土豪之集團，大約鄉村裏面，有紳士，有地主，有農民，有流氓地痞……因地位（並非階級）不同，利害矛盾，是常有的事。紳士地主們，依附官吏的勢力，凌侮平民，平時，平民無力與之對抗，一到了易主換代，舊勢力推翻，那些平日飲恨忍仇之平民，便乘機起來，希圖報復，又恐個人力量不夠，于是就結了一

個團體，幹他殺人放火的勾當。烏龍會之結合，它有一種迷信的儀式，那就是歃血宣誓。在這件事實裏，我們可以見出集團力量之偉大，又足以見出平民之惡豪紳地主，無異于惡異族，雖然它本身也是豪紳之集團。

『哭廟。』也是清初的一件大案子：舊時書生，因為是『誦法孔子』的，所以都是講忠孝大義的迂儒，但志行純潔，也猶如現代之青年學生，絕沒有一種奸詐心，陰險心，因此腸直口快，未免得罪了奸紳豪棍，而奸紳豪棍，就可以借端中傷，遂其報復之願。在這件事實裏，可以見到奸紳豪棍，必然的投到統治階級之懷裏去，願意做它的爪牙，必然的與反抗統治階級的人不相容。

關於奴隸反抗主子的事實，在中國歷史上或文人筆記裏，不大有見到，這是因為中國從來不曾有過很明顯的奴隸制度。且中國之所謂奴隸，其性質上也和西洋不同：西洋的奴隸，是由戰爭時所獲的俘虜變成的；中國雖也有『發往官家為奴』之說，但這是不常有的事，經常的是貧窮的人家，把子女賣給富家，終身給主人服役，而且主人有權可以將她或他轉賣與人。主人待奴隸，大都是殘酷的多，料想小小的反抗風潮，一定隨時都有，只因這些瑣事，中國的士大夫是不大注意的；所以沒有記載。這本書裏，對於明末奴隸反抗主人的風潮，

言之很詳，也可以供歷史家之參考。

「無名氏」大約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對於清軍之屠殺民衆，與流寇奸民之自相殘殺，是同樣的態度，而且稱「滿廷」爲「本朝」，以「滿軍」爲「大兵」，是已隱然以順民自居，與「竹塢遺民」——文秉的態度微有不同。不過這部書裏，雖然記載民間瑣事以及幾樁重要大案子，但他的立場，也一樣的是「好人政府主義」，與其他史家並沒兩樣。若是在史料方面說是有價值的。在體例方面說：烈皇小識，有近乎「編年」，但也只是「近乎」，並不完全是編年的體例，因爲中國歷史之所謂編年，是按年按月，把事實挨次編排而成的，中間有追敘前事時，照例子於敘述該事結果時，加上「初」或「先是」等字。烈皇小識，則並不如此嚴整，儘有另列一段以追敘前事者，且于「崇禎某年」之下，雖曾書有「正月」等字樣，而在中間，即不列年日。且在敘述事實上，也儘有和筆記同其性質的，如教會之焚佛像等事，則全不像史家之口吻。研堂見聞雜記之體例，——恰如其名爲雜記體，故所發生之事故，很不容易知道它的年月，不過就其所記的事實看來，大約一定是隨見聞的先後而寫下去的，所以雖不能考見其年月，恰可以知道它發生之前後。

末了，再把這兩書來和明史比較一下：張廷玉修明史，崇禎一朝，是十之八九採取烈

序

小識，因為文秉雖然隱居不仕，但因所記載者，止于李闖陷京師，對於滿清入關以後的事，沒有敘入，忌諱較少，所以採取獨多。惟原本凡遇「清兵」或「清軍」之「清」字，都係空格無字，大約因稱「大兵」則不願，稱「敵軍」或「胡兵」則犯忌之故。而且在此等處，烈皇小識直書事實，在明史未免有曲意逢迎之跡。至于烈皇以後之史實，明史雖亦具有紀錄，只因爲那時滿清已經定鼎，在修史者張廷玉等意見，以爲魯王福王唐王桂王之時，已經入到了清代，詳細的史實，應該讓它歸到將來的清史裏去；況且薙髮史案哭廟等事，都不免有些忌諱，因此，凡是研堂見聞雜記裏所記載的，明史一些也沒有採取。在這裏可知官修的歷史，它的真實性，萬萬及不來私家著述，在今日如果要將中國的歷史整頓一番，當然該于正史之外，廣搜私家著述之別史野史筆記來參證，尤其是在文字之獄十分嚴酷時代所修成功的明史，它的真實性，至多是只有十之三四分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莊平青序于甯波

烈皇小識・專載

序

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荆棘滿地，以子身出入于刀鋒劍鋸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真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耶！儀監于殷，盡徹諸內奄，政事俱歸于外庭，誠千載一時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卽廢藉諸公，亦閱歷久而情而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且也長山以改敕獲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以枚卜告訐，而上疑羣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債事，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仍歸于內，適又有借不測之恩威，伸具瞻之喜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收。嗟乎！赫赫師尹，顛倒豪傑者乃爾，卽後先臣以講筵荷蒙聖鑒，超拔政府，真有虛已以聽之意，而兩丹揆地，一語招尤，致負聖明特達，無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稜輩進，雖聖主日見其愛勤，而羣上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不復可藥矣。不肖于十七年中，備集烈皇行事，以志堯舜吾君之恩，又以志有君無臣之嘆，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朝史料。因遭家難，同世藏書翰墨等項，誤行寄託，遂不可問，致烈皇遺跡斃行，湮沒不彰，當亦有志所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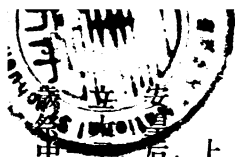
痛心疾首者也。年來屏跡深山間，有客相過，從詢及舊事，尚有一二仿佛胸臆間，竊恐失此不傳，後悔無及，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烈皇小識，共八卷，意四方君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然以備修史者之采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天不祚明，帝星告殞，守正不屈，寧以身殉，輒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矣。竹塢遺民文乘，書于考槃之素石亭。

卷一

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孝純劉太后所出，而撫育于李莊妃。天啓二年九月，冊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熹廟病危，魏忠賢遺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是夜，秉燭獨坐，見一奄攜劍過，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憫邏者欲以酒食，問左右何從取給，左右對：「宜取之光祿。」因傳令旨遍犒之，歡聲如雷。周后在外邸，禱卜無虛晷，亦虞入朝有他變也。

上既即位，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咸寧」「崇貞。」御筆改「貞」「禎」點用之。

上即位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慶陵，加李莊妃諡號，立周后爲皇后，尊張后爲懿后，孝純母年七十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周后父周奎，授左都督。次年，冊封奎嘉定伯，懿安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凡四大朝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除中霽之神，司禮監掌印太監，代行祭禮，奏請祭服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



政，凡遇大朝，自王體乾至牌子等，俱僭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朝內，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冠，班列王體乾上。及上登極，逆賢仍照熹廟行禮，繼憚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回衆叩頭呼萬歲。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者以干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用之。」上蹙然曰：「雖如此說，殊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逆賢默然，衆共叩頭呼萬歲而退。

上既登極，所以優容客魏者，一如熹廟，而信邸承奉，盡易以新銜，入內供奉。後將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譚敬裴，芳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翼羽，剪除一空。復散遣內丁，方始誦逐逆賢肘掖巨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時閣臣四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皆逆賢爰立也，上首放立極，而亟允枚卜之請，特點華亭錢龍錫，吳江周道登，蕭山朱宗道，高邑李標，長山劉鴻訓，晉江楊景辰六員。後宗道以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有「在天之靈」等語，景辰以掌院率諸翰林公疏頌美逆賢，俱爲科道劾奏。次年，與三舊輔俱次第斥放回籍。

上諭：「兵部各處鎮守內官，一概撤回。凡相機度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

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靖忠盡，以副朕懷！」

上諭戶部：「封疆多事，徵輸甚煩，朕殊憫焉。蘇松等處織造，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用此一方民，其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魂，猶然鬱錮，含冤未伸，着該部院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卽與褒贈，應卹蔭，卽與卹蔭，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人淹，傷朕好生之心！」

上諭禮部：「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許以一子報官奄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而充軍，兩鄰歇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奄割，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諭到之曰：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隣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奄他人，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決不徇縱，

布告中外，恪行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題請留佐大計，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參蕭山晉江，係彼同志，協力護持。監生胡煥猷疏論：「黃立極等四人，謂當逆賢擅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稱頌，宜亟行罷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指使蕭山已票嚴旨，御筆批：「胡煥猷雖必有賄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璫黨咸俯首喪氣，中外頌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

時言路皆逆賢餘孽，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師稗顏繼祖宋鳴梧瞿式耜鍾炆等爲給事中，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爲御史，咸以糾彈璫黨爲事，而朝端漸見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南榜中式，雖經褫革，而衡文者尙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於是中書林萃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都議罷斥。主考時徐泰，陳具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爲辭，蕭山輩力庇之，有旨免議。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尙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給事中魏炤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爲聖天子第

一新政，宜將媚璫諂奸，痛加掃除；顧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爲容隱，咸逃吏議，人心頗爲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上正位之後，猶進廠臣功德巍巍之疏，拆毀名賢子羽祠，并毀祠旁民居千餘家，爲造逆祠地。河南右參政周鏞，造逆祠於開封，建標祠所，僭書大工，且致書魏良卿，欲爲逆賢造滲金像。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諛頌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例轉矣，猶疏論福清，備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概置格外。卽云撫按不行，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仲與維垣不足道，炤乘亦漫無短長耶？按：炤乘于甲子冬，陞吏垣長，見璫焰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炤乘雖非璫孽，而長垣一脈，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搆黃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翰林院編修倪元路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略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勦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乎豹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

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皆蓄縮閔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稟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擱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人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以窩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爲之祖父；且愚賢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

時衆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姚公希孟等，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奉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於蒲州，先文肅尤力行貶駁，輿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駁之。倪公亦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略曰：

「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力欲與皇上相反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於二臣曰「非賢」，曰「不檢」，是皇上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于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虛公，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日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爲貪。其於廷弼也，特卽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尊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初擬止于削奪，豈不如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

政又何尤昔人之護熊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抵觸逆璫，及抗疏撻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定論矣。卽如廷弼一事，爌但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官」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于坐贓，於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賊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與王之案不同，議論深刻，亦不失春秋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素著，以參沈淮忤逆璫而譴斥，文則以救王紀而降削，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塞傲蟒玉馳驛，此說胡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塞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帽策塞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遂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嘆哉！至批劄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貧不能殮，乞丐里中，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爲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

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臣抑揚之辭，爲一成之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未安者三：維垣以爲眞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訓也；卽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爲頌德建祠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以爲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眞邪，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憎，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總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反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

疏入，上爲心動，維垣輩之毒網始破。人謂倪公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云。

光祿寺阮大鍼，上「合算七年通內神奸」疏，略曰：

「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官之疏，紛紛迎合，此內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嘵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而繼春削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尙書周嘉謨，雅重能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賢劾之，遂戚晚，撼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

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旨，「阮大鍼前後反覆，陰陽閃爍，着冠帶閑住去。」蓋長山所票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施鳳來張瑞圖爲考試官，取中曹勳等三百五十人。

時羣奸力持殘局，海內正人，概不得登啓事，翰林必由內閣題請。元城既逐，平湖當國，亦力持不可及是，平湖晉江，以會試主試入闈，高陽特題起陸先文肅，姚文毅，虞山朱繼祚四人，兼及口者，以避嫌也，人謂老高陽登涌成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若宰何瑞徵管紹寧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上留心策士，進呈三十六卷，並貯名金甌中，以金箸夾之，凡三夾，皆得若宰，遂定爲狀元。前是枚卜，華亭少所推轂者，吏都垣魏紹乘，係華亭丙辰所取士，故與會推。上亦貯名金甌，用金箸決之，首夾卽得華亭；

然兩公勳業德望，俱無聞焉，何以邀有天幸乃爾？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略曰：

「文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瀉之藥，以致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辟，而日爲逆璫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忠選恣爲縱肆，剝君虐民，幾激大變，應行逮問。」

疏入，文昇拉同伴宮門，哭聲達帝。上立拿倡首二奄，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孝陵。煥疏留中。

倪元璐疏請毀三朝要典，略曰：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議關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益廷互訟，爭挺擊者，力護東宮；爭風癩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損箴，此一局也。旣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稱頌德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

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覘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謗；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執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思也。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官之筆，互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並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擬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敍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謄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有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當今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宜進以平飲，沃以溫湯，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滅，則公正之憤，千年不釋也。」

時上卽欲將要典焚毀，蕭山稟旨言：「所請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旣而廷議僉同，奉旨：「要典着卽行焚毀！」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爭不可毀，繼以痛哭，聲徹內外，退復上「力疾不能供職」疏，極言要典不可毀之故。御史吳煥上疏糾之，略曰：「孫之獬爭要典不可毀者，云「皇上于熹宗曾北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二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

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於祖考則失孝，於熹廟則失友，是明咎皇上以不孝不友矣。夫孫之懈亦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於聖祖神孫之孝慈，而當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邪奸黨，欲殺忠良，苦無題目，借此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抗圖魚腹，腫發禁廷，東宮危矣。惟廷臣持破柱詰之，威神廟光考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之間，所全實多，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長；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恆羸，崔文昇、李可灼以瀉下之藥進，鼎湖遽逝，攀髯無策，而涕泣號呼，歸罪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乃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罪，反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蚤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心，則貞辰奠鼎，他何暇恤？彼謂宮中官眷，必宜從厚者，此痛定事後之言。迨至臺眷無改，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孝益顯。惟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劉志選、徐紹吉諸奸，勒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也？如以爲先帝絃文，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封，位上公，錫鐵券，胙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

黨，正將借此以儆羣愚，欺當世，而不知斯民三代之直，斷不可枉也。惟是公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政，邪說橫行。伏祈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褫斥，以爲無禮於君者戒！」

疏入，蕭山輩竭力調護，得旨：「孫之獬已經回籍，詞林閑局，不必過求！」

原任尙寶司卿黃正賓，上「聖世除惡務本」疏，略曰：

「前臣戎大同，目擊內鎮，尅減馬匹銀兩，陽和各軍鼓譟，毀官署，劫典鋪，將吏叩頭求免。比時撫按脅於內鎮之威，莫敢據實奏聞，邊防迄今壞盡，卽一鎮可推各鎮也。是奄宦者，天下禍本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蟪集，究爲作俑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贖見，旣而逢惡魏廣微，以擠當共媒富貴，某宜戊，某宜削奪，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夤緣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尅減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厚賄，挪借惜薪司錢糧二十萬，拂忠賢之意，勒令咸住，原疏可按也。及觀逆賢將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參崔呈秀，以爲翻身轉局地。目今大化維垣，雖奉譴斥，潛居輦轂，日與奄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線索，何叵測也。」

時蕭山票旨，有「不苛求」句。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回原籍去！」

御史陳乾陽，疏參趙鳴陽曾入逆賢之幕，有旨逮問。先是有魏奄學顏者，侍神廟久，奏對

便捷，能解聖意，神廟頗信任之。光廟時，卽休退矣。曾延吳江趙鳴陽訓其姪，逆賢事敗，乾陽誤以學顏姓魏礙，卽逆賢，故疏參之。後法司審鞫得實，鳴陽仍放回籍。

上以潛邸留心時藝，卽入內合諸奄而試之，出「事君能致其身」題，取鄭之薰第一，卽陞隨堂掌尙膳監印，未幾乞休。

上求治頗急，召對羣臣，多不稱旨，每加詰詰。羣臣愈惶悚不能對，惟長山條陳稍捷，上每溫顏以優禮之。時貂孽楊維垣等相繼出逐，雖出聖斷，而票旨多由長山，於是御史袁宏勛有疏功之，略曰：「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具軍國大計，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訕水火元黃，是書爲祟，今毀矣。水火元黃，息耶否耶？未毀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旣毀以後，鴻訓借之以殲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御史高捷史藻，相繼糾參，錦衣張道濬亦有疏參，而工科楊繼祖出疏爭之，且言道濬越位妄言亂政，乞加重創！」時上傳諭，欲將宏勛等重處，鴻訓三揭力求，乃免。

時當考館選，龍飛首科，例應加額，侍讀張士範，上「館額蒙恩」疏內，有「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等語。上因召對，問士範：「此旨從何而來？」士範對：「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

士張星所作。」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又曰：「既知張星名，又何云不知！」士範對：「疏入後，始知之。」上詰責再四。閣臣劉鴻訓奏：「此新進士功名念重，致有此舉，誠爲可惡；然在皇上登極宏恩，惟望優容！」上乃命寫本人名，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後士範回話疏上，有旨：「士範着回籍，張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之逮也，由于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大辟矣。一日，上召對，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啓濬問曰：「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啓濬奏：「奉旨，九卿科道會問過，據實回奏。」上曰：「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啓濬對：「李實與李永貞搆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尙書王永光。王永光對：「李實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中疑有缺）實爲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啓濬對：「威福出於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爾五虎五彪，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又召對，上特攜李實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實參問周起元等原疏，卿等可詳觀之，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諸閣臣詳覽良久，俱對：「果是墨在硃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九卿科道遞閱皆然。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可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

按李實空本是矣，本內所列事款，遠在江南，係何人開送？時爲實奏者，孫昇也，何不請提孫昇鞠問，窮究到底？卽云填寫出於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永光窺瞰上意，全無執持，小人常態，固不必言。啓濬身任司寇，不能執法廷諍，乃以『威福出自朝廷』一語卸責，亦安用司寇爲矣？而閣輔科道諸臣，俱無一言糾正，此廷臣之所以見輕也。至『虎彪不問決不待時』，天語煨煨，法司置面孔於何地？竊謂蘇茂相等之罪，尤浮于逆賢，以〔下缺〕

給事中韓一良，有『勸廉懲貪』疏，深當聖意，因召對，出此疏覆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甫讀畢，取疏付閣臣閱。劉鴻訓奏：『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友間遺之類，情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矣。』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都御史、吏部尙書。』王永光承旨，因奏：『科臣露草，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處一二，以爲貪官之戒。』上召一良，指疏內『開之其源，導之有流』等語，着據實具奏來。一良對：『臣今未敢深言，俟插遼平復之後具奏。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上意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具奏！』一良回，奏參周應秋、閻鳴泰、張翼明、褚泰初。後復召對，上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

張翼明已下部聽勘，俱無用爾參！又取一良前疏，反覆展視，御音朗誦，至「臣素不愛錢，而錢自至，據臣兩月內，辭却書帕已五百餘金，以臣絕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讀至此，擊節感嘆，厲聲問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對：「臣有交際簿在。」上固問之一良始終以風聞對。上遂震怒，謂其以風聞塞責也。上即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都御史不是輕易做的，要有實功，方許實授！」劉鴻訓等合詞奏請：「臣不爲皇上惜此官，但爲皇上惜此言。」上溫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輕奏，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御史？」召一良而叱曰：「韓一良所奏疏，前後自相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拏問，念係言官，姑饒這遭。」

廷推袁崇煥爲寧錦督師，崇煥赴任，陛見。上召問曰：「建部跳梁，十載於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崇煥奏：「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矣。」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歸班。上暫退少憩，給事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略。崇煥言：「聊慰聖心耳。」譽卿言：「上英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撫然自失。頃之，上出，崇煥即奏：「東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

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難？此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卽諭戶部署部事右侍郎王家禎，着力措辦，毋致不充於用。崇煥又請器械，謂：「東建藩謀已久，器械犀利，馬匹調習，今後解邊弓甲等項，亦須精利。」上卽諭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張維樞：「今後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者，俟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卽與選授，所不當用者，勿致濫推。」上卽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諭以崇煥意。煥又奏：「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出國便成萬里，忌功妒能，夫豈無人，卽凜凜於皇上法度，不以權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見亂臣之方略。」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諭：「條對方略，并非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俱奏，請假崇煥便宜，賜之尙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尙方，應行撤回，以一事權。上深然之，命擬諭來看。

廷推王象乾，以原官總督宣大。上召問，閣臣皆入檻內，去御案咫尺，蓋異數也。上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略，可面陳來？」象乾奏：「臣年八旬，齒疎不能詳奏，所有方略，具在疏中。」上固問之。象乾紮插漢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因奏：「朶顏等夷三十六家，今日應與哈慎一同連絡，可得數萬，安插薊鎮沿邊駐牧，爲我藩籬，似

亦可敵插酋。」上曰：「觀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籠絡，撫亦可成。」上曰：「禦夷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持羈縻！」閣臣劉鴻訓奏：「聞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六百里。」上即問退去在何地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磧中。」上又問：「倘款事不成如何？」象密奏夷情約數百言。上始色喜，隨諭象乾曰：「卿年雖踰八旬，精力尙壯，朕心喜悅，卿撫插酋于西，袁崇煥禦於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象乾與閣臣俱叩首而退。

按崇煥原知遼不可復，冀以款羈縻歲月耳。觀其舉薦象乾，意可知矣。蓋象乾專主撫也，象乾既赴任，專任插酋撫賞事宜。舊例屬夷出馬，中國出綵繒，互相貿易，名曰「馬市」。虜中駒初生，繫其母於山頂，駒從下一躍而上者，留充馳驅，躍至半而蹄者，殺以爲食，其懦不能躍者，則以與中國爲市。象乾建議虜中既驚馬相易，不若却其馬而以價之半與之。少司馬申公用懋持不可，謂：「虜所市馬，誠不堪用，然每歲徵馬以萬計，於虜不可無少損，且以幣易馬，尙有名可舉，今無故斂繒幣與之，去歲幣幾何，毋乃爲朝廷辱乎？」又插案數甚奢，申公謂：「遽損其數，虜未必俯首聽命，塞外舊棄地甚多，盍以秦寧等地爲名，虜能歸我舊疆，我當如虜所謂，虜必不肯割地，然後減損其數，在我爲有辭矣。」時象乾老無遠圖，當事者急欲成功，遂苟且從事。未幾，插酋內犯入大同，殺僇甚慘，撫終

不可成，而浪擲金錢數十萬云。

上勵精圖治，而念切民艱，給事中黃承吳而陳水利，因言：「東南時患水災，皆水利不修之故。」上問：「水利何爲不修？」閣臣周道登、錢龍錫同奏：「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須要錢糧，臣等前已擬旨，着撫按酌議具奏。」上沈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龍錫奏：「臣等惟恐擾民，故行彼處撫按酌議。」御史毛羽健有疏請蘇驛遞，上命羽健自讀，因諭閣臣曰：「驛遞疲困已極，小民敲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可即擬票來！」及票至，上以票內有「按撫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語，屬含糊，復命改票。御史高欽舜奏請令各關爐鑄造軍器，上問可行否，閣臣皆奏可行。上曰：「何謂可行？」李標奏，各邊自爲禦夷計，定常堅好。上曰：「此非祖制。」御史梁子璠疏請汰兵餉，內有「各邊虛冒」等語，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署部事侍郎王家禎、同兵部尙書王在晉奏：「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次請添兵增餉，情弊已非一日。」又讀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上矍然曰：「荷戈者皆老弱，豈能禦敵，何不查？」卽勅戶兵二部，速選廉幹司官，往各邊查核具奏。

上因召對，特命科官道至御前，諭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爲耳目司舉核，就中

無不冒濫，爾等試自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乎？所劾者果人人不肖乎？朕曾降諭切責，有「反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諭爾等，若藉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上之孜孜求治求言若此。

袁崇煥至錦州，連疏請餉。上御文華殿諭曰：「崇煥前云「安撫錦州，兵變可彌，」今又云「軍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百官有請允發者，有請發內帑者。上詰問戶部，時尙書畢自嚴甫履任，極言戶部缺乏，容當陸續措給。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即發變，」今已初二，即此時發去已遲，何救於鼓譟？」上又云：「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譟之事？」上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果實實有用，朕豈吝此？」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國家最忌，無如關門，但昔止防虜變，今并防兵變，前此寧遠鼓譟，不處得流水發餉與他，今又鼓譟，請發內帑，各邊效尤，將何底止？」上曰：「卿以爲何如？」延儒奏：「臣非敢阻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間，急則治其標，固當與之，然非長策，還望皇上集廷臣，從長計議，畫一經久之策！」上曰：「此說良是！若是專一請帑，各邊比例，這內帑豈有不涸之原，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解來，即

如賊銀充餉，至今不解，豆價行查，至今不曾回奏，如此拖欠稽遲，糧餉何時得足？」上又曰：「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猶然事事如故，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上又曰：「朕自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爲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確時，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於色，大小臣工，皆戰懼不能仰對，而延儒由此荷聖眷矣，時十月初二日也。

插酋入犯大同，總兵渠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諭曰：「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遇虜至，便束手坐視，只請兵餉。」上又曰：「插酋殺僇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止仗一喇嘛僧講款，不令虜輕中國耶？」上又曰：「講款整飭，着實整飭，難道中國就勝不得他？」上又曰：「今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敍功不升，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後渠家禎辯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甚夥，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酋十餘萬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兵，抵十萬插酋，卿等試思如何抵得？」鴻訓奏：「皇上責備文臣極是，但自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二三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

上曰：『而今何如？』錢龍錫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尙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不同？』嗚呼！有君無臣之概，上已顯然於言外矣。

阮大鍼之逐也，票擬出長山手。大鍼先嗾袁宏勛等攻之，不動，因日夜伺其短。而長山恃有聖眷，頗肆招搖，復向人語：『皇上畢竟是冲主。』隨有布此語於宮中者。上聞之，怒甚，適有擅增勅書之事，長山遂膺嚴譴。

惠安伯張慶臻，營謀管事，用賄于長山，於勅書內擅增數字。大同失事，本兵王在晉隱匿，不以實告。御史吳玉上疏劾。上召對，命吳玉宣讀，讀畢，上問閣臣。李標奏：『在晉屢被人言，宜放他去。』上曰：『此事只有一個是非，封疆大事，中樞重任，自有祖宗之法，如何只教他去便了。』上又問閣臣：『張慶臻改勅書一事，卿等豈不知道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慶臻有揭帖，豈有不知？』上又問慶臻：『不上本，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不敢瀆奏。』上曰：『改敕書，怎云是小事？』因令諸臣奏來。戶部尙書畢自嚴等俱謝不知。上曰：『卿等在外邊，都是知道的，今乃說不知。』又令科道官奏來。給事中張廷鼎奏張慶臻用賄改勅書是實。李覺斯與御史王道直俱奏如廷鼎言，但不知主使何人。吳玉奏主使係劉鴻訓。張慶臻辯：『改勅書係中書之事，臣實不知。』吏部左侍郎張鳳翔奏：『慶臻

用賄改勅，竊弄兵權，大不敬，無人臣禮。中書不過隨指氣使之人，如何擅敢改勅？」閣臣李標等合詞奏：「臣等與鴻訓同事，並不聞有此，還求皇上細訪！」上曰：「這樣明講，何須更訪？」即令閣臣擬票。閣臣逡巡未即擬，上正色嚴促者再。乃擬旨：「鴻訓慶臻，俱革職聽勘。」又吳玉疏內有「時局」字。上問：「何爲時局？」玉奏：「如當初是魏忠賢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將魏忠賢比朕？」又吳玉奏事時，給事中熊奮渭，私議疏中「開國元勛」等語爲非是，其聲頗高。上問班中有聲是誰。奮渭長跽俟命。候召對畢，與百官同出，隨傅熊奮渭，着降三級調用。後部院會勘，有旨：「王在晉革職回籍，劉鴻訓附近充軍。」

袁崇煥屢疏請餉，上召對，諭諸臣曰：「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復遼，及清慎爲己任；這關餉事，須講求長策！」又曰：「關兵動輒鼓譟，各邊効尤，何以底止！」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軍士要挾，不止爲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羅雀掘鼠，軍心不變，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嘗少他月餉，如何輒動鼓譟，此其中必有原故！」上曰：「正如此說，古人尙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羅雀掘鼠四字，深契聖心，延儒之盼盼于「枚卜」，其衷愈熱矣。

上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愠色，繼而微笑，甚。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

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匿笑。

上究心利弊，尤留意邊防。各邊以缺餉告，司農仰屋無計，上因召對，諭諸臣曰：「朕記得先年有大工，有生祠，多少錢糧，無日不進益，有發有餘，今大工完了，生祠毀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了各處內鎮，便該有許多錢糧下來，那裏去了？」戶部尚書畢自嚴奏：「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上問：「外解何以不全完？」上又曰：「太倉銀兩，原非邊用，如何急了便要請帑？朝廷給餉養兵，原期實用，如此動輒鼓譟，養這驕兵何用！」隨諭自嚴：「卿到部裏，將新舊錢糧，多要徹底澄清，逐一查算具奏！」

按祖制：省直各有預貯銀兩以備急用，多者幾十萬，少者十餘萬。如薊鎮則有銀八萬五千有奇，貯遵化縣庫，名曰「備邊」。江南有銀十萬兩有奇，貯鎮江府庫。浙江有銀十七萬兩有零，貯溫州府庫，名曰「備倭」。他省仿是。地方猝有變亂，不煩催科，不支官帑，事可立辦。自魏忠賢生祠開端，咸取給於是，造祠者十之二三，餘皆入撫按司道私囊中矣。斯時若大臣有留心國計者，委曲詳列其弊，並請嚴查各邊各省，備邊備倭，原額錢糧幾何，生祠開銷幾何，卽勒令建祠撫按司道照額補償，遴選風力科道究竟其事，俾國家收士飽馬騰之用，而氓庶免頭會箕歛之苦，且使世之爲貪吏，有餘財者，知法制嚴明，

不敢恣其谿壑，亦救世一策也。惜乎，廷臣平日毫不究心，無以慰聖天子焦勞至念，自此以後，帝意天下自有餘財，羣臣不肯實心任事，雖兵荒洊臻，言賑言蠲，皆置不省，嗚呼！真千古有餘痛矣。

卷二

天啓元年辛酉，虞山錢謙益，以編修主浙江試，歸安韓敬，與秀水沈德符，預捏字眼，假稱關節，令人遍投諸應試者，約以事成取償。浙士子多墮其網中，錢千秋與焉。千秋字眼，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爲七藝之結，謙益在闈中，弗暇察也。比撤棘，敬等即發覺其事，復咬禮科，頗其仁磨勘參送，謙益亦自具疏簡舉。奉旨下部部擬，千秋與居間徐時敏，金保元，俱依律遣戍，謙益與本房鄭履祥，失於覺察，罰俸三個月，奉旨依擬——此天啓二年事也。後時敏保元在獄病故，千秋發東勝右衛所充軍，收管存案，隨遇赦，撫按給帖釋放，事結久矣。當枚卜，廷臣共推穀謙益，而宜興周延儒，以召對數語，上契聖衷，若一列名，必蒙點用。延儒又結好於戚畹鄭養性，萬煒，及東廠唐之徵，以爲內援。給事中瞿式耜，恐兩人不能並相，因力阻延儒。延儒大不堪，時吏部尙書王永光，杜門乞休，勢在必去，御史梁子璠，持疏欲令侍郎卽代行之理。於是式耜疏請，永光料枚卜，然後聽其去，永光遂開籍，見朝會推。疏上，首承基命，次卽謙益。而延儒溫體仁，俱不得預。延儒暗布流言，謂此番枚卜，皆謙益黨把持。上閱會推，無延儒名，遂入其

說。體仁乃上「直發蓋世神奸」疏，即舉千秋關節事參謙益。上爲召百官面訊。謙益奏辯：「千秋關節，已經疏參，刑部勘問明白，現有案卷在部。」體仁稱：「千秋在逃，過付者爲徐時敏、金保元二人，提至刑部，親口供扳謙益，如何隱得？」彼此質辯良久，上命辯疏與參疏俱取上來。上問體仁：「疏內稱「神奸結黨欺君」，奸黨是誰？枚卜大典，誰人一手握定？」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至於此番枚卜，皇上務求真才，其實多是謙益。」吏部都給事中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久經問結。體仁資俸雖深，品望甚輕，會推不與，遂不甚熱中。如謙益關節果真，何不糾於未枚卜之先？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聽聖裁。」體仁奏：「科官言正見其黨謙益，蓋未枚卜之先，不過冷局，參他何用？糾之於此時，正爲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從來小人陷害君子，皆以「黨」之一字，昔魏廣微欲逐趙南星、楊漣等，於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爲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時無人承旨。上問錦衣衛何在。衛帥承旨，將允儒扶出。體仁又奏：「皇上試問家臣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疏完了枚卜大事，然後聽其去，是家臣去留，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謙益熱中枚卜，先令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朕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人，

是公不是公？」王永光奏：「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郎中耿志煒，便知道了。」體仁奏：「永光是六卿之長，用賢退不肖，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河南道掌選御史房可壯奏：「臣等多是公議。」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還說是公議？諸臣奏來！」閣下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無干。」體仁奏：「分明滿朝俱是謙益一黨，臣受四朝知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真，若不受賄，如何得中？況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曰入謙益之幕，指望謙益入閣，希圖辨復，謙益可以枚卜，則千秋亦可會試。」李標等又奏：「前次招問明白。」上曰：「招也閃爍不可憑據。」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皇上再三問，諸臣不敢奏者，一者懼于天威，二者牽於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真，現有招案硃卷，已經御覽詳明，關節已有的據，不必又問諸臣。」上又詰問諸臣曰：「朕著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為極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個人把持定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禍隨。」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體仁奏：「臣子身孤立，滿朝俱是謙益之黨，臣疏既出，不惟謙益恨臣，凡謙益之黨，無不恨臣，臣一身豈能當衆怒？臣叨九列之末，不忍見上焦勞於上，諸臣皆不以戒慎為念，不得不參。懇乞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凶鋒！」上曰：「既為國効奸，何必

求去！時謙益伏地待罪，上命出外候，次日奉旨：「錢謙益既有議論，著回籍聽勘！錢千秋法司提問！」又章允儒房可壯，各具疏認罪，瞿式耜梁子璠各具疏回話，有旨：「俱著降三級調用。」

己而御史毛九華，疏糾溫體仁逆祠獻媚詩冊，任贊化疏糾體仁居鄉不法事。上召對，體仁奏：「臣若有媚璫祠詩，必以手書爲贄，萬無木刻之理；既係刻本，必流傳廣布，何以兩年來絕無人論及？且此冊何不發於籍沒逆璫之時，而得於九華之手，乞皇下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從何得來，則真僞立見；若但以刻本爲據，則刻匠遍滿都城，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假捏？」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八月買自途間。」上曰：「八月買的，如何到今纔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體仁奏：「臣參錢謙益在十一月，九華參臣在十二月，九華既得此冊，何以不急具疏特糾冊中媚璫諸人，而但於條陳疏末，單指臣名？種種真情，已自畢露。」上問閣臣如何說，首輔韓爌奏：「體仁平日硜硜自守，亦有品望；但因參論枚卜一事，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體仁奏：「臣通籍三十年，並無一字掛人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起，凡可以殺臣逐臣者，無所不至，豈一人之身，賢奸頓異至此。毛九華係謙益之黨無疑。」上曰：「溫體仁也辯得是。」又召御史任贊化，上曰：「毛九華參溫體仁，一詩尙且不真，爾如

何參他許多無根之言如此？
 體仁奏：「贊化疏全是誣捏，凡宦游臣鄉者俱可問，卽如說臣與陳與郊兒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事事無影，虛捏如此。」
 贊化奏：「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論，長安萬口如一。」
 體仁奏：「去年謙益未入都門，贊化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削奪，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媚嚮糾之，及謙益入都，把持吏部，覆之爲民，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一證也。去秋，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贊化特出薦相才一疏，蓋爲謙益而發。至稱謙益爲伊周之班行，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二證也。若謙益幸入綸扉，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恨臣最深，誣臣最甚。」
 贊化奏：「陳以瑞部覆冠帶閑住，皇上獨斷著他爲民，體仁如何力保以瑞？」
 體仁奏：「臣非敢力保陳以瑞，只因以瑞曾參謙益，故贊化還將以瑞參論。」
 上曰：「不必多奏，候旨行。」
 自是體仁以告訐見知於上，結黨之說，深啓聖疑，攻者愈力，而聖疑愈堅矣。

江西庶吉士朱統銜，與吳江相公有交，其得館選也，吳江爲之道地，雖云無私，而實有意。給事中閻可陞疏攻吳江，并及統銜。著仍選中書，周道登准回籍調理。後統銜朦朧起授簡討，上亦弗深究也。

上一日御日講，講官徐光啓講中庸畢，上忽問曰：「旣云知天地之化育，又云其孰能知

之，是同是異？」啓以「化育」分內知，「熟能知」分外知。上哂曰：「知也有內外？」年終講官敍勞，內閣題光啓以禮部侍郎加太子賓客，炤舊日講。上抹去「炤舊日講」四字。

二年己巳二月初四日，皇長子生，中宮周后出。我明中宮無生子者，三百年來，周后一人而已。

考聖躬燕寢之所，爲屋三楹，而不並列，由第一間而後第二間，而後第三間。其第三間，聖躬安息處也；其第二間，具大薰籠，貯衾褥之屬；凡召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裳，裸體至第二間，取衾褥被身，乃進至第三間，所謂抱衾與褥也。卽中宮與東西兩宮赴召，不敢不遵用此禮。惟先后以會同糟糠，不肯赴召。又聖駕幸宮中，舊例聖母趨出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禮不用。

蒲州再召，適當推敲逆案；右庶子楊世芳，其姻家也。世芳乃纂修要典者，自應入逆案中，蒲州力庇之，薛國觀亦以沈維炳護持，俱遞漏網；而同事朱繼祚、余煌、張惟一、袁鯨等，皆援例格外矣，以此蒲州相業，頗不協人心。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深稱弊藪，設有監督主事一員，巡視科道各一員，所以釐奸剔弊計，自至詳也。而諸府奸更甚。四月，上特發其弊，監督主事劉麟長，巡視給

事中祖重燁，御史高賚明，俱下獄。因追論元年同事諸臣，惟重燁與御史吳阿衡，狼籍頗著，復徵阿衡下獄。鱗長賚明，以無染，止行降調。阿衡於邊警時，以邊才，拔爲監軍御史，重燁遣戍。

烏程旣特疏參虞山，宜輿復於召對佐理之，舉朝皆與爲敵，彈章如羽上，堅留不放，時有四凶之目，指烏程長垣宜輿及少司馬也。八月，部推烏程爲南京禮部尙書，以駱從宇陪，推大成寺卿康新周爲南京工部侍郎，以何喬遠陪。御筆俱點陪。喬遠以尙寶卿請告林下，僅五品耳，而躡躡九列，則烏程之提挈也。

九月，河南道驛傳道缺，推原任副使路周賀填補。領勅之曰：適上正視朝，路老邁甚，支離萬狀。上傳諭閣臣云：『路周賀舉步蹣跚，語言蹇蹇，河南雖不是邊道，驛傳也不是容易做的，卿等還傳與吏部知道！』出言成章，真天縱也。

於是有三盛事，皆非人力可強致者：一則錦衣徐本高之八世一品也，本高爲文貞公元孫，文貞前以少傅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連本身四世一品矣，本高承父貞武蔭，歷官都督同知，際遇覃恩，亦得贈其曾祖父如其官，連本身亦恰四世一品，雖總由文貞推恩，而一人不中斷，一人不重疊，恰符八世，俱腰玉稱一品，亦宇內所希觀矣。一則南海黃士俊之父也，士俊登萬曆丁未狀元，歷官禮部尙書，際遇覃恩，封其父如其官，適百歲，士俊給假歸家，稱觴，有旨：『准

與建坊，錫名熙朝人瑞。夫百歲稱觴，異矣，乃其子以尚書頓首堂下，已亦受尚書封，緋袍犀帶，稱百歲老臣，且邀有煌煌天語，不尤異乎？一則晉江楊元錫也。元錫登崇禎甲戌進士，年纔十六，釋褐之日，髮僅覆額，所謂其位可致，其年不可倖也。

浙江總兵王光有病，不任事，寧紹副將林某，勇而且廉，當事者擬以林繼王之座。林某亦頗有卓犖之思，遣役入都修候，王亦遣役入都，兩役交遇於職方之門，王役謂林謀攘其主之缺也，不勝其怒，遂揮老拳。林役不敢抗，展側之際，所賚候儀墮地，事既宣傳，不可終隱，職方郎中方孔炤具疏參林，有旨：『革職提問。』人皆冤之。

琉球國王新立，遣使告知，且請受封。舊例：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充正副使，時科已推山東杜三策，行人應屬江西蕭士璋，次則山東孔聞籍，兩人交相推諉，至詬置于司正揚掄之門。掄不勝其憤，遂自請行。有旨：『揚掄歸陸京堂用，蕭士璋降三級，調外任，孔聞籍不准考選，調南京用。』掄與三策，皆賜一品服，以是年九月出都，至六年八月，始克航海完冊封事。歸時，颶風大作，幾葬魚腹。七年二月復命，三策陞太常寺少卿，掄陞尚寶司少卿。掄以驚悸成疾，未幾卒。聞籍後陞陝西西寧兵備道，適有番夷之變，合家自焚。

陝西饑民倡亂蔓延，廷推楊鶴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全陝。上召問方略，鶴弟以清自持，撫

恤將卒對。先是，天啓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衆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禦，直入縣殺耀采。衆遂團聚山中。巡撫胡廷宴，老而耄，置之不問。又延慶連歲荒旱，去冬，有王嘉允者，倡亂于府谷，蔓延於西漢以南。今春，延綏巡撫岳和聲，陝西巡撫胡廷宴，各報略陽淳化綏德宜川等處流賊孔棘，鄜陽撫治梁應澤，亦以漢南盜告急。三月，商維兵備劉應遇，率毛兵至漢中，合川兵擊賊，賊奔漢陰，應遇追斬五百餘人，誅其渠魁十餘人，餘悉北走，漢南盜平。八月，賊復犯耀州，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共萬餘人，擊賊于雲陽，敗之。夜來，賊乘雷雨掠淳化入神道嶺，此流賊之始也。

九月，奢安二酋平。先是，土司奢崇明安邦彥，先後稱叛，雲貴不靖者七年于茲。去冬復起，朱燮元總督雲貴川湘廣西五省，專任討賊。而賊據大方，阻險負隅，崇明僭號大梁王，邦彥自稱四裔大長老，謀先犯赤水，燮元偵知之，命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頗不支。復遣監軍副使劉可訓，同降將羅象乾，以奇兵繞出其背夾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皆沒于陣，官兵斬其首以獻。捷聞，燮元等俱進爵賚銀幣，子蔭有差。御史毛羽健疏請添設永寧巡撫，即以劉可訓

爲之，以靖地方，以勸勞臣。不報。（此條，查明史係八月事中）

是冬，擬冊立東宮，中外皆望大赦。九月二十六日，上召閣臣進，已素袍角帶，決意行刑。二十七日，御筆勾逆案倪文煥、李夔、龍、梁、夢、環、田、吉，封疆則總督鎬，撫臣張翼明，總兵渠家禎，監造則工部高道素，偕內臣黃用。督造桂王府第時，惠王封荊州，桂王封衡州，並在湖廣筭計者，臆揣就國，必以齒序，經費每急，荆綏衡。天啓七年夏，桂王之國，距惠王僅數日，巡按溫暉謀疏乞展期，逆奄矯旨切責，有司倉皇那濟。道素與用，畫工趨造，道素督正殿以外，用督寢殿以內，皆潦草塞責。今年三月初三夜，大風雨，雷震寢殿，壓死宮女六人。以後每遇風雨，王同諸宮眷，卽露立庭中，蓋深恐覆壓之懼也。事聞，黃用司禮監拿問，道素革職，法司究問。用獄未具，道素在刑部，先擬贖徒。御史羽宸疏激上怒，屢讞屢駁，加等論死；至是勾及之。閣臣韓爌以爲請，上曰：『朕若出藩邸，這就是榜樣；高道素監造王府，而使數百宮人，死於非命，卽寸斬之，未足蔽辜，又何請焉？』是日，道素意必無他虞，沉醉以往；及行刑，則已醒矣，倉皇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人多冤之。黃昏大雨雪。

十月之朔，上御殿頒歷，忽有聲冤自刎于丹墀者；究竟之，乃民間詞訟事。其人刎而不死，上命刑部提問其事，立案不行。時先文肅語當事曰：『此怪兆也，宜修邊』逾月，卽有遼警。

毛文龍向爲遼東參將，遼陽陷沒，文龍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千人，文龍以術籠絡之，遂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荆棘，具器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南貨繒幣，北貨參貂，咸于文龍處輸稅掛號，然後敢發；不數年，遂稱雄鎮。又掠沿海陵丁，或指建州奸細，或稱臨陣斬獲，以是積功官都督，掛平遼總兵印。逆賢時，各邊出內奄鎮守，文龍亦疏請內奄監其軍。上卽位，嚴核軍餉，勅下山東撫按，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多欲入也，既飽其欲，遂盛詡文龍忠勇可用，士飽馬騰，絕無破冒。文龍亦憚上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情於清，願捐金三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督師出關，上召問方略。以五年爲期，可以平遼。及履任，覘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喇嘛僧入清，啖以厚利，欲解文龍議以就已。而清最重盟誓，堅持不可，強之再四，不聽。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清不爲負約，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以閔武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文龍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崇煥亦置酒留宴，酒半，稱有密旨，卽座中擒文龍，斬於轅門外。時崇煥立營嚴整，衆亦不敢犯，文龍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時七月間事也。先是，崇煥出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遼事，答以當先從東江做起。龍錫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卽入錢語。上以問

錫龍。龍錫謂實有之。而文龍既殺之後，清來索賂，崇煥無以應，特疏請增三百萬，謂：「五年之後，全遼皆復，并從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上集羣臣廷議，皆執奏不可。崇煥無所出，遂聽清入犯，由喜峯口馬蘭谷松棚路闖入，直抵遵化。時新令嚴汰冗兵，被汰者陰謀爲亂，清兵臨遵化城下，薊撫王元雅尙汰兵四百人，兵卽開門延師，元雅死于亂軍，清兵遂破三屯營。蘇鎮總兵朱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統兵赴援，營於七家鎮嶺，猝與清兵遇，衆潰，率教死之。報至，舉朝震恐，上命薊遼總督劉策，戴罪立功，控扼石門，以防西軼。又命保定巡按解經傳，同倉總督南居益駐守通州，專護倉儲。又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與總協二臣料理城守。又命兵部急徵宣大山西兵入衛。

枚卜一案，以烏程虞山故，高閣不行。至是，蒲州乞休，力請點用。十一月初六，上點大名成基命（成後避諱改名靖之）一員，至歲底，復點桐城何如寵，又于曾推外，特點宜興周延儒，及會稽錢象坤，共四員。

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羣臣，陞工部右侍郎王洽爲兵部尙書。洽山東人，相貌極偉岸，上私語云：「好似門神。」卜者周生問之曰：「中樞之座不久矣。」以門神一年卽易故也。至是，清兵闖入，十一月十一日，上召對。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中樞備禦疎虞，調度乖張，既不能

預授方略，拒敵于塞外，又不能整頓兵馬，殲敵于城中，誰任中樞決裂？簡討項煜繼之，且引世廟庚戌丁汝襲故事云：『斬一丁汝襲，將士震悚，虜聞風宵遁。』上遂下王洽于獄。說者謂：『既例丁汝襲，必有爲楊守謙者矣。』

以左侍郎申用懋代王洽，陞口北兵備梁廷棟爲順天巡撫，起舊帥楊肇基爲薊鎮總兵，起舊輔孫承宗於家，督師通州，詔天下勤王。

申甫者，遊棍也，始爲僧，號本初。遊滇黔中，得彼中役鬼之術，小試輒驗。庶吉士金聲薦之。上召問，頗惑其術，特授爲副總兵，捐內帑七十萬金，聽其造車募兵之用，授金聲爲御史，監其軍。時，庶吉士劉之綸，四川人，請纓甚銳。上壯其志，超授兵部右侍郎，募兵勦虜。

大同總兵滿桂，夷種也，勇悍敢戰，率兵五千入衛，營于勝德門外。虜騎以十一月初三破遵化，十五至壩上，二十日薄都城。自虜衝突而西，從城上望之，如黑雲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滿桂身帶重傷，血染征袍，所存僅三千人。

袁崇煥入援，抵都城下。上召對，問行間方略，賜御膳，解上所御貂裘被之，與祖大壽皆賜盔甲一副。然崇煥雖名入援，聽虜騎劫掠，焚燒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威碗中貴園亭莊舍，爲虜騎蹂躪殆盡，皆比而揭其罪狀入告。民謠云：『投了袁崇煥，達子跑一半。』兼崇煥出言

無狀，對百官訟言：『達子此來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極矣。』戶部尚書畢自嚴至，橋舌不能下，舉朝皆疑之。

閣部孫承宗，雖奉旨督師通州，而南居益解經傳，皆不受調受。時都城盛傳通州三河等處皆陷，承宗遣人賫奏至，上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旨，督撫等官俱聽樞輔節制。

時廷臣請纓者甚衆，祭酒錫疇願任募兵，可得二十萬人，簡討項煜，薦舉尚書李騰芳可當大任，請面對者不一而足。上傳各官俱於本衙實修職業，諸臣俱廢然而退。

十二月初一日，上復召崇煥祖大壽入，上溫諭大壽，而歷數崇煥之罪，遂擒崇煥，下詔獄。開臣力諫謂：『臨敵易將，兵將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大壽出朝，悍然竟率衆東行。中朝無可如何，勅閣部孫承宗撫諭之。

初二日，上以城守潦草，下部尚書王鳳翔于獄，營繕司郎中許觀吉，都水司郎中周長應，屯田司郎中朱長世，俱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詞祈請寬宥。上曰：『日下與虜止隔一牆，宗廟社稷，都靠這堵牆；若這牆一倒，宗廟社稷都沒靠了，豈不可重處！』時觀吉長應以年老，兵世以羸弱，俱斃杖下。玉音杖畢下獄，與鳳翔俱擬贖徒。

上既下袁崇煥于獄，拔滿桂爲總理，宣府總兵侯世祿，昌平總兵黑雲龍等皆屬焉。又起

舊帥王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馬世龍於獄，俱以原官立功。桂以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日，遇虜兵于良鄉，時虜騎皆做官兵服，飾桂以爲援，兵不設備，虜乘不意掩之，全軍殲焉。桂與尤岱孫祖壽皆死之，虜騎亦飽掠得意。二十三日，施頭盡望東而行，都城始解嚴。先是，桂乞餉一萬金，偏餽諸臺省，每人五十金，然後出師。

申甫漫爲大言，其所募兵，皆乞丐子及優人，三尺童子，知其必敗。亦以十六日誓師，至盧溝橋，猝與虜兵遇，所造車，既不可用，試術復不驗，所統七千人，跪而受刃，猶幸而不爲郭京之續也。金聲以在城中得免。

劉之綸募兵近萬人，尾虜兵而東。適虜兵有零騎，從後驟至，之綸急營於了髻山上，虜兵立營山下，絕其水道。次日，衆潰不能師，之綸遂遇害。

劉愛增者，遼人也，蒞孫閣部標下，改名興祚。自虜兵入犯，從無敢與鬥者，劉率勁卒千二百人，夜搗其營，殺虜兵千八百人，奪回器械牛畜無算。天明，解赴閣部軍前，令鐵騎追及于半途，劉誓死鬥，復殺數百人，而後援不繼，力竭以死。千二百騎殲焉。孫閣部疏請立廟賜諡，廷議不一，遂不果。

二十二日，上召侍郎周延儒，羅喻義，李成名，河道總督李若星，御史饒京，喻思恂，趙延慶，

又召吳阿衡于獄中，上面詢方略。延儒但言願捐軀報國，援兵事實非所長。若星條奏頗迂緩，阿衡議論頗有氣概。二十六日，特旨梁廷棟陞兵部尙書，提督援兵，吳阿衡着復原官，軍前紀，巡關御史方大任，陸順天巡撫，大任老而且病，然巡關時，章奏皆有條理，人亦冀其成功。

袁崇煥既逮，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卽指疏中與輔臣相商之話以爲同謀。先是，文肅勸錢辯疏當痛言一番，明主可爲忠臣，而錢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旨，不復再辭，隨卽入關。二十三日，高捷再疏，語更加厲，得旨：『着致仕去。』至是，而始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二十六日之夜，刑部獄盡逸，幾爲大禍，幸虜兵退盡，外無接引耳目。次日，城門不啓，爲擒囚也；逮刑部尙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下錦衣衛獄。先是，邊警猝至，士夫有潛遣家眷南歸者，右侍郎朱世守，以借轎與御史劉廷佐家眷出城，劉止罰俸，而朱降二級調用，得免此禍。

上初政，盡撤內奄，虜兵闖入，乃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時總督襄城伯李守鉞，協理侍郎李邦華，邦華素持正不爲下，又以嚴汰老弱，執法不少徇，至是守鉞煽惑軍心，幾成鼓譟。邦華引罪回籍，以閔夢得代之。或詢兩人優劣，夢得曰：『鳳翔中涓耳，尙可耐，惟守鉞則真兇惡無比。』守鉞於逆賢建祠時，與靈壁侯湯國祚各疏捐貲附祠共祝者也。

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入援，皆勁卒也。至日，兵部調守通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

調守良鄉，功令初到之日，不準開糧。次日，列營汛地，乃準開糧。西兵連調三日，皆不得糧，既飢且憤，遂路劫掠。虜兵既退，如杞以不職軍士逮問。如杞既逮，五千人哄然奔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從此起矣。

甘肅巡撫梅之煥，統兵入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巾鼓譟，之煥查首數人正法。有千餘人潰歸陝西，後之煥亦以軍令不嚴，革職爲民。

時虜兵所至，望風奔潰，惟三河三攻其城不克，寶抵亦受攻堅守得全。三河知縣樊士英，陝西舉人，寶抵知縣史應聘，河南人，乙丑進士，昌黎知縣左佩弦，亦以却敵功，超陞山海兵備僉事，後以冒破軍餉遣戍。

時紅夷貢獻，至涿州，虜騎充斥，不能前進。虜騎甫退，馮銓躬率家丁，護送入都，冀以回聖心爲翻案計，中外皆爲之地矣。上傳旨：『馮銓准復冠帶，不必陛見。』銓怏怏而去，舉朝歎頌聖明真不可及云。

三年庚午，正月，兵部尙書申用懋罷。本兵與司禮文移往來，向有定式；神廟末年，諸事叢脞，舊式遂廢，後來者亦不講究，文移遠式，司禮拒不收，則以厚賄侑。申公蒞任，重復舊式，厚賄禁不用，大璫皆不悅。又時上銳意功業，申公老成持重，不能仰副聖意，梁延棟猥巧人也，甚爲

上所倚任。初五日，內旨：「申用懋着解任回籍，梁廷棟着回部管事。」

大學士韓爌能爌忠厚拘謹，不能當聖意，左庶子丁進，以陞轉衍期，遂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中，中書原抱奇繼之，爌三疏請告，得旨允放，其禮頗厚。進與逢中皆爌已未所取士也。進後奉旨，以陰陽閃爍降調，逢中隨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

吏部從無以五品調者，二年八月，以南司官陸康節給假回鄉，共推轂無錫華允誠。華亭相公獨推轂同邑王陞，王與望未孚，而華一寒徹骨，退遜不前，以此久無定局。宜興入政府，借江北司官解學夔降謫事，遂稟旨：「着破格推堪用的來看！」乃超調戶部郎中吳鳴虞，以文選郎中管員外事，真破格矣。吳年耄矣，無所短長，踰年請告歸。

虜騎既退，廷議：昌平陵寢所在，通州國儲所寄，應各設鎮，臣重守。於是推河南巡撫范景文，太僕少卿侯恂，俱以兵部右侍郎往，恂督治昌平，景文督治通州。又遣兵部主事王建侯章，應望，各贊畫軍務。

二月初十日，冊立太子，上以戒嚴免陞殿，百官聽宣勅于午門，行十二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官，各花朵紅一疋，三品以下，皆半紅花枝用角，日講官紅全匹花枝用銀，儀制署司事員外賀世壽，鈸勞，陞光祿寺少卿，尙書李騰芳，加太子少保。

方大任既放，復有『身雖去國，心不忘君』一疏，先臣特上疏糾之，略曰：

「臣初見大任疏計必當，以薊門要害，將士情形，與夫戰守防禦，用兵治餉之策，瀝將死之善言，酬破格之隆遇，灑灑洋洋，祇勦襲朋黨之唾餘，復理東林之塵案。卽今皇上起用東林諸臣，其無才而不稱任使者，則有之，其懷奸而悠爲欺罔，盜用朝權者，未之有也。近者諸臣之得罪，或以封疆，或以職守，皇上未嘗有一毫成心，一毫偏德，乃曰時時因事掃除，夫離照當空，八柄在手，當去則去之，當罪則罪之，何必借事爲掃除之計哉？此奸回術數，奈何以誣聖主也？王言綸紱，炳若日星，惟真惟澹，曉然與天下昭揭之，亦何不可而必欲但與密勿餘衡，三五大臣私相告誡，成一家之私言，此又曖昧行徑，不當入告明明之后矣。况「真澹」二字，大任亦僅言之已耳，七品小官，驟膺開府，煌煌節鉞，不用以經武，而用以畫錦，澹乎不澹乎？佯死卸擔，何其憊也！發憤揮毫，抑何壯也！反復如此，真乎不真乎？其所獻媚于三五大臣，恐三五大臣之公忠者，亦未肯任受也。大任試衾影自盟，斯亦不澹不真之極思矣。」

疏入，留中。

三月，上命出刑部尚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于獄，寓所聽勘。先臣以去年四月入朝班，秋講卽題充日講官，同事者侍郎李孫宸，少詹事何吾驥，庶子丁進姚希孟，而羅喻義以侍郎，

先臣以諭德，則新題者。往例：春講以二月，上御講筵，是歲以邊事孔殷，至三月初十日始開講。先臣進講「定公問君使臣」一章，反覆規諷，頗極劄切。講畢，上傳講官暫留，久之，殿門皆閉，諸講官退至東閣，則聖諭已宣付閣中，釋允升世賞于獄，乃知諭留講官，俾知卽見之行事也。閣臣俱拱手誦啓沃之功，先臣不敢當也。以後進講，大瑋窺聖意所注，鏡前致殷勤焉，先臣但一揖而已，不交片言。

一曰，上御講筵，足加千櫓榜上，意有愔容。先臣適進講尙書，講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因以目視卸膝，上卽以袍袖隱之，徐徐放下。

經筵開講，詞林諸臣，無不畢至；講官二人，一講論語，一講尙書，上與講官，各自一桌，資淺者充講書等官。春講秋講，止舉行一二次，天廚頗費，弗克給也。日講則止用講官六人，一講論語，一講中庸，一講尙書，一講通鑑，餘二人輪替。上與講官共一桌，真不啻天顏咫尺矣。講之日，上出御文華殿，閣臣率講官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內侍舉桌安放訖，上宣「先生們來」，講官始入，講畢，上復宣「先生們吃酒飯」，乃謝恩而退；若遇齋祭之期，則云「茶飯」。春秋開講後，日日進講，除上傳免外，毋或廢者。傳免，皆于隔日薄暮傳旨云：「明日暫停講讀一日」，雖或連輟十日半月，皆日日傳免，但云「暫停一日」也。遇立春，端陽，中秋，重陽，冬至，除夕，日講

官每人各內賜酒饌一盒，大小五器，湯餅二器，酒二餅，聖壽元旦，各內賜銀三十萬兩，進講之夕，光祿寺每人折供給銀一兩三錢，傳免則否。

吳江呂純如，護送惠王之國，其復命疏，於護送太監劉興趙秉彝，皆極揄揚褒美，有云：『其愛地方也，既一草一木之恐傷，而莫自愛也，又一薪一水之若浼，仁聲遐布，清節可誦。』至歸美逆賢，一則曰『廠臣一選良材，』再則曰『廠臣之率屬嚴』云云，此係天啓七年九月邸報抄傳，四海共觀。而鼎湖之泣，純如適以待郎署中樞事，密弄神通，私行改換，乘虜騎甫退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案，王永光等爲之奧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寃：『護送惠藩復命疏，未嘗歸美廠臣，不當列于逆案之內，』且引聖諭『須有憑據，不許借題』之旨。又謂『紅本在御前，別本在通政司，抄案在禮部，如有「廠臣」二字，便甘附璫』云云。通政使章光岳卽爲封進。時純如氣焰甚張，言路俱暗，先臣特出講筵，已輟疏糾之，略曰：『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以經術經世，乃爲實用。竊見虜騎內犯，聖心焦勞，綜數事功，須挈綱領：刑法雖峻，猜疑漸啓，于事未有濟也，故於『君使臣以禮』章，勸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惓惓焉。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罰未明，今虜距遵永，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着着無備，禁如繇絲，絕少成緒，故於『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

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信小人者，失亡也。」見羣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故於「子語魯太師樂」章，願皇上剖斷是非，辨別邪正，而曰「吾難，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援而必辨雪矣。消長剝復之關，甚可畏也。又見吏部尙書王永光，身爲六卿之長，猶蒙皇上眷注，而假竊威福，擅行私臆，故於「甘誓」章言「戰勝攻取，非獨左右之共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淆於倉卒，則國是定而王靈暢，威福不假於信任，則神氣振而敵愾惕。」大抵皆爲用人之人發也。又見永光機深計巧，投無不中，故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舉朝震畏，莫敢訟言，故於「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其欺，心純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皇上聰明天縱，必能洞燭其情，猶爲此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總之今日大小臣工，當視國如家，除兇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九死不回者也。」

奉旨，「文某講幄敷陳，寓規時事，知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藉揆求雪，及年例變制，考選擯才等語，還着據實奏明！」先臣再疏，略曰：

53

「臣所謂呂純如慘殺名賢，蓋指故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也；當純如爲福建守道日，以詔媚稅監高案爲事，比高案竊執閩撫，激成民變，純如與案，攜手同步，揚揚市廛，萬口唾罵。周順

昌爲福建州推官，剪除稅棍，撫定人心，純如忌之，屢肆下石。後純如投身逆璫，躡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語多過激。純如遂挑怒巡撫毛一鷲，復旨時定入京師，與諸用事者構成李實之疏，而順昌被逮，且榜死獄中矣。同時慘死諸臣，所號爲徹骨之清，及公忠亮直，人人心服者，以順昌爲第一，其致死之由，全出于純如，此天下所共知。今當先上疏求雪，不但變天下之是非，且搖皇上之釜鉞，則特有吏部尙書王永光爲之奧援也。夫逆案之定，其主持全稟宸斷，而羣小營營窺闕，以爲璇轉聖意，易於反掌，故首借邊才之說進，而純如之疏卽繼之，呼吸通靈，投撥如響。不然，通政司固喉舌之寄也，非大力者主之，此何等事，何等人，而輒其區以進哉？至於臺省爲公論所自出，凡會推年例等大關係事，則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南道；若近日所推年例，吏科都給陳良訓，誰爲開，送誰爲商計？哉不過以其稍持公道，每多參駁，乃借外轉以除礙手耳。至考選新資，賢才輩出，永光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名素著，物望咸歸之陳士奇，以示有權，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疑見棄；迨人情洶洶，衆議沸騰，則始爲兩請而終摺之；爲大臣而心術如此，斯亦不忠之尤者矣。」

王永光疏辯：

「前者閣部定案進呈時，臣被言註籍，呂純如入案，臣之及知，何自援而出之？至陳良訓

灑廁首垣，與參廷議，人言嘖嘖，夫豈無因！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部屬二人，而此二人者，前途正遠，因材儲用，期待殊不薄也。」

時永光已密結大璫王永祚爲之道地，謂：「士奇出姚庶子之門，姚與先臣涇陽誼，考選時力爲把持，既考後，復管成此疏。」于是聖意拂然，永光得旨甚溫，而先臣奏疏，奉旨：「講官懷忠啓沃，循職自可敷陳，文某不得任情牽詆。」若夫逆案之堅持不動，雖由聖斷，而此疏亦不無小補矣。

虜兵雖東，復破永平灤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首先迎降。孫閣部督師東行，奉撫諭祖大壽之旨，令馬世龍衝重圍而東，馳三日夜，追至蘆峯口，說以利害，激以忠義，衆皆響應。大壽始率遼兵三萬，士龍亦招集趙率教部下，及舊時部曲共萬六千人，合隊而西。世龍獨薄敵壘而前，死傷者千餘人，始抵祁城；復蹙虜兵至薊門。時洪橋大安等處，虜兵擄漢人，運所掠輜重。世龍偵知之，密以大礮先伏于路旁，俟其過，發礮，衆皆驚走，世龍追擊之，殺獲百餘人。遂以大捷聞。祖大壽統兵三萬，立木柵於山海西關，不敢前進入援。總兵尤世祿、吳自勉、楊麒、宋偉、王承恩等，各率所部，聯營于灤州之西，相顧莫敢先發。世龍既連洪橋、大安之捷，乃貽書大壽曰：「遼兵每謂西南兵將怯弱，不若遼兵強健，今怯弱者皆奮不顧身，健兩地之捷，而強健

者何在？况各鎮勒兵已鱗集，若合謀兵力退虜，共復故城，遼之強健將士，何顏復支朝廷厚餉乎？」大壽見書，始移營而西。孫閣部乃嚴檄諸將，期共攻灤水，申明軍令。有舊永平兵備，張春者，素得民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當一面。逆璫時，張春被劾罷歸，鄉勇皆散，及是，上復起張春爲永平兵備，永民間之，皆不遠千里來，迎向所練鄉勇皆來會，軍聲大振。四川副使劉可訓甫破水西酋，率勝兵入援。本兵梁廷棟，又使其所善司務丘嘉禾監紀軍事。奉旨趣師期者再。高陽遂以五月四日誓師，六日，詣撫寧，八日，先趨灤，與大壽分地夾攻。世龍應兵，人斫一柳，頃刻平其濠。世龍與張春劉可訓等，皆披堅執銳，作諸軍前茅，身冒矢石，誓不返顧，急以大礮仰擊，虜兵稍却，師從間以登。十三日，克灤州，虜兵冒雨突出，而虜騎自永平趨救者，知灤已破，遂並遷安兵于永平，屠其衆，從冷口出，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師旣復永平，而謝尙政等，亦以十六日克遵化，生擒獐獍木等二十二人。及我叛人馬思恭、賈維、鑰、呂及第等十一人，獻俘闕下。先是，灤之叛將，遣一老道士詣嘉禾，請獻城。高陽授計大壽，姑應之，而實其後勁，以備不虞。及我師抵灤，莫有應者，最後，中北伏兵幾盡，人咸服高陽先見云。大兵之入城也，叛人白養粹已死，其母尙在，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絕無染指。世龍則盡取其所有，大壽至，空無所得，遂將白母用極刑，乃盡出窖藏，蓋幾百萬云。永平良儲陳此心，鄉紳郭鞏，俱以屈節被逮；後刑

部擬此心等以謀反律，大理寺卿金世俊力爭之，乃擬監候處決。

當灤永之未復也，高陽與東江牽制之，議令茅元儀統龍武三協兵以往，中協兵譁斥元儀，而以周文郁爲中協副將，兵兼攝左右兩協甫行，而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者，興祚之弟，興祚者，卽劉愛槍也。興祚沒于陣，興治居皮島。東江副總兵陳繼盛諜報興祚未死，其弟興賢，自北營以書招興治。興治畜有夷丁，旦夕常有變，興治大恨，僞爲兄設醮，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小平島。適灤永克復之信至，乃復返皮島。高陽遣文郁以興祚舊恩招之，文郁入興治營，始以溫言喻之，繼以危言怵之，興治心動。時部將逃匿雙島者，與東師相闕而鬥，興治怒，令島衆繞舟號訴。文郁呼其將語之曰：『陳繼盛流言，島衆謀反，今若殺我，是實其言也。島衆不足惜，劉氏從此無睢類矣。』興治大悔悟，明日，飲餞文郁，搏額大哭而別。九月，興治敗虜騎于青山鳳凰城，高陽奏捷，並上文郁首功，當國者惡其無所餽，絀其功不敘。高陽又請移興治于旅順，責以恢復金復，部議遂巡不果。踰年，興治爲島衆所殺。

蘄鎮總兵朱國棟自縊，以舊總兵張世顯署鎮事，與總督劉策，率兵堵禦，俱以逗遛不前被逮，至是，俱伏法。先是，河南巡撫缺，陞太僕卿張潑往，潑旣領勅矣，復上乞休一疏，閣中稟旨，遽准其請。山左諸公大譁，以爲摧折東人太甚也。適蘄總督喻安性罷歸，共推轂。劉策不半

灤永既復，廷議添設山永巡撫，適方大任以病乞休，王廷試梅之煥，相繼罷斥，乃陞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司務丘嘉禾，巡撫山永，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漢中兵備劉應選，巡撫甘肅，皆孝廉也。張春加太僕寺少卿，候巡撫缺推用。

按：丘嘉禾以九品務郎躡躡節鉞，尤屬異數，非中樞梁廷棟之力不至此。似當以張春撫山永，嘉禾陞永平道爲安。

先臣旣以疏言不當聖意，且永光輩側目甚切，欲乞南京掌院以歸。時大名爲李逢申所劾，在告，宜與許爲題轉矣。大名開籍出，以爲此例轉不便，乃題封差以行。是秋饗節冊，封進賢王及益府世子妃。

烏程之參虞山也，宜興實佐之，宜興旣援立，所以爲烏程地者甚力矣。吳宗達，宜興姻也，于是特揭二人奏請，上亦以烏程孤忠可任，六月十一日，特旨：「溫體仁吳宗達，俱着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同首輔成基，同入閣辦事。」

袁崇煥在詔獄，尙未定罪，至是，獄具，八月十七日上下，袁崇煥着卽會官處決，錢龍錫着革職，法司議罪，隨卽逮問。其甫逮也，人皆以高忠獻期之，迨其至，則辱國甚矣。且牽扯同事兩

輔，嗚嗚不置，又有導之傾陷蒲州，以快其睚眦之忿者。然聖意已定，蓋其奏對語入于天聰，不可援人以自解也。然不如此，株連起大獄，則又共仰望主離明之照已。陸澄源疏參御史毛羽健爲崇煥黨，亦革職下獄。

崇煥既決，羣小合計，欲借此以起大獄，翻逆案。御史田唯嘉疏薦楊維垣賈繼春，通政使章光岳，疏薦呂純如霍維華徐楊光傅欒虞廷陸葉天陞六人。有旨：「逆案奉旨方漸，居然薦用，成何政體？」而後羣小阻喪，始不敢妄冀云。

時上以封疆多故，羣臣蒙比爲奸，削謫逮繫，毫不少貸。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疏，略曰：

「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無論爲故爲悞，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於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狗，四岳不薦鯨乎，積用弗成，未嘗併四岳誅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文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於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齊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忱于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徵餘徵，行無民

矣。民窮則易與爲亂，皇上寬一分在民，子卽寬一分在民，生而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係寇賊奸宄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圖報爲安攘者，未之有也。」

時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皆以言事下獄，長春幾至西市，閣臣力救得免，故開遠疏及之。

先文肅雖奉使出都，而羣奸修怨未已，呂純如辯疏甫至，而錦衣張道濬，隨疏參劾，其氛甚惡，奉有「不必苛求」之旨，聖主明照，固自萬里。後先臣亦有疏辨，略曰：

「微臣立身，粗有本末，仕版初登，卽觸權奸之烈焰，謫居五載，復撻羅織之兇鋒，朝端公論難評，海內清評俱在。夫昏夜蚤緣，望塵羅拜，正狐媚蠅營之故態；蓋純如嘗謂生祠之建，不妨委蛇，媚璫惡名，所不必諱。種種無將之言，昭著耳目，有必不能抵賴者；臣尙不欲盡揭之，奈何反以相誣？臣亦不屑與較。至於虜騎臨城之日，正臣闔門自誓之時，臣子應試南都，去在城守解嚴之後，迨乎奉時辭都，顧騾覓輜，眷屬累累，該門可查。若曰君父恩輕，妻孥念重，此又小人肝膽中事，臣死不爲也。夫臣所深恨者，逆璫之私客，而必坐之曰「背公」；臣所深憐者，慘死之忠魂，而必坐之曰「死黨」；推其意，仍欲窮鉤黨之流殃，刈貞臣如草菅，而後快于心，熟

光天霽朗，宿霧澄清，似不必續曉殘之夢，噓衆溺之灰矣。至若張道濬未諳文義，謬析臣疏，代人報復，彼固欲陷臣以危法，而皇上已洞悉其隱情。夫獬豸固能傷人，而豺聲亦當自斃，臣尙不屑與純如辨，何屑與道濬辨？第臣雖不才，備員講幄，純如何人，哆口雌黃，微臣何足惜，其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亦已甚矣；豈可復靦顏清班，以負皇上之禮遇哉？

奉旨：「內奏事情，公論自明，文某依限前來供職，不必陳情！」

去冬，甘肅援兵鼓譟，潰兵千餘，逃回陝西。二月，王子順苗美勾連逃兵，掠米脂清澗綏德，遂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撲勦，斬首千餘級。賊北走，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降三百餘人。苗美叔苗登霧嘯聚於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四月，王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蒲縣，適山西逃兵亦至，遂與合，其勢頗熾。子順自號「橫天一字王」，苗美自號「混天王」。王承允亦攻陷府谷，渡河，入山西，犯吉州太平等處。五月，王子順等復歸陝西，掠同官，破金鏤關，殺參將王廉。六月，王嘉允亦還陝西，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延綏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延安知府張輦參將艾穆蹙賊于延川，賊求撫，王子順張述聖姚三兒皆降，王嘉允等分掠延慶等處，多陷。總兵楊鶴主撫，匿不以聞。賊首黃虎一丈青小紅娘，混江龍掠地虎等，俱諜免死，安插河西地方，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八月，王嘉允勾本虜入犯，洪承疇杜

文煥，從孤山進擊破之。十月，嘉允復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首六百餘級，又敗之寧州。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擊賊于河曲，發礮礮炸，衆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十二月，神一元作亂，破寧塞，殺參將陳三槐，遂圍靖邊，時又有高迎祥，聚衆稱亂，自號『闖王』；米脂李自成入其黨，號曰『闖將』。

卷三

四年辛未，正月，外察姚庶子門人永城知縣賀鼎，武進知縣岳凌霄，皆被察。凌霄於丁卯鄉闈中抗言以折張士範者，本邑相公惡其強項，遂以酷處。鼎則以師門之故，欲斷其考選之路也，雖云肆毒者王永光，而助紂爲虐者，則考功郎中程國祥實尸之。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周延儒何如寵爲考試官，取中吳偉業等三百五十八人。

吏部尙書王永光罷給事中葛應斗，疏糾御史袁宏勛，錦衣張道濬通賄鬻權等事，指宏勛助得參將胡宗明銀三千兩，以囑兵部尙書梁廷棟，又得主事趙建極銀一千七百兩，以囑吏部尙書王永光，而廷棟隨上疏佐之，并列道濬諸奸狀。有旨：『俱革職提問。』先是，舊樞王洽之逮也，雖事囑封疆，而召對之日，宜與實開其端，舊督劉策之，又以失事服法，東人摧折已甚，東省諸公多不平。烏程籠絡人爲事，人多啖其狐涎，於是江西山東諸公，俱以烏程勝宜興也，一意以去宜興爲主。時宏助道濬，日夜入長垣之幕，資爲奸利，道濬先既參御史劉芳革職，繼又助呂純如參先文肅，毒焰甚烈，而從中保護長垣，因并護袁張者，宜興也。時長垣之伎倆窮，

而上之眷注已移，鄜陵擬除去之，而以已繼其席，且却中樞之重擔。烏程亦擬藉此傾宜興，而自居首揆，故乘宜興入闈日發之，烏程卽稟嚴旨以進。給事中吳執御，浙人也，而合于東，疏論王永光誨貪崇墨，不可以表率羣僚，永光再疏，請告回籍。

三月，廷試策士，賜陳于泰、吳偉業、夏日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錢象坤，兵部尙書梁廷棟罷，宜興之出闈也，不能急收後着，與此輩香火之情甚篤。行人司副水佳允，悍然操戈，直攻鄜陵，顯爲袁張報復。水疏入，分會稽、票擬。會稽，鄜陵房師也，宜興直從會稽手拉去，頗在袒佳允。佳允再疏，則發鄜陵私人沈敏與薊撫劉可訓往來諸奸狀，據有手書盈握，且有暮夜之迹。鄜陵幾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乃得旨閑住，會稽與可訓俱株連而去，可訓奉旨削去撫職銜，以四川副使致仕。

四月，京師大旱，皇上苧袍步禱，百官俱齋宿本宿衙門，而最冷淡之詹事府，經年不一到者，掌詹協理等官，可二十餘員，皆羣居其中，亦一奇也。

五月，上爲雲禱不應，遂釋張鳳祥、易應昌、李長春于獄，始闈臣以雲間舊輔爲請，聖意斷斷不可，繼而俯從廷臣之請，慨然出之圓扉，真可謂堯仁如天矣。

時羣小側目，姚公希孟爲甚，去秋，姚與姚明恭主試北闈，搜索無所得，乃借武生冒籍一

事給事中王猷上疏參之猷宏助門人也，理應嚴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無預，宜與乃票旨：「覆試金允治以文理粗疎，罰停會試三科。高岱以不能完篇褫革，正副主考俱下部議處。」

廷推閣臣，宜興以護持長垣故，至于助水佳允而逐會稽鄒陵，人心愈憤。會稽鄒陵雖去，俱不能忘情于宜興，而其力焰猶足以使人。適會試廷試兩元，一以文，一以行，俱大不協于衆口，廷元尤爲公論所不許。給事中吳執御，一疏再疏，竟借兩元爲題。然在偉業，不過雲迷五色，在于泰則實受其萬金之餽，而于泰亦疏參執御，揭其有無不可知之事，欲傾人以自救，而適以動天下之兵，則宜興之至巧而實自拙也。嗣繼執御以攻宜興者，不下十餘疏，上概行留中，聖心已不能無動。宜興因其留中也，付之不聞不見，入直票擬如故，則爲從來閣臣之變局。旣而揭請廣閣員，兪旨隨下，且准廷臣會推，似悟特簡之爲非者，聖意蓋可知矣。

自虜騎入犯後，上復命內奄提督京營，自是銜憲四出，命太監王坤往宣府，劉文宗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又命太監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韶西協，各監軍。又命太監李茂奇監視陝西茶馬，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

從來文場有會試，廷試有傳臚，武則否。十月，復常武會試，有董某者，以勇力聞，遂入帝聽。時主武試者庶子楊世芳，中允劉必達，某以策不中程被格，上謂諸臣故拂聖意也，兩主考及

兩監試俱下獄。閣臣揭救，反奉嚴旨重令會試，另點諭方逢年，中允倪元璐主試事，董棻中式。復朔廷試臚傳禮，一如文場，董遂賜武狀元及第，選昌平遊擊。次年，邊警，陣亡。

是夜，虜騎圍錦州，恣掠三日，驍大凌雙堡而去。高陽於是倡城右屯大陵，以圖進取之議，本兵梁廷棟主之。上從部議，命祖大壽率馬步兵四千領其事，以班軍一萬四千供版築，議以石砮兵一萬，改丘嘉禾巡撫寧錦，親往相度。高陽欲先城大凌，嘉禾不從。廷棟去，中朝盡反其所建置，謂屯陵荒遠，不當築，令撤班軍赴薊。時尙存糧萬石，高陽欲運糧散軍，委空城而去；嘉禾又不從。八月，虜騎進圍凌城，祖大壽與副總兵何可綱固守，丘嘉禾率監軍張春、總兵宋偉、吳襄援。嘉禾怛悻，屢易師期。宋偉主進，吳襄不可，兩不相下。高陽至錦，尅期進兵。襄曰：「日者言大壽命宮難星將出，少侍之。」越八日始進，遇虜兵于長山。襄營主近水，偉主近草，議未定，而虜兵前驅至。偉營柵甚固，虜兵連攻不能入，移攻襄營，襄衆亂不能軍，遂潰。偉力戰至哺亦潰。張春陷，而錦人高應元、陳二、韓五，從北營拔歸，願日效其奇，知四王子營於白雲山，乞以通夷語者百人，裹火藥八營，乘不意縱火，勾王子帳而刺之；卽不成，八營皆擾亂，可走也。大壽之弟大弼，敢死戰，喜結客，戰于錦州。四王子免胄掠陣，大弼突出搏之，刃幾中馬腹，虜號曰「祖二風子」。四王子嚙指稱之。三人在北營，知大弼名，樂從之，高陽以三人屬大弼，結爲兄。

弟。夜三鼓，三人爲導，大弼率死士百二十人，斫四王子營，火藥發，火焰蔽帳前，四王子跳而免，八營皆大亂相蹂殺。旣辨色，我兵僞爲胡語，混虜兵而出。先一日，凌城食盡，虜兵招降甚急，何可綱爲文自祭而死，大壽降于清。四王子勞來甚至，賚酒食鞍馬，約下錦州。大壽養子逸出，清兵乃復毀大凌城引去。而中朝喧言長山之敗，喪失師徒，輕重無算，皆以開釁咎高陽，坐以矯旨復城。詔官帶閑住，削寧錦敕功世廕。張春旣陷，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自縊死。而春通書求款，廟堂計無復之，乃授張春副都御史，黑雲龍帶都督，奉以羈縻之。後嘉禾與大壽相訐，大壽抗章，抉摘其貪穢，高陽力止之，而聞之中朝，遷嘉禾南京太僕卿以去。

日講官羅喻義進講尙書，先期草講章送閣，內有傷執政語，烏程裁其半，喻義執不可，直至中堂，動色而爭。體仁遂出疏參之，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有旨：「喻義閑住。」此真詞林怪事，究竟所指之例，不知出何典故也。

少詹事姚公希孟，在講筵爲上所識，每講畢歸班，上未嘗不目送也。衆咸謂大拜可期。時適有枚卜之旨，宜興所以阻攔後輩者，不遺餘力。當會推時，衆其推穀姚，冢宰閔洪學語人曰：「首揆不欲。」衆復面懇宜興，宜興急相引重，衆再詣冢宰，冢宰堅以首揆爲辭。衆乃促總憲

陳于延同家宰往見宜興，令門役兩次延見，先家宰而後總憲，家宰出語人曰：「首揆終不欲也。」最後，烏程顯然排擠，謂：「姚科場有話講，部覆未上，豈可預推？」少詹公乃急喻同人止弗復言。若不見幾，則虞山之故輒必復見于當日矣。御史遲大成特上「資淺望重」一疏，本爲少詹公及姜曰廣而發，奉有再奏之旨；少詹公力免之，乃指先文肅之家居者以對，其併及陳諭德仁錫則遲有戒心焉，借陳以免于詰責也。宜興以是有歉于心，歲終置講筵，諸臣不綴，而單疏特題少詹公陸正詹以謝過云。

時當考選，開封推官張瑤，杞縣知縣宋政，皆萊陽人也。宋政考選得給事中，張瑤得同知，瑤大不平，因發政賄營情狀，列疏上聞。吏科都給事中宋鳴梧特出悍吏劣考，猶輕疏忝瑤，乞加重處。有旨：「張瑤降四級調用。」後瑤補河州判官，流賊破河州，瑤殉難，卹贈光祿寺丞，蔭一子入監。（時政與鳴梧通譜，推轂甚力，瑤頗薄之，且不向鳴梧父子投誠，鳴梧等大怒，劣轉同知。）

是年正月，流賊神一元陷保安，副將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神一魁領其衆。二月，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突圍出，都指揮王英不能禦，諸道兵皆潰，一魁遂攻慶陽，破東關，遊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時總督楊鶴駐邠州，不卽援，而宜君賊趙和尚等復南犯。

涇陽三原韓城澄城等處。三月，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議招撫神一魁等。癸未，賊首孫繼業茹成名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御座于固原城樓上，賊叩首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歸原籍，自是羣賊視總督如兒戲矣。四月，神一魁降于楊鶴，鶴侈其事，上言請數萬金賑濟，其脅從飢民，各給牒回籍。而餘賊劉五可等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混江龍等據蘆保山領，分犯平固耀涇等處。混天猴分犯寧環，王虎圍莊浪，不沾泥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官兵憤擊，大破之，不沾泥逃奔關山嶺，副將馬科等追之，盡殲其衆，不沾泥手殺賊首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五月，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首王虎金翅鵬降——金翅鵬即王子順姪王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參將曹變蛟逐寧塞賊于唐毛山，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賊大潰。延安賊趙四兒掠韓城，邵陽，參將張全昌擊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是月，滿天星降于楊鶴，曹文詔攻河曲賊克之，斬賊千五百餘級。六月，擊王嘉允于陽城，斬之，其黨又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皆自相名目：除混天猴張孟金不沾泥張存孟外，張獻忠號「八大王」，趙四兒號「點燈子」，張有義號「一盞燈」，王之臣號「豹五」，羅汝才號「曹操」，高嘉計號「儉道神」，張大受號「滿天星」，劉國能號「飛來虎」，嘗國安號「託天王」，賀一龍號「革

禮眼，「李萬慶號『射場天』，惠登相號『過天星』，張一川號『掃地王』，楊旭號『一隻虎』，馬守應號『老回回』，張胖子號『整齊王』，伍林號『一桿槍』，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號『一連鷹』，劉正國號『關索』，其他『蝎子虎』、『翻山鶴』等名類甚多。

鄜州混天猴謀襲定邊，張應昌邀之于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洪承疇又敗之甘泉山中，王承恩、曹文詔等擊諸賊于太平原等處，連敗之，延慶之間，稍息肩焉。

癸未，以神一魁等復叛，逮楊鶴下獄，以洪承疇總督全陝軍務。點燈子東渡至山西，入沁水，攻寶莊，寶莊故張公銓里居也，聚衆拒守，矢石並發，賊傷甚衆，乃退。復陷隰州蒲縣，總督魏雲中削職聽勘，以張宗衡代之，以宋統殷巡撫山西。

八月，王承恩擊斬中部賊七百餘級，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殺其餘黨六百餘人。神一魁劫守將吳引器，官兵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降。

獨頭狼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洗劫同邵等處，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邀擊，士紳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皆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之，有旨提問。洪承疇擊點燈子，擒之，伏誅，其黨黑煞神鑽天哨等皆起，黃友才亦叛，洪承疇陞任延綏巡撫，缺時，御史吳牲奉旨贖銀十萬，賑濟陝西饑民，兼行招撫，部推牲爲正，布政陳奇瑜陪，上用奇瑜。

十一月，陝西賊譚雄陷安塞，王承恩誘雄等五人斬之，復安塞。不沾泥第陷安定，王承恩進攻安定，賊走綏德，混天猴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允圖，河西兵備張允登陣亡。洪承疇遣王承恩進勦，而自率六百人趨鄜州。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郭景嵩死之，于是諸降盜皆叛，承疇日不暇給矣。

山西賊陷掠聞喜河津等處，孫顯祖討之，與賊六戰皆捷。

五年壬申，正月，孔有德等據登州以叛。先是，孫元化以前屯兵備超陞登撫，隨帶遼丁三千人，駐防登州。遼丁貪淫強悍，登人不能堪。適是冬有大凌河之警，孫令孔有德等率遼丁往援，卽于原藉着伍，亦兩全之術也。行至吳橋，後隊尙滯新城，奪取王氏莊僕一雞，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稟袖官兵，必欲正法。袖官兵不得已，查奪雞者穿箭遊營，衆乃大譁，遂殺守莊僕。王氏申詳撫按，必欲查首亂者，戮以徇衆。遼丁急至吳橋，邀前隊改轅而南。時統兵者左步營參將孔有德，右步營都指揮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參將李九成也。遼丁三千人，皆插血立誓，若不雪此恥而北行者，衆共殺之。遂擁孔有德以叛，盡滅王象乾家，王象春等皆易服前竄，抄劫新城一空，越臨清德州，取間道而東。過青州，知府汪喬羊餽酒牛犒師，令無相犯，遼兵果結隊而過，距登數十里，于馬塘店扎營，曰：『爲王氏所逼，非敢反也。』元化令旗鼓遊擊

耿仲明傳諭札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場故有三千營房，援遼將卒家屬居焉。令欲移入城，出房以舍步兵，城中堅拒不納，有德說仲明亦反，尙有遼人在城中者，紳民必欲搜戮遼人，遂開門納師登城，陷，時正月初三日也。

呂純如復有疏參論多人，通政章光岳送還之。至是，復上疏，止於自辨，不及他人，御史吳彥芳駁之，上遂留純如疏不發。彥芳者，憤憤人也，去秋曾有一疏，爲宜興解嘲，公論譁然，有教之懺悔者，故出此疏，疏亦不爲無功。後復有疏薦李瑾、李邦華，而給事中吳執御亦疏薦黃克纘、劉宗周，上責其朋比，俱下獄。說者謂執御之處，顯然修廷元之怨，而彥芳則前疏之故也。

上點禮部尙書徐光啓、鄭以偉入閣辦事。登城之變，孫元化自刎不死，孔有德等欲奉以爲主，亦不可，東省之人以其不死也，遂以朱泚目之。言路欲借以傾宜興，宜興與元化同舉於鄉，最相暱也，時調總兵王洪楊禦蕃往勦，相持不敢進，于是轉而爲主撫之說，而舊歲枚卜事，一推再推，未奉俞旨，於是宜興與烏程各欲樹其同志，以爲薪傳之計。而宜興所急欲引進者巴縣，次則上海，烏程亦注意巴縣，故宜興素所暱愛，而上海者則宜興因言路借登撫以攻之，頗有危機。上海與登撫師生莫逆，此老迂憨，勇于任事，而不顧利害，日夜爲主撫之說，以祈紓登撫之死，故宜興欲借之自助，且卸前擔。至是具揭以兩人爲請，上乃點用上海徐光啓，及上饒

鄭以偉，而首推竟不用。先是，首推投誠烏程，以求必濟，乃奉旨另推者，再，終于聖意未愜。林下某，公意有推必蒙點用，遂飛書長安，極相推許，書中復縱論某正，某邪，某可推戴，某可聯絡，某可擢棄，書中全託毒宜與而不及烏程。又郵致錦衣吳孟明，吳，首推姻家也，復落中書周大成之手，都下閔然傳，而首推遂不用；其不用之故，皆以爲此書既露，政府從而危之，首推之恨不可言；若上饒，蓋以括靜得之，則天也。首推爲姜逢元。

登州既陷，山東巡撫余大成革職逮問，以徐從治爲山東巡撫，謝璉爲登萊巡撫，又令兵部主事張國臣往諭解散，一面議撫，一面進兵。孔有德等因統兵直薄萊州城下，謝璉等復中撫議，有德等必欲邀登撫至彼營中，方肯受撫。璉不得已，同萊州知府朱萬年撫其營，俱被拘留，於是復主勦，烏程特出疏力攻主撫者。時總兵劉國桂、王洪、鄧瑁，統兵三萬，由沙河西路以進，副總兵吳安邦、徐樹聲統兵二萬，由八角東路以進，天津參將孫應龍統水兵三千抵廟島，斷其入海之路。既而三路皆敗，樹聲應龍被擒，東撫徐從治爲礮所擊死，於是復令萊州推官屈宜陽入營議撫，撫亦卒不就，更調榆林、薊昌各邊兵，統以總營楊禦蕃、陸金華、朱大典爲山東巡撫，拒堵于萊州。元化龍航海至天津自投，刑部以封疆律正法。有德等禱于海城小聖廟，抗天朝與投清執吉，卜得投清，隨得順風出海歸潮，登人隨毀小聖廟。

吏部尙書閱洪學罷。長垣既去，閱洪學爲吏部尙書，亦烏程人也。每事收人心以歸溫，有過則皆諉之宜興，而宜興不覺也。登撫之變，烏程顯出疏攻出撫者，以陰傾宜興，宜興危甚。又洪學蒞任，惟奉行烏程意旨，於宜興不甚照管。左侍郎張捷，至不與進參一語。斯得操鰲弧者，不在宜興而在烏程。一時捷足者競走烏程，宜興之黨，皆怨閱冢甚。於是張捷與太僕少卿賈世壽投誠諸君子，謂言路若能攻閱冢而去之者，烏程之去，宜興力任之有餘。時給事中王績燦，御史劉令譽周堪府先後疏參閱冢，兵部員外華允誠疏尤切，允誠疏略曰：

「當今時勢有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夫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於握大權坐擠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恆之世，兢事刑名，皇上圖治之聖心，爲諸臣鬪治之捷徑，可惜一。師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于接本守科。直至風裁徒徵事件，長吏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鈞戴之能事，可惜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意識互崎，議論滋繁，遂使詭勦詭撫，等于築舍，忽用忽舍，有似舉棋，以興邦啓聖之日時，爲卽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夫人主所以尊于天下者，法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何至更孫元化並逮？甚而一字偶誤，一言偶失，執訊隨之，刑罰不

中，鉞鉞倒置，一可憂也。國家所持以爲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卽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讒奸得志，忠黨屈抑，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四出，大臣懼不諫阻，小臣又安敢抵觸？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之輩，惟恐後時，諂曲趨承，猶宜獲戾。皇上以爲近臣可任，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內任可惟我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墜淵，惟其所欲，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欺于此也；皇上怒諸臣之專，專莫專于此也；皇上疑諸臣之黨，黨莫黨於此也；威福下移，正氣消磨，四可憂也。』

疏入，與令譽等皆奉嚴旨，而續燦尋以他事革職。時關外議論衆款，謂張春失節不死，反加副都御史，何以報袁崇煥於地下？黑雲龍輸誠通款，反都督府帶俸，何以謝郭鞏陳此心于獄中？故疏內復及楊王一案，閔冢果不安其位，連疏請告以去，閔冢既去，張捷輩意足志滿，宜與復飲烏程狂藥，謂死生決不相負，于是盡反前言，於同志舉動，不復照管矣。張捷者與僕少

公慮烏程知其謀而修郟也。轉而入烏程之幕，盡以始末告之，且謂華疏出簪事姚公手。故烏程恨簪事與總憲最深。北闈冒籍事，部覆既上，烏程密揭入大內以挑聖怒。至尊初念頗佳，忽然中變，遂奉旨：『姚希孟着降二級調用。』總憲後以考核御史畢佐周事，有旨：『畢佐周着降三級調用，陳子廷着革職爲民。』

簪事公之處也，宜與實知之而不救；旨下之日，宜與休沐不出，簡討徐汧，庶吉士張溥適在坐，宜與見旨，頓足曰：『惜我出直，朝端又去一正人矣。』然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矣。

御史史莖，爲長垣私人，北方悍將也。時以巡按淮陽回道考核。淮陽素稱糶地，前案曹選未及半年，贓罰已積十七萬有奇，猝當例轉，百計僅支二萬金歸，餘俱留貯庫。繼任者爲史莖，盡掩取之。史莖又署巡鹽事，欺匿鹽課二十一萬，考核時噴有煩言。總憲長子陳貞裕，屢次干謁，婪有數千金，莖執其手書相挾。總憲懼，乃考核稱職，回道管事。

爾時爲總憲者，正當臚列史莖奸貪諸狀，奏請提問追贓，如高宗憲於崔呈秀故事，並首其子千謁說情罪狀，而自束身待罪，聖明必深加矜亮，不特可稱理輪破柱之職，而一番舉動，自足令人心振聳，乃畏首畏尾，坐失事機，終爲當軸擠去，良可歎也。爲大臣者，當於此處着眼。

工部右侍郎高宏圖疏略曰：

「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二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尚書非武內臣，體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乎？」

上以軍興，餉事急，彝憲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上怒其悻悻無人臣禮，竟削籍。

南京禮部主事周鏞疏略曰：

「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重，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東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計投閑矣；王宏祖以禮數怠，緩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能去，未易屈指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管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終矣。」

上怒其切直，削籍爲民。禮部員外袁繼成疏救不聽。

是年正月，延綏賊僞爲米商八宜君，陷之，復陷保安合水；而寧塞餘賊，復合環慶諸賊，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及鳳翔。漢中巡撫練國事，檄固原兵備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捕奸細，獲賊唐馬殺之，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適洪承疇從鄜州問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齊集于西澳夾擊之，與賊大小十餘戰，斬首千餘級，追奔數十里，傷墮者無算，而寧塞之賊盡矣。惟渾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爲從來用兵第一，而延西諸賊，郝臨庵可天飛，屢爲官軍所敗，獨行狼復入其伍，據鐵角城，耕牧其中，爲持久計。洪承疇曹文詔進擊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擒伏誅——自西澳捷後，軍聲大振。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餘，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三月，寧塞餘賊，夜襲鄜州，兵備郭應響死之。關西餘賊，亦攻陷華亭，知縣徐兆麟，甫任七日，城陷，逮問服法，人皆以爲冤。

八月，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於長子，賊奔沁水；賊首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剛圍竇莊，張道溶率其族禦之，賊多死。且聞秦兵至，甚懼，紫金梁老回回皆乞撫。惟張獻忠場闔天不受命。紫金梁歸疑未決，官軍乘賊不備，輕騎襲其營，賊遂南奔，犯濟源，陷溫陽。

九月，山西賊豹五等，破臨縣，據之。滾地狼等南犯，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也，切責河南巡撫宋統殷，冀南兵備王肇生，帥兵次陵川，扼賊歸路。賊北歸，遇官軍，殊死鬪，互有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谷潛登，大譁，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統張宗衡，提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兵來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復入沁水。

十月，山西巡撫宋統殷，以陵川失律，回籍聽勸，以許鼎臣代之。

十二月，張宗衡許鼎臣，同逐臨縣賊，賊入磐磨山——山方六百餘里，賊首獨頭虎搖天，動據交城文水，北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飛據吳城東向汾州。紫金梁亂世王屯紅梯關吾兒峪，遂乘虛從沁州北掠榆次及壽楊，距太原止六十里。許鼎臣撤兵北歸。時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搆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投誠。廷議方主進勦，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方爲請于朝。混天王唯唯而去，諸賊遂分爲三，陷霍州垣曲長子等處。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六年癸酉，三月，給事中陳贊化，疏劾周延儒招權納賄，游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又云：

「延儒嘗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於放，余封還原疏，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上，

義皇人也。此係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圖賄利，此固通國所共知也。

且引科臣李世祺爲證。世祺亦奏延儒曾有此言。給事中朱又煥復疏參延儒重負國恩，毫無補救。宣府太監王坤，亦疏攻延儒。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爭，王坤不宜侵輔臣，語頗過激。上召廷臣于平臺，諭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諭甚明，爾等不自省察，徒事執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羣臣舉劾，無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疏劾輔臣，舉朝煌煌，皆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紀綱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于國家大計，不聞一言，惟用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志道者再三。延儒奏：『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風憲之任！』志道退，即引罪乞罷。時烏程同召，竟無一言相助，宜興亦以是憾之。

宣府巡撫馬士英甫蒞任，冒侵餉銀六千兩。鎮守太監王坤疏發其事，士英逮問遣戍。例：巡撫到任，修候都門要津，侑以厚賄，贖緩不能猝至，則撮庫中正額錢糧應用，而徐圖償補。此相沿陋習，各省各邊皆然，不獨一宣府也。士英蒞任未幾，一時不及抵償，遂爲王坤所糾。坤既以發奸爲功，上亦心喜內臣之果能絕情面而剔積弊也，故凡言內臣者皆不聽。

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陳贊化復疏參宜興。宜興循例請罷，第三疏擬邀旨，即出烏程。

心圖首輔，巧用機權，准子休告，旨下，出其不意，宜輿殊不能堪，乃謀於內，召桐城首輔以壓之。宜輿在政府，每借力於內，以示其威權，其語人也，輒以喜怒不測，歸之聖意，而實閣中之權，盡歸于中涓矣，是閣體之壞，自宜輿始也。而其罪之大者，在不能沮內奄之出鎮，幾與崑山等，惟烏程能踵其智，他輔皆不能及。

上饒上海，相繼告別。閣臣復請枚卜，上點用嘉善錢士升。士升雖浙人，與諸君子頗相周旋。唐世濟力言于烏程，當急收之，無爲彼中所用，遂有南京禮部侍郎，入正揆席。宜輿既去，又點用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驥，亦以投誠烏程得之。巴縣則宜輿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助者也。給事中章正宸疏言，爰立命下。吾驥人無間言，應熊則競以奸邪目之。應聽休致，有旨革職提問，正宸方以館選外授也。

王承恩敗安塞賊于西川，胡堡賊日喬六，斬其魁以降，餘衆悉遁——自是秦中稍寧，而晉豫之間多暴骨矣。

正月，副總兵左良玉，提兵援懷慶，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旣而擊林縣賊，敗績于武安，糜下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乃請鄧珵兵相援，賊遂掠真大井陘，兵備口徽守備李定王國瓖禦之，陷賊伏中，賊遂長驅而東，大名兵備盧象昇禦之。

曹文詔連敗賊于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又敗賊于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留不進，紫金梁老獬回從榆社北奔。三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張道濬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擊之，斬賊渠滿天星，賊大奔逃，撫許鼎臣奏道濬功第一。五月，曹文詔夜襲賊于偏店，賊驚走，墜山谷者無算，諸將會兵逐之，賊盡南走。總兵鄧珵，帥兵三千，同石柱士司馬鳳儀馳援河南，未幾，鳳儀敗沒。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上念中州流寇蔓延，令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賜二將弓矢戰馬。太監楊進朝盧九德馳赴南河夾勦。

上以勦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珵軍，仍發內帑銀四萬兩，紅素蟒緞四百匹，紅素紵緞二千匹，軍前給賞。

七月，張應昌進剿汾州諸賊，內監紀需索百倍，汾陽知縣費中鏞，以供應不能給，投井死。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奔太行山。山西賊陷永和，復陷沁水，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始破。

八月，陝西賊復起，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固原兵備陸夢龍進勦于綏德城下，死之。

賊流入真定者，殺掠甯晉南宮甚慘。九日，張應昌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賊遂走五臺山，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阻險自守，官軍不敢擊。

十月，山西河北諸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鬪鄉，陷澠池。

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偏掠汝州浙川內鄉，戊寅，犯南陽，遂流入湖廣，掠均州光化。庚辰，賊假稱進香，陷鄆西。癸未，陷上津，鄆陽撫治蔣允儀，河南巡撫曾倜，皆被逮。

按鄆陽，不過一聚村耳，以其介川陝河南三省之交，山川綿互，盜賊易于盤踞，故設重臣，建牙以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爲撫治，奉憲孝二宗勅旨：「撫旨管轄地，三省巡撫不得干預。」萬歷初年，覈餉猶有一萬六千之額，王公世貞任事，以六千改充邊餉，以四千發荊商兩道，自募標兵，而數止六千矣。由軍有官無俸，令食缺官俸，後以搜刮故，闕餉俱解太倉，旗鼓官日廩二錢，取之餉銀，而餉又不時給，標兵三百，歲糧十兩有奇，皆各縣有身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百，歲糧六兩，且糊口不足，而南下之賊，動稱數十萬，將何所施其堵禦？說者謂但易鄆鎮之官，而不爲鄆鎮計長久，重事權而增兵餉，雖武侯復生，終無濟也。

延綏賊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巡撫陳奇瑜簡銳卒八千人，出不意，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潰走，縱擊，斬首一千六百級，二賊死，遂焚其巢。復擊賊首一座城，斬之，河西盜悉平。

七月甲戌，正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疏，略曰：

「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戶工太監張彝憲有請令入覲官員，投冊以隆體統之奏，皇上從之，意在釐奸剔弊，非欲羣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而相率趨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可爲歎息也！」

上以其越責言事，切責之。既而彝憲奏辨，謂：「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成再疏，略曰：「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臣入覲投冊吏部，典例也，參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可以爲安，事戾彝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預外事，若必欲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

上再切責之。時當國者烏程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爲考試官，取中李青等三百人。又特旨：「五經顏茂猷，准列正榜第一名。」顏茂猷，福建人，五經俱拈就，知貢舉官禮部左侍郎林釡具疏題請，奉旨：「准與謄錄。」先文肅同考，領易一房，分送先文肅取中，先文肅力請中式，烏程堅拒，五上堂而終不允榜出，亦具疏奏請，奉旨：「准列正榜第一名，茂猷遂列李青之前，於是海

內咸識聖天子破格用人盛心；以後丁丑揭重熙，癸未馮元鸞等，皆以五經中式，遂循爲故事矣。

先文肅本房，首拔臨川陳際泰——陳老宿，名震郡下。次如皋許直，甲申以吏部殉難者也。又次，新昌漆園，首題『其行已也恭』四句，篇末痛言不恭不敬之害，先文肅毅然取之。呈卷時，意烏程必常見駁，當有一番質辨，既呈上，即批允，心內竊以爲疑。比撤棘，烏程于闈中揚言曰：『外人說我們要進場收幾個門生，我們今日地位，也靠不着門生了，况場中即有人罵我。』嘉善曰：『場屋中如何罵得？』烏程曰：『他篇末竟訖不恭之臣如何，不敬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曰：『老先生如何打發他？』烏程曰：『本房批：「伸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敢不中？』其陰忍如此。

是時，場中皆推陳際泰爲會元，檢討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以計使先文肅謂：渠首卷，乃楊廷樞也——廷樞乃名重江南，爲庚午解元。先文肅鴉不欲與人爭元，遂力讓之，及折號，則李青也。項煜向有『項黑』之稱，故『項黑』得李青之號，閩傳一時。是科雖烏程爲主攷，而力行阻抑，如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甲戌止得三百名，會元多八鼎甲，而李青不得列，每科攷選館員，獨甲戌則否。又倡爲內外兼用之說，而考選館推爲館選，至欲令三甲就選縣丞主簿，

衆議沸騰以爲不可行，乃止。

給事中李世祺降級調用，以其論溫體仁吳宗達也。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上疏略曰：

「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縶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謂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

上終以其越職言事切責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理順吳國華楊嘉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日，陝西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縱兵劫掠，玩寇殃民。宣府太監王坤代辦：「監紀紀功罪耳，追剿自有將吏在，如果如自鏡所言，則行間文武地方官員，罪俱不在茂霖下矣。」

七月二十六日，上爲外警焦勞，召對九卿科道，天語詳明，下莫有能酬對者。

八月十一日，吏部尙書李長庚削職爲民，下文選員外程良籀于獄。長庚素見憎于烏程，欲因事除之久矣；是時適議起廢，元是寬恤條款，議及罪譴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尙未下，有語長庚者，當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烏程欲陷之罪，促其急上。疏上，

臚列無遺，共一百一十六人。上以其屈法徇私，別比欺蒙也，故有此重造。

良籌爲吏部，甫蒞任，卽作誓文，誓于伏魔城隍之神，隨刊其文，徧都市門，衆咸啓動，謂必刻意簡飭，關節不到如包老也。後狼籍異常，較無誓文者更甚。辛未詞林程其揆，其叔也，每乞暇之夕，兩人俱易更衣，入青樓家，爲卜夜之飲，衆論益鄙之。至是下獄，索贓者趾相錯於路也。正揆以次年京察。

長庚旣去，左都御史張延登，亦以請告去。旨：「府部九卿科道，公舉堪任家宰總憲者來看。時吏部左侍郎張捷署部事，特疏薦逆案呂純如及原任兵部侍郎唐世濟。八月二十一日，卜特御平臺，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面對，上諭曰：『吏部尙書，乃用人的官，須要天下第一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精心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名會推？』卿各舉所知來！」張捷奏：

「臣昨辭部印，正爲會推一事，年來諸臣黨同伐異，誤盡朝廷，在外會推，自然瞻顧局面，孰敢犯忌？今蒙皇上召對，諭臣等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一才品。須不論方隅，容臣等破格推舉！」

上曰：「立賢不以其方，卿等舉來！」時定國公徐允禎等，大學士溫體仁等，共舉謝陞、唐

世濟等十餘人，張捷仍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臣舉訖，捷又奏：『臣已舉兩人，但此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隨取秦本呈御覽。上問：『科道官何爲不舉？』吏科都給事中盧兆龍奏：『會推大典，科道例無保薦，九卿推舉當，則聽皇上點用，不當者，臣等糾參。』聖旨深然之。隨取張捷疏細閱訖，上問曰：『呂純如是欽案有名的，張捷如何舉他？』捷奏：『呂純如有才用品，臣所深知，欽案列名，謂其頌美逆賢，今紅本具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坐以頌美？』上曰：『他已曾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視科道官曰：『科道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抑聽聖明裁奪；至張捷所舉呂純如，係欽案有名，臣等正擬糾參，適蒙聖諭，已有明鑒，臣等不敢復有爭執。』張捷再奏：『臣實見呂純如清執可用，今棄之草野，實爲可惜。』御史張三模奏：『廷推冢臣，所關甚重，即使事非欽案，亦須昭雪，呂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况欽案久定，此端一開，漸何可長？』張捷又奏：『臣實知呂純如是眞賢者，故從公推舉，即在欽案中，亦須分別，倘皇上用之不效，如李長庚削職，臣亦與同削職，或處分更有甚於此者，臣亦甘與同罪。』捷又奏：『小民作奸犯辟，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熟審，惟恐其冤，何況大臣，如何寬得？』給事中孫晉奏：『張捷如此，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冢臣，特召諸臣公同諮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盧兆龍奏：『臣任清江知縣時，記得呂純如護送惠藩

之國沿途騷擾。只此一事，已見無才，况屈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給事中姚思孝、顧國寶、蔣德瓊、吳南灝等，御史金光宸、韓一光、楊繩武等，俱奏呂純如身在欽案，斷不可用。捷猶嗷嗷置辦。給事中姜應甲叱之曰：「張給所舉如此，心事可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辯？」上卽命張捷下去，隨將諸臣奏本，傳示各官偏閱，乃退。明日，旨下：「陞南京吏部尙書謝陞爲尙書，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爲左都御史。」

先臣上『先朝實錄未正』一疏，略曰：「臣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吏臣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實王史成之所藏者是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定，閣臣施鳳來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若先帝紀載尙未清明，則今日編纂，將何所據？倘謂一八史成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于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掌？臣謹譎其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學負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文明，乃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

云云；臣謹按先帝册立一事，自萬歷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諸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職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已而爲之？縱皇上有主，未敢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構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挺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論次，按察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點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捏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瑞，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卽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點猾，而必欲以風癩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案揭奏，張差口詞，指爲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嘿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云：「工科給事中惠世楊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薊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讞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構釁，徒黨，因以爲利，借他事，讖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認獄，莫敢議卹。卽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卽死者，逆瑞欲借爲戎首，偏殺天

下名流，非宥之也。幸遇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尙稽啓事，乃云黨徒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風癩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爲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宮，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詫爲奇貨，居爲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闖宮一事，槌擊殿簷，近侍俱踣，眞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當事，不當根究，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一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口爲口世子止不當藥之喻，羣小附和，囂然鼎沸，污穢君父，幾成晦暝之世。迨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施善，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考」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歿，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効則殺之，而不以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冤。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誤傷平人，律有明條，况誤傷天子乎？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卽曰羣小，曰汙鱗，曰晦暝，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

皆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即勅史館逐一改正，以信千秋以光大典。」云。先是，八月初六日，先臣入閣，進所修實錄，特致一揭於政府，欲題請改正，與烏程巴縣，辯折良久，意思拂然，故無辭以難也。先臣遂與十二日拜疏，十三日發票，嘉善票云：『要典以熾，是非日明，據奏皇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異，並天啓三年所進實錄，該部一並查議具覆。』票入不發。至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召閣臣，手出此奏，面諭曰：『皇考潛德青宮，幾四十年，憂勤惕勵，靡有寧晷。雖長幼固有定序，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爲國家大事，諸臣上疏催請，是其職掌，如何說他浮議，說他好事？』溫體仁奏：『無嫡立長，皇祖屢有旨申明，因諸臣不行靜聽，屢疏變壞，以致大與久稽，實是諸臣之罪。』上曰：『雖如此說，然諸臣催請之疏，自不可少，還是有功國本。又如張差持梃闖入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案揭稱其強壯不類風癩，請集多官會審，正是他敬慎處，如何反說他捏謀？』王應熊奏：『王之案原係官箴有站，知不能免，故捏出此段，心圖自全。』上曰：『張差直到殿簷，韓本用聚衆搶拿，可是王之案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是風癩，不是風癩。』溫體仁奏：『王之案此揭原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自免。』上又曰：『皇考病亟時，李可灼輕進紅丸，以致賓天，爾時廷臣還是不聞不見的是，這是據法執奏的是。』王應熊奏：『李可灼本意原祈皇考速愈，因皇考病久，後一時挽回不轉。』上曰：『君父有疾，豈止

臣子可以嘗試，以希望富貴之地，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是錯了，反說執奏的不是，有此理否？」溫奏仁奏：「此皆是逆璫時羣小附會，造爲此說，今要典已經焚燬，是非已明，今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古。」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奏內冊立大典，皇祖淵衷默定，外廷未知，故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貞難泯，張差實係風癩，雖無別情，然槌擊異變，法應重究。紅丸輕進，諸臣無一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諭旨明申，卽爲定案，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巴縣所票也，閣臣護奸如此。上有堯舜，下有共驩，可奈何？自是聖意屬注先臣欲大用矣。

十月初十日，日講官姜曰廣誤讀通鑑引罪。上傳停通鑑講春秋。閣議春秋非專經不可。時詞林止先文肅習春秋，舉朝相慶，謂聖意之有在也。十一日，閣中題先文肅習春秋。日講官舊例：日講官止六人，今始增七人，爲例矣。十二日，先文肅日講命下，十七日，進講「元年」一傳。十八日，進講「春王正月」一傳，十九日，進講「盟蔑」一傳，二十日，進講「克段」一傳。聖上御講筵，向未有連講四日者，天顏甚和，御月白龍袍，亦向所未睹也。二十四日，進講「祭伯」傳，而宰叻係歸附，「盟密」係關疑，俱不進講。隨奉聖諭「宰叻一章，正見當時朝政失宜，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讀之使人凜然，真不世出之英主也。

二十六日，廷遣登萊總兵倪寵倣古授鉞之意，滿朝俱角素。

此條與七月二十六日召對記註，及賀兵部王盛參論烏程諸疏，山西巡撫吳牲陛辭疏，皆炙膾人口，因同遺書寄出不返，日久不能追憶，故舉其概。

卷四

癸酉，應天鄉試論題：『聖心如日明水清，』墨卷多用『青山綠水』等句，皆性理中語也。上閱之大駭，又御筆塗出文理紕繆者八卷，以禮部不行糾駁回奏，反行曲庇；尙書李康先閑住，主考庶子丁進降調，舉人李懷王佩等，停革有差。

烏程倡『論行取知』推考選館員，於是徐開禧胡守恆張居賴垓林增志王用子梁兆陽郭之祥李仕淳李景濂魯元寵薛所蘊等十二人考授編修簡討等官。十二月十九日，始命下。又考選徐耀范淑秦之麒宋學顯辜朝薦葉向標荆可棟李汝璈商用初等爲給事中，鄧鋤張肯堂張纘魯劉呈瑞張孫振等爲御史。其改授者，張孫振擬兵部，而上改御史，鄭爾說擬御史，而上改刑部，爾說曾疏參溫王二輔者也。

崇德知縣龔立本，考選授兵馬。張孫振爲歸安知縣，係烏程父母官，有奧援，因拉龔同營捷徑。先是，龔夢有人言：『他日有張姓者，邀與同事，慎勿預！』至是，龔果辭，張遂由他途改換御史。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巴縣人，同惡相濟，吳宗達奉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目爲「篋片」。適禮部尙書黃士俊，丁未狀元，左右侍郎孔貞運，陳子壯，已未榜眼，探花，京師爲之語曰：「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黃孔）「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篋片，總是遭瘟。」（溫）一時傳以爲笑，雖云出輕薄少年手，然赫赫師尹，而令人鄙夷至此，其生平可見矣。

是年正月，降賊王剛王之臣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誘剛等斬之；王之臣，卽豹五也。而守嵐大盜高嘉計，號「險道神」者，尤橫；會山陝大旱，飢民反賊者甚衆，南賊自鄖陽薄穀城，掠新塋，光化，襄陽，一時六路賊俱集，官兵大不能支，賊遂圍均州，掠荆門，景陵，陷房縣，及保康。

陝西賊陷恂陽，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賊遂連陷紫陽，平利，白河，圍興安，兵備王在臺固守，適洪承疇赴援，乃退，破鳳縣。

二月，特設五省總督，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爲之。去歲廷議，流賊孔熾，擬特設總督，共推兵部侍郎汪慶伯，慶伯不欲往，烏程力庇之，遂止不設。至是始設用，奇瑜受命，檄諸將會兵于陝州，賊在漢南者，爲十人所拒，乃趨夔州，入四川矣。

上發帑金五萬兩，命御史梁炳賧濟山西。山陝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永寧州民蘇倚哥，至食其父母。

張應昌兵敗于均州，賊還屯勛陽之黃龍灘，分三股：一趨雒陽，一趨沂州，一趨盧氏。時調寧遠邊兵勦賊，加副將張外嘉爲總兵統之。行之中途，餉不時給，遼丁直闖至帳下，外嘉撫馭無術，遂遇害。遼丁結隊，潛入流賊營中。

四川賊復入陝，陷兩當鳳縣，將由陽平關渡河趨鞏昌。洪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方盛，乃檄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等，統兵赴藍田夾擊。賊南奔漕中，承疇令斷棧道，據守雞頭關，賊不得前，從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却之。南犯川中，而川兵復扼守諸險，賊首李自成張獻忠等，坐困于漢中之車箱峽；會連雨二旬餘，賊飢無所得食，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脫，指日束手就擒矣。李自成寺大窘，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每撫一名，納銀五十兩。奇瑜利其賄許之，凡降賊三萬四千有奇，勒令還鄉，仍歸原籍，檄諸軍按甲無動。每百人以一安撫官押送，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旣度棧道，出諸險口，至草涼樓地方，一夜，衆賊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之道旁，攻掠寶雞麟游等處，始縱橫不可制矣。

七月，陝西賊陷文縣，官兵逐之，東走網峪川，遂陷同官。旣而走鳳翔，趨汧陽隴川。初，賊之

甫叛也，猝至鳳翔西關口，稱：『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臾上城，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上怒，於是知縣李加彥、紳衿孫鵬等，皆逮問下獄。

洪承疇知降賊復叛，統兵進剿，至岐山，賊衆大至，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遂趨耀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二千，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統兵六千，專視賊所向以爲援勦。是時，猖獗甚，烽火直徹于耀州富平三原涇陽。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接范復粹不敢應，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國棟至，語一日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鞏屋，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于鞏屋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一賊斬國棟以獻，餘入終南山。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趨，欲犯西安。洪承疇一夜馳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之，賊至西安東境，官兵以力疲不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趨渭南遏其前，而自帥兵駐潼關紅鄉溝。賊至，游擊李効祖柏永鎮力戰，賊却不得入關，因登玉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剿之，賊懼，夜走商南。初，老回回等先據雋南山中，今又益以諸賊，共阻險自守。承疇帥諸將駐潼關大峪口，以防其出，仍飭備闕鄉靈寶等

處。閏八月，關西賊陷隴州，屯城中浹月，參將賀人龍剿之，賊圍之數重。十月，承疇遣左光先等援之，圍始解，而西走之賊，陷靈臺及崇信白水，又至涇州。是時，北至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永壽，西南至藍屋郿縣，遍地皆賊衆，殆二十餘萬。陳奇瑜至是，始悔其見遲，分兵堵禦，而力已不支矣。御史傅永疏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陳奇瑜專主招撫，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十月，上以秦賊猖獗，逮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之。十一月，陳奇瑜削職聽勘，時廷論俱罪奇瑜誤國，應逮問正法，而烏程一力護持，僅遣戍。李自成於七月陷澄城，圍鄧陽，聞洪承疇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陷咸甯，殺知縣趙濟昌，適承疇至，西走乾州。十月，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于監軍劉三顧，真寧知縣王家永，遶出城招撫，失其印，三顧卽登陴拒守，自成乃奔邠州。張獻忠同自成陷澄城，轉掠平涼。閏八月，自成先鋒高傑，降于副將賀人龍。

七月，鄖陽撫治廬象昇，勦竹山竹谿諸賊，連戰，斬七百餘級，復敗之于峽口，墮崖及投水者又千餘人。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五省。先是，西寧兵變，兵備孔聞籍闔室自焚，承疇還師

定亂，賊遂陷隴州汧陽。西寧既定，承疇整師而東，賊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汝雒間，左良玉軍灑池，總兵陳永福令鄧玘軍南陽。

八年乙亥，正月，下吏部左侍郎張捷于獄：張捷自薦呂純如之後，倚烏程爲奧援，乞休疏凡三十二上，皆溫旨不允。疏內嗔嗔狂吠，無復顧忌。最後奉旨：『張捷佐計在邇，着卽出供職。』正擬於計典肆其兇鋒，而適有御史劉宗祥之疏：先是，宗祥巡按四川，成都知縣賀儒修者，張捷姻也，捷特作柬託宗祥，欲得卓異一舉，華陽一調，末又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語。宗祥入川，儒修狼籍甚者，宗祥不能諱，據實糾劾。有旨革職逮問，捷大恨。時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具疏剖辨，以捷手書上聞，宗祥甫投疏，還過太常少卿祝世美，告之故。世美力止以爲不可，急趨會極門取索原疏，則已封進御前矣。次日，旨下：『張捷革職逮問。』後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御筆批：『劉宗祥着回道管事。』

二月，流賊犯鳳陽，焚燬皇陵，報至，傳輟經筵——是日十二，正當開講也，百官皆角素，九卿上慰安公疏。二十四日乙巳，上御布袍，慰祭太廟。二十六日丁未，延遣駙馬都尉王昺，慰告皇陵，百官俱布服從事，下詔罪已，減膳撤樂，隨命逮鳳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下之獄：振纓者，烏程幕客也，在臺中七年，規避不差；及甲戌，臺中沸然，謂：『此番吳再規避，當上公疏以

正臺規，『振纓不得已，乃就差次，應得貴州，胡平運應得鳳陽，振纓挾以烏程之勢，請以貴州易鳳陽——蓋鳳盧淮揚素稱犴地，又與浙江鄰近——平運因壓于烏程從之。至是，以陵寢失事，同一鵬被逮，一鵬正法，振纓以烏程力庇，僅從遣戍。然烏程爲振纓祈哀，大璫屈膝者再，開體皆掃地矣。

又楊一鵬者，策仕成都府推官；遊蛾眉山，有狂僧踞佛座，睨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啼哭數日夜，吾撫汝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事，大驚異，曲致禮焉。因留同宿，耳語達旦，臨別，囑曰：『二十年後，當會汝于淮上！』及是，楊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蛾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絕句詩七首，急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未幾，流賊犯鳳陽，焚祖陵，楊坐失事論死，其詩始傳于世，其詩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毋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其二云：『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其三云：『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尙牽韁鎖戀狂癡。』其四云：『難將蚌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其五云：『頒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末二首不傳。萬世尊卽前狂僧也，密語受記，楊之子稍向人吐露，楊聞而訶之。臨刑，神氣如常，時預知定。

數不可達也。事頗怪，并附記。

先臣上『皇陵震動疏』略曰：

『頃者，流賊不靖，乃致侵犯皇陵，焚燒禮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君辱臣死之秋也。顧不亟滅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勘定之功。天縱神明如皇上，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擾攘，寇盜相尋，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文皆以「幹蠱」爲辭，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于乾剛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振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于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己之際，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邊疆失事，以致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於今，膠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于陰暖，砥柱莫挽于狂瀾，魍魎或嘯舞于離明，狐鼠且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原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之嗟東濕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旣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復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饉，而守牧傷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皇上雖有卹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邃密，何由得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

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加膝墮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數年以來，所爲整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卽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既失一夫當關之事，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鎮之謀，教獠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鐵鎖之誅，騰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蠲民間之積逋，使豈弟循良，民得專意于牧明，徐議財源之濟，無徒竭澤之魚，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蠹之象曰：「振民有德，」蓋「振」取薄滌之義，「育」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瑟不張，俞咈無聞，而但云有旨口口，方圯既極，而尙言戴罪立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哉？」

奉旨：『本內追溯亂源，亟圖妙算，殊屬剴切，併理財用人等事，該部悉心籌畫，以備採

三月，陞盧象昇兵部左侍郎，總督五省軍務，賜尙方劍，統關遼兵，勦東南賊。洪承疇勦西北賊，陞山東巡撫。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象昇協勦。逮河南巡撫元默，以陳必謙代之。

復召大學士何如寵，堅以疾請，允之。東閣直房前第一間，爲首輔所居，若未正首輔之稱者，雖次敍第一，不敢居也。桐城再召，疏辭，不允，勉強就道，至臨淮，復以病堅辭，始蒙諭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端陽，閣臣例有賜饌，大璫傳諭，口稱首輔，烏程卽開首輔之室居之。

七月二十六日，皇上關門，偏召羣臣，試以票擬。先臣以病不能出，倪庶子元璐，無病而亦不出。三十日，旨下：吏部取姜逢元，陳子壯，先臣，張至發，蔡弈琛，張元佐，閔仲儼，馬之驥，張居九人履歷。次日，廷推林鈺孫慎行，劉宗周三人，閣票：『再推幾員來看！』越三日，御筆批：『兵部馬上差人召來！』七月二十六日，奉旨：『文震孟，劉口口，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卽行入閣，與首輔體仁等協同辦事。』閣中初票禮部尙書，御筆批禮部左侍郎，眞特達之知也。二十八日，上辭疏，二十九日，旨下。八月初二日，復上辭疏，午上而旨未刻卽下。次日，卽宣聖諭：『盡徹各鎮監視內官！』其有拱已以聽之意。先臣欲堅以病辭，香山力止以爲不可。遂于十三日而恩入閣辦事。

罷各鎮監視大監，諭曰：

「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內臣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省咎引罪。今經制相定，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省改，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俟漕竣，卽回監供職。惟關寧密邇奴寇，高起潛着削去總監字樣，督理如故。」

先臣供事日講，上甚屬意，宮中嘗言：「文震孟到閣中到好，只是他還是板金鐵。」時先臣官少詹，止四品也。烏程偵知之，年終講官應敍勞題陞，先臣應陞正詹，烏程寢閣不題，傳祭酒冠，應陞正詹，仍陞少詹，阻遏後進，亦已甚矣。六月至八月，烏程大病不能起，上乃點用烏程，使烏程不病，此舉不可幾也。

時聖恩深重，捐軀莫能圖報；而爾時天下事實有不可爲者：政府之事權日輕，貂璫之盤踞已久，能盡削之以歸中書乎？疆場之飭備無期，內地之流毒愈熾，誰爲宗岳之選乎？眞小人張弧以伺我隙，僞君子甘言以售其奸，能一一燭照之俾勿墮其網乎？雖欲佐聖天子以轉移天下，將安從措手也？竊爲先臣計，不若堅以病辭，使聖天子知能辭宰輔者，惟先臣一人耳。宋神宗論溫公辭樞密曰：「若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惜乎！香

山諸公，見不及此也。

上爲流寇事，於二十一日召閣臣及府部科道官平臺對面，諸臣各有敷陳，先臣奏：

『今調官兵剿賊，本以爲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賊，反以殃民，以致民間有一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今惟嚴申號令，凡兵丁擾害民者，必殺無赦，將官能鈐束兵丁，秋毫無犯，監軍御史，立刻奏聞，破格優擢。』

上曰：『卿說得是！』又召入門內，先臣奏：『民間團聚村堡，正一人自爲守，家自爲戰』之意；官兵不得以索糧爲名，到處騷擾，以致流賊亦冒妝官兵，混入村堡，欲堵禦之，則虞以殺傷官兵，致干法網，欲拱手聽之，則子女玉帛，聽其捆載而去，民害何由得除，寇氛何由得靖？臣意請天語申飭：今後凡官丁所過，地方官預備糧糈，勿得以惡草塞責，違者參處！兵丁亦不許入村堡，違者聽民間堵禦，將官不得故縱！』府中某有言此不可行者，先臣復相辨折。時跪奏良久，上曰：『先生起來！』稱『先生』亦異數也。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帖同禮帖致意大璫，大璫亦以名帖禮帖至意，此舊規也。先文肅由特簡入政府，此例遂廢。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疑先文肅有意外之託。王安之姪中書某，轉致同人，且盛稱曹璫皈依先文肅之意。又云：『若循例往來外廷，惟所欲爲，大璫

無不奉命。同人以告，先文肅堅持不可，曰：『極大璫之力，使我不爲宰輔耳，不爲宰輔，於我何損？而名帖旣入，此辱豈能洗耶？』同人乃止。曹璫久不見復，以爲大恥，遂與烏程比面，呼吸相應，先文肅頓失聖眷，蓋由于此。

烏程於內廷，凡有執事人員，極小者，節中俱有禮相候，掌印及秉筆者，又不必言。先文肅乃孤行一意如此，欲久居揆席，得乎？

先文肅壬戌廷試，大璫王體仁，以御批第一，持名帖報喜。舊例：以晚生帖復之；先文肅語其人曰：『我新進書生，不知回帖怎樣寫，今姑以原帖奉復。』蓋甫進，卽與內奄抗，嵩桂之性，老而彌辣如此。

時杭州解到龍段三萬匹，內奄索賄不遂，駕言不中用，令票旨駁還。先文肅與烏程言：『龍段雖云不堪御用，然以充賜賚雜賞，似亦無妨；况三萬匹入京，不知費民財幾十萬，若行駁還，復造以進，民不堪命矣！明主可以情告，宜出一揭，爲杭民請命，乞行暫收。以後不以不堪者塞責！』烏程不可，票旨盡數駁還。後徵之數年，始克補解。

總兵曹文詔，以剿賊陣亡，奉有卹典。其子曹變蛟，任副總兵，有謝恩疏，閣票者再四，仍發出改票。御筆將奉卹典月日，及上疏月日，各加一點；閣臣咸不解其故。後數日，烏程入直，反覆

良久曰：『得之矣』——乃卹典之旨尙新，與謝恩疏日月不相應，蓋變蛟託人在京幹。當邀旨後，隨即具疏，卽漢昭察霍光之明也。乃稟旨詰問其故，次日，卽下。先文肅謂『烏程亦有小才』，謂此。

浙江提學僉事黎元寬，以文體事褫革，元寬出揭，盡發烏程囑託諸私事，謂執法不阿，烏程修怨所致。御史姜思容，據揭具疏參論，給事中姜應甲助之。思容疏有爲代草者，事頗洩，烏程乃得預爲地。上果主先入之言，欲加降處，屢發改票，先文肅與香山竭力調護得免。

九月，部推操江正爲太僕寺卿，張元佐光祿寺卿，王道直陪；上召對於暖閣，元佐勦拾陳言，率爾殊甚，道直兢兢，言不能出口。上點用道直。後四年己卯，浙江巡按題涂必泓，雲南巡按題王範，上亦召對，必泓條奏兩浙利弊甚急，上改王範巡按浙江，必泓巡按雲南，蓋聖意用人不測如此。

十月，上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特頒聖諭，避正殿，撤樂減膳，以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閣臣俱宿于朝房，詔曰：

『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虜三入，流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

恫民仇，罪實在朕。今調邊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敢獨臥重幃，念其飲水食糶，朕不敢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敢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共甘苦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過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七日，上御筆起用黃道周，十日，上御筆放王應熊。此兩日，烏程皆以待罪不入直，而十日，嘉善香山，皆以暫假不入，惟先文肅與輜川司稟擬說者謂巴縣之放，先文肅實爲之，由是二者益耽耽不能旦夕容矣。

給事中許譽卿削藉爲民，福建右布政中紹芳草職法司提問：譽卿由壬戌考選，歷任工部都給事中，計今十四年，資俸俱極深，以母老，欲得南京太常少卿，以便迎養，同人俱不可，德州遂欲題陞南缺。先文肅愷甚，語侵德州過當，德州懷恨，竊臺省同時攻德州及總憲，許公謂必須舍德州而專攻總憲——蓋總憲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戶科姚思孝，業具彈章，以德州總憲並列，以許公言，遂去德州，德州稍稍相忘矣。而御史張纘曾不通商確，特疏獨參德州，張寓與許比鄰，德州疑此疏出先文肅及許公意。又山東左布政勞永嘉，疊金六萬兩，主兵科宋之普家，營陞登萊巡撫，已入啓事矣——勞故三案漏網，諸臺省擬合力以攻之，德州三

過戶科宋學顯，曲致殷勤，求諸君稍徐之，候旨下而攻之未晚，蓋旨既下，則前金可分享也。又曰：勞公之座，卽申公之座也，申係寒家嫻戚，時以右布政賚表入都，瓜期已及，蓋直以此相口而臺省竟不能待，交章連牘，有旨：『登撫者另推！』而東省諸人，又無不懷恨矣。宋之普力德德州，謂先文肅決不相容，自時以銓席待南家及大司農，豈能久留汝耶？德州已心動，適又值張續會之疏，以之普語爲信然，遂具疏參譽卿與紹芳，坐以『爭官講缺』，而參紹芳中有『憑藉與援』等語，閣中相顧錯愕。嘉善謂『爭官須有實跡，當令回奏！』不應。烏程票口，而悍然搶去，票旨云：『大干法紀，著降級調用。』夫既云大干法紀矣，而僅僅降調乎？次日，果改票，『著削籍爲民。』先文肅力爭之，不能得，乃言：『科道爲民極榮之事，敬謝老先生玉成之。』又二日，旨下：『舉卿爲民，紹芳提問。』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與先臣同罷。許給事譽卿復有去國一疏，參烏程。烏程辨疏，卽參先文肅，卽指前『爲民極榮』之語，謂：『皇上所以鼓舞天下者，止有此爵祿位號，而文某乃云云，以股肱心膂之臣，爲此悖倫滅法之語，』曰『悖』曰『滅』，蓋深以激聖怒也。上覽之，果怒，有旨：『吾騶震孟，不宜徇私撓亂！』疏未及吾騶，而旨突及之，知烏程所以相中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吾騶與先臣，俱具疏引罪，再疏，吾騶奉旨：『着致仕去！』先臣奉旨：『着冠帶』

開往去。

下庶吉士鄭于錦衣獄。鄭爲壬戌庶吉士，建言蒙譴，林居亦十四年矣。與嘉善皆出華亭之門，稱先後同門。鄭之得館選也，宜與口誅筆伐，不少寬假，鄭心怒之。辛壬之際，攻擊宜與，烏程者甚重，鄭因昌言：『宜與決不可留，而烏程實可大用，言路不當並文。』嘉善心善其說，既入政府，卽力譽鄭於烏程，烏程唯唯。嘉善郵寄鄭書，謂：『當急來！吾致子情于烏程矣。』鄭復寄訊先文肅，先文肅力阻其來，鄭反有愠心，以文肅之相爲不如嘉善也。至是，赴京補官，嘉善復言于烏程，謂：『某已來，是人可備老先生藥籠中物，當以館職畀之。』烏程復唯唯。武進舊輔，鄭族母舅也，力毀鄭於烏程，烏程信之。適時烏程新逐香山與先文肅，長安闕然不平其事，鄭亦隨衆持憤激之論。烏程偵知之，謂鄭特假語以欺嘉善耳，遂具疏糾鄭，疏成，語嘉善曰：『今爲鄭某事具疏，當與老先生同題。』嘉善欣然，及取視，則糾其杖母事，嘉善面赤股栗，不能出一詞。烏程冷笑曰：『固知老先生不願預也。』遂獨具名以進。上方欲以孝弟風勵天下，覽疏震怒，下鄭于錦衣獄。杖母者，鄭爲孝康時，父振先私寵一婢，爲嫡吳氏所虐。振先與子謀，假亂袖以怵之，吳氏懼，甚願受杖以贖罪。卽令此婢行杖，行次，鄭不禁失笑。吳氏大怒，謂渠父子私構此局，徧勸三黨，由是喧傳有杖母之事。然其事已三十年，不可得而究竟也。

十二月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鈺，順天府尹劉宗周，行取到京。有旨：林鈺着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宗周陞補工部右侍郎。

是年二月，流賊犯鳳陽。先是，總兵尤世威等統兵扼守潼關諸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聞賊大至，遂潰。賊乃趨廬氏，起永寧，轉陷滎陽，攻汜水，屠之。又破固始，復分爲三路，一趨鳳陽，一趨六合，一趨穎毫。穎州知州尹夢賢，判官趙士宏，率士民固守，城破，俱闔家殉難。遂犯鳳陽，鳳陽無城，郭賊至，官軍無一人敢迎敵者。賊焚皇陵，樓殿俱燼，燔松柏三萬餘株，殺守陵內奄六十餘人，縱放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率家丁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以死。賊首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首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殺之。推官萬文等六人，武弁四十六人俱被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以視男女，注嬰兒于槩，觀其宛轉呼號以爲樂，焚公私邸舍三千餘間，光燭百里，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藩，統京營兵至，南京兵亦至，賊乃拔營趨廬州，沿途殺掠無孑遺。陷巢縣，殺知縣嚴覺，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止開一門以誘賊，暗設坑以陷之，賊入死者千餘人。援兵亦漸相逼，賊遂掠霍山，抵廬江，廬江斂金求免，賊僞許之，乘不意，夜襲城，城陷，復陷無爲州。

賊首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遂趨潛大諸縣，山民皆習

獵，以毒注矢，人輒斃，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走麻城。

三月，江北賊掠安慶，陷潛山，應天巡撫張國維，率兵禦之。江南兵素不習訓練，猝與賊遇，陸營守備周祐，望風先逃，總練指揮包文達陣亡，全軍潰散，賊遂入湖廣，陷麻城及羅田。

斬黃民擒獲賊首爬天王，身長八尺，日啖人心數十，雙目與髮肉俱赤，自言「此天亡我，非我過也。」——倡亂九年，陷州縣十餘，所向無敵，今乃爲村民所擒，豈非天哉？解至軍門伏誅。

總兵鄧玘，爲叛兵殺于樊城，玘素無紀律，所將川兵，淫掠尤甚，俄騎營叛，玘登樓以避之，見勢逼，赴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兵未動。洪承疇令參將賈繼選周繼元分統之。

五月，漢南賊陷寧光，曹文詔進勦，夜至王峪，賊伏險以待，文詔擊之，敗。張全昌自咸陽出，與平之東，賀人龍入子午谷，斷其南奔，劉成功同游擊王永祥，駐金牙關，遏其北走。賊夜渡河，趨郿縣，承疇亦渡河追之，至王渠鎮，賊力出恣掠，賀人龍擊敗之，追至大泥峪，賊舍騎登山，張全昌復擊之，賊盡入終南山。

六月，隴西賊搖天動等襲陷西和，曹文詔赴援，詔至婆羅寨，大軍在後，而賊十餘萬驟至，力竭自刎。文詔敢戰能殺賊，爲賊所畏，報至，官軍爲之奪氣。

陝西巡撫李喬革職議罪，甘學潤代之。

七月，賊高迎祥、張獻忠等陷澄城。八月，陷咸陽。先是，賊翻川鶴降于承疇，賊首高迎祥——卽闖王，屯乾州，承疇令翻山鶴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追擊敗之。迎祥率大隊自武功整屋，分道渡河。十月，張獻忠老獯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兵潰，遂犯南鄧，而一字王等部衆十餘萬，高迎祥統十二萬，亦自潼關出犯閩卿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闖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總兵祖寬、左良玉兩軍相對，遙望不敢邀擊，賊遂屯於陝州。十一月，祖寬破賊營，齊王於九蒿，賊潰而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郟。丙辰，羣賊大合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餘里。祖寬分兵襲擊張獻忠于姑家廟，大敗之，斬首千餘級，獻忠遂陷巢縣、含山，又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十二月，賊高迎祥羅汝才——卽曹操，破光州，官吏士民屠戮無遺，參將羅于萃擊賊潰南，賊追至子午谷，又敗之，賊奔饒風關。

補錄毛馬魏傅四公疏略

周延儒未枚卜之前，上獨召對，日西而入，星移始出，語秘莫傳，舉朝驚駭。御史毛羽健疏

言其事略曰：

『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卿以課職掌，設臺省以司糾彈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皇上每事法祖，今日欲訪軍國大務耶？一二執政，誰敢不竭股肱，欲探機密隱情耶？二三言路，誰敢不披肝胆，乃舍葑菲之遺，獨結魚水之契，皇上將無謂舉朝皆不足信，惟延儒一人可信乎？延儒果有嘉謀讜論，亦宜昭示中外，宣付史館，俾天下萬事曉然，知聖眷之專有所屬，而大小臣工，劃然于進退之不可苟如此。昔漢武帝非冠帶不見汲黯，宋臣蘇軾，恥由他途進，今皇上於延儒召見，不以朝參，而于晏暇，非宣室之鬼神，何爲前席？豈通明之傳令，何爲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出入，而同北門之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肯冒昧以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用取此人而用之？』

次年，袁崇煥伏法，兵部員外郎陸澄源，疏參羽健爲崇煥黨，同法應同坐。有旨：『革職提問。』

時王永光起補高捷史，御史馬鳴世疏劾之，略曰：

『王永光以逆璫餘孽，作神奸領袖，違旨拂衆，薦用高捷史、董兩邪臣。夫捷爲霍維華遺黨，一脈相傳，皇上豈不知之？彼逆案諸臣已死之灰也，而護持逆案諸臣，是未剪之翼也，若嚴

逆黨之身，而寬逆黨之類，竊恐鷹眼獨存，鴟音復振，其爲芝蘭嘉禾之害，非淺鮮也。」

宣府太監王坤，以「冊籍委頓」劾巡按胡良機，有旨：「究明奏奪。」給事中魏呈潤疏爭之，略曰：

「代巡之任，簿書刑名，碎如蟻聚，使良機果有註誤，則回道考核，應以直柱侯之聖鑒。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萬一百練剛腸，化爲繞指，奧窳窟宅，轉爲徑竇，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令後來銜憲而往者，靡所展其才猷乎？人見綱紀之司，諮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莫能自必其命，彼半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爭抗者？異日皇上欲聞九邊之動靜，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

給事中傅朝祐疏略曰：「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宣大，未嘗令其司彈劾之權，操中朝之議也。乃一參再參及閣臣，縱令閣臣有過，朝廷耳目之司，夫豈乏人，乃令中官言之，書之史冊，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爲首輔咎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卽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可也。臣又不能不爲諸輔咎焉。當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揭奏，正義責坤，爲皇上遵祖制，爲朝廷持大權，而顧唯唯以聽之乎？臣不特爲閣臣惜，而深爲國體惜，爲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

九月丙子，特援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啓新上疏言：『天子有三大病：日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詘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知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而且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得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等因。啓新資疏跪正陽門者三日，內奄輩傳聞大內，上閱其疏，異之，特命授職。閣臣不敢繳旨，六科未敢執爭，本科給事中顏繼祖疏請增設公座。嗚呼！閣臣科臣，真可謂無人矣。

三月，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于獄。時上篤厚天潢，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財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官，其遷除如常例，命下部行之。子壯先詣政府，力言其不可行之故。烏程盛稱皇上神聖，臣子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最英明，然附廟之議，動戚之獄，當時諸臣，猶執持不已；今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行將順而廢匡正，恐非善則歸君之義也。』烏程大慍。既而子壯上疏，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墮藩規，濶銓政』等云。方疏之入也，尙書黃士俊恐觸聖怒，辭不列名。疏入，上果大怒，適當御茶，擲茶甌于地，烏程稟旨，罪其『阻詔問親，法司提問。』

五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嘉善之入政府也，實由烏程頗相結納，凡烏程有所舉動，每令嘉

善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陟，總憲唐世濟，皆烏程意也，而嘉善成之。烏程之攻先文肅也，引嘉善爲助，嘉善効力甚至；及先文肅與香山同日去國，烏程遂以嘉善爲墜物矣。適有武生李璣，疏言：『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充餉！』嘉善票嚴旨以進，有旨：『卿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而嘉善始危。又嘉善弟士晉，巡撫雲南，狼籍大著，經歷吳鯤化疏許士晉贓私不法諸事。烏程卽票嚴旨，仍戒晉江，無得漏言。嘉善再疏，卽罷。

祭酒倪元璐，疏參鄒華，略曰：

「昨見黃安縣生員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駭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欲宣隱密幽，而宵小干進，薄孔孟爲糟糠，網簪纓爲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昆首伸眉，豈可得乎？」

原任山東滋陽知縣成德，母辱溫體仁於朝，成德持身廉介，筐篋絕響，又賦性峭直，不能左右上官，先文肅在朝廷，極稱道之。御史禹好善，巡按山東，具疏參劾，先文肅大爲稱屈。德又有疏參烏程，奉旨下獄，好善遂參及先文肅，云：『成德係舊輔文某私人，此疏係文某屬草，以授德者。』時中布政紹芳已逮到下部，羣小合謀，擬借事株連，代烏程修怨，勢岌岌矣。適先文肅以六月去世，羣謀始解，中成俱行遣戍，成之母伺烏程入朝，欄輿醜詈，且集瓦礫擲之，烏程

狼狽走免，隨具疏奏聞。有旨：『着五城驅逐！』而烏程令錦衣尉加校尉五十名護視。人謂成母此舉，不減施全之刺秦檜云。後闖逆入犯，破昌平，成母同其媳若女，俱自投井中。

逮山東巡按張孫振：孫振疏參提學袁繼成，繼成素有廉明之譽，巡撫吳牲業保薦之矣，有旨：『以撫按舉劾互異，嚴行詰問！』牲具疏，備陳繼成居官兼明，當薦不當劾，并列孫振不職諸狀。時長安闕然，皆不平其事，都察院遂疏參孫振是非顛倒，大負代巡之職，宜行提問以儆官邪，有旨：『孫振逮問，牲與繼成，供職如故！』

嘉善既去，晉江以病卒，復行枚卜，上點句容孔貞運，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以尙書入閣，淄川因是亦得加尙書。丙辰，不考館選，而鼎甲三人皆大拜，庚戌，亦不考館選，鼎甲三人俱不得正揆席，而武陵金溪補其闕，亦一異也。

千戶楊光先，疏論陳啓新溫體仁，昇棺隨其後，上大怒，命廷杖八十，遣戍遼西極邊。

祭酒倪元璐能先文肅既去，烏程恨倪公刺骨，必欲逐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乃以京營爲餌，掀動武弁，誠意伯劉孔昭應募，遂摘倪冒封事，併及許生重熙，蓋熙曾纂有五陵注略，以書生不當妄言國事也。倪請于家取前所給誥勅，驗無冒封事，罪無可坐，烏程票旨該部議處。至是，部覆上有旨：『倪元璐冠帶聞住去，許重熙革去衣巾，書板追毀！』後京營缺不

可得，遂以南京操江賞之。孔昭，卽前參侯恂以媚烏程者，嗚呼！青田有此孫，辱青田矣。

七月，清兵入犯，上命太監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孫繼武劉元斌，率禁旅六千，防治河口。上又命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昌宜等營，以鄧良輔守之，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杜勳監視東協，陸張元佐仇維禎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通州。時所遣內奄，皆卽日出城，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尙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上又命太監盧維寧總督通津臨德軍務，兼理漕運河道。

上命兵部尙書張鳳翼總督各鎮勤王兵，關寧太監高起潛爲總監，寧錦總兵祖大壽爲提督，南援羈州。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略曰：

「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卽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授以大任，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遺，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于中官每相結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而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

不報。

御史金光宸疏參侍郎仇維禎首敘內臣功爲借援，又請內臣督兵爲蔑法，并及本兵張鳳翼。上弗善也。至是，爲援勳事，召對廷臣于平臺，并召光宸，上詰之曰：「仇維禎方至通州，爾卽借題沽名乎？」上時怒甚，直欲按紅牌處斬，適翠雷暴雨，直震御前，乃止，僅行降調。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略曰：

「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復遼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皇上遂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而耳目參于近侍，心腹寄於千城，廠衛司訊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隔，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甚者參劾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甚，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最難也，得一文某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憊下獄矣，於是井市雜流，乃得操其訛說，乘間抵隙，以希進用，國事尙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幾於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所以立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致輕言更改，以寬大養人材，以拊結人心，而且還內侍以掃除之役，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慎宗潢以改秩

之授，特頒尺一之詔，遣內廷臣賚內帑，巡行郡邑爲招撫，使赦其罪戾，而流亡者，專責撫鎮，陳師險阻，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神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

不報。

九月，北兵從建昌冷口出，守將崔秉憲請統兵先遏其歸路，總將高起潛不敢前進，揚言：「當半路擊之。」及報至，北兵已盡出口，猶觀望兩日，始進至石門。

時當八月鄉試之期，以城守暫緩，及北兵既退，改期十月，亦文運之厄也。

北兵陷昌平，將天壽山陵寢禮殿，盡行拆毀。北兵退後，督撫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將陵寢禮殿，盡行吹壞。」有旨：「卽着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復究竟，而閣臣樞臣，反絃功加恩，三新參俱加太子太保，薊督丁魁楚，戴罪管事，薊撫吳阿衡，供職如故。

卷五

劉宗周以乞休允放矣；聞邊警，卽杜門私邸，俟解嚴後始出都，陛辭疏略曰：

「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亂一至於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皆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寢疎，朝政日墮，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自己釀成之也。且樞臣張鳳翼溺職負任，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督臣丁魁楚，失事嚴疆，而與之載罪，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諸鎮撫勤王之兵，爭先入衛者幾人，而概從寬典，何以服劉策之死？今二川八縣，生民塗炭也極矣，廷臣之纍纍若若者，皆相倖無事，又何以服韓爌、李邦華、張鳳翔之或戍或去？豈昔者之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志互相容隱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邦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爲察，規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弗覺矣。至近日刑政最舛者，成德、愷、東也，而

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鄆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乃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凡此數事，皆為故輔文厲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羣臣不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鈞？臣於是不能為首輔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而退小人，急能三協津通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毋再以邦家為倖僥，體仁桑榆之收，庶幾在此。」

不報。

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吏部尙書謝陞罷。北兵既退，羣小復欲借邊才以翻逆案，烏程主之，德州佐之，唐世濟當先特疏薦霍維華，隨一疏揚言於衆曰：「若臺省中有以逆案事見罪者，卽先以此瘞之！」臺省果相顧不敢糾。乃疏進而上，留不發，給事中荆可棟先上一疏，微微點綴以探之，烏程混票：「該部知道。」已而臺省相繼而進，烏程知不可掩，乃票旨：「逆案頒行已久，何得妄希薦舉？」於是給事中宋學顯遂疏言：「霍維華昔曾極口褒崇煥之功，願以已蔭讓之，夫崇煥負君誤國，遺禍甚酷，豈堪維華再誤？」兵科徐燿繼之，謂：「維華推戴崇煥，不啻口出，卽使不在逆案，亦當服連坐之條，况現奉皇上「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之旨，曾幾何時，而世濟以統憲大臣，藐旨蔑法，公行抗違，安望其正已率屬乎？」未及

德州謂：「進退人才，冢臣職也，而徇人主使，漫無主持，將統均之謂何？」疏入，上大怒，遂下世濟于獄。謝陞引罪，卽准回籍，烏程袖手不效一臂矣。

是年正月，賊高迎祥、李萬慶、張獻忠等連營數十萬攻滁州。南京太僕寺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百道環攻，城上連發巨礮擊賊，死者甚衆。而盧象昇援兵適至，副總兵祖寬以關遼健卒爲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管爲後勁，躬率麾下五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下，賊方空營出掠，官兵至，不覺也。祖寬大呼，直入，賊羣起接戰，戰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敗，象昇麾諸軍追之，北逐三十里，斬三千二百級。漕撫朱大典令參將楊世恩復截之於定遠，斬三百餘級。總兵劉良佐扼之于廣武，賊遂西突池河。次日，賊自池河別道出東岡，守備劉光耀孤軍格鬪，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裳旗幟，渡河奪路而走。江浦總兵杜引域追之不及。五里橋之戰，祖寬殺賊近萬人，盧疑爲平民，有無辜之嘆。祖寬大怒，拉盧欲同往驗，委是流賊與否。盧乃以異語謝之，祖惟冷笑，終不釋然也。一說：盧督兵勦賊，特招死士爲衝鋒陷陣之選，賊令奸細混入其中，對壘時，奸細內應縛盧，將獻賊矣。中軍李某救之得免。西走之賊，復陷鳳陽。朱大典同總兵楊御蕃列營陵牆下，賊不敢攻，遂掠淮遠，陷之。朱大典攝兵至，賊焚廬舍北渡，陷靈璧，進逼泗州。祖寬再破之，東破宿州，突入沛縣，焚戮婦豎，靡有孑遺，丁壯盡掠入營中。

賊迎祥，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而曹操一字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總兵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於雪園，既接戰，官軍佯敗，爭先馳逐，大樂鳴鼓，麾東西兩翼，突出攻賊，賊驚大亂，官軍三面奮擊，斬首四千二百餘級。

二月，江北賊陷潛山，又陷太湖。

湖廣賊九條龍張胖子，攻竹山。知縣黃應鵬棄城走，縣有徵糧六百石，賊遂奄有之，食盡，焚縣治而去。東掠南漳，陷穀城，西陷竹谿房山，知保康空城不入。虛象昇統諸將追賊至穀城，賊走鄖陽，官兵三路並進，適大霧，賊不知兵至，倉卒接戰，官兵逐之，大敗，殺賊首黑煞神飛山虎，追奔數十里。祖寬李重鎮，先馳赴荊州，防其奔軼，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之，賊大潰，盡遁入萬山中。

李自成出河南，欲攻固始，左良玉遇于鬪鄉，相持六日，總兵陳永福援之，敗之，自成走登封。土賊廖三袁世儒李玉石等，以牛酒相迎，張樂大讌，連夥入營。自成卽令廖三等駐河南當官軍，而自率部賊走鄖陽，循南山險阨，遵商雒而行，復出延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自成自鄜州走延安，而高迎祥蝎子塊，亦自興安趨漢中。陝西巡撫甘學濶以縱賊削籍聽勸，以孫傳庭

代之。

四月，賊過天旱，復叛于延安，而老回回混十萬等，自汝鄆入商維大嶺。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定邊副總兵張天機力戰却之。賊沿河犯朝邑，將圍綏德，延安總兵俞猗霄引兵逐賊，恃捷輕進，陷賊伏中，猗霄被執，延綏精銳俱盡，賊遂陷綏德，米脂，延長。七月，高迎祥、蝎子塊攻漢中，不克，遂趨西安，秦撫孫傳庭設伏于藍屋，邀擊，大破之。擒賊首高迎祥及劉蒼等，獻俘闕下，磔于市。蝎子塊即劉蒼，高迎祥即闔王也。是時，羣賊奪氣，潛跡鄆陽山中，盧象昇方合大兵逐之。九月，以勤王率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合二十餘萬，沿江長驅而下，蕪黃，安慶，江浦，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于儀揚矣。鄆陽府治宋祖舜，追賊敗績，失其符印，削籍聽勘，以苗祚士代之。未幾，祚士復罷去，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丁丑，正月，外計：浙江左布政姚承濟，貪污衆著，兼以錢糧積欠，已列爲民中，浙省諸紳溫體仁、姜逢元、王業浩等五十餘人，公疏保留，謂：『承濟居身廉慎，剔弊精明，爲從來方伯之冠。』有旨：下部議覆，覆上，准降級管事。後庚辰，外計：姚貪聲大著，計察爲民，使皇上追論前次保薦之罪，不知體仁等何以置對？

二月，曾試天下士，命大學士張至發、孔貞運爲考試官，取中吳貞啓等三百名。

下戶部尚書侯恂于獄；勞永嘉之推登撫也，實輦金入兵科宋之普家，代爲營幹。德州復三過宋顯，諄諄戒以言路交章，而登撫另推之普輩懷恨，未嘗須臾忘也。至是，之普以馬豆事參恂及學顯；學顯以科臣巡視，而恂則烏程所久側目者，烏程稟旨以恂「徇私養奸，革職提問，學顯以從未經手，免議。」之普與學顯同年同官，修私怨，悅當軸，不難手出彈章，人心叵測，亦已甚矣。左僉都宋鳴梧，以之普參恂與學顯也，終身以爲大垢，遂謝歸里。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同升陳之遴趙士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例轉給事中宋學顯爲湖廣副使，御史張盛美爲河南右參議，撫寧侯朱國弼疏言：「溫體仁受霍維華厚賄，謀爲出山，假令唐世濟發其端。」又以言路之糾參，爲宋學顯主使，密諭吏部，擠令外轉。有旨責其「誣捏首輔，革職候俸。」

四月，改河南巡按張任學爲河南總兵；任學覲得巡撫，且欲薦原任丹徒知縣張文光，因極詆諸總兵不足恃，而盛稱文吏中有奇材，可以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

太倉民陸文聲疏言：「風俗之弊，皆起于士子。」因參太倉庶吉士張溥，前任臨川知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有旨：「着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旣而元珙回奏，極斥文聲之妄，而申詳者，蘇松道馮元颺也。有旨：「元珙元颺，着該部從重議處！」後部覆上，俱降三級調用。

去歲張漢儒疏參虞山，以致逮問。故一時讒小得意，告訐四起。先是蘇州推官周之夔，以爭軍儲事，與溥采相忤，蓋溥欲利盡歸于太倉，而之夔欲公普之合郡，事本甚公甚正。後之夔密揭溥等於漕撫，并傷知州劉士斗，於是衆議沸然，皆歸罪於夔，夔與士斗俱不安其位以去。至是之夔亦許奏溥等樹黨挾持，則曲甚矣。

上命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顯名抵任，查參前任巡鹽張養高欽舜各侵匿稅額幾十萬。有旨：『逮問。』時養已卒，命籍其家。永平兵備劉景耀，關內兵備楊于國，各降三級管事。時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景耀于國，恥行屬禮，俱上疏求罷。烏程票旨：『總監着照總督體統行事，中飭已久，景耀于國徇私贍顧，殊屬藐玩，姑着降三級管事。』以後監司皆俯首屈膝，莫敢爭矣。

七月，工部員外方輿疏：

『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奄豎者，止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感恩圖報，何論內外，每見廷臣處地懸絕，不若宮廷替御，效忠倍易，凡此內臣傲茲曠典，孰不願奔捐頂踵以酬皇上者，不必鯁鯁過慮也！』

給事中何楷參輿通內，呈身請重治示戒。有旨：『方輿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學士溫體仁罷。烏程啣恨虞山，必殺之而後快。常熟陳履謙，巨奸也，特爲獻謀。唆張漢儒參虞山，并及瞿式耜，並逮問下錦衣衛獄。虞山爲老高陽門下士，托高陽公子求援于大璫曹化淳。化淳係王安名下，以虞山所撰王安碑文爲證，曹璫覽之泣下，乃盡力爲營救。虞山又令密友馮舒，求援于馮銓，連伺三日不得見；第四日二鼓，始命入堂中。馮方欲有所言，銓曰：『錢謙益的事，我都曉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卽揮之去。馮次日入都，局面一變矣。虞山具辯疏，將前後被陷事情，宛曲點破。上閱之首肯，淄川票語頗惡，上盡行抹去，止批：『不得瀆陳！』烏程謀始阻，陳履謙復獻『詭賊出首』之計，先具一匿名揭，有虞山款曹擊溫等語，隨令王藩出首云：『虞山賚四萬金，託周應璧求款于曹璫。』曹璫覈無地，自請窮究其事。先是，衛帥董琨定招，以匿揭爲根據，以王藩爲確證，周應璧堅執不認，董琨逼勒成招，事頗昭著。而曹璫奉旨嚴究，大家搜訪，備悉陳履謙父子奸狀，遂檄履謙父子到廠。次日，曹璫五更親至外東廠審鞫，先後嚴訊，弔一弔，夾四夾，打二百，扛拶一日，招出張漢儒草疏，王藩出首，併伊父子捏造『款曹和溫擒陳』六字，及改『和溫』爲『擊溫』等情，歷歷有據。凡領廠者，非重大事情，不親審，不親至外東廠。前年，廠役緝獲逆犯董天王，賞銀三十兩，今緝獲陳履謙，亦賞銀三十兩，則其鄭重履謙可知已。前此首狀中，引式耜弟瞿式穀初爲陳履謙所

愬至是洞悉其奸，先後質對，語皆中款。曹瑤溫語諭之，令其盡言，無所駁問，於是逆案之謀翻總憲之薦霍，與漢儒之疏，匿名之揭，王藩之首，俱出烏程一手，握定，事狀昭灼。獄上，虞山及武相，俱從寬送刑部擬罪，漢儒履謙，俱立枷一個月，而烏程允告之旨亦下。烏程每與大獄，必稱病以聚謀，謀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擇日移居，上疏，邀宣諭之旨，即出矣。淄川已票擬『宣諭』，御書大書三字云，『放他去』。閣票有『人夫祿米』等項，御筆抹去。疏下，出其不意，方食，失筯，長安中歡聲雷動，雖婦人孺子，皆舉手相慶云。

烏程既去，復當枚卜，上點用綿竹劉宇亮，進賢傳冠，韓城薛國觀，旨云：『着與輔臣張至發協同辦事！』不稱首輔，淄川有與善者，勸宜且稱病。淄川沉吟久之，曰：『無奈賤體頗康？』昔宋蔡攸，引其父京手作診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少倦乎？』京曰：『無有。』攸去，京語客曰：『此兒殆欲以疾罷我也。』淄川才智，萬不堪京，作奴而不肯稱病，則古今合輒矣。

山東民家懇地得數顆古鳳印，有『明鳳』年號，蓋小明王時年號也。巡撫顏繼祖具疏以進，極盡諂諛，若與玉璽鳳麟，同一呈瑞，識者預占爲不祥，謂分爭從此起矣。

唐王之父爲世子時，以世弟離間故，失愛于老唐王，鬱鬱以死。老王薨，唐王嗣位，即上疏

列其寃。上遣大璫二人，往唐府和解之。唐王所以媚二璫者，不遺餘力。二璫甫出境，卽懸父世子像，召兩郡王至，數其罪，立極殺之事。聞於法，應賜自盡，以大璫左右之，發入高牆。宏光卽位，乃得赦出。乙酉，清兵南下，唐王走福建，撫鎮張肯堂、鄭芝龍等擁立稱帝，改元隆武。說者謂旣入高牆，似難復君臨天下矣。

時當考選，行取各官，俱鱗集都下。舊例止推敲臺省，甲戌，復增入詞林，雖以官評爲據，而營私者正自不少。時江南推轂建陽知縣沈鼎科，而歸縣知縣陸自獄，必欲攘之，互相訐揭，陳啓新疏論及之。奉旨：「着指名回話！」又旨下：「吏科取訪冊進覽！」於是姜逢元、王業浩、孫晉等，皆以圈多，蒙旨詰責，有「何廣知若此？」之語，各降調有差。啓新回奏，指涇縣知縣尹民興、江都知縣顏允紹，及同鄉預定詞林之陸自獄，部覆三人俱降處。自獄卽許奏沈鼎科、鼎科亦不得考選。吏部尙書田唯嘉，乃請先推部屬，所共推二十三人，皆孤立寡援者，輿論譁然，諸受推者，亦各懷不平，惟成勇恬然無怨；不數日，竟辭朝赴南京吏部之任，識者共服其雅量云。

逮福建興泉兵備曾櫻，廠役緝事，緝得曾櫻營陸事狀，有旨逮問。櫻力辯無此事，人役書禮皆僞也。旣而漳泉副總兵鄭芝龍疏：「曾櫻廉明忠恕，龍感佩其德，特代爲之營陸，而來役

疎虞，致蒙聖譴，其實與櫻無干，願以官贖罪。」有旨：「姑不究，曾櫻仍還原職。」

按芝龍爲泉州南安人，初同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盜。振泉死，芝龍代領其衆，剽掠海上，官兵不能禦。興泉兵備蔡善繼以書招之，芝龍降。善繼坐戟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無難色，芝虎一寧皆譁，竟同叛去。攻取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爲巢穴，掠奪商民船，復進擊漳浦等處。時天啓六年也。巡撫朱一馮遣總兵洪先春擊之，而令游擊許心素陳文廉爲策應。會海潮夜發，心素文廉所統水師，皆飄沒失期，先春大敗，總兵俞咨皋，望風先逃。崇禎元年，給事中顏繼祖，疏劾咨皋喪師失律，臨陣怯逃，有旨：「革職提問。」芝虎最踴捷，能於海面跳越兩舟，左右擊射，人莫敢櫻其鋒，適爲颶風飄沒，不知下落。芝龍頓失所恃，二年，巡撫熊文燦招之，芝龍降，授官游擊。三年，海盜李魁奇倡亂，芝龍擊斬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又犯福建小埕，芝龍擊走之。七年，劉香老犯海豐，兩廣總督熊文燦，令嶺南守道蔡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招撫之，俱破執。八年，芝龍統福廣兩省兵擊劉香老于田尾遠洋，香老敗困，挾守道蔡雲蒸，遂自焚死。承祖三人脫歸。敘功，加芝龍副總兵，十三年，加芝龍總兵。

是年正月，總兵秦翼明逐賊于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整齊王張獻忠等九營，分而爲

三一走羅田，一走團風鎮，一走蘄水。闖場天等又分三路擾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自固水犯霍山六合，一自潁州犯滁洲，營火夜燭數十里。

李自成敗官軍于寶鷄，縱掠涇陽三原等處，西安大震。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三戰三捷，秦翼明敗闖場天子細石嶺，擒賊首一條，飛山虎。賊至英山，立營山巔，伐竹爲筏，爲渡江計。朱大典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不應，屯舒城月餘，大典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矣。山西總兵王忠，統兵勦賊，稱疾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西，總事中凌義渠劾之，有旨：『王忠逮問，左良玉革職，殺賊自贖！』

閏四月，以熊文燦總督五省，以常道立巡撫河南，以孫傳庭兼河南總督。時宣大總督楊嗣昌，守制家居，上特起爲兵部尚書，嗣昌具疏辭，不允，令以墨纒從事。嗣昌舉文燦爲總督，而大發兵勦賊，戶部苦于無餉，嗣昌建議：每條銀一兩，加銀三分，名『因糧納餉』，共加賦二百萬兩，以濟軍需，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等語。

按『因糧輸餉』一項，止徵一年，惟應撫張國維浙撫熊奮渭，相訂獨徵二年，江南十府，其二十餘萬，盡入私囊。華亭許公譽卿，不平其事，獨持昌言。而羣分國維之潤者，競起而和解之，公論遂不克伸。故從來應撫之富，以國維爲第一。旗鼓朱某，亦婪有二萬金，

亦從來旗鼓所推爲第一。蘇松沿海等口，素嚴出洋之禁，張國維令守海諸將弁，潛放洋船出海，俟其滿載而歸，盡掩取之，兩年所得，亦不下百萬。

十月，陝西賊過天星同李自成陷寧羌，混天王革襄眼等會之，分三道入四川。自成自七盤關度朝天閣，戊戌至廣元，壬寅陷昭化，癸卯過劍閣，甲辰陷劍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參將羅尙文，大敗混革二賊于廣元，斬首千餘級，賊自梓潼復分爲三：一走潼州，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州彰明鹽亭等縣，進圍綿州。巡撫王維章次保寧，畏賊不敢出。丙辰，賊焚郫縣，漸逼成都。事聞，維章革職聽勘，以傅宗龍巡撫四川。

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備兵西寧，以尅削致激兵變，巴縣力護之，舉爲川撫，至公然形之揭奏，曰：『維章，臣畏友也，臣益友也』等語。及任四川，狼籍無比，至受番夷黃金四萬兩，擅將邛州界內地劃以與之，合州士民，咸憤不平，迄無敢以入告者。次年，楊編修廷麟召對，乃指及之，真開人不敢開之口矣。

十一年戊寅二月，下刑部尙書鄭三俊于獄：先是，馮英下獄，改用三俊，適當侯恂屯豆一案，先有讒言，謂：『三俊與恂皆東林契友，必將屈法徇私。』上入其言，至是，獄上，果多爲恂卸罪，上大怒，並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象昇首先具疏稱寃，盧昔爲鄭司官，素服其公忠廉慎

者也，繼盧者不下十餘疏，而應天府丞徐石麟爲最略曰：

「鄭三俊品重三朝，賢著四海，卽使果有過誤，猶望皇上優容老成，曲施赦宥，今擬議一不當，而僂辱隨之，將敬大臣之義何居？漢張釋之爲廷尉，不敢屈法以徇主意，文帝卒降心以相從，千古兩賢之——謂非釋之不能守朝廷之法，非文帝不能用釋之之言，臣於是而歎工之不能仰體皇上也；皇上每事欲踵前哲，而臣工輒道以刻薄慘激之術，皇上每事欲臻盛治，而臣工輒佐以刑名擊斷之學，皇上每事欲崇禮義，而臣工輒肆其乘間抵隙之私」云云，閣票「回話」，發改，閣票「爲民」，又發改，閣票「提問」，御筆批「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閣中乃票令旨以進，當晚卽下。

禮部題「二月十七日皇太子出閣講讀」，侍班官四員：禮部尙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鐸，屈可伸。講讀官六員：禮部侍郎方逢年，石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較書官二員：編修胡守恆，檢討楊士聰。侍書官二員：中書黃應恩，朱國詔。舊制：日講官東宮講官無相兼者，恐皇上與東宮同日御講筵，致相妨也。黃應恩旣充正字，又充侍書，則以淄川從外入，不諳衙門規例，而士聰係辛未，增志係甲戌，一輩尤爲錯謬。臨期，逢元罷去，侍郎顧錫疇代。

二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二者孰爲得人。諸臣各以大意支吾，諭德黃景昉獨以鄭三俊下獄，及朱天麟成勇不得考選對。上細詢良久，諭以三俊蒙詢，有「徒清亦不濟事」之語，至朱成二人，則庶子李建泰而下，多同辭稱其果屈。上命起序列有言者出奏，於是諸臣各陳所見，上亦隨意答之。上又曰：「言須可用，如先年講官姚希孟，欲將漕米改折一年，這個行得行不得？」編修楊廷麟對，自溫體仁之舉唐世濟，王應熊之舉王維章，今二臣皆敗，而體仁應熊竟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爲之動色，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勇不得考選，以任濬爲閣臣，張至發兒女親家，前任濬列在第二，後以有議，以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獨得考選，若曰：得則俱得，失之俱失云爾。」上曰：「誰沒有個兒女親家，這也不在此。」至發奏：「請敕山東撫按勘驗，臣與任濬結親，或現在，或已亡，有一於此，治臣之罪。」上諭以不必與辯。對畢，諸臣出朝，吏部債事者，誤傳奏成朱者爲楊廷麟，田唯嘉恨甚，嗣是轉攻廷麟矣。次日，黃道周、黃景昉、楊士麟各有疏，景昉申言鄭三俊事，道周疏亦及之，士聰則言考選事，而田唯嘉亦有疏，則直攻楊廷麟。

內云：

「成勇任濬，各爲同鄉所引科道，求科道，詞林雖未預訪單，而暗中皆爲主持，臣一旦推

之部屬，安得不觸諸臣之怒。至楊廷麟則尤有說焉。今考選推部之涂必泓，係麟同鄉，至戚保舉，聶明楷，係麟同鄉，萬穀春所保舉，臣且參革，並穀春議降調矣。是以廷麟恨臣以保舉考選爲不平，而特借成勇朱天麟爲口實也。奉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奏係黃景昉，何訛爲楊廷麟？還通着明白回奏。」十六日，上御日講，面諭黃景昉：「昨原切責鄭三俊，豈是裕亮。」又諭俞煌：「昨召對，有姚希孟全折漕糧一年之說。煌對曰行不得，如何此疏竟隱不載？」時講官張少詹四知出語人曰：「今日上怒甚。」說者謂三俊自此得釋矣。十九日，上御門畢，諭百官數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屯豆牆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委卸，巧爲彌縫，屢奉批駁，覲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姑作回家聽擬。」蓋聖明本極受言，第不欲恩歸于下耳。三俊以初九日下獄，風霾陡作，咫尺不辨，是日得釋，微雨澄清，誰謂主心不上應天心耶。

按講章之末，必附時論一段，猶奏疏中條陳，非欲必一一見之施行也。姚文毅進講，在上初年時，入夏，始兌糧，阻凍開河，直待來春，始得交納京倉，較之祖制十二月兌糧，二月開幫，五六月赴京交納，七八月回空，何啻天淵？故引及之云，或不妨改折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量語耳。後史塗辨疏，復牽及先文肅與文毅，乃知羣小所以相中者，不遺餘力，八年之後，猶令人主追憶其過如此。

楊士疏聰下，着指名回奏，于是指陸自嶽張若麟沈迅；蓋自嶽與沈鼎科同在考選，自嶽爲陳啓新指參降處，不甘鼎科獨留，特出疏以傾之。若麟與迅，則愛省中不愛詞林者，蓋當考選時，第一第二，當爲詞林，第三第四，當爲省中，第五第六，當爲柱史，迅與若麟，列在三四，此正握定省中樞要也，及任游議處，乃舍第三之迅，而推第五之成勇，此其驗也。

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各疏願讓少詹事黃道周，淄川具疏極排之，內云：『道周近疏，有「臣不如鄭鄮」之語，夫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鄮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草此揭者，中書黃應恩也。先是，戶部尙書馮英，同時下獄，道周辭官疏內及侯馮，因逼及用刑之未當者，鄭鄮特其一耳。疏中有「一日內塾兩尙書」，偶遺一「尙」字，有旨：『疏一日內塾兩書，敬慎何在？』迨後英竟以微罪得釋，是上未嘗不用其言也。給事中馮元慶上疏略曰：

『頃項煜楊廷麟疏讓黃道周，夫二臣係閣臣所選，不肯苟悅于閣臣；爲閣臣者，宜深加贊歎，風勸百僚，而近日一揭，若大不快於其言者，並遷怒於道周，何也？若以道周建言爲罪，則皇上已還其清秩數次，皆荷優容，天下萬世，皆頌爲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反因此怒及道周，恐天下後世，以議閣臣之有得失矣。』

淄川又出辨揭，謂：「臣經孤執，卽有苟悅之臣，不能呈身于臣。」云云，亦應恩代草也。既而復上「世風宜挽」一疏，屢數千百言，內云：「道周出山，緣愛母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鄭，豈曰非孝？但不宜以朝廷是非，爲一己環草之私！」又云：「有一二人焉，建壇玷，執牛耳，自命于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命者與附之者，入主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未又請禁投刺往來，云：「自今士大大門盡可羅，席盡可處，夫人而能爲言也，夫人而能爲讓也。」終推重於溫體仁，稱其「孤執不欺，竊願學之。」云云，此疏出江夏手，嗚呼！江夏生平，於斯掃地矣。編修吳偉業具疏駁之，略曰：

「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輔臣之鑒，取之溫體仁而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習朝章！體仁性習險諛，則當矢志光明，立心公正！體仁狎匿宵人，則當嚴杜論誛之輩！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繼忠孝之經！庶幾聖恩可副，輿望可塞。乃積習未化，近日辨揭，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關洪學蔡弈琛胡振纓胡鍾麟之徒，參贊密謀，有隨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樞貳」，則總督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決去體仁，謂其善欺耳，家窩巨盜，產遍若溪，自詭曰「廉」，孽子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輔臣真以爲孤執不欺乎？若

仍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爲，將公忠正直之風，何日得見，夷狄盜賊之風，何日得平也！」

略曰：適上御經筵，項煜面糾濬川庇至成任濬而擠成勇。濬川再疏辨。有旨：「着項煜回奏！」

「有問斯對而曰紛囂，爲國摘奸而曰排擠，至發至何處把持，則臣敢明白指之曰：「考館則把持于閣中，推補則把持于吏部。」又云：

「臣孤冷自守，於考選何與，于任濬成勇何預？向使經筵不召對，不問用人，諸臣不言及考選，則臣雖有區區之愚，何自而發？當日一堂都俞，夢想不到拜颺之語，一片肝膈，而至發乃謂臣爲異同，爲愛憎，如此欺罔，豈能逃聖明之炤燭哉？」疏語最切，第疏內指任濬與濬川次子聯姻則未確，謂濬以銀鞍馬賄張孫振，斥爲貪吏則太過。有旨：「着再奏！」而濬川入，出疏嘵嘵攻訐，全無大臣之度矣。項煜遂奉旨議處。

東宮出講黃，允正字管誥敕撰文，又兼東宮侍講，勢不能相顧，凡傳講寫講，皆委之朱國詔，臨時國詔病，不能出，乃暗撰儀注，委之較書。濬川不詳所以，遽爲題請，士聰等詣閣，力辯其謬。既而項煜等撰完講章，逢應恩，應恩復拒之云：「此楊胡二公職掌。」士聰亦不平，具疏爭之，發票，濬川卽具揭隨進，士聰遂不行。士聰乃尙書閣中極言其事，而應恩適以撰文事，特旨

爲民。撰文者：本兵楊嗣昌文楊鶴三邊總督以逮問遣戍。至是，寧夏絃功，奉旨：「復官給誥命。」舊例：贈恤誥命，皆中書撰文者爲之，應恩爲楊鶴撰文，極力洗發，呈上，上塗抹發下，令查職名議處。淄川將其公揭申救。句容進曰：「去年許郎城事與此同，彼時未曾申救，今奈何救之？」蓋前歲許祭酒撰高忠憲公贈誥，爲上所駁降處也。淄川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公不救，我自救之！」連進三揭，上終不允，御筆批云：「撰文官自註職名，新經申飭，黃應恩供役閣中，首先違玩；人臣功罪，各不相掩，蒙冤等語，視當日之處分爲何如？黃應恩着革職爲民！」楊嗣昌疏救亦不聽。既而大理寺副曹峇疏參應恩納賄等事，先是，四川富順知縣許國佐，以參劾下部，應恩受其千金，許爲從輕稟擬，適又有摺撫應恩事款一冊，乘夜投于中書周國輿之門，由是長安喧傳，直達聖聽。曹峇疏入，有旨：「着刑部提問。」

給事中王都，疏參吏部尙書田唯嘉，略曰：

「冢臣之與逆黨作緣，非自今日始也。當王永光借題邊才，引用匪人之日，唯嘉爭先應募，卽薦楊維垣賈繼春二人，章光岳遂薦呂純如，霍維華，傅櫜，徐揚先，虞廷陞，葉天陞六人。賴聖明獨斷，有「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之旨，而後羣奸屏息，疏在御前，可覆案也。夫唐世濟應喜臣薦一人而拿問，彼薦二人薦六人者，宜何居焉？」

疏入，次日，上召對閣臣及唯嘉，出疏示唯嘉，諭以「秉公盡職，不必與辯。」都前有疏參刑部侍郎章光岳，行人司副水佳允，蓋光岳官通政時，建議請于逆案中有枉者，辯疏，許其封進，佳允官御史時，疏請吏部將逆案中不平者，一一明告，有旨：「吏部議覆。」唯嘉復：「光岳致仕，佳允免議。」故都并參之。先是，德州去位，唯嘉以吏部侍郎，內旨陞吏部尚書，其勢張甚，凡臺省議及者，必以年例處之，若宋權，宋學顯，凌義渠，皆其人也，都可謂履虎尾而不悔者矣。

田唯嘉疏參楊廷麟，奉有「明白具奏」之旨，而屢疏回奏，總無指實，上詰責不已。會項楊各疏參淄川，遂以項楊爲接引，以河南掌道御史王萬象爲主持。又有「神謀權力」一疏，其云神謀權力者，一指李嗣京，爲句容所托，一指涂心泓，爲進賢所托。蓋淄川在閣中，惟江夏欣附同臭，句容進賢，多所不合，唯嘉知之，欲借此以領二人。二人大懼，唯嘉疏發票，淄川時待罪在寓，句容進賢票擬：「項煜楊士聰着議處。」復進密揭，言：「煜與士聰疏參首輔，有壞閣體，當如重處。」隨使人傳語於唯嘉，唯嘉大喜，再上回奏，疏：「神謀權力。」卽指項煜士聰萬象三人，句容進賢復稟議處尙未進，而唯嘉前疏密揭，乞加重處者。御筆批：「面奏成勇不得館選，乃黃景昉，今言楊士聰，是何緣故？項煜已有旨了！」長安喧傳田太宰挾質挑戰，兩閣下望風投降者，卽指此也。

士聰指名疏下查沈迅等三人治行，及考滿緣由具奏。唯嘉將考滿，開復，截俸日月，俱隱匿不載，止詳載其各院考語。士聰隨上「大臣蒙欺有據」一疏，內指唯嘉得周汝弼銀八千兩，升延綏巡撫，係大理寺丞史壘過付。又參史壘巡按淮陽時，署巡鹽事，侵匿課銀二十一萬兩。有旨：「史壘沈迅張若麒，各着回話！」而唯嘉復上「盡職招誣」一疏，內云：

「士聰參史壘，並及臣也，蓋有由矣。史壘者，時局之所懲惡而不容者也。若麒與迅，皆爲壘父母官，士聰惡史壘，並及其父母官也，已久啣之；又見成勇被臣推部屬，倘麒迅及選科道，則惡其氣味不投，必欲一網打盡以爲快也。」

沈張回奏，俱言：「士聰平日招搖局騙，至於考選大典，公然登壘，而招已惟守正聽命，以致大觸其怒。」云云，而於開復考滿日期，俱置不及。唯嘉又收陸自嶽爲助，自嶽亦出疏參士聰羽翼沈鼎科爲接引，指吏科葉高標爲主持。高標，鼎科鄉房師也。史壘回奏疏云：

「臣孤立寡儔，屢糾奸惡，今乃誣以關通閣部之線索，憶向年文某姚希孟，爲詞臣之雄死者死矣，文某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去後，復草疏稿，募成德代上，臣曾有「綸扉之線索一斷，論議之風雨寂然」二語，有犯時忌，故士聰借考選之事，硬以「線索」二字，誣陷微臣也。」

具辯疏云：

「臣入仕以來，指佞如仇，奸黨恨臣久矣。士聰曾受宋琮銀萬兩，營謀館選，又今特出聖明燭奸之疏，丟却考選，突以田唯嘉得周汝弼銀八千兩，濫推延撫，指臣過付，臣巡按淮揚，僅代鹽差數月，便誣以侵匿鹽課二十一萬，伏乞勅下九卿科道，將此疏會勘，令淮揚內臣楊顯名及周汝弼各自面奏，則士聰之誣捏始露，而微臣之心跡得白矣！」

有旨：「俟衛招訊明定奏奪！」

史壘貪著淮揚，幾與崔呈秀等，三尺童子能道之。其侵匿鹽課，爲延撫過付，俱自作之孽，於人何尤？乃無端辜及時局，又無端牽及先文肅姚文毅，何爲乎？先文肅以請改正光廟實錄一疏，荷蒙聖鑒，致此超拔，非關虛名也。大瑞屈意求好，先文肅堅拒不應，是私行者否？必如烏程之謀翻逆案，巴縣之力庇貪撫，方謂之不行私者乎？至成德應募之說，乃禹好善造此以取媚烏程耳，今烏程罷矣，復拾好善餘唾，何爲乎？雖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終不能當聖明離明之照也。宋致萬金之說，尤屬誣讒，宋致擬爲出疏申辯，而躊躇未定，給諫之念重，雖其兄受誣于身後，勿遑恤矣，嗚呼！

四月，吏部尙書田唯嘉罷。時士聰廉得唯嘉納賄事款，復上「聖主神明燭弊」一疏。淄

川見疏有事款，卽密抄一通送唯嘉，俾預爲辨地。不意唯嘉不待旨下，而遽上疏辨也。士聰乃上「臣疏預設甚奇」一疏有旨：「着唯嘉回奏！」而前疏竟下錦衣衛提究，事既下部矣，唯嘉仍視大選自如。給事中吳麟徵上疏略曰：

「今之進言者益難矣，爲公正而發憤，動輒指爲朋比，卽自盡其職掌，亦借題以驅除，卽如冢臣田唯嘉鬻官通賄，事下衛訊，供吐未盡，賊已累累，其奴與私人，方在對簿，而其主安坐朝堂視事，尤爲三百年絕無之事。」

末云：「以真廉真謹之鄭三俊，尙不免爲法蒙譴，以極貪極橫之田唯嘉，乃容其拔扈自如！」有旨：「冢臣以推遵視事，不得苛求！」蓋淄川力爲之地也。旣而唯嘉回奏疏稿預洩緣由，稱係寫本人所送進。有旨：「旣係寫本人傳送，何難稽查，着卽指名速奏！」唯嘉再奏，乃稱：「是早有人傳呼門外云：『有人誣捏你主人事款，速速取去！』門役驚起開視，則其人不能久待，竟擲檻間而去。」嘻！直同兒戲矣。士聰復上「冢臣說謊面欺」一疏，有旨：「奏內事情，着田唯嘉據實回奏，不許一毫支飾取咎！」唯嘉窘極，乃疏請罷云：「士聰之意，欲攻陷臣，希圖竊案，爲推部請臣復謀考選，臣一日在部，其私心一日不遂，乞將臣解任聽勘！」有旨：「田唯嘉准解任回籍。」

大學士張至發罷：上復御講筵，諸臣于奉華殿門鵲立，上傳「項煜方在議處，不准入班」講畢，復謝閣臣，俾項煜回奏。越兩日，而淄川罷，煜亦降三級調外任。蓋上將放淄川，不欲煜居其功，故有此傳諭，而淄川之罷，則實以洩士聰之疏于唯嘉，頗忤聖意云。

士聰聖明燭奸疏既下衛，內指田唯嘉家人田少峯過付事甚夥。衛役初提顏裁縫等，唯嘉舉家大驚，聞其奴有仰樂自盡者，未知卽少峯否也。然少峯究竟不出，而唯嘉之金珠，已捆載入衛帥吳孟明家矣。已而衛招上，止招盧以岑升主事，用銀五百兩，係田登弟過付于田敬宗，仍謂唯嘉初不知之。有旨：「提田登弟再審！」已而衛招招舊，止認盧以岑一事，且云：「並無田少峯其人。」奉旨：「原參事款多端，豈止盧以岑一件，可得聽其狡飾？還着嚴訊確供具奏！」又衛招：「顏裁縫徐大章，供稱周汝弼用銀八千，濫推巡撫，係史范事，非大章等經手。」止增招出武強知縣傅蒙麻，差人持銀三百三十兩，三百送田尙書，三十衆人分用，有旨：「唯嘉革職，蒙麻革任，原參六款，再嚴鞫確情具奏！」衛招再上，奉旨：「田登弟既係伊大子家人，五百多金，豈有僕役瓜分之理？吳孟明不從實根究，殊屬翫法，着再降二級戴罪，田敬宗革了職，提來！并周汝弼事情，嚴訊確供俱奏！」

田敬宗先選授都察院都事，至是提到，下衛審問，供認沈萬春一事，得銀六百兩，其餘如

前招有旨：『沈萬春提問，敬宗再行嚴審奏！』蓋上所重者，延撫事也，於是有稱過付非史，爲張紹先者。給事中吳希哲，遂具疏參紹先，要之紹先預其事，不止紹先一人，蓋衆人深爲史壅出脫地耳。後衛招止仍舊，奉旨：『田敬宗等俱着送刑部擬罪具奏！』

四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復召對六部，本兵楊嗣昌奏有：『盈城盈野，善戰者服上刑』等語；上諭：『今天下一統，與孟子列國兵爭時不同，今不過一屬夷小醜，縱不能伸大司馬九伐之威，奈何爲是言耶？』隨戒以今後勿復言，爾時上聲色甚厲，嗣昌頓首認罪。後又言湖廣巡撫余應桂用將官事，既退，嗣昌復上疏請罪，因言應桂前任御史曾參『臣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等語。未幾，而嗣昌援立，應桂逮問，其轉移之機，甚密甚捷，人不得而測之也。

時火星示變，皇上於宮中齊沐祈禱，素服減膳，并諭各衙門俱角素修省。楊嗣昌上疏略曰：

『臣聞月食五星，古今異變，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今茲月食火星，在於前月已酉，納音屬主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已酉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熹廟成妃發引，內外文武百官，祭奠郊外，其所謂白衣之會，在宮已有，其應陰，無庸致疑，一也。當食之時，火星觸月，在於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臣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

又云：

『臣稽于古，月食熒惑，不爲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匈奴八部人立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事，下公卿議，議者皆以爲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屬四夷。帝從之。明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嘗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預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李絳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其明年，興兵滅漢，車駕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

給事中何楷駁之，略曰：

『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其言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據？如探其立言本意，則路人咸能指之矣：引漢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於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其意，所指斥安在？』

有旨：「樞臣不必深求！」嗣昌辯疏云：「臣所引，皆漢唐信史，雲臺圖畫，獨抑椒房之親，乃漢世盛事，臣比類言之，而科臣以爲指斥，豈其昨年聖諭：「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暴于京畿」者，科臣獨未之聞乎？」

至于市賞，招撫，不敢用兵之說，則絕不辯，蓋上月召對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故虛虛籠罩，支吾了事。至雲臺圖畫，誠不識其立意何居也。說者謂嗣昌爰立之樞，要全在此，然其邀聖眷者，不在此一疏，而所謂用心于奧窔之中者，可類推矣。

四月二十八日，上御中式門，策試考選各官，上自定三等：翰林，給事，御史，其餘發部量授，各官朱天麟曾就義等爲翰林，王調鼎涂必泓李嗣京任濬張爾忠高名衡等爲給事中御史，而沈迅張若麒在散數，並授刑部主事，惟蘇在先陞蘇州同知，成勇陞南京吏部主事，俱已赴任不及試復，涂必泓爲成勇稱屈，奉旨：「成勇改南京御史用。」

原任兩淮巡鹽張錫命男張沈疏：「鹽課存解甚明事。」內云：「臣父丁艱後，共貯庫銀二十一萬兩有奇，銷歸何處接管？按臣史塗，並未嘗爲父代解，此二十一萬兩，銷歸何處？」疏入，閣中詳擬一旨以進，及命下，所擬嚴核等語，俱行削去，止批：「該部知道。」就中機竅，人不能知也。後南京給事張焜芳進疏，補糾：「寺臣貪污事。」內糾史塗侵匿鹽課二十一萬兩。又糾

堯與中書汪機晝夜酣飲，女優侑酒，都無官體；臨行，寄贓數十萬。又糾堯知於承祖家費鉅萬，乃因各訐，索銀萬金，意猶未足，承祖避之南京，抑鬱而死，其子於道章可憑。又言堯事發後，密使幹僕，賚金潛往書史睢承吾之家，意圖毀改簿籍，而未卽以張沆原入附之。疏人，御筆批「史堯着革提」等奉旨具奏，「史堯鹽弊多端，賊私狼籍，比匪攬利，大干法紀，與汪機俱着革了職，并睢承吾通着提解來京究問！」是時焜芳有二疏：一求改成勇爲科，已奉旨議處，一卽糾堯疏也。史堯提革之旨，特出宸裁，於是羣情翕然，頌聖明獨斷云。

真定巡按李模，疏監臣「貪肆非常」事曰：

「分守太監陳鎮夷貪婪暴虐，官民寒心，謹味死特陳其狀：舊知識郭名揚，先往保定迎接，餽銀三百兩；一到任，卽題充旗鼓，關通賂賄，倚爲腹心。憑聽蕭錢兩主文，本章批判，盡出其手。凡攬受田產小詞，盡批解究——奸徒得志，殷懽股栗。因關把總何起龍托旗鼓送銀二百兩，求管關稅，每日抽黃錢二三十千不等；單身人過，亦索錢二十文，怨聲載道。工食器用等項，不許科派里甲，非勅書所載乎？乃私用米豆，發牌行唐口等縣買辦，止各發銀二百八十兩，計各費過三百四十兩，有賠解富戶可問。建造衙宇，費過工料銀五百兩，復行趙州等處攤派，有督工王省祭可查。營兵月餉，應問易州餉司支領，忽坐下真定州縣本色豆三千石，草九萬

束，是額餉竟可混徵也。營兵每月餉銀二兩二錢，乃每名扣除四錢七錢不等。五營官總送衙內，領兵上關，每名該行糧升半，正給一升，草每束折銀四分入已，馬多餓倒，以致兵士憤恨。槐樹舖逃去馬兵三百餘名，鎮城又逃去二百名，佯付不知，支糧如舊。至其縱兵爲盜也，任文秀躍馬截劫于晉州，箭芽入骨，當經馬保印等搜獲贓錢；乃文秀不究，而赤馬牽入私厰矣。王家遠司二等行劫官路，當經劉均艾等人馬連獲，乃偏聽千總王道新曲稟，而捕役反馬問徒罪矣。撞門劫殺賈永先家，則有趙標莊應倫等，將珠寶衣服，對人誇張，而失主不敢告官矣。劫殺郝三九拋井，則有呂世龍于武衆等，被尸親認驢喊告，而問官不敢直指爲兵矣。將官獻餽，何一不從扣尅得來？乃令郭旗鼓向每營將官索要三千兩，各先送過五百兩；獨火功營將王震仲素負氣骨，不肯應承，終日提營中官役呵責，仍央郭旗鼓解說，送銀爐銀如意各一件，羅緞潞油各十四匹，馬二匹，贏一頭。尙嫌不足，又向龍固營守備白之崐指查賣放撈河軍人，要從重參處，央郭旗鼓送銀四百兩，俱從東邊小門，交張掌收入，合軍皆知。更可異者：查城上托張中軍傳意州縣，一二等各要謝薦儀二百兩；且關防何事，就中掠取？卽藁城一縣，勒送銀壺二把，金盤盞四副，而曲陽之牙綬，一網收盡，是爲何體？恣意摧辱士類，以示威風，舉人閻東井縛來庭訊，生員趙必達，徑批黜退，甚且控冤之王相，嫡兄被兵趙士采，王家士等劫殺有案，徑行

提問賊兵收營，寃生下獄，顛倒戮士，是爲何法？尤可訝者：近日鞏固營總練報升，當夜二鼓，令郭旗鼓向張德昌講話，約定銀三千兩，題補前缺；次日，卽與發本，是大帥可以貨取之，一疏拔置三將領，是樞部可以不設也，不亦廢典制而辱刻章乎？至如縱放張家掌等橫擾驛遞，倍索乾折，噴怪井陘等縣供應不周，凌辱正印典史驛丞，動責數十，猶具貪戾之餘波已。若其接待有司，箕踞漫罵，稍不遂意，開口提參；逼致生日餽獻，銀鑄壽星，鐘爵杯盤及繡段等件，充斥衙署，有各衙門小報可據，儼然自稱軍門，而勒送禮物，嗟乎！皇上有何負於內臣，而敢舉朝廷之禮法綱紀，將士吏民，一旦凌夷暴殄至於此極也！

奉旨：「司禮監查議具奏！」

時所遣內奄，在在播惡，不獨一陳鎮夷；第他處撫按，不敢直陳，惟模能據實入告耳。後鎮夷訪模在任，廉謹無可指摘，乃計其與真定同知凌必正營私等情，必正，李同鄉也。事下真定撫按查核具奏，而彼此觀望推諉者三載。至十四年，其事始結，模與必正，俱降三級調用。

六月十八日，上召對諸臣，出題考試，尋改楊嗣昌程國祥俱禮部尚書，嗣昌仍管兵部事。陸方逢年蔡國用俱禮部尚書，范復粹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蓋嗣昌上所最注意，而國祥以房號，國用以牙石，若逢年復粹，則其偶及者也。房號者，國祥時爲戶部尚書

建議：借合京賃居一季之租，及京直會館守寓者，亦出修理若干，其初謂可得五十萬；其後戚畹勳臣巨璫，概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牙石者，立列于崇文宣武兩大街之中，以備駕出而除道者，時培修外羅城，無從取石，國用時爲工部侍郎建議用之，然用力甚艱，工費甚浩，得不償失也——而二臣之受知皇上，則由于此。

武陵入閣。到任儼然緋袍，與江陵同；就者謂江陵者，籍口大婚，權從吉服；武陵則何說之辭，蓋其心已死久矣。先文肅以四品少詹，超入政府，已屬異數，後韓城以僉院，黃縣以少卿，亦俱從四品超擢，尤足異云。始淄川以刑侍入，韓城以僉都入，說者謂廷尉中當亦有騰升而上者，蓋三法司之驗也；今黃縣果以理少入，然徒伴食耳，無關輕重也。

時揆席旣內外兼用，館選又從知推考入，于是建議詞林，亦得于別衙門升用，故少詹紹賢升戶部侍郎，倪祭酒元璐起兵部侍郎，仍兼侍讀學士。

司禮監視政府，文書房視詞林，詞林向來司禮掌印秉筆，諸奄皆從文書房入，至今上而盡破舊規，更改舊章，此亦其一徵云。

卷六

丙子，清騎闖入，洪承疇、盧象昇俱率師入援。事平，即命承疇總督薊保，象昇總督宣大。至是，上念流賊交誼，從廷臣議，以承疇專任關外，升薊撫吳阿衡總督薊保，象昇專任勦賊。起升陳新甲總督宣大，新甲亦守制家居。武陵欲援以自解，會推時，即奉有「不拘在籍丁艱」之旨，而後推及之。少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其一言寧錦巡撫方一藻撫賞事與上年俺答不同，不得援爲口實，其一言不當又奪情用陳新甲於宣大，如無人肯往，臣願任之。時七月乙巳，上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前疏適當枚下不用之日，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下止有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私。」上曰：「前月推陳新甲時，何不言？」道周對曰：「時科道何楷、林蘭友皆有疏，二臣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做，自是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對曰：「伯夷忠孝兩盡，故孔

子許其仁，今楊嗣昌雖有小才，然古者惟門庭之冠，不得已而以吉禮從金革，故有奪情之事，今用嗣昌于本兵，猶可籍口于金革，近用嗣昌于政府，則禮法之所不容，天下未有不父其父而可稱爲子者，未有不能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嗣昌出班奏曰：「臣非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企仰之，近疏謂不如鄭鄮，臣始太息絕望，鄭鄮杖母，行同梟獍，道周既不如鄮，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鄮，非謂品行。」上怒曰：「此皆是矯辯飾說，顯是朋比。」道周對曰：「衆惡必察，臣何敢？」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行辟而堅，言僞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對曰：「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今日陛下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怒曰：「爾讀書多年，祇成佞耳。」道周對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辯，夫臣子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曰：「祖訓辯言亂政者當斬！」道周曰：「臣若有當斬之罪，願就司寇，聽陛下處分！」上曰：「原不專指佞，但辯言亂政者，按祖訓當斬。」隨諭道周且退。上復而諭諸臣，今後慎母黨同伐異，各恪修職業。次日，復頒諭申飭。時修撰劉同升趙士春，合上疏論嗣昌奪情事，與道周俱下部議處，部覆降三級照舊；御札道周稟輕處，同升士春稟重處。嗣昌懼上將復用道周者，急募人參之；於是張若

獻應募，遂上「擁戴不效，怨望紛然」疏入，同升士春降三級，道周降六級，俱調外矣。後嗣昌借邊警，調若麒于兵部，蓋酬之也。

丁丑鼎甲三人，劉趙與陳之遴也。初上奪情疏，擬三人聯名，之遴辭不預，次年，遴父祖苞，以失事自盡，遴以犯屬闕住，則何如列名之爲愈也。南海辭列名，而得人綸扉，之遴辭列名，而終歸罷斥，同一畏首畏尾，而幸不幸有如此者。

刑部主事張若麒，「擁戴不效，怨望紛然」疏略曰：

「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憚勞煩，召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爲治天下之大本原，舉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術，無不見其肺肝，直爲道破，而闢邪一義，尤爲千古之聖帝名王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言，直如日月當天，妖狐莫遁，謂宜大家洗心，以副明旨，何意諸臣之藐旨，捏造奸言。歸過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至此極也。以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諭旣頒，羣黨藉藉，或擲抄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詆議，通宵聚衆，信口譏排，未已也。至有謂召對之日，黃道周犯顏批鱗，古今未有，而皇上爲之理屈者，至有謂道周堅求一死，而皇上左顧言他，始終無如何者，至有議聖諭注洒，何故亦作對偶者，甚至有謂聖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聖裁者——紛紛攘攘，日改月增，要使古今未有之好

語，盡出自道周之口，凡可以歸過皇上者，無所不至。蓋倡之者，飭六藝以文奸言，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以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於是記誦博者附之，不博者亦附之，甚至不辨菽麥，墨汁全無者，亦附之，輿爲怙權納賄之地。而特開皇上下項門之針，遂大家喊叫，謂老魔之赤幟，既拔，山魘之穢態難藏，嚇騙不靈，谿壑無幸，遂至潑口橫加，毫無顧忌。倘不亟示前日召對之語，宜錄刊傳，與新頒聖諭，共爲日星之揭，則背公死黨，實繁有徒，或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致名朋串附勢之史臣，徇私載筆，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段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爲怨望者埋沒遮掩矣。伏乞皇上始終爲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速賜施行，雖備員未帙，亦仰荷皇上生成之恩，何忍畏其兇鋒，雷同不言也。」

宋林希點制誥，凡元祐名臣貶點之制，皆極其醜詆，一日，草制罷，擲筆下地曰：『壞名節矣！』若麒此疏，何以異？然使此疏出而總憲家可以力致，尙斷斷不可，况區區一兵曹耶。小人枉做小人，千古同嘆。

若麒與沈迅既授刑部，不與諸司官齒，本司缺郎中，員外某署印，奉差辭朝，送印于迅，迅大怒罵之，擲還其印。員外懼，泣訴于堂，委別司署焉。若麒既出疏，遂道周，嗣昌已許調兵部，久不得耗，乃親詣職方郎中趙光抃促之。次日，諸臣畢集，揖嗣昌畢，光抃出班請曰：『本司現有

缺員，聞得老先生要調二人來。」嗣昌佯驚曰：「那有此事？」光抃曰：「昨日其人親到本司，向郎中言，老先生要調他，並他同部姓沈者，四司官俱在，所共目擊，可詢也。」嗣昌色變曰：「這等我要參他！」光抃唯唯而退。

若麒沈迅，既營求嗣昌，量調有日矣。適御史涂必泓疏言：「刑部所司者民命，而人往往厭薄之，是以十三司官，強半皆鄉科任之，偶有一甲科，則輒調別部，豈司民命者當專用不肖乎？請自今著爲令：刑部官不許更調別部。」奉旨申飭。若麒憤無所洩，乃上「平賦役，節驛遞」一疏，謂：「鄉紳隱匿賦役，遺害小民，以致民窮爲盜。」內有「鄉紳豺虎」等語。驛遞，謂裁削勘合，歲可得百五十萬銀兩。有旨：「本內鄉紳豺虎等語，首據實回奏。」若麒回奏，指莊應會、范良彥、袁宏勳、范袁皆地方所最切齒，而宏勳尤護持逆黨者。有旨：「俱行撫按逮問。」初，麒之出疏也，專爲同鄉侍郎高宏圖而發，及回奏，即擬宏圖以入告。或語以宏圖立朝大節，忤璋去位，萬萬不可指及。麒不得已，乃指應會三人，然麒之爲此，實激于必泓之疏，必泓與楊廷麟同鄉同年，咸謂涂疏楊實使之，後張沈與嗣昌比加修怨，廷麟者，禍亦烈矣。

武清侯李誠昭，慈聖內家也，上在信邸時，以緩急開罪，後借事繩之以法不少貸。誠銘卒，其子不准承襲，房產俱行入官內。一女子嘉定伯周奎之孫，嘉定請命于后，后諭云：「人當患

難，自無絕婚之理，可具小轎，但取此女歸，外慎毋夾帶！諸戚晚合辭申請，不允。後悼靈王臨危，親見慈聖於空中，上大悔悟，即准其子襲爵，房產祿米，仍舊頒給焉。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將宮內俱養諸銅佛像，盡行毀碎。至是，悼靈王病篤，上臨視之，王指九蓮華娘娘現立空中，歷數毀壞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薨。上大驚懼，極力挽回，亦無及矣。時閣臣皆從外人，素不諳文義，上既痛悔前事，特頒諭內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也」等句，幾不成皇言矣。「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年上曾舉以諷諸閣臣者，可勝三歎。

京師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南懷仁湯若望也，凡皈依其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取以來，魔鬼，即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黨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撞碎佛頭及手足，擲棄池中，候聚集衆多，然後設齋，邀諸徒黨，架爐鼓火，將諸佛像盡行鎔化，率以爲常。某年六月初一日，復建此會，方日正中，碧空無纖雲，適當舉火，衆共登視，忽大雷一聲，將池中佛像及諸爐炭盡行攝去，池內若掃，不留微塵。衆皆汗流浹背，咸合掌西跪，念阿彌陀佛，自是遂絕此會。

史莖疏黨類陷臣已極事，內辯周汝弼營升延綏巡撫，係太常寺卿許世憲說情奉旨：

「史蔭方在究問，何得瀆陳奏內說情緣由，還着許世蔭田唯嘉據實具奏，不許游移支飾。」先是，史蔭得提問之報，隨即赴京，潛入韓城邸中，連住三日，乃始投部上此疏。後世蔭回奏，降躍其辭，但引陝西巡按王俊相對之言爲證。有旨：「着王俊實奏。」及俊回奏，則事已結案久矣，遂奉「姑不究」之旨，然世蔭實未嘗說情也。

史蔭下獄後，又上「直發朋黨奸貪之狀」疏，內云：「鹽課現經內臣楊顯名徹底清查之後，割沒清楚，足見臣之心跡；而楊士聰之誣捏陷臣，亦昭然矣。」又云：「張焜芳，乃內閣中書張炳芳之兄也，向來旨意露洩，皆炳芳爲之，卽焜芳參臣及內臣楊顯名，亦恃與援有人，飾置關通，有炳芳在耳。」又言：「炳芳第焜芳，以長史謀障同知，包攬知縣虞國鎮考選，騙銀一萬三千兩，托余伯和送與科臣馮元飈八千兩，令其把持臺省，餘銀入己三千，伯和二千」等云。疏上，數發改票後，擬「元飈士聰俱革任，焜芳炳芳俱革任提問。」復發再票，御筆批云：「此案不欲牽累，」乃止票「炳芳俱革職候訊，伯和提問。」此疏實出黃應恩，應恩素與炳芳有嫌，而「較書」一事，又與士聰有隙，故構造此疏以相陷也。後士聰上「軍興需餉正殷」疏，有旨：「史蔭事情，該部速審具奏，楊士聰不許再瀆。」士聰再疏，遂奉「不得更端求勝」之旨，蓋史蔭之布置已周，聖意亦潛移矣。

時史塗既恃內援，復有韓城主之於外，獄中連上疏催審，且請將楊士聰、張焜、芳令該部提去，與伊面質，而淮鹽運使徐大儀，與史塗同年相好，自奉行查之旨，已先諭吏書，竭力彌縫，不待塗幹僕之來也。惟交際六萬兩，則不得而掩，內監楊顯名回奏，事事出脫，至交際一項，則云：『臣不能爲諱，』以故塗久稽獄中不得出，竟憤恨以死。迨塗死而事敗，則實大爲之也。

刑部上黃應恩招奉旨：『黃應恩，哆口招搖，實有事款，何得聽其支飾，盡爲開豁？該司官殊屬縱徇，着將回話來，仍一面嚴訊確擬具奏。』先是，應恩下部，黨羽甚盛，部招搖諸款，概不敢入，止引洩一品語律，致奉此旨，司官再問，不得不入事款及贓。應恩突出疏參之，司官大懼，乃上疏乞勅三法司會問。夫以罪犯而參司官，與史塗請題楊士聰、張焜、芳到部面質，事雖不行，而兩人之虎視獄中可知矣。後再擬上，有旨：『黃應恩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

刑部上田敬宗招奉旨：『周汝弼推撫情由，竟未訊明，但憑飾抵，傳蒙麻衛招已實，又聽改口展辯，且田敬宗等違法濫受多贓，僅擬配徒，飢縱殊甚，通着研訊確擬具奏。』及再上擬：『田敬宗附近，田登第等邊衛各充軍終身，賊追充餉。』有旨：『依擬。』

十一月，清騎入犯薊昌，總督吳阿衡，與鎮守太監鄭希詔稱壽，已報清人入口矣，猶堅留與鄭公飲百杯，取百籌之慶，飲畢，醉不能師，遂死于亂軍中。北兵盡入樞輔，楊嗣昌上『四事機

宜』疏：『請于卿士科道等官，不拘常格，推補臣部左右侍郎，其久推不至者，俟其到日，于別衙填補。』末云：『職方一司，紋冗已極，特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余爵蒞任無期，請以武選主事孫嘉績升補，而武選車駕主事漆嘉祉等音訊杳然，請救下吏部，遴選別部有才望者，速行調補。』次曰：『吏部題補沈迅調武選，張若麒調車駕，而所云久推不至者，吳性惠、世楊也。』

十一月初八日，召對，初無詞林，而詞林畢集，有內奄奏之，乃俱召入。給事中范淑奏：『今於臨城，尙無定議，不知是要款要戰。』上曰：『那個要款？』淑奏：『外邊皆有此議論。』泰又奏：『凡涉邊事，邸報一概不敢抄傳，滿城人皆以邊事爲諱。』上曰：『凡關係機密的，不許抄傳，若行閒塘報，如何一概不許抄傳？』蓋是時，武陵私謀款局，實併塘報一切禁止，自是長安始敢言邊事矣。是日召對，意在憂餉，大理寺丞戈允禮倡言借貸，欲括城中富人金錢。淑奏：『兵事要在行法，今法不行而憂餉，即天雨粟，地湧金，何益於事？』上曰：『朝廷何嘗不欲行！』而微窺聖意，若有所躊躇而不能決者。先是，楊廷麟疏論武陵及高起潛，武陵特題改兵部，前往盧象昇軍前贊畫，是自己謝恩辭朝，故不預。而款市之議，武陵力請于上，上許之矣。武陵特遣使入口營，竟得嫚書，乃止。

時各道勤王兵至，宣大總督盧象昇，至郟城下，與武陵昌言朝端邪正不分，寇虜何時得

靖。且云：「權臣在內，邊臣豈能成功？」武陵云：「若如此說，老先生尙方劍，當先從學生用起。」不樂而罷。時清兵越都城西掠，破高陽，舊樞輔孫承宗合門死難。破吳橋縣，知縣劉業燾迎降，遂南掠至山東，象鼻南下，逐之。坐營副總兵李某請盧札營于李家口，戒慎毋動，動必敗，清兵非流賊比也。而李自帥師逆清兵，已奏捷矣；盧聞捷，遽勒兵而前，遇清兵于賈村，全軍陷沒。事聞，上以督臣陣亡，坐營不行策應，逮問論斬。邊將祖寬，素以愍直得罪當事，與李俱逮問大辟，人咸冤之。武陵題楊廷麟之贊畫也，實欲假手于清兵殺盧，未出師之前，遣廷麟至真定，與陝撫孫傳庭議事，不及于難。及敗，報至，武陵首先問曰：「楊翰林死未？」報者止知贊畫，不知翰林爲誰，武陵乃再問曰：「楊贊畫死未？」報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營中。」武陵爲不豫者久之。嗚呼！此卽曹瞞殺禰衡之故智，究竟廷麟不死于陣，而武陵竟死于賊，孰謂無天道乎？

時畿內州縣，清兵所至輒陷，兵部主事沈迅上疏條陳邊務，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故清兵所至不能堵禦，請與定州蠡縣廣平河間，各添設兵備一員。」一云：「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其餘條陳，別事甚多。武陵具覆，盛稱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而畿南添設兵備，尤爲救時碩畫，且請改迅科員用。有旨：「沈迅作

改兵科給事中，作速到任管事。蓋迅時結大瑞卞希孔爲奧援，故武陵應之于外，如桴鼓，遂取特旨如寄。

沈迅授科後，卽疏薦張縉彥等爲兵科都給事中，奉旨：「張縉彥着改任。」先是，姚思孝既斥，屢推未用，部議耀復不果。至是，迅薦五人，首縉彥，次任濟，黃奇遇，涂必泓，張若麒，而所重者，若麟也。其薦語有云：「廉則真廉，敏則真敏。」又云：「其所上平賦役，節驛遞二疏，皆能言人所不能言。」云云，而不意上竟點用縉彥也。縉彥到任，既疏恭武陵，又因召對及之。武陵語人曰：「沈宙泉到底還不老成，如此看來，不若從部議用徐蓼莪，或能相爲，也不見得。」夫朝廷用一人，一手握定，惟意所欲與，既與而又悔之，武陵之橫至此哉。

是年正月，張獻忠假官軍旗號，暗襲南陽，屯于南關，左良玉適至北關，疑之，使人召之，獻忠窘，逸去。良玉追及之，兩馬相望，一箭中其肩，一箭中其指于弓靶，獻忠倉惶，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部下孫可望直前大鬪，獻忠乃得脫逃至麻城。良玉進剿獻，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于王家河，夜襲穀城，破之，出示安民云：「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鬪兵遠遁，本營今釋甲歸朝，爾百姓無恐。」遂拘耆老具揭。遺孫可望重賄熊文燦，內有西碧玉二方，長尺餘，又徑寸珠二枚；文燦遂一力擔當撫之。獻忠所部，不滿萬人，乞餉十萬人，又乞襄陽府屯軍，文燦遷延

不能應，獻忠遂據守穀城，分屯羣盜于四郊。二月，左良玉至襄陽，與巡按林鳴琳、巡道王瑞梅欲誘獻忠來見，殺之。文燦曰：「殺降不祥。」力持不可。獻忠恃文燦爲援，益無忌，殺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私練士卒，鑄造兵器，雖婦皆知其必反。

二月，李自成陷蒼溪。時川中諸道兵嚴守險要，賊坐困乏食，賀人龍以弱卒誘，而設伏于梓潼。自成遂弱卒卒走，伏發，殺賊數千級，幾殲之。自成率殘賊走溪南，擬入湖廣，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馳百里，走商維，至浙川，老回回營，臥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然入陝西剽掠。

六月，逮湖廣巡撫俞應桂，以方孔炤代之，以載東撫治鄖陽。

八月，賊曹操會羣賊過天星，托天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于陝州，遂南走內鄉，浙川，犯襄陽。九月，熊文燦遣副總兵龍在田等，邀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大敗之。老回回等俱東走棗陽，宮軍追逐數十里，斬首六千餘級，羣賊披靡四竄，獨曹操仍留內浙山中。十月，陝西巡撫孫傳庭，帥師入衛，諸將先後出潼關，曹操謂爲剿已也，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爲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爲具疏請貸其罪，令諸將宴之于迎恩寺，授官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者，羅汝才也，汝才既受撫，分屯羣賊

于房竹諸縣，文燦令散符從諸衆，簡選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種。文燦一切羈縻之，與張獻忠遙爲聲援，奪民禾而食，不奉縣官治。

十二年己卯，正月，清兵陷濟州，德王遇害。巡按宋學朱，布按道府張秉文翁鴻業，苟好善，推官陸燦等，或死或逃。報至，舉朝震恐。先是，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離德州一步」之語，張若麒力持職方司，爲之案呈，武陵卽據具覆。東撫顏繼祖認定信地，僉謂清兵無越德而南之理。至是，清兵由東昌而東南渡河，破立縣夏津，直趨濟南，濟南精兵，旣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事又無方略，民潰，遂陷。德州聞省城陷，兵心恆擾，鼓譟挾餉，幾至大變。繼祖懼，卽以數千金塞其望，而兵遂不可用。繼祖具疏待罪，申言原派「不許離德」之語。武陵特出疏力排其說。清兵退，繼祖與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總兵祖寬，太監鄧希詔，俱逮下獄。大學士劉宇亮罷。時清兵縱橫燕齊間，宇亮自請督師，與陳新甲並轡而南，各鎮勤王兵皆屬焉。時將卒皆視清兵所向以爲趨避，惟蹂踐居民以爲事，綿竹至安平，偵者報清兵大至，上下相顧無人色，相擬卽趨晉州以避之；知州陳宏緒堅閉城門不聽入，而城中士民亦歃血而誓，不得延入一兵。綿竹大怒，傳令箭：「急開門以納師，否者以軍法從事！」宏緒復語：「督師之來，欲勦清兵也，今清兵且至，正督師建功之會，奈何急欲入城？若芻糧不繼，州官罪也，若欲入城，不敢聽。」

命！綿竹遂疏劾之，有旨：「逮問！」晉州士民，詣闕訟冤，願以身代州官，死者千餘人，宏緒乃得輕降四級調用。上始疑綿竹不能禦衆，徒擾民矣。

時行開大帥，俱尾清兵之後，不敢擊，亦不能擊，綿竹具疏言之，其末帶參劉光祚。韓城與武陵謀，欲因此事去綿竹，乃稟光祚：「軍前正法。」旨到之日，諸大帥俱分道前去，并光祚亦不在軍前。况綿竹之參光祚者，原不至死，適會有武清之捷，綿竹乃置光祚于武清縣獄，而復請之，并上武清捷音，於是奉旨：「條奏條敘，殊屬乖藐，着九卿科道看議！」綿竹具疏引罪，言：「乖則乖矣，藐則萬萬不敢！」蓋兩人明知聖旨往還之間，必致參差，必不能正法，而遂綿竹知計行矣。部覆：「綿竹冠帶閑住！」陳啓薪言：「看重議輕！」沈迅言：「明旨森嚴，考功之發未盡！」於是部議「革職爲民。」韓城稟旨，仍俟事平另議。嗟乎，此案韓城與武陵主謀，排擠播陷甚巧，故明旨止言「看議！」而加以議處，附之者猶以爲未足也，啓新不足道，彼沈迅者，由武陵薦用，而顯然出力爲武陵排斥異己，誠不識世間廉恥爲何物矣。究之五案定而綿竹奉旨免議，上亦知其無大罪也，彼韓城者，獨何心哉。

上傳任丘，清苑，涞水，遷安，大城，定興，縣知縣白慧元等，「貪酷縱肆，俱着革職提問。撫按官不行糾劾，溺職殊甚，近畿如此，遠地可知，着部院申飭！」

慧元令任丘璫某，任丘人也，邀慧元飲酒半，盡陳諸寶玩以供鑒賞。慧元曰：『我有至寶，大異于是！』璫問何寶，慧元笑不應。璫固問之，慧元曰：『我腰下有至寶耳。』璫然，遂羅織其事款入告，又慮人議其修私怨也，并羅及清苑等縣。慧元罷，而新知縣李仲熊卽蒞任，清兵攻任丘，慧元善騎射，協同仲熊固守，城陷，俱死之。

山東巡撫缺，東省諸人公討秦州兵備鄭二陽，蓋二陽于流賊南犯時，城守蓋勞者也。往例：本省撫道缺，本省鄉紳，向部公討，此相沿舊習，間亦有爲私者。至是，沈迅獨糾太僕寺少卿王萬象私討巡撫以修舊怨，遂奉把持亂政之旨，萬象大懼，回話之辭甚遜，然實無私討情弊，乃得旨：『冠帶閑住，』而沈勢益張。後迅與若麒，共言于吏部，用永平兵備劉景曜巡撫山東，自是山東諸事，皆由二人握定矣。若麒又引其兄若獬爲吏部，而以假咨離任，事敗，則又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文武官品服色，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概服獅子。上至是，重行申飭：『武弁三四品，俱炤制服虎豹。』至內奄從無定式，蓋直擯之洒掃服役之末，祖制良有深意。雖太監極品，止於正四品，間有賜蟒玉者，亦後來之濫觴，非祖制也。至是，上命取山海經以進，採取各種獸名，另定服色，以天驂爲極品——說者謂天子左右，環列異獸，蓋不祥也。

上又將內庫歷朝諸銅器，盡發寶源局鑄錢，內有三年代及宣德年間物，製造精巧絕倫，商人不忍舊器毀棄，每稱千觔願納銅二千觔。監督主事某不可，謂：「古器雖毀棄可惜，我何敢私爲輕重？」商人謂：「宣銅下爐，尙存其質，至三代間物，則質清輕之極，下爐後，惟有青煙一縷爾，此則誰認其否？」監督謂：「聖性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聖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爐，則有監督內官，公同驗視，罪不在我。」於是古器毀棄殆盡。

凡遇新天子嗣位，另造琴百張，每張價五百金，此相沿舊例，其事則御用監司之。真金徽玉軫也，然有音無文，至今，上以滹文爲嫌，欲更製琴曲，而莫有能應者。從父適以謁選入都，中書楊崇善，係長洲籍，稱同鄉，卽邀至其家，爲製譜以進，韻義咸備，上閱之稱善，從父已就選州二矣，奉旨：「文震亨着改授中書舍人，武英殿供事！」

上御極後，周皇后正位中宮，復選東宮田妃，西宮袁妃，而田最有寵，其父田宏遇亦最橫，后父周奎次之，袁父則兢兢自守，不預外事。上每戒諭外戚，必三人同召，一日，復召，袁語二人：「學生不敏，奉陪多次矣；今後還求兩先生包容，免賜提掣！」周田不能應，皆有慚色。

璫某與小襄城及秀水諸人善，璫有母稱壽，秀水拉諸同人往賀，甫登其堂，則璫母已巍然端坐，璫侍其旁，曰：「太太年老，不能行禮，小弟代爲答拜。」卽先下拜。秀水輩相顧錯愕，不

得已，頓首再拜而起。嗚呼！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守孰爲大？守身爲大。雖一舉足間，可不慎乎？特書之以爲戒。

七月，戮失事諸臣于市。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總兵祖寬，太監鄧希詔，臨刑肆口訕上，極其無狀。聞者咸爲髮指。而順天巡撫陳祖苞，預服毒自盡獄中。恩縣知縣王應元等，亦以失守被刑。劉業嶸以迎降故，召「謀叛律，決不待時」。妻子入官爲奴，家產籍沒。父母兄弟流二千里安置。而祖苞子編修之遴，繼祖弟監事光祖，俱以犯屬罷斥。先是，顏抵東撫任後，連疏參劾前撫李懋芳，至於逮問，衆論咸不直之。至是，以失事服法，所謂還中以機者乎？

清兵既退，升陝西巡撫孫傳庭爲薊保總督，傳庭佯稱耳聾，不能任事。有旨責其托病規卸，逮繫下獄。順天巡撫楊一雋，以扶同欺隱，亦被逮。

時綿竹進賢相繼罷去，復當枚卜，上點用黃岡姚明恭，費縣張四知，滑縣魏炤乘，三人俱入閣辦事。

八月，庶吉士鄭鄮凌遲處死。先是，鄭鄮下獄，衛帥吳孟明謂：「按律，忤逆惟父母告乃坐，今鄮父母皆亡，其事又遠在數十年之前，不可究竟。」烏程乃以特授科道爲餌，如陳啓新例。於是同里中書許纓應募，上疏證其杖母，并及姦妹，姦媳等事。有嚴旨切責：「吳孟明不能治

獄，着革任回衛！至是獄具，遂磔於市。科道各官，以不行糾發，一概議處，俱降級有差。孟明奉譴後，上疏言：『鄭鄭世遠人亡，皇上必欲立置重典，以風示天下。近常州有錢霖父子戕殺之事，遠近駭聞，許燬既仗義發憤，何舍目前之錢霖，而追已往之鄭鄭？』有旨：『逮錢霖同其子尙賓，赴京驗審！』蓋尙賓以祖尙書春蔭官應天通判，霖係庚子舉人，相爭一侍女，遂揮刀刺其父，中腋，業已輸重賄求和矣，而刀痕儼然，無計可掩。逮至中途，止德州宿，假寓草菴，夜半，縱火焚其菴，預藏一尸於灰燼中，遂以尙賓失火被焚，朦朧入告。旨下：『地方官查明！』武進知縣馬嘉植以入覲行，知府陳瑄申結，稱：『尙賓委係焚死』復奏，而尙賓竟逃入太湖中。馬嘉植物色得之，因尙賓家奴，歸取盤費，遂執其奴爲導引，掩而取之，申解撫按，轉詳法司。『尙賓決不待時，錢霖遣戍，陳瑄爲民，』然馬之爲此，亦非能仗義也，向以刻薄殘忍，見譏於陳，故爲此舉，以傾陳而洩私恨也。陳爲壬戌進士，筮仕合肥知縣，崔呈秀巡按淮陽時，首薦。呈秀敗，陳投誠至戚蔡琛，得以考察薄罰，歷升今官，與馬不相能。馬在任，唯趨事要津，視監司部郎蔑如也。曾以事處鄉紳鄒忠允過當，朱大典，鄒門人也，適來督撫鳳陽，鄒持往控訴，朱爲具疏參馬。馬知之，急挽許鼎臣求解，許曾巡撫山西，朱其屬吏也，許竭力調停，事得中寢。未幾，許棄世，遺孤幼弱，馬視之如陌路，陳以此薄其爲人，每以刻薄殘忍目之，馬故恨之刺骨云。

中書朱紳相國國楨子也，崑山朱大受爲湖州知府，與紳相惡，紳特疏參之，衆議以鄉紳參地方官，不可爲訓，且紳又任子，咸不直之。紳又不達，連章疊上第四疏，奉旨：『廷杖。』遂斃杖下。

上之初卽位也，編修江鼎鎮疏參順慶知府楊呈秀，有旨：『革職提問。』鼎鎮四川南充人，爲楊部民，衆論亦不與之。已已，內計，鼎鎮例轉福建右參議。

歲底，上於宮中符召天將，宮中每年或召仙，或召將，叩以來歲事，無弗應者。以前一召卽至，至是，召久之不至，良久，帝下臨，亂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上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爲？尙有未降生者否？』亂批云：『惟漢壽亭侯受明深恩，不肯下降，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

各省俱有督糧道，江南則以兵備兼理。崇禎元年冬，崇明營兵缺糧，知府王時和勸措不發，遂鼓譟，巡撫曹文衡查『爲守者處死。』時和劾罷。因請於朝，欲特設一道臣，專理四府錢糧，如布政事例。吏部不達其意，題：『准設四府督糧道，專理漕糧，既非具疏本意，而增一官，卽增種種費，徒勵民耳。』

時流賊充斥，蘄黃間，應撫當移鎮安慶，以防侵軼。四府縉紳，又謂：『江南重地，不可無大

臣彈壓，於是部題：『添設安慶巡撫，以安慶兵備史可法爲之，復設偏沅巡撫，以河南布政陳容謨爲之。』是年二月，左良王大敗河南賊飛山虎劉國能於許州，國能降。老回回既東奔，復糾革里眼射場天等合於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間。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李仙風代之，逮總兵張任學。辛卯，左良玉擊射場天老回回混十萬於河南之鎮城，大破之，射場天乞撫，仍運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不聽。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等壓賊壘而軍，賊倉卒接戰。官兵奮擊，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陝，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庚戌，射場天率其衆四千詣內鄉，降於良玉，場天，卽李萬慶也。良玉爲言於熊文燦，文燦署國能萬慶皆爲游擊將軍，革里眼等走商城。

六月，張獻忠住札穀城，知縣阮之鈿竭力調護，士民賴之。至今春，叛形顯著，左良玉請乘其未備討之，文燦不可。至是，果叛，之鈿瀝血書絕命詞於襟，仰藥死。良玉發兵進討，熊文燦故張露其事，且強留左良玉飲餞，稽延旬日，俾獻忠得預爲備，獻忠乃得從容運器甲資糧入房山，署已定，文燦始令進兵。良玉怒曰：『督臺縱虎負嵎，使我櫻之不去，必以逗逼罪我。』令旗至，卽冒暑進討，獻忠設伏於羅候山，良玉兵度險入伏中，賊四合圍之，良玉全軍盡沒，并失其符印，僅收殘兵百人逃歸。遂列文燦事於朝，樞輔楊嗣昌具疏劾之，有旨：『文燦逮問，良玉革

職，殺賊自贖。」後文燦逮至戮尸西市。嗣昌方以議款不就，無以仰副聖眷，而文燦又嗣昌所舉也，乃請劓自效。上爲賜宴賜坐，復賦詩以寵其行，御詩曰：

『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所以寵之者至矣。嗣昌謝恩畢，馳至武昌，申明軍令，見良玉部下多降將，可倚以辦賊，特疏請於朝，拜良玉爲平賊將軍，升永州推官，萬元吉爲監軍僉事。

十月，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犯安慶桐城等處，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之。

十三年庚辰，正月，大計羣吏，湖州知府朱大受，屢爲朱紳所劾，特行賄於吏科都給事中阮震亨，以祈免。爲廠役所獲，并緝臨江知府胡永清等營賄事款，於是震亨等俱下鎮撫司鞫問。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薛國觀、蔡國用爲考試官，取中教諭楊瓊芳等三百名。

韓城金谿，皆以外僚入閣，從無文采。楊瓊芳係揭揚教諭，而以壓榜，此三百年所無者。楊卷在某房中，同考編修韓四維見之，曰：『會元在是矣。』徐簡討汧，取文閱之，曰：『此必首宿先生也，不然，必是老貢生。』及拆號填榜，果係教諭，合堂愕然。韓城俯首無

言，吏停筆候命，韓城躊躇良久，仍舊用楊。

三月，廷試策士，賜魏藻德、葛世振、高爾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又廷授顏渾等吏部給事中、御史等官。

是日，上召對策進呈者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孔子論政，則曰：『知恥近乎勇。』論士則曰：『行己有恥。』孟子亦曰：『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故勾踐象馬以沼吳，燕昭式蛙而滅齊，皆知恥之明效也。」因自列戊寅通州城守功狀，上心識之，拔爲第一。而周正儒、宣國柱五人，特授給事中，吳邦臣、魏景琦等五人，特授御史，顏渾特授吏部主事，田有年、盧若騰、錢志騶、陳纁等，特授兵部主事。時韓城撥無錫、鄒式金爲第一，上抑置二甲，楊瓊芳抑置三甲，韓城始失聖眷矣。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韓城剛愎性成，敢作敢爲，既與武陵比而擯去綿竹，遂正首揆，益無忌憚，凡閣中有所稟擬，中書每於外庭傳示消息，已成定例矣。至是，韓城信任私人王陞彥，而怒老中書周國與楊餘洪不爲用，特捏洩旨事參之，兩人皆廷杖，斃杖下，兩中書家，皆密緝韓城納賄事件，以報東廠。又上召對時，曾語及朝臣貪婪，韓城曰：「使廠衛得人，朝臣何敢至

是『東廠大監王化民在側，汗流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而史塗所輦多金爲布置地者，皆入韓城之寓。適史塗死，周楊二家，力懲塗家人，詣廠出首，東廠卽以上聞，有旨：『下錦衣衛嚴究！』於是錦衣衛提韓城楊馬二長班鞫問，供吐過付之賊甚詳，而韓城一疏再疏，則云『楊士聰之參史塗，別有緣故，』又云：『史塗曾參黨人袁崇煥等，爲黨人所忌，故乘其丁艱而參之。』云。夫身在事中，又恐聖怒方赫，不辨己之受賄，而兩辨史塗受參之故，則眞悍眞愚矣。有旨：『着五府九卿議處！』已而議處本上，有旨：『薛國觀着冠帶閑住，中書王陞彥，着革了職刑部提問！』

韓城等既去，復當枚卜，上點用德州謝陞，并經陳演：先是，田唯嘉罷斥，陞南京右都御史莊欽鄰爲吏部尙書，欽鄰遷延半年不至，奉旨詰責，欽鄰調用，而特召謝陞爲吏部尙書。至是，陞以原官，演以禮部侍郎，俱入閣辦事。滑縣曾出德州之門，具疏讓位，於是德州位列滑縣之前。

十月，行刑御勾決囚十二人，原任徐淮中河郎中胡璉預焉。胡璉，雲南人，戊辰進士，前年以黃河衝犯泗陵，與河道總督劉榮嗣同逮，運河者，專以運漕艘，而黃河則兼護陵寢，設有通惠張湫徐淮儀真四河道，復南旺夏鎮二泉閘，皆以工部郎主之，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費

有編額，慮最悉也。而徐淮尤稱險要，時設打洪之役，神廟中葉，改濬落馬湖，漕艘盡由宿遷收口，不復走洪，而徐淮始專護陵寢矣。承平日久，惟俟春夏水湧漲發，足以際漕事，凡大挑小挑之費，俱入上下私橐。至是，黃河連年衝決，直犯泗陵，總督朱光祚周鼎與榮嗣皆被逮，朱劉皆斃於獄，周後以宜輿力庇，免死，遣戍。

逮薛國觀至京，賜死。先是，韓城出都，資重疊，用車至數百輛，東廠隨具事件密奏，聖心益怒。而史塗寄頓之賊，衛招甚明，給事中袁愷復疏劾其納賄諸事，輿通賄刑部右侍郎蔡弈琛，左副都御史葉有聲，并及吏部尙書傅永淳，侍郎林棟隆，有旨：「弈琛有聲，革職提問，永淳棟隆閑住！」而私人王陞彥，雖已下獄，尙未成招，至是，特旨：「王陞彥着卽會官斬決！」凡招具，或斬或絞，招內已定，奉旨止云：「卽會官處決！」今陞彥招未具，裁自聖斷，故云「斬決！」此旨從來所未有也。陞彥決而韓城復逮，逮至，候命私寓，而「令自盡」之命下。時韓城已臥，家人報錦衣賫詔至，韓城蹶然曰：「我死必矣！」倉卒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官詔畢，頓首不能出聲。自盡後，衛帥驗視回奏，次日，始奉旨：「准取殮！」蓋懸梁者兩晝夜，真從來未有之慘矣。

東閣五間，夾爲前後十間，前中一間，供先聖位，爲諸輔分本公鉞之所，閣輔第五員

以下，則俱居後房，雖白晝亦秉燭票擬。韓城當國，特鑿一牖，復開門構數椽，以通日色，說者謂破壞風水，故首膺此禍。雖然，韓城卽不破壞風水，能免此禍哉？

是年二月，左良玉遂勦張獻忠，獻忠出戰，墮馬幾被擒，復逸去，逃入瑪瑙山中，良玉令降將劉國能圍之。獻忠食盡，分賊四出抄掠，不得者歸，盡殺之，其未歸者懼殺，詣軍門降。良玉因令國能將之前行，僞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乘不意，縱火大戰，盡掃其營壘，斬首萬餘級，擒其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鰲等，獻忠批簾從巖澗逃去。捷聞，賜楊嗣昌斗牛服。是役也，獻忠精銳俱盡，止存千餘騎，走入興安平利山中。良玉進圍之，連營百里，憚險，圍而不攻。獻忠因得以收散亡，養痍傷，羣盜往往歸之，勢復振。而羅汝才過天星等賊，復盡入川。嗣昌駐襄陽，會師合勦，以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副使殷太白，復疏參四川巡撫邵捷春不行堵禦，捷春遂問。

五月，賊羅汝才等陷四川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統兵來援，監軍萬元吉率舟師由巫山上三峽，賊十三哨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爲殿，官兵遙望不敢擊，賊循河南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賀人龍等，皆會於夔州，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兵分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於萃擊過天星於鄭山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賊旣困，謀奪尖山西奔，賀

人龍會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總兵張應元、汪雲鳳、陝西副總兵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尖山寨，人龍等率諸軍奮呼，直入賊陣，斷賊爲二，賊騎陷泥淖不得馳，而川兵奔跳澗谷如猿猴，賊潰自相騰踐，斬首千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第七十一人。賊退屯羊橋，四出抄掠，石柱土司邀之於馬家寨，斬首六百，又追敗之於留馬壩，斬賊首東山虎。庚子，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山頭張幕，魚鱗相掩疊，官兵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先走，北山賊馳下，直擊官軍，官軍力戰，賊退守山巔，官軍分兵繞山後而上，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馬緣山逐賊，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二百級。賊奔迎仙寺嶺。癸卯，三省官兵合擊賊於嶺上，賊營大亂，斬首千餘級。秦良玉奪羅汝才大纛，擒其老營隊副，場天賊突圍遁走七箐坎，入於乾溪。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謀歸湖廣，以瞿塘水漲不得渡。總兵嘉棟、副總兵應元、雲鳳、白雲陽出邀其前，監軍元吉、副將人龍等，問道疾走尖山以截之。夔城山溪險隘，炎暑毒人，賊人馬俱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鷹五營，走雲陽尖山壩，過天星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於開寧。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爲殿，以挑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殿後賊，破之，長驅擣其中堅，賊大敗，追至馬溺溪，壓賊壘而東。六月辛亥，昧爽，人龍等前薄賊營，三路並進，大呼騰躍而上。賊驚潰，官軍逐之，斬首千二百人，赦其俘一桿鎗，自來虎、伍林三人，

隸爲前鋒。壬子，官兵躡賊而前，虎賊必設伏以相邀，參軍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將戰方酣，人龍國奇、應兵並進，聲動山谷，圍中亦奮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等十六人。汝才東走大寧之小嶺，官兵控之於夔東。己卯，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南壩，知汝才東竄，而官兵漸迫，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追擊賊於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於臨江，斬首二百餘級。張應元窮追至寶山，遇賊百餘騎，擊賊二十餘騎，餘皆大呼釋甲，賊首托天王請降——托天王，卽常國安也，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抓地虎，往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爲信，乃降。』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邀去百餘騎，來歸者七十五騎，皆關西健兒。辛酉，過天星西走，官兵拔營逐之，至新甯西關外，賊騎三千，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大亂，馬竄禾黍中，驚蹙相騰踐，官兵蹙而射之，斬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鍾、金狗兒，過關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追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驅遇賊，官兵並進，斬首三百餘級，奪其營，賊奔袁壩，設伏溝澗中。戊辰，應元等前驅搏戰，令高守達、常國安繞谷中出，擣其脇，賊伏發，方接戰，國安守達突出，大呼擊賊，賊驚墮山澗中者無算，斬首九百餘級，生擒滾地狼等十七人，降其管隊柯天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壩東走開縣，諸將分營出戰，鄭嘉

棟將中軍，羅于莘將左軍，降將楊旭將右軍，戰于城下，賊大敗，走大昌。

張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入巫山間，川兵躡之，益西入深谷中，掩旗息鼓若無人。參將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歸。初，楊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賀人龍所將關兵驍勇善戰，屢殺賊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軍印。既而良玉奏瑪瑙山之捷，度未可動，復奏留左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兵銜，須待後命。人龍驟聞大將之信，踴躍動三軍，既而報寢，殊快。良玉知其故意，亦懷恨。當獻忠之竄伏興房山中，所存千餘騎耳，勦之可立盡，乃良玉以奪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互相推諉，不復深入，以致獻忠復熾，皆嗣昌失二帥之心所致也。

過天星素與張獻忠有郟，聞羅張既合，遂詣嗣昌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衆七千人，簡其精銳，隸良玉軍中，安其老弱於鄖西，以降將掃地王李靖隸監軍萬元吉標下——過天星，即惠登相也。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鷹距、大雷、元吉遣遊擊劉正國降將伍林招之。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嘗懼爲所併，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汝才遂殺劉正國、伍林，東走巫山。良玉分兵屯房竹間，汝才屢敗，黨羽多降，勢益孤。獻忠時在巫山，汝才往會之，謀渡川西走。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等合兵擊之，應元雲

鳳屯於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癸亥，人龍兵譟而西歸，獻忠知官無後繼，悉銳來攻，而應元雲鳳所將湖廣兵三千皆新募，未經行陣，賊驟至，二將簡銳卒千人捕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衝營中，守營新兵皆譁，賊乘之，前後皆圍，二將殊死鬪，應元中流矢，奮擊突圍出。賊方渡河，應元赴河上，燃礮擊殺一賊帥，衣緋者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甚，飲水斗餘，臥血凝臆而卒。時張羅新合嗣昌命金翅鵬部下飛上天，入羅汝才營，招之。汝才逡巡不決，獻忠懼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曰：「楊關部已俘過天星，獻闕下矣，爾慎自爲謀！」元吉請檄左良玉攜惠登相至陣前，招汝才必來，嗣昌不聽，汝才遂不果降。己丑，嗣昌屯巫山，遣人至關索營中，招之。先是，關索屢敗，伏深山中，過天星降，益懼，遂與其黨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號一連鷹等，詣嗣昌軍前，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曰：「撫慰之，給以金幣，所部三千人，嗣昌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惟羅張相抗，其七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上聞，敍賚文武將吏有差。九月，官兵大敗李自成於函谷，自成奔漢南，李國奇等蹙之於北，左良玉扼武關以南，初諸將圍自成，肴函山中，分守要害，合圍甚密，將坐斃之。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待其走而擊之，可立盡也！」自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同養子李雙喜，乘隙率五百騎突圍。

而出，諸將不能禦，遂自武關逃入隕陽。時河南大饑，饑民所在爲盜，自成乃至隕陽走伊雒，餓民從者數萬，圍永寧，陷之，殺萬安采鏗，再陷宜陽，勢復大振。

是日，張羅二賊陷大昌，進屯夔州山北，時賊行營輜重婦女甚重，衆官兵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守將多遠遁，遂長驅趨達州。十月壬戌，賊渡河入巴西，陷劍州。甲子，過劍閣，由廣元走陽平關，從間道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整旆而東，賊乃踰昭化，走西川。丙寅，川兵迎賊于劍州，敗績，賊縛四將去。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賊于梓潼，被擒，賊招之，元吉請卹其妻子於夷陵。

十一月庚辰，嗣昌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猛如虎爲正，張應元爲副。癸未，發保寧，趨綿州。癸卯，賊知大兵至，走江內。乙巳，猛如虎選驍騎逐賊，元吉應元屯兵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十二月辛亥，賊南陷瀘州，瀘州三面皆陡絕臨江，止石立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蹙賊北走永州，逆而擊之，可盡殲也。乙卯，元吉等至石立站，賊先移渡南溪，官兵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抵成都，副將某統千餘騎夜搗賊營，賊預取土像數百置帳中，四面懸燈，而潛伏暗處，千騎望燈而趨，大呼直入，則所劫者，諸土像也，急退，而賊衆四合，殲慘無孑遺——自是成都專意固守，不

復言搗營矣。賊趨新都，知縣黃岡固守，賊復至綿州。

是年，山陝河南大旱，蝗起，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有袁老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別之，後官兵復開州，時中走河南。

江北賊革里眼左金玉復犯霍英，上命太監劉元斌率營各六千馳赴北江，擊賊于霍山，敗之，賊走湖廣，陷麻城，黃梅。

河南鄭縣盜李際遇，申靖邦，張鼎，聚衆至五萬，總各王紹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首二千餘級，追擊菜園，斬首千級。

卷七

十四年辛巳，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下鎮撫司究問。學龍降兵部侍郎，循例有薦舉疏，內薦道周有『學問直貫天人，品行無忝孔孟』之語，滑縣票旨以『羣臣結黨標榜，欺侮君父，屢旨訓誡，毫不省改』。學龍道周俱遣緹騎逮下詔獄，鞫訊同黨姓名，道周供出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及從父共四人，俱下刑部獄。

兵清陷寧錦，總督洪承疇，總兵大受降。自袁應泰喪遼陽，退守廣甯，王化貞棄廣寧，退守寧錦。至是清兵復犯寧錦，總兵祖大壽固守，告急於朝。先是有祖大弼者，其勇爲祖氏冠，歷官副總兵，前是清兵來攻，相顧莫敢先進，城中大恐，大弼戒無動，自率銳卒五百，直衝清營，往來馳擊，清兵披靡不能禦，遂拔營去。及是，病不能師，報至，上命總督洪承疇，帥大同總兵王樸等六總兵，援兵十餘萬，入往救。祖寄語于洪，謂：『清兵強甚，難與爭鋒，可用車營法，步步進兵，即步步列營，使彼不得逞志，逼之出塞乃可！』洪從其言。上以師久無功，令職方郎中方若麒，往探機宜，若麒至，不度彼此，妄謂清兵一鼓可平，嚴促進勦，承疇不能制。清兵偵知之，臨夕，設伏

以待前軍甫發，王樸率本部先遁，諸總兵至半途聞之，皆倉皇西奔，清兵以鐵騎乘之，士卒死者大半，張若麒及總兵楊國柱等僅以身免，所喪器械輜重，不可勝計，承疇大壽皆降。事聞，舉朝震動，若麒逮問下獄，王樸處斬，國柱等革職充爲事，立功自贖，而承疇謬以殉難聞，卹贈太子太保，蔭錦衣千戶世襲，與祭十六壇。

召子告大學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閣臣雖內外兼周，鮮有當聖意者，衆推宜興頗有機巧，或能仰副，而聖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張溥，禮部員外郎吳昌時爲之經營，涿洲馮銓，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鍼等，分任一股，每股銀萬金，共費六萬兩，始得再召。庚辰孟冬，上祭太廟，諸臣先至殿門外候駕，時殿門未啓，忽聞內有異響，衆共驚聳，俄見殿門大開，有冕旒者十餘位，從內走出，頃之不見，而殿門閉如故，衆秘之不敢言。駕至，行禮之時，怪風暴起，燈燭皆滅，助祭諸臣，仆地者久之始能起，上亦以驚悸成疾，下體軟麻，不能行立，百餘日始瘳。及是，孟冬祭廟之日，天氣晴和，上喜謂近侍曰：『周閣老畢竟有福人，』故眷注最深。

黃道周之案，久不得結，一番招上，一番嚴駁，戶部主事葉廷秀疏救，併與廷杖，淹留獄中者幾一年，宜興再入政府，竭力周旋：先是，部擬學龍道周，烟瘴充軍，不允，至是，刑部尙書劉澤深上疏，略曰：

「黃道周之罪，至瘴戍盡矣，進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從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卽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僂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觀諸行事，道周具疏，不過空言一
 二臣工，其相與者，皆從罷斥，烏有所謂黨而犯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圓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請！」

有旨：「依議。」既而黃文煥等各疏辯，有旨：「該部查議！」部覆上，有旨：准各復原官！
 是歲，江南大旱，自春及夏無雨，高區竟未及插蒔，貧民嗷嗷，望賑蠲之詔。宜興首先輸米三百石，爲諸臣急功者倡，于是撫按不敢言旱，各縣苛徵漕糧如額，斗米至三錢，民不堪命。

爾時當國者，不必請蠲請賑，取厭帝聽，但就內外積弊，力爲清查，便可寬民命于萬一。如光祿寺歲派無錫縣上供白米一千三百三十石零，歲用七百餘石，則每年多存六百餘石；浙直各府，歲派分給部堂翰林尚寶科道等衙門白米一萬二千一百餘石，歲用共八千餘石，則每年多存四千餘石；每年衛所運解漕糧入祿米倉者，五百餘萬石，除文武各官，支過俸米外，具蠶食其中者，則有營兵衛軍衛役三蠶；營兵則有冒名之弊，如司苑局四驍軍勇神木黑口等廠，以中涓爲三窟，歲糜餉三十萬石矣。衛軍則有造冊之弊，

今盜額者將及二萬人，一軍應支餉十二石，是歲耗米二十四萬石矣。衛役則有賣粟之弊，凡官錦衣者，虛領十餘票，皆托名吏役，每票支米六七石不等，是歲耗米二三十萬石矣。漕撫標兵五千，皆食江南糧，衛軍領解，止行給八百里行糧，不應與解京者同給三千七百里行糧，此項釐剔，亦可省米三萬石。更由此而推之，內府收貯香蠟燈草絲綿等項，額徵銀五萬餘兩，年年委積無用，此項不可裁乎？薊遼犒賞公費，重復支用，多至二十三萬兩，舉一邊而各邊可知，此項不可節省乎？又如上供磁器，又料價藥料，一切不急之需，暫停一二年，可省金錢數十萬，若能逐項清查，以佐國用，將朝廷不苦于虧額，蒼黎咸樂于更生，相臣造福，豈不普哉？不此之圖，而沾沾首輸爲天下倡，將以是盡臣職乎？甚矣，其不講於大道也！諸令中長洲知縣葉承光尤酷，拔取富室充兌，賄入則免，有過客問訊其官况者，曰：『賴有此荒耳。』衆心憤恨，幾激民變，巡撫黃希憲曲庇之，僅以調簡行，復以標兵護之出境。

是年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斬獲頗多，賊引退。賊復以大砲攻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總兵王紹禹標兵，有馳呼于城上者，城外亦呼以應之。北兵既執守道王允昌于城上，紹禹辭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卽總鎮其如我何？』揮刃殺守陴者數人，守陴者

皆驚散，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城，焚福王府，福王氏子，俱籠城走，王允昌等各官，俱被執，俱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後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原任兵部尚書呂維祺，遇王于西關，謂王：「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泥首乞命，自成歷數其罪，遂遇害。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奔懷慶。自成僞稱「闖王」，雄諸賊。事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樸之，籍其家。

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兗屬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東平令胥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侯二等，嘯聚數千人，武邱知縣蘇茂柏擊破之。

獻忠潛至巴州，乘其迎春，襲破之，恣掠三日，趨達州，新寧，開縣，焚毀驛道，人烟絕斷者七百餘里。初，賊之南竄也，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追遂不待，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遂莫爲堵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追及賊于開縣，日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困乏，詰朝請戰，參將劉士傑曰：「自瀘州逐賊，馳驅四旬，僅而及之，今遇賊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乎？請爲諸軍先揮戈獨進！」賊屢却，如虎亦率親兵從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遲回不前，因簡精銳，繞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關如，虎子猛先，皆捷戰死，前軍已覆。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仗軍符

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監軍元吉，赴開縣收集殘兵，祭陣亡將士，哀勳三軍。嗣昌在雲陽，聞開州失利，始悔不用扼歸路之謀矣。初，賊由達州而西也，嗣昌策其必入陝，檄左良玉自興山趨漢中；及賊東走，復檄良玉自夔門進勦，使者憚行，中途返命曰：『賊已入漢中矣。』既又使人謂良玉曰：『賊向漢中，可急援！』良玉不應；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怒曰：『向從都督命，瑪瑙山安得給乎！』遂撤兵去。賊下夔門，竟無一人相拒者。賊既渡險出巫山，晝夜疾走，入歸興山中，羅汝才亦入湖廣，惟搖天動留川中，元吉屯兵八百于白帝以備之。

二月，李自成以邵時昌爲河南僞知府，而席捲子女玉帛入山，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入城，收時昌斬之。時土賊竄起，一斗穀瓦灌子等諸盜，皆合于李自成，同攻開封。巡撫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攻七晝夜不克，周王恭樛，出庫金五十萬助餉，復懸金募死士，能殺一賊者，立與五十金，兵民踴躍爭先，賊死者甚衆，賊懼，退數舍。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與總兵陳永福內外夾擊，大破之，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賊乃退。既而仙風名衡互相訐奏，諂逮仙風，以名衡巡撫河南。

獻忠汝才，復從山中出，趨當陽，鄖撫王永祚扼之于房竹，遂走宜城。偵知嗣昌有檄之襄陽，要之于途，取檄遣賊僞充公差，夜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有符驗，延之入，時二月初八

日也。先是，官兵獲獻忠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鰲等，俱禁襄陽獄。知府王承曾素縱飲漁色，見獻忠，易視之，疎其防。賊乃入獄，與徐、潘等相約，漏四下，徐、潘等破獄出，殺守門卒，開城門迎賊。賊盡入，先攻襄王府，焚端禮門及諸樓臺，合城鼎沸。初九日，獻忠入城，僭坐襄王殿，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斬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川，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盃！」遂遇害，宮眷無一存者，并殺桂陽王常法。時城內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集，盡爲賊有。推官鄺曰廣，被執，大罵不屈死。署襄陽知縣李天覺，北面叩頭，置印于案，自縊死。左良玉在唐縣，聞襄陽陷，股栗不能起，久之，與鄖撫王永祚統兵赴援。癸丑，賊棄襄陽，渡江破樊城。己未，陷常陽。乙丑，陷新野、光州。

江北革左諸賊，因官軍四集，急而議款；監軍楊卓然，議安插于潛太間。然二賊實無降意，公行劫掠，卓然每左右之；及襄福二藩，相繼遇難，二賊乘機復熾，命朱大典督諸軍討之。

河南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拔河陰，斬孟三。

三月丙子，楊嗣昌自盡。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度不能免，遂自縊死。監軍萬元吉部署行營，令猛如虎駐蘄州，防獻賊束軼。事聞，左良玉削職，戴罪討賊。鄖撫王永祚，知府王承曾，襄府長史唐時，俱着撫按解京提問。

山東巡撫王國賓，革職以王永吉代之。時東省大饑，民間父子相食，徐德數千里，白骨蔽野，行人斷絕，飢民相聚爲寇，曹濮上賊尤熾，上命總兵楊御蕃、劉澤清合兵勦之。

四月，以丁啓濬代楊嗣昌，總督軍務。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屯南陽。自成屯廬氏，廬氏舉人牛金星迎降，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首陳圖讖云：「十八孩兒兌上坐，當從陝西起兵以得天下。」自成大喜，奉爲軍師。

張獻忠犯應山，知縣章自輝擊却之，遂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合家死難，吏民屠僇無遺。隨州爲四冲之地，其初陷也，知州王燾死之，至是三陷矣。

五月，以東寇孔棘，特設津徐臨濟四鎮總兵，專護漕運，又以河道張國維工部侍郎銜，不便節制四鎮，乃改銜兵部侍郎。

河南土賊袁時中犯蒙城，朱大典擊敗之；總兵劉良佐，簡曉騎自義門追擊，賊大敗奔滑，時中以數百騎宵遁入河。

泰安土賊掠寧陽曲阜，聞青州兵多，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僇甚慘，遂犯徐州北關，轉至南河店，燬漕船十六隻。

賀人龍破李自成于靈邨山中，時保定總督楊文岳屯禹州，左良玉屯南陽，猛如虎屯德

安適疽發于背，退屯承天。

癸巳，出傅宗龍于獄，總督陝西兵討賊。丁丑，宗龍至新蔡，會楊文岳、賀人龍、李國奇、大威等，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戊寅，諸君畢渡，走龍口。是日，李羅二賊將趨汝寧，覘官軍至，盡伏精銳松林中，楊驅諸賊西渡，人龍口口，賊追及之于項城，執宗龍至城下，令呼開城門。宗龍大呼曰：『我已爲賊所執，爾等當死守，毋墮賊計。』賊斫其耳目，死城下。人龍、國奇俱西歸，賊陷項城，屠之。詔復宗龍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李羅二賊合兵擊葉縣，守將劉國能——卽飛來虎也，誓師力戰，賊悉衆來攻，國能身被數十創，氣愈厲，部下勸暫逸，圖復舉，國能曰：『朝廷旣赦我死，又加爵命之榮，萬死何辭！自成羽毛已成，不可復制，何再舉之可圖？』盡殺其軍中馬騾饗士，黎明，分兵爲十隊，偏裨各率其屬，馳逐大戰，至辰復聚，則死者過半矣。又分爲五隊，賊亦分兵圍之，更番迭戰，以逸待勞，國能率殘丁短兵相搏，至夜，度不能脫，仰天呼曰：『我力盡矣！』遂自刎死，部下無一降者。事聞，詔贈國能左都督。

六月，左良玉擊張獻忠于南陽之西山，敗之。獻忠西走，攻南陽，知府顏日愉堅守不下，遂襲泌陽，陷之。

七月，獻忠圍鄖陽，守將王光恩禦之，多殺傷，遂退。總兵黃得功標下兵叛去，投獻忠，令之

破鄆西。辛卯，鄆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將被擒者，人斷一手縱歸，以辱官軍。

八月，獻忠乘掠信陽。時總督丁啓濟與左良玉俱屯南陽，頓兵不進。至是，良玉始至南陽，引兵逆擊獻忠于信陽，大破之，斬其渠魁五人。獻忠負重傷，易服夜遁。良玉軍聲大振。戊午，獻忠收餘衆走鄆陽，驟遇官軍，不戰而潰，還走南陽。越十餘日，良玉始至，則獻忠越南陽而東久矣。時羅李方合，獻忠因汝才以奔李自成，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爲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陰選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往，獻忠乃晝夜東馳，與革回諸賊同入霍。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京兵，追賊至壽州，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盡閉，縱兵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既而欲攻城，州民斂數萬金賂之，乃免。

十一月，總督汪喬年率總兵鄭嘉棟、牛成虎、賀人龍趨河南。先是，喬年于陝西發李自成先塚，得小蛇，卽斬蛇以殉，誓師東下，抵浹縣，襄城舉人張永祺率邑人迎官軍，屯于城中。自成聞之，盡衆來迎戰。時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沒。喬年以數百騎入城，拒守五日，襄城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并殺守將李萬慶。——卽射塌天也。自成深恨諸生，剗刑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遠遁，屠其族人九家。乘勝圍南陽，破之，唐王遇害，總兵猛如虎死焉。鄧州等處皆降，知州劉振世死之。太監劉元斌統兵救襄城，聞南陽陷，乃擁婦女

北去。

十二月，自成連陷許州、鄆陵等縣，知縣劉振之，衣冠北向再拜，自刎死。復陷禹州，徽王遇害。再圍開封，高名、衡、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子城頭，擒一賊者百金，殺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五十金，被傷者以輕重爲差，殺賊者甚衆。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乃屯朱仙鎮。

上以朱大典受命督師，縱賊流毒，着革職聽勘，以高斗光伐之。

十五年壬午，正月元旦，上御殿朝賀畢，下寶座，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趨至殿簷，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西班牙來！」蓋以師席待諸輔也。閣臣起立，不知聖意，擬取東西兩班上；又曰：「閣臣西邊班來！」隨有一奄下，引而前；上官閣臣來，諸輔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官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求！」聖躬轉而西，面向閣臣一揖曰：「經言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諭至此，辭意甚嚴重，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調和在卿等。」諸閣臣跪伏謝，菲才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再三，隨諭：「先生起來！」諸輔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還宮後，

復補賜聖諭一道。時諸助臣不知所以，亦相率疾趨，上曰：「東班去！」

時行取各官，待命闕下，皆仰祈宜與手援。適漕運愆期，宜與因言：「漕艘至今，尙未開封南回。皆以巡漕未補，無人催趨，請速下諸科道缺！」上從之。於是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授部曹者。滑縣接韓城衣鉢，每票旨，輒深文詆譎，黃道周之獄，皆出滑縣手，宜與再召，并研鞫事事。請教惟謹，而滑縣專行自如，宜與大不以為然。御史楊學愿具疏將糾之。或謂滑縣曾巡撫江西，于楊有部民之誼，不便，乃授馬嘉植上之。滑縣一疏引疾，宜與即票旨：「准回籍調理！」

大學士謝陞罷。德州由外廷入，聖眷頗隆，去冬，上用十一般茶飯禮祭光廟御容，諸閣臣陪祭，德州最後至，糾儀臺省糾之。德州疏辯言：「臣將出門，而衣帶忽斷，再續再斷，以是後期，乞將臣與縫衣者同下法司，嚴加訊鞫！」雖奉旨免議，而聖意已移矣。時邊塞議款，上頗秘其事，德州與新咨臺省，訟言其不可，給事中朱徽首先糾劾，謂：「事關宗社，謝陞身係大臣，既知不可，即當極諫，乃諫諍不聞，而昌言于衆，以暴揚皇上之過，大不敬無人臣禮！」上震怒，奉旨有「朕心甚痛」之語，將大有所處分，而羣臣隨聲附和，不下百餘疏，聖意遂從輕，止削籍爲民。

「臣伏讀聖諭，申飭交結內侍之律，因稽太祖高皇帝時，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正有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甚者誘人作奸，挾仇首告。夫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喙，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其不卽罹於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乞皇上先覓東廠條例：夫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抑臣又有請焉：外臣獲罪，但勅撫按檻車，送詣闕下，未爲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產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餽，爲害滋甚。」

有旨：「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有司在，錦衣較衛尉，毋得奉差需索！」

五月，逮鳳慶總督高光斗，安廬巡撫鄭二陽，起馬士英總督鳳慶軍務。士英先爲王坤所糾遣戍，至是，會推鳳慶總督，士英列名其中，上怒甚，曰：「會推大典，輒以廢棄竄名其間，冢臣欺蔽殊甚！」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曰：「冢臣豈敢欺蔽，實以馬士英會歷邊疆，頗有才略，禁銅可惜，今止開列，候皇上裁奪，惟是冢臣不先奏明，誠爲有罪。」上怒始霽，曰：「馬士英旣說他有邊才，卽着他去！」遂起陞兵部右侍郎，總督鳳廬安慶等處軍務。

六月，吏部尙書李日宣罷，時常枚下，外僚房可壯，張三謨，宋致預焉；先是，御史廖惟一，并研姻戚也，時常考核，并研託可壯爲道地，不應，并研因步蜚語，謂：「此番枚下，皆可壯三人主

持。」上入其說召延臣于中左門，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侍。上詰吏部尙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毋寧背君父，不肯私交，寧墮職業，不破情面，今日枚卜大典，會聚推舉，自當矢公矢慎，乃稱許詢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濫與會推，此豈大臣之道？」並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掌道御史張暄，幾欲重典，閣臣力救，乃下日宣聲于獄。時吏部左侍郎現缺，右侍郎雷躍龍，久不到任；上呼禮部左侍郎王錫袋出班，曰：「吏部印着你署掌！」王遂改吏部左侍郎，署部事。閣臣以枚卜請，上點用晉江蔣德璟、黃景昉，興化吳甦，俱以禮部尙書入閣辦事，而起陸鄭三俊爲吏部尙書——蔣黃同邑，同時極稱盛事。

四月中，順天三河縣地方，半空中忽墮下一龍，牛頭而蛇身，有角，有鱗，宛轉叫號于沙土中，以水沃之則稍止。撫按不敢奏聞，如是者三晝夜乃死。

東宮田妃最有寵，是夏田妃病篤，徧走羣望，上咸躬致禱焉。臨終，上適往他殿行香，不及永訣，回宮大慟，喪禮備極隆厚。田妃有妹，曾入宮，上授以花一朶，即令插髻上，曰：「此是我家人也。」妃薨後，上留心其妹，甲申春，已有旨採擇淑女，以備六宮，俟冬間舉行，未幾遇變。

金壇盛順者，宜興幕客也，欲題內閣中書，而又欲得科目爲重。壬午，北闈，大理評事李森先，已有成約，外議頗著；給事中楊枝起疏糾之，森先降調，不及預同考，及榜發，盛仍列名，監場

御史徐殿臣力持不可，乃抽出。

鄉試大典，雖曰矢公，然夤緣未能盡絕。至關防潰裂，顯行無忌，則莫若壬午時宜與弟肖儒，子弈封，以及親識子弟，無不入彀，衆官效尤成風，不復問文藝矣。說者謂隱匿災荒，濫黷大典，上負聖眷，下負輿望，賜死之禍，實自取之。後有坐以縱敵之罪者，夫力能殲敵，方能縱敵，不坐以不可逃之律，而加以莫須有之案，恐反授宜與以口實也。

十月，吏部題臣父生死蒙恩等事，奉旨：「文某准贈禮部尚書，蔭一子，入監讀書！」先文肅以九年六月棄世，十一年二月，南京給事中張焜芳疏未有云：

「故輔文某，骨鯁性成，勁介絕俗，以天下爲己任，數月揆席，正色危言，觸著去輔，禍機遽發，以致忠憤填膺，實志以沒。今歷二年餘矣，子孫不敢陳乞，撫按不敢代題，竟與草木同其朽腐，皇上恩禮舊臣，隆賜講幄，而使文某幽光弗耀，典禮缺如，優卹易名，豈可一日緩乎？」

六月，溜川請告，給事中吳麟徵疏言：

「張至發之歸，皇上優禮有加，臣知皇上始終優禮大臣也。因念故輔文某，與至發同蒙特簡，兩月政地，一語招尤，省過責躬，溘焉朝露。其進也，由聖明特達殊恩，非藉旁門倖竇，其去也，由同官意見相左，非係納賄徇私。今棄世已二年餘矣，撫按不敢代題，子孫不敢陳乞，惟皇

上哀而矜之！

韓城票：「卹典出自朝廷，何得徇私市恩？」御筆抹去，止批：「該部知道！」十二年四月，吏部驗封可署，司事主事胡璇案呈，前署部左侍郎董羽宸具題，奉旨：「文某准復原官致仕！」九月，不肖乘上疏：「請卹臣父，生死蒙恩，微臣感戴申悃！」等事，奉旨：「該部知道！」十三年三月，禮部祠祭司郎中劉大垣案呈前事，尚書林欲楫具題，奉旨：「卹典必須實蹟，這本如何竟請，還着再行核奏！」亦韓城所票也。後韓城獲譴，宜興再入政府。十五年四月，祠祭司署司事員外吳泰來案呈前事，尚書林欲楫具題，奉旨：「文某准與祭一壇，減半造葬，仍加祭一壇，以示優禮！」至是，吏部驗封司署司事主事張文燧案呈前事，署部事左侍郎王錫袞且題，奉有令旨。

兵部尚書陳新甲處決：新甲，四川人，由舉人歷任本兵，蓋楊嗣昌薦以自代，爲款局地上知邊防不足恃，姑藉款以暫紓目前，後以傅宗龍言，召新甲切責，謝陞獨進曰：「清果許款，款亦可恃。」于是遣馬紹愉往建州，清不表謝，而復得大媾書，上大悔恨。然自張若麒債事後，舉朝之人，無不願款者，新甲復申其說。上親發璽書，加紹愉太僕少卿銜，而鄭重遣之。乘傳至塞外，邊臣張筵宴清使，清使一語不答，云：「待國主命。」及國主至義州，責諸酉私通中國，將

殺我使；譯事者再四叩頭祈請乃免。馬紹愉匍匐歸，科道諸臣惡其辱國，連疏糾之，并盡列新甲奸罪，上雖怒甚，隱忍未即發。適新甲有疏，細陳款事顛末，內多援引聖諭，此疏誤爲書役發魁抄傳，兵某據疏抄糾參，上意新甲見賣，下嚴旨切責，且令回話。新甲具疏回話，絕不引罪，反自詡其功，有『有某事，人以爲大功，而實臣之大罪』等語，不一而足。上愈怒，着『革了職，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寨律斬，宜興井研，合詞求免，以北清未薄城爲言。上曰：『陳新甲職任中書，一籌莫展，致令流賊披猖，戮辱找七親藩，不更甚薄城乎？』遂奉旨：『陳新甲着卽會官斬決！』

新甲去任，以馮元飈爲兵部尙書。元飈素習占風望氣，揣知寇虜交訂，剪滅無術，乃佯稱病：一日，在朝班，僞稱疾發，曠眩仆地，扶曳而出長安，班役婦孺皆嗤其爲細人伎倆，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也。元飈去，以張國維代。

十一月，清兵入犯——蓋於今四犯矣；越畿甸而南掠山東，破魯州，魯王南走，守道陳之伸逃，知府鄧藩錫死之。破莒州，知州景淑汴大罵，不屈死。復闌入南直界，烽火及于徐邳沐陽。時江浙九省入覲官既陞任，差回各官，俱麟集于淮安度歲。是年正月，山東賊李青山攻兗州，給事中范淑泰，魯府長吏俞起蛟擊敗之，擒青山，獻闕下。曹濮諸賊亦次第勦散。

李自成攻開封益急，穴城而置砲于中，選銳賊披甲以待，砲發城崩，即乘勢衝入，乃炮反外向，銳賊皆死，而城崩然不動，賊駭，解圍去。至五月，復來，用宋賊計，圍而不攻，以坐困之。

三月，李羅二賊圍陳州，兵備關永傑，率士民固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力竭，城陷，永傑戰死。城下鄉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賊，被擒，大罵，被殺。賊屠陳州。

張獻忠攻舒城，四月，舒城陷。時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領兵千人，與鄉紳胡守恆，率士民固守；廷訓降于賊，開門納之，賊執守恆，大罵不屈，以刃刺其腹心死，隨令廷訓攻霍山。

李自成陷太康睢州，進圍歸德，婦德無兵，民自爲守，賊鱗次穴城，城陷，推官王世琰死之。五月，復孫傳庭原官，總督陝西兵討賊。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聽令，固原總兵鄭嘉棟，臨洮總兵牛成虎，繫總兵賀人龍，坐旗下數之曰：「爾奉命入山討賊，開縣噪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押，職爾之由。爾爲大將，遇賊先潰，致秦督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以人龍軍分隸諸將，刻期進討。襄城之役，朝議，疑人龍與賊通，故傳庭殺之。諸賊聞人龍死，咸酌酒相慶。

張獻忠襲陷廬州，時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賊數百，僞爲諸生應試者，潛寓城中。甲戌，夜三鼓，獻忠捲甲趨至城下舉火，城中賊亦舉火以應之，守城者驚潰，遂陷。督學某，兵備蔡如蘅

逃，知府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陷。

革左諸賊趨壽州，潁川參將李詡偵知之，伏兵城東南隅，而統銳師迎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統其後夾擊，大敗之，斬首千餘級。

六月，起侯恂兵部侍郎，總督官兵勦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

七月，各鎮援兵潰于朱仙鎮。時山西總兵許定國援開封，先潰于懷慶，總督丁啓濬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各統兵會于朱仙鎮，與賊鬪相望。啓濬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濬曰：『汴圍已急，豈能久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歸營，即率軍走襄陽，諸軍相繼而走，二督營亂，啓濬文岳聯騎走汝寧，賊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軍杖糧草無算，官兵數萬降于賊，啓濬勅書印劍俱失。事聞，啓濬逮下獄，文岳革職侯勘。

張獻忠陷廬江，焚戮一空，還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來援，再戰敗績，獻賊遂謀渡工入南京。

八月，河決開封，時開封被圍久，周王先後捐庫金，金盡，再捐歲祿，歲祿亦盡。城北十里爲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欲引河水環壕以自固，更決堤灌賊，賊可魚也。及決河，賊已先

營高處，其移營不及者，亦死萬人。河流下衝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出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者數十萬。高名衝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上，周王率宮眷及諸王，從山逸出，露棲城上，雨中者七日。總督侯恂，以舟迎王，總兵卜從善，水師亦至，推官黃澍，從王舟乘夜渡，達堤口，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乘舟入城，盡虜以去，邳毫以下，皆被其災。上聞之，痛憤，下詔優慰周籓，授黃澍爲御史。

孫傳庭兵至南陽，李羅二賊西行逆之，傳庭設三伏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勳將左，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佯奔以誘賊，賊逐之，入伏中，成虎還兵力戰，高傑董學禮突出翼之，左勳嘉棟，左右橫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賊潰，東走，追擊，又敗之。賊盡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無復隊伍，賊兵卽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皆走，喪材官將領百七十人。事聞，詔傳庭立功自贖。九月，黃得功劉良佐，復統兵逐獻賊，賊走潛山，賊將一堵牆，爲殿營于山上，二將捲甲急趨，夜半，緣山後噪而登，賊驚起失措，官軍奮擊，賊大奔，追逐六十里，斬首千餘級，獻賊潰圍走安慶，執一堵牆，焚殺之。十月，良佐再擊獻賊於安慶，敗之，獻賊走蘄水。

閏十一月，李羅二賊圍汝寧，將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與賊相拒一晝夜，川兵潰。次日，賊四面環攻，雲梯如牆而立，一鼓百道，並登城，遂陷，執文岳及兵備

王世琮於城上，皆勵聲大罵，賊怒，縛二人，以礮擊之，糜爛死。世琮初爲河南府推官，禦賊，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留八日，拔營走確山，回襄陽，掠崇王由橫，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

十二月，李羅二賊，以數萬騎至樊城，左良玉營於樊城高阜，乘高飛礮，擊殺賊千餘，賊從間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分兵陷荊門夷陵，逼荊州，良玉全師出漢口，下武昌，次於金沙洲。巡撫陳睿謨，棄荊州，奉惠王走湘潭。李賊遣老回回據夷陵，草里眼趨德安，荊州士民，開門迎賊，李賊遂入荊州。

十六年癸未，大學士周延儒，請督師剿清兵，又以軍機事密，章奏無以爲信，攜文淵閣印以行——說者以閣印不宜移動，動必有咎，後果罹韓城之禍。

大學士吳牲，奉命督師剿賊，欽給銀五萬兩，軍前支賞，加萬元吉兵部職方司郎中，督輔軍前贊畫。

四月，北兵盡行出口，京師解嚴，大學士周延儒仍入閣辦事。

大學士吳牲，能興化向巡歷山陝，以能折衝名，今春督師剿賊，與宜興同時受命，興化留寓京師，料理各項，復上疏邀請諸事件，迨宜興事竣，已復命矣，猶未成行，奉聖諭：『輔臣牲，受

命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延不進，未出都門，籌畫莫展，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興化具疏引罪乞休，有旨：「准回籍。」

廷杖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姜琛，仍下之獄。開元由給事中調外，既轉司副，滿望卽陞京卿，而稽遲不遷，頗生觖望。時楚事方盛，正媒孽宜興，上以邊警，廣求直言，開元疏請對，上召入德政，開元訟言：「羣臣狗私結黨，皇上孤立無助。」且奏且日宜興。宜興惶悚無地，上諭：「速補疏進覽！」宜興一面令人邀結開元，阻其補疏，一面進揭，言：「臣孤子寡援，蒙皇上寵眷，每事不敢避忌，羣小非一日矣。卽今開元所陳，皆無實指，因言楚中若某若某，皆朋謀樹黨，其剗刃於臣者，皆爲擁戴邱瑜，代爲掃除耳。」上覽揭心動，急促開元補牘，開元已吞宜興之餌，遲回不卽具疏，嚴旨頻下，始具疏，言：「延儒以釋纒囚，獨宿逋，起廢籜，自謂有裨於聖德，孰敢起而攻之？願皇上徧召羣臣，問延儒賢否，卽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皇上若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於賂賂，雖矢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國者？」

疏入，上怒甚，下錦衣獄。適是時密雲巡撫王繼謨，奉旨議處，寧武兵備錢天錫，欲得其缺，求援於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二人，期以事成，萬金爲壽。楊廖爲懇於宜興，宜興許之，然未言及爲壽事。楊廖出，再爲請益，復益萬金。嗣天錫會推，諭旨已下，時又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

隱詆朝紳，上特爲頒諭一道，戒飭言官，內有：『爲人出闕』之語，地蓋皇上破羣臣之積習而告誡之，非爲天錫發，給事中姜琛探之未真，疏言：

『皇上修省罪已，又致誠言官，惟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言官之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郊寒蟬，壅閉聖聽，誰爲皇上言之哉？』

疏入，宜興激上怒，下詔獄根究主使，招上，俱與廷杖。宜興必欲致開元於死，緹帥略養性，曲爲護持得免。開元下獄後，始知前之詔諭，非爲密撫，而密撫之更替，宜興實無所私，乃自悔其多事。有南京御史孫鳳髦，從獄中視之，開元吐其情，願一白而無由。孫山東產，直質人也，願爲代白，先具疏引其端。有旨：『着明白具奏！』孫正擬暢言其事，楊廖危甚，急乘間阼之，其子具揭申究，楊廖百計潛消之，然其事傳布長安，宜興之心跡已明。於是王繼謀仍照舊巡撫，錢天錫革職逮問，與楊枝起廖國遴，俱革職同下獄。

上傳諭黃道周，着以原官起用。宜興承上深眷，其應對實敏絕，凡聖怒人莫能挽回，惟宜興談言微中，道周之獄，人皆以爲不可救，宜興業已周旋得釋矣，上偶言岳忠武事，嘆曰：『今

安得如岳飛者而用之！宜興進曰：「飛自是名將，然如破女真事，史氏亦多虛張，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次日，卽有此論。

左都御史劉宗周，刑部尙書徐石麒，左簽御史金光宸同罷。時上召廷臣於中左門，問禦敵勦寇及用督撫事。宗周奏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時西人湯若望等精於火器，御史若楊喬奏：「火器爲中國長技，當從西人演習！」宗周奏：「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長城，誤實在此！」上色不懌。宗周又請釋熊開元姜琛云：「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怒，仰視屋梁，曰：「廠衛俱爲朝廷，何公何私？」光宸奏：「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既退，各具疏引罪，有旨：「宗周爲民光宸調用。」時開元等已上刑部擬罪，尙書徐石麒擬「姜琛遣戍，開元贖徒。」宜興大忤，遂稟嚴旨以進。石麒再疏乞休，有旨：「着冠帶閒住！」

下順天府丞戴澳於錦衣獄。澳，浙江奉化人，奉化，小邕也。澳起家進士，宦官吏部，威行郡邑，其子尤恃勢縱惡。奉化錢糧共二萬餘，戴氏居其半，歷任知縣，皆以錢糧拖欠罷官。至是，吏部特授進士胡昱泰爲奉化令，胡下車，卽延耆老諭之曰：「吾知奉化錢糧所以不起者，專由戴氏，吾今先徵戴氏，而後徵民戶。」乃箠提戴氏家人追比，而特頑如故，卽提戴子親身赴比。

戴子怒，急走京師，愬之澳，勒澳立刻出疏參胡。澳曰：「胡令初到，無款單，且以部民參父母官，亦豈不使！」而刦於其子，姑出一疏，略言：「天下治亂，係於守令，守令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有旨：「奏內所陳，必有實據，着指名回奏。」澳窘極，乃以嘉興推官文德翼入告事，下撫按，既而撫按皆爲文訟冤，給事中沈迅遂疏參澳，謂：「澳之疏，專爲胡昱泰，而所以欲參昱泰者，專爲錢糧拖欠，昱泰遵法遵比耳。」於是旨：「戴澳革職爲民，下錦衣衛究問！」

卷八

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聖駕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徧閱諸先儒神位，因召禮部左侍郎王錫袞，右侍郎蔣德璟，祭酒南居仁三臣論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於六子格言，即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弘聖教。』三臣承旨，即於九月題請開館編纂六子諸書；而尊崇位號，時廷議不一，不果行。

大學士周延儒罷，延儒林居時，長與周仲璉，特往通譜，敍叔姪禮，事之惟謹。延儒之再召也，秀水吳昌時爲之效奔走，延儒入都，仲璉官兵部員外，昌時官禮部郎中，共入其幕下，每朝夕，輒便衣直達臥室，與侍者交通，探聽閣中消息，隨在外招搖市權。昌時醉心吏部，誠得一日稱吏部郎，即死無恨，宜興亦擬借此塞其望而遠之，遂以郎中調文選司，破格極矣。往時科道年例在二八兩月，科一人，道二人，間或吏部一人，此舊例也；昌時爲政，例推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科道羣起大譁。吏科都給事吳麟徵，河南掌道御史祁彪佳，率兩衙門

集於公所，與時昌面議。及是日，科道齊集，援集例相責。昌時怙過，絕無引咎意。御史某，不勝其憤，提所坐椅搏之。昌時倉皇而出，且曰：『若奚爲待我如此？我常盡例出諸御史！』諸御史聞之，咸怒髮上指，與時昌有不兩立之勢矣。又宜興自恃聖眷，視同官蔑如也，并研輩皆有溫心。緹帥賂養性有陰事，宜興刺得之，以挾制賂，使爲己用，往來傳遞者，昌時也。養性有原餽，宜興不受。昌時竟隱匿焉。養性以此飲恨刺骨。內奄王之心，頗不樂宜興，曾向宜興云：『我們才力有限，還求老先生包容！』聞者危之，而宜興不以介意。清兵入犯，宜興督師逐之；總督范志完，宜興辛未所取士，其人大言不慚，無纖毫實用，宜興以一切軍情委之。宜興之出督師也，上注望甚殷，刻刻遣人偵伺，而宜興駐通川，每日幕客攢集，午後始開門收文書，應故事，所謂躬歷戎行，鼓舞將士者，未之能也。清兵出口，各路援師，尾之而行，不敢邀擊，厚賄宜興以求鉞功，宜興諾之。襄城伯李國禎，與王奄俱有私人，欲入鉞功疏中，宜興不從，乃比而揭其短入告，謂清兵已驕，邀而擊之，可隻輪不返，宜興私通清兵，禁諸將不得一矢相加遺，坐是安然出口。上信以爲然，適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疏參本兵張國維，而德州兵備雷演祚，亦疏參范志完，皆與宜興有連，奉旨：『周延儒着府部九卿科道議處！』閣臣各詞申救，得旨：『內外多艱，用人罔效，誤國害民，皆朕不德所致，周延儒着致仕去！』

特旨：「修撰魏藻德陞禮部左侍郎，兼東亞大學士，」藻德辭，陳演請：「改少詹事辦事，仍照三品用，」上從之。此與劉之綸同一破格，然之綸以戎事超授，雖未成功，猶歿於陣，與藻德天淵矣。

八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陳演、魏藻德爲試官，取中陳名夏等三百五十人。時以邊警大計改五月，會試改八月，閣臣循序，應以蔣德璟爲副，時上究心天象，凡日月見食，及星宿纏犯，取中國歷驗之不甚應，以西歷驗之，輒應，遂加西人湯若望尙寶司卿，專理歷法。先是召對，德璟奏及之，曰：「湯若望有何好處，皇上如此優禮？」上曰：「古帝皇招徠遠人，湯若望遠夷慕化，朕故優待之有加。卿言清兵屢次內犯，震驚宗廟，卿何不攢之使去？」及是，遂抑德璟而用藻德，而棘闈之役，亦止於此。藻德離李廉未三年，驟典文場，說者謂文脈亦促甚矣。

兵部尙書張國維能，逮總督范志完，順天巡撫潘永圖下獄。時給事中吳甘來，疏論：「國維昔任撫江南，惟以巧言令色爲務，有「浪子中丞」之稱，及任本兵，寸籌莫展，惟首輔意旨是徇，打恭作揖，使成職業。」云云。上頗知國維罪狀，疑加重譴，國維捐厚資，乞援於內奄，乃得旨：「閑住。」德州兵備雷演祚，疏論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等事，有旨：「志完革職逮問！」永圖以失機，亦奉旨：「革職逮問！」

范志完伏誅：上特召雷演祚入朝，與志完面質于中左，問疏內所奏事款，歷歷有據。上又問演祚曰：『爾所言稱公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演祚對：『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租，皆自居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卽命逮廷獻，上問志完鞍馬匹。招稱送右諭德方拱乾。上併召拱乾，拱乾力辨云：『臣以詞林冷局，無票擬招駁之責，且甫入都，安有此事？』上卽令拱乾去。志完被逮，知上方注意封疆，決無生理，滿載淄重，望門投送，而不得要領，卒置于法。永圖亦坐封疆失事律，決不待時。

逮大學士周延儒于家，吏部尙書鄭三俊罷：先是，御史祁彪佳賀登選各疏，參吳昌時紊制弄權，給事中郝昌疏劾：『吳昌時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至是，御史蔣拱宸疏論：

『昌時入延儒之幕，與董廷獻表裏爲奸，無所不至，賊證纍纍，萬目共見；卽如南場一榜，非其親戚，卽以賄賂，皆昌時爲之過付，伊弟肖儒，伊子奔封，公然中式，毫無顧忌，以至白丁銅臭，汪庶陳咨稷等，皆蚤緣登榜，其貪橫如此，尙知有朝廷法紀哉。』

末又指『通內』一事，時縱師駱養性細刺昌時與延儒通賄諸款，具事件上聞，諸奄亦盡發延儒蒙蔽狀，復遣緹騎逮延儒對勘，而三俊以舉用昌時，引罪回籍。延儒就逮，將所居樓

開三楹，盡行焚燬，蓋生平寶藏，咸集於此。紫貂帳以十計。清河參有一隻，重十兩者，金珠非最上乘，不能登此樓。焚時，火焰皆作五色云。

蔣拱宸疏參宜興及吳昌時，內有「通內」一事，爲上所最忌。七月二十五日，召府部九卿科道廷鞫，上角素，率太子與定王同訊。呼昌時前，詰其通內，上聲色俱厲。昌時辨：「祖宗之制，交結內侍者斬，法極森嚴，臣不才，安能犯此？」上呼蔣拱宸而質，拱宸戰栗，匍伏不能措一語。上愈怒，叱退拱宸，然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對質也。昌時始終不爲屈，曰：「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違聖意？自應承受，若欲屈招，則實不能。」上卽命內侍用刑，閣臣蔣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間，無用刑之例，伏乞將昌時付法司究問！」上曰：「此輩奸黨，神通徹天，若離此三尺地，誰敢據法從公勘問者？」二閣臣奏：「殿陛用刑，實三百年未有之事。」上曰：「吳昌時這廝，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閣臣口塞，叩頭而退。內侍遂進用夾，兩脛皆絕，昏迷不省人事，乃命下錦衣衛獄。昌時已不能行，衛役負之以出，進見衛帥略養性曰：「請受刑！」養性曰：「汝甫受刑，尙不省人事，且俟後審！」越數日，衛審一如廷鞫，語不稍屈，乃刑其兩家人，亦終無所招，後有旨：「送法司！」咸謂有生機矣。不數月而斬決之。下。先是，韓城之逮也，昌時本無所置力，而掠之居以爲功，王陞彥臨刑志恨曰：「吳昌時殺我也！」旁

人皆爲咋舌，而昌時更揚揚自得也。及是，奉旨：「吳昌時着卽會官斬決。」與王陞彥之旨同，人以爲有天道焉，其實不盡然也。

逮張國維下獄，時追論其中樞誤國之罪，故部擬「贖徒」，有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蔽辜，還着再擬具奏！」

九月，廷對策士，賜楊廷鑑陳名夏宋之繩，進士及第有差。

上點禮部尙書李建泰，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俱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岳貢守松江十五年，以錢糧拖欠，停俸督徵，故久稽不遷。今春入覲，有以岳貢操守廉潔薦者，上特授左副都御史。適吏部某，以某事奉旨詰責，尙書李鴻章曰：「臣正行糾駁。」岳貢云：「何不卽行題參？」一語深當聖意，遂同建泰入閣——從來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亦變例也。

給事中時敏，例推金華太守，敏求援于岳貢。岳貢令急進一條陳，疏方具，忽奉嚴旨：「下部議處。」衆相訝不解所謂，及例推本上，岳貢稟旨：「時敏方在議處，何得遽行陞擢？」員缺另推。議本上，奉旨：「時缺着降三級照舊管事。」仍嚴然文郎矣。

周延儒賜死，宣輿逮至旅邸候命，所挽回者，不遺餘力，欣欣向榮之念。及是夜半，而勒令自盡之旨下，宣輿從襍被扶起聽旨。旨內先歷數其罪，至姑念句，內奄止不卽讀，宣輿意有非

望稽首稱聖恩者再四，奄候其稽首畢，始宜『着勅令白盡』。宜興悸魄喪魂，左右不能自持，繞屋而走，妄思竄逸，緹帥令二緹騎執持之，延至四鼓，緹帥乃勉強從事。又宜興素服參附，氣斷矣，四肢猶煖潤如生，緹帥懼有他虞，急以釘釘入腦門，始敢復命，較之韓城爲尤慘云。先是，上與閣臣語及宜興曰：『朕恨其太使乖。』晉江以告宜興曰：『專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周仲璉費四萬金，乃免於難。

上特起沈自彰爲文選郎中，改四川布政張法孔爲職方郎中，加太僕卿銜，皆以其有廉名也。

上禁諸臣服，袖長不得過一尺，宮中盡撤金銀等器，俱用陶器，並諭誠諸臣，不得擅用金銀——說者謂黃鍾大呂，清廟明堂之器，文質彬彬，斯爲美矣，儻極則鬼，君子病之。今以玉食萬方之主，而降爲汙尊杯飲之事，是祭道也，何以能久。

北兵退後，京城瘟疫盛行，朝病夕逝，有全家數十口，一夕併命，人咸惴惴慮其不免。上時令張真人建醮祈安而終無驗，日中鬼出爲市，店家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盂於門，市者令投銀錢于水，以驗真僞。民間終夜擊銅鐵器聲，以驅厲出，示聲達九重，上不能禁。景色蕭條，早知有黍離之歎矣。

宮中有口庫累朝不開，上至是忽欲開闕，璫以從來未開爲言，而上意甚堅，璫不敢逆，開進，空無所有，止後架貯小紅箱一隻，捧至，預書崇禎某年某月每日開，上以其預定也，益異之。及啓視，止盛畫三軸，其一則無數軍民相背而立，上曰：『此殆言軍民背反耶？』其二，則無數官吏士民，俱若倉皇逃竄之狀，上曰：『嘻！亂離不遠矣！』其三，則止有一人被髮赤體，其貌則儼然御容也，羣璫相顧動容，上儼然不樂而出。

是年正月，李賊圍承天，知府某開門迎賊，巡撫宋一鶴、鍾祥知縣蕭漢皆死之，巡按李振聲迎降，與賊通譜。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亦降，請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賊至黃陂，知縣某挈印走，賊設僞官，士民殺僞官，賊怒，反兵屠之，遂陷德安。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東下，方國安諸賊退屯漢口，左良玉亦東下。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爲賊侍郎喻上猷所開薦，賊檄下，萬策自縊，開先觸牆死。

獻賊襲陷蘄州，屠之，兵備許文岐狗難，復陷蘄水，亦屠之。

二月，湖廣賊陷澧州。又陷武岡川，岷王遇害，隨合于闖。闖賊令老回回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而日攻郟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殺賊甚衆，力竭乃陷，李貞罵賊不已，賊怒，褫其衣冠，倒懸于地，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愬之，願爲厲鬼以殺賊！』賊愈怒，斷其舌，劓之母喬。

氏及妻，俱死。賊還屯荊州。

五月，李賊攻常德，巡撫陳睿謨逃，城遂陷。嗣是辰岳相繼俱陷。獻賊自蘄水一夕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城遂陷。原任副使樊爲城罵賊，賊刺之，洞胸死。麻城周文江降，賊署爲僞知府。闖賊襲殺革里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羣賊俱奉闖賊約束，惟革里眼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革里眼，卽賀一龍也。

四月，闖賊突入羅汝才營，卽其帳中斬之，并殺其謀主袁珪。

五月，闖賊攻袁時中，殺之。時中初合于闖，闖許配以女，至是，時中通款于河南巡按蘇京，又擒闖賊睿騎，請攻功，故殺之。

五月，獻賊逼武昌，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三司長詣楚王請貸數十萬，王不應。募兵皆謂宜募土著，適承德潰兵東下，楚王盡招之，號爲「楚府兵」。及獻賊陷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而守。都指揮崔文榮曰：「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南渡，直逼城下，攻武勝門，文榮率軍禦之，多殺傷。而楚府新募兵，開門迎戰，文榮躍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刺之，死。舊輔賀逢聖合家投壑，子河死，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鬥，左臂斷，右臂持刀撲之，賊齧之。游擊朱士鼎爲賊所執，戟手大

罵賊去其左右手，自沉于江死。賊執楚王，盡取宮中藏金，輦數百車不盡。楚人于是憾王之甚也。賊沉王于江，屠戮士民數十萬，沿江積尸千里，其幸存民，或別手足，或鑿目鼻，無一全形者。闖賊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別賊至禹州，守將楊芬張朗降。

七月，總督孫傳庭發兵潼關，以總兵牛成虎盧光祖爲先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雒陽之下池寨，檄左良玉赴汝寧夾擊，令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爲中軍，總兵王定官撫民，率榆寧二鎮兵爲後勁。

總兵方國安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等，由蘄州進發，夜擊賊於大冶，斬首千級。前鋒旣勝，左鎮諸軍並進，獻賊令賊將守武門爲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向岳州。

八月，孫傳庭師次閩鄉，闖賊亦進。盡發荊襄諸賊，會于河南。牛成虎前驅，遇賊于雒陽，擊敗之，再擊于河岸，又敗之，追走至汝州，成虎以孤軍無繼，退屯澠池。

丙寅，方國安等復黃州，斬僞官。癸酉，諸將進次楊邏堡，距武昌三舍。監紀推官吳敏師，聯絡蘄黃義勇萬人，與師會，總兵常安國以舟師先進，轉戰金沙洲，奪賊百艘。丙子，諸將齊至武昌，獻賊出戰，大敗，遂西走，陷咸寧蒲圻，距岳州百里。湖南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盡移居民遠徙，而伏兵於內，開門迎賊，賊入，伏兵盡發，盡殲之，留四賊，各割一耳，貫箭縱回。獻賊怒，益來

攻乾德虛立營壘，下伏大砲，而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大砲發，殺賊數千。賊愈怒，悉衆圍岳州，百道並攻，遂陷。乾德希貴走長沙。戊寅，賊至湘陰，城已一空，獻賊登舟南渡，忽大風起，覆舟，溺死賊數千，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焚其舟。陸行抵長沙，士民空城走，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守將尹先民迎降，推官蔡道憲不屈，殺之。健卒林後等，解衣裹尸，葬道憲于南郊，俱自縊。

九月，孫傅庭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在寶豐，傅庭進圍寶豐，賊堅守不下，闖賊以輕兵來援，白廣恩高傑盧光祖逆戰于城東，敗之。次日，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復擊走之。傅庭曰：『寶豐不急下，而拔兵大至，賊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僞官陳可新等千餘人，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官兵入城，盡殺之。甲辰，傅庭復鄭縣，縣甚窮，官軍乏食，闖將將精騎萬餘逆戰，官軍擊斷闖賊坐纛，三戰三勝，闖將奔襄城，官軍進逼之。時河南所在饑荒，官軍饋糧不繼，壬子，兵噪于汝州，際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傅庭問計于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師老矣，宜分據要害，步步爲營，以圖萬全。』傅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也，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南走，賊設伏以待官軍，官軍接戰，陷賊伏中，大敗。高傑乘嶺上望之，曰：『不可支矣。』歷衆急退，官軍大奔，賊驅大隊來，追至孟津。是役也，士卒死者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甲仗，傅庭與傑走河北。

戊午，闖賊向潼關，白廣恩擊走之，傳庭亦回軍潼關，衆尙有四萬人。

獻賊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獻賊復追之，湖南巡撫劉熙祚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拒守，奸人內應，熙祚不屈遇害。戊戌，官軍復岳州，盡誅僞官，獻賊東犯江西萍鄉。

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是日，賊將軍馬司尙志蒞任，萬登擁衆突入，誅尙志，并殺諸僞官。時襄雅豪傑並起，萬登與毛顯文劉洪起皆起布衣，聚衆數萬，各保寨以逐賊。闖賊僞授萬登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接爲副總兵。

闖賊遣第一隻虎陷闔鄉，遂攻潼關，闖賊間道綠山崖，出潼關後，官軍大驚，遂潰，賊盡入關掠。傳庭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十餘萬陷渭南，傳庭陣亡，知縣楊暄死之，隨陷商州，商維道黃世清死之，直抵西安，巡撫馮師孔督兵出戰，被執不屈死。西安陷，按察使黃綱自盡，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秦府長史章世炯，俱投井死。鄉紳右都御史焦源溥，御史王道純，禮部主事南居益，都司使邱從周，俱罵賊死。宣府巡撫焦源清，山西參政田時震，俱不受僞職死。磁州兵備祝萬齡自經，學宮山東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舉人席增光朱誼泉，俱投井死。而左布政陸之祺，總兵白廣恩俱降。闖賊據秦王府，授秦王僞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

一死」闖賊遣歸母家。秦藩富甲天下，盡爲賊有，賊分兵徇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中部知縣華堞，與一妻一妾，俱自縊，賊改西安爲長安府，榜掠巨室助餉。〔按令爲朱新用，乃晉宗，不知諸本何以皆作華堞，華堞爲堯宗，時爲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非令也，人習知其名而概書之耳。〕

獻賊陷袁州，令賊將邱仰寰居守，左良玉遣兵攻袁州，參將高山，奮身先登，斬賊數百級，擄斬邱仰寰，遂復袁州。

獻賊至長沙，突至吉安，官軍驚潰，兵備岳虞蠻逃，城復陷，賊復入袁州。

十一月，闖賊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而自往延安大會羣賊，分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殺之，闖賊怒，親攻鳳翔，陷之，屠其城。遂逼榆林，兵備都任，及原任總兵尤世威，王世顯，候世祿，惠顯，候拱極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歆盟誓神，推世威爲主，協力拒守，賊誘說三日不聽，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賊死尸山積，賊攻益力，逾旬日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乘勢擁入城，遂陷，都任各家自縊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數千賊，至死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無一受辱者。賊攻甯夏，總兵官撫民迎降，賊攻慶陽，堅守四日，力屈，城陷，守巡二道段復興，董琬，鄉紳太常少鄉麻，俱死之，賊屠慶陽，

執韓王。

獻賊知官兵陷岳州，沿江設伏，而令賊千人，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世泰楊文富邀擊之；賊佯走以誘官軍，官軍溯流爭上，盡奪輜重，賊伏發，四面夾攻，官軍大潰。賊復入岳州，左良玉令馬士英趨長沙，馬進忠等趨袁州，士秀等復臨湘，進逼岳州，賊將混天龍統萬人乘輕舟迎戰，士秀三分其軍，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趨入城，士秀麾諸軍登岸，急攻之，賊突門出，走長沙，遂復岳州。馬進忠等，進薄袁州，賊西走，遂復袁州，盡誅諸僞官。總督呂大器亦統兵復吉安。

殺太監劉元斌：元斌監軍討賊，賊在陝維，元斌留歸德不取進，縱兵大掠，殺樵汲者冒功及論辟，未得旨，即奏辯，上怒誅之。

十二月，闖賊狗西北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巡撫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皆死之，殺軍民四萬七千餘人，餘處俱投降，惟西軍衛固守不下。

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大風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癸丑夜，星入月中，占曰：「星入月中，國破君亡。」時闖賊僭偽位于西安，僞號「大順」，僞元「永昌」，宋獻策僞軍師，牛金星僞丞相，設僞六政府：僞吏政宋企郊，僞戶政楊建烈，僞禮政

鞏煇，僞兵政喻上，僞刑政陸之祺，僞工政李振聲，皆明臣降賊者。

上困寇氛孔棘，臨朝，向閣臣歎曰：「賊勢如此，關外無人承認，府庫殫竭，將如之何？」李建泰奏：「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家曲沃，願以家財佐軍，臣請提兵！」上大喜，慰勞再四，曰：「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卿郊外，不敢輕也。」建泰退，卽具揭，題用衛貞固、凌駟，又題郭中傑加副總兵銜，管中軍事，又請馬兵五百及旗牌等項，遂于二十六日啓行，上預傳：「至期行遣將禮，朕御正陽樓宴餞督輔，并召內閣五府部院掌印官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侍衛，應用法駕宴奠，該衙門預備！」上又命查大明集禮中遣將授鉞告廟禮，若議酌行。是日乙卯，上御正陽門樓親餞之，曰：「先生此行，如朕親征。」建泰受餞，叩首謝恩，既去，上目送久之，返駕，復大風沙，占曰：「不利行師。」

二月，闖賊統衆四十萬，從禹門渡黃河，陷絳州，曲沃，臨晉，河津，破蒲州，舊輔韓爌死之，破平陽，知府張嶙然迎降，巡道李士焜逃，總兵高傑，退至澤州，沿途大掠，賊遂薄太原——時初六日也。巡撫蔡懋德，遣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砲死，牛勇陣亡，一軍皆沒，城中奪氣。懋德知事不可支，寫遺表，令賈士章走京師，上聞，中軍盛應時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蔽天，賊夜乘風登城，懋德應時赴門死。布政趙某，副使毛某及府縣鄉紳等官，共四十

六員，皆死之，晉王遇害。

上傳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瑜，俱以原官兼銜，入閣辦事。

上御書親勅督輔：『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矣，兵荒連歲，民罹干戈，流毒直省。今卿代朕親征，鼓厲忠勇，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當以上方劍從事，行間一切調遣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真勳真撫，掃蕩妖氛，旋師奏凱，勒名鐘鼎，須代朕至意，徧行示諭！』

建泰甫出都，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過東光，兵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至廣口，紳衿城守不納，亦留攻三日，破之，殺紳王佐等及知縣張宏基。

闖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固守，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賊悉衆來攻，遇吉退守寧武關，賊復逼寧武，遇吉連發大礮，殺賊近萬人。會火藥盡，有請款者，遇吉曰：『三日內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若不支，縛我以獻。』于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爲賊謀，請分爲十隊，更番迭戰，且去帽爲讖，有帽者輒殺之，賊乃引兵復進，去帽以自別，官軍不能支，城陷，遇吉縱火焚其家，而自揮短刀力鬥，身中流矢，牙兵俱盡，遂見執，罵賊甚厲，賊怒，縛于市磔之，屠寧武。太常寺少卿吳麟徵請棄關外寧遠前屯二衛地，徙

總兵吳三桂入關，屯兵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失地非策，莫敢主其議。

上諭：「吳昌時着卽會官斬決！其財產并罪輔周延儒貯產籍沒充餉！」上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家產，今量追十二萬，着周肖儒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

上命太監閻國輔等，賚餉往蘇寧等處給軍，時始聞山西全陷。

上分遣太監監制各鎮：盧維寧往通津臨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勛往宣府，王夢弼往大名，廣平，閻思印往順德彰德，牛文炳往衛輝懷慶，楊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張澤民往蘇鎮中西二協。

上特陞兵部都給事張晉彥爲兵部尚書，又令兼翰林學士。

闖賊至大同，軍民皆降，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兵備朱家仕，糧儲徐有聲皆死之。庠生李若葵，合家九人，俱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代王遇害，賊殺代府宗室殆盡。

上召忻城伯趙之龍，撫寧候朱國弼中左門面對，乃命國弼總漕淮安，之龍掌南京中軍都督府印，管守備事。

闖賊陷真定：先是，知府丘茂華聞城警，預定令家眷出城，巡撫徐標，下茂華于獄；標中某

某，伺標登城指畫守禦時，乘不意，掖而投之城外，殺之，從獄中擁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屬州縣，預備迎賊；數日後，賊始以百騎來受降，時二十二日也。二十三日，上召諸臣面對，先是，左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擇大臣奉太子南行，臣等輔皇上固守。」聖意頗以爲然，大學士陳演微洩之。是日，召對，庶子項煜面具小疏，極言當南巡者八，上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死決矣！」大學士范景文同邦華，擬申前請，給事光時享大聲曰：「奉太子往江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二臣乃不敢言。已而上命魏藻德陞兵部尚書，督師津德，方岳貢陞戶部尚書，督漕臨濟，意擬從范李二臣之請矣。旣而復撤前命，或云：「時傳闖賊已南下，故止之。」

三月，大學士陳演蔣德璟：演以多費，不敢出京，遂及於禍。

上召張國維於獄，同庶吉士史可程，舉人朱長治中左門面對。

昌平兵噪，焚劫城中，巡撫何謙以聞，有旨：「何謙帶罪供職。」

初四日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俱給勅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高傑、馬科、姜懷、孔希貴、葛汝芝、許定國、王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

允登趙光遠，下從善，楊御蕃，馬岱，黃蜚，高第各陞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沉各加陞二級。

詔總兵吳三桂，劉澤清，唐通帥師入援，三桂，澤清不奉詔，惟通以二千人至，陞見，上慰勞再三，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

大庸伯張國紀進助餉銀萬兩，晉封爲侯。

上召文武大臣及科道於中極殿，問禦賊之策。有言「守門乏人，請攷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套語。駙馬鞏永固面奏：「賊勢猖獗，官兵畏賊如虎，祈簡才望大臣，重守都城，聖駕南巡，徵兵親討，臣號召京畿義勇，可從十萬衆，扈從起行！」上意不決，諸臣皆言其誕妄。既退，議分守九門，稽察出入，召見庶吉士於中左門，特命陳名夏陞修撰，兼戶兵二科給事中。

闖賊陷宜府，叛將白廣恩，先移書約總兵姜瓖降，太監杜助，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執巡撫朱一馮殺之，巡按霍達逃。

命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催解浙直京邊正項，并改折贖，及周延儒，朱大典，吳昌時等賊銀督解。時賊信已急，諸臣咸思南竄，故二人營謀此差。如愈曾疏論劉澤清，過東昌，澤清遣人殺之。

晉封嘉定伯周奎爲侯，上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倡自十萬至五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見其堅辭，拂衣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貲何爲？」奎自具疏，勉助一萬金。太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三萬五萬者。王之心富第一，上面諭之，對以家計消乏，僅獻一萬，後之心爲賊拷掠現銀十五萬兩，金銀什物稱是。周奎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什器段疋無算。

上命張國維仍復原官，總督浙直兵餉。初，國維就逮，瑩，揣知庫藏空虛，朝廷首急軍餉，乃倡開事例一法；殺人行劫者，皆得輸金贖罪，謂：「國維一至江南，數百萬可立致。」上惑其說，先諭刑部：「張國維附和罪輔，蒙弊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着免罪候用。」至是有總督浙直之命，時賊警已逼，遂連夜疾趨，中途已聞變矣。過蘇州時，江南尙無所聞，應撫已移鎮，鎮江紳衿共留國維，卽於蘇州抵住，以資彈壓。國維自揣皇上已徇難，大位未定，事不可知，決意南歸，俟宏光卽位，諸事就緒，始抵蘇州蒞任。

臨清總兵劉澤清，虛報大捷，賞銀五十兩，又詭言隨馬被傷，再賞藥資四十兩，命速赴保定勦賊，澤清不從，卽於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闖賊陷保定，賊至城下，李建泰迎降，中軍郭中傑、繩城降，兵潰，遂陷。同知邵宗元、佩府印

被執，不屈，死之。鄉紳御史金毓峒分守西府，賊執之，謁偽將，毓峒奮拳毆賊，投井死。妻王氏自縊，姪振孫，係武舉人，登城射賊，應弦立斃，賊擡殺之。毓峒媳陳氏，年十八，尙未嫁，與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氏，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於懷同下，侍婢亦從而下。知府方文耀，見城破，即自殺。十三日，各城門分設紅夷大礮，給守城軍每名黃錢百文，連日日色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

上命襄城伯李國禎團練京營兵，又命太監曹化淳督理城守。

十五日癸卯，日色益晦，正陽門外伏魔廟，杵忽自中劈，又南京孝陵夜哭。

闖賊叩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

總督王永吉兵敗，陷賊，賊縱之歸，本兵張縉彥爲請召對，閣臣疑之，叩縉彥以永吉來意，縉彥初不言，固問之，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請上擇之：一如漢楚故事，盡地爲界；一解歸誠以大將軍輔政。」閣臣大駭，遂票旨：「王永吉喪師辱國，不准召對！」

闖賊至昌平，軍民爭降，總兵李守鏐，力格殺數賊，賊擡刺之，乃拔刀自刎。鄉紳張羅彥自殺，巡撫何謙南奔。

十六日，上御殿，召考選各官，問以治餉安民。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

節慎安民，繫於聖心，聖心安，則民心安矣！」上首肯，卽面授給事中餘邁奏本半，忽祕封呈進，覽之色變，卽起入內，久之，諭各官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闖賊破昌平，將十二陵享殿，悉行焚燬，隨分兵掠通州糧儲。

十七日，上召文武各官，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計。上書御案，有「文臣個個可殺」語，密示近侍，隨卽抹去。是日，襄城伯李國楨領京營兵出城立營，城下數萬人，一時潰散。夜漏半，曹化淳開廣寧門迎賊入，守城勛衛皆逃。御史王章，賊呼之降，不應，遂殺於城上。給事中光時享，卽長跪迎降。

賊軍師宋獻策，占十八無雨，則京師不可破，有雨，則一攻卽下。至是日，黃沙障天，忽而淒風苦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時賊已屯西城下，火礮飛入城中，西城竟日，無人敢行。近暮，定武橋南火起，始知外城已陷，奄走告上，上曰：「京營兵何在？」李國楨練兵何在？」奄曰：「皇爺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勸皇爺走耳！」先是，十五夜，上復召鞏永固問以前策，永固對曰：「賊前尙遠，人皆畏賊，六龍南幸，從者必多，今賊已逼近，人心瓦解，從行者臣不誤誤陛下也。」上頷之，及是夜，叛奄杜勛至城下，呼王相堯繩城入講，或欲留之，勛曰：「我家萬歲爺爺威勢盛強，不反命者，立屠京師矣！」遂縱去。一鼓，上召新樂侯劉文炳，及鞏永固，令迷帶家丁

護駕二臣曰：「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上亟退，召太監王承恩入，密語移時，急令出部署丁爲巡南計。又別傳硃諭至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內外諸軍，夾輔東宮，留守京師。已而呼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慷慨訣絕，妃先起名，上拔劍砍之，斃。后急返坤寧宮，自縊，上視之曰：「好好！」坤儀公主在旁哭不已，上叱之曰：「汝奈何生我家？」亦亦之，公主以手仰格，臂斷，悶絕於地上。又令太子定王出避民間，盡去本等冠帶，戒諭：「今後慎毋露帝皇家形跡！」時承恩復命，上即微服雜內奄出東華門，至朝陽門，托言王太監奉出城，守者請以天明請驗，扈從者奪門，守者反礮擊之，不得出。朝陽係朱純城所守，急詣純臣第，闢人辭以赴宴未回。上歎息而起，復走定安門，門闌堅不可舉，天將曉矣，乃返厚載門，散遣內丁，隨以王永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家，手攜王承恩入內苑。是夜，閣臣方岳貢直宿精微科，四鼓，中涓口傳聖諭：「內閣諸先生速赴行在！」亟叩之，云：「倘聖駕已回，鞏駙馬王太監出宮矣！」太子叩嘉定門，周全高臥不起，門役不納，乃走匿內奄某外邸。

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宣武門守門太監王相堯，領內丁千人，開門迎賊，僞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張縉彥守正陽門，朱純臣守朝陽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賊。賊登城，殺兵部侍郎王家彥於城樓，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門下，兆祥子進士孟章明，同母

何氏妻王氏，自殺于寓。

尙衣太監何親，見公主仆地未起，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定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自計！」遂燿入御河死，頃者從死二百餘人。羣賊入城，取道演象所，羣象皆淚下如雨。

殉難者：太學士范景文投井死，戶部尙書倪元璐，從容自縊，左都御史李邦華，自縊於先文信國祠中，左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太僕寺丞申佳允，給事中吳甘來，周而淳，御史陳良謨，妾時氏，陳純德，趙譔，吏部郎中劉廷諫，主事許直，順天推官劉有瀾，兵馬姚成，錦衣衛指揮李若珪，王國興，中書宋天顯，俱自縊，庶子周鳳翔，於二十一日自縊。

中允馬世奇，與妾朱氏李氏同縊，修撰劉理順，同妻萬氏，妾李氏，子舉人某，婢僕十八人，俱自縊。檢討汪偉，全妻耿氏左右，縊于堂中。武庫司郎中成德，金鉉，同母章氏，妾王氏，弟生員金鏞，俱投井死。光祿署丞于騰蛟，服冠服，呼妻亦服禮服同縊。生員曹文耀，妻張氏，生四子一女，城破，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同文耀庶母姜氏，二媳李氏鄧氏，及乳母孟氏八人同縊。居氏田某，合家自焚，李小槐全妻杜氏二子一女一婢，俱自縊，內官白某亦自縊。

新藥侯劉文炳，集男婦共十六人，登樓自焚，其弟劉文耀，同祖母瀛國太夫人投井死，時年九十餘。

彰武侯楊崇善自縊，惠安伯張慶臻，合門自焚，宣城伯衛時春，率妻孥同投大井中，無一存者，都督周鏡自盡。

駙馬鞏永固，公主楸尙在堂，同子女四人，坐堂中縱火自焚。

逆闖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尙璽卿黎志陞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至二十二日，庚戌，得先帝遺魄于後苑山亭中，與王承恩對面縊焉，先帝以髮覆面，自衿藍袍，白紬褲，一足跣，一足有綾襪，紅方鳥，袖中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天上，不敢終于正寢！』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二十三日辛亥，殮先帝先后于東華門，梓宮二，先帝用丹漆，先後用黝漆，加先帝翼善冠，滾王滲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同移庵內，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太慟，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叛閹某獻太子，逆闖留居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之屈。

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智井，賊鈎出之，賞賊將羅某。費氏給曰：『我帝家人也，義難苟合，惟

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卜日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候賊醉，斷其喉，立死，費氏卽自刎。

從賊者：大學士李建泰，兵部尙書張縉彥，戶部侍郎黨崇雅，禮部侍郎楊汝成，工部侍郎葉初春，少詹事楊觀光，項煜，諭德何瑞徵，楊士聰，修撰楊廷鑑，陳名夏，編修梁兆陽，高爾儼，李士淳，薛所蘊，趙玉森，庶吉士呂崇烈，成克鞏，張之奇，楊明朗，張端，黃燦，張元琳，劉餘謨，魯梁，魏天賞，劉廷琮，何九雲，劉肇國，張元錫，李化麟，姚文然，高珩，胡統虞，傅學禹，羅獻文，白允謙，何允光，龔鼎孳，趙頴，李呈祥，傅鼎銓，劉世芳，周鍾，魏學濂，朱積，吳爾壘，楊棲鸞，王自超，史可程，梁清標，右通政趙京仕，通政參議宋學顯，尙寶卿吳家周，太僕寺丞李元鼎，給事中劉昌，戴明說，孫承，傅振鐸，申芝芳，時敏，米徽，翁元益，郭充，高翔漢，金汝礪，介松年，龔鼎孳，楊枝起，御史柳寅東，朱朗榮，衛貞固，傅景星，蔡鵬霄，裴希度，涂必泓，韓文銓，陳羽白，熊世懿，吏部沈自彰，左懋泰，熊文舉，王顯，侯佐，楊元錫，吳孳昌，郭萬象，戶部王鳳林，金震出，衛周祚，程之璿，劉顯績，禮部黃熙允，湯有慶，吳之琦，張琦，劉大鞏，朱芾煌，工部潘同春，繆元，鄒魁明，方允昌，黃徽允，李登雲，呂趙龍，秦沂，馮秉清，司務孫節，大理寺正錢位坤，行人胡顯，李丕著，張元輔，束允謙，李之奇，許作梅，王子曜，沈元龍，國子博士李森先，學正王皋，光祿監事林銘球，順天昭磨龔彝，侯以頭，考推官

施鳳儀，知縣彭三益，黃國琦，孫以敬，王孫蕙，進士武棟，徐家麟，吳剛思。

逆闖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朱純臣也；向賊叩頭求用，指斥先帝爲無道者，魏藻德也；從獄中出而爲賊策下江南者，張若麒也；其頌賊爲救民水火，神武不殺者，梁兆陽也；代賊焚燬太廟神主者，楊觀光也；大負先帝委任，終以拷掠死者，李國禎也；先帝求金不應，東宮出亡不納，終資盜糧，盡爲賊有，負君辱國，貽恨千古者，周奎也；至叛奄曹化淳、王相堯輩，不足誅矣。

平西伯吳三桂，如請乞師。二十七日，三桂以清兵至山海關。先是，三桂聞京師失守，先帝殉難，統衆入關投降。而三桂父吳襄，故遼東總兵也。逆闖李自成執襄，誅求金寶，索詐甚酷。三桂知之，卽時返師出關，適清攝政王統兵將入大同，中途相遇，三桂卽剃髮詣營，叩首懇寬，願假大兵復仇，歃血立誓。攝政王爲撤兵西行。逆成聞三桂之來而復去也，急統馬步兵四十萬追之，劉琮、敏、李過等皆從，并狹太子二王東行，追及三桂于關外。三桂見賊甚盛，不敢迎戰，入啓攝政王。攝政王令三桂先與交鋒，而自登高望之，待三桂將敗，卽揮英王、豫王分左右翼以進。時逆成亦挾太子登高岡督戰，賊衆三面圍三桂，勢危甚，忽有白標兵二隊，繞出其後，如發風湧潮，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逆成頓足歎曰：「此必北兵也，三桂真挾北兵來耶？」急策馬走，賊衆大潰。次日，令降兵部郎張若麒，奉太子如三桂營，請罷兵。三桂留太子，而益治兵，破逆成。

于關內，逆成驅賊連營進發，三桂悉銳出戰，清兵助之，賊衆大奔，自蹂踐，死者十餘萬人，殺其渠帥五人，逆成走永平，三桂又追敗之，逆成奔還京師——時四月二十四日也。三桂同清兵壓城而軍，逆成遂殺吳襄，並殺其家口三十八人。二十九日，逆成出阜城門西走，縱火燒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三桂遙望城中火起，知賊已走，追至保定，奮擊敗之，再敗之于定州北。逆成憤極，復勒勁卒返擊三桂，三桂以清鐵騎衝堅突入，斬其渠帥數人，首萬餘級，逆成中流矢墮馬，掖而騎，疾馳還營，卽拔營歸陝西。三桂復以清兵掠陝西，逆成盡出銳卒迎戰，大敗，劉琮敏田見秀等皆死，逆成乃棄西安，由商維入隕襄，渡江趨武昌。逆成屢敗之後，每行軍，大隊在前，已率數十騎在後，一夕，大風飛沙，對面不相視，逆成同二十八騎趨通山，登九宮山，鄉兵遇之，亂刃交加，遂剝逆成于馬下。

逆成既斃，賊衆無主，乃謀向何總督投降。時何騰蛟總督五省軍務，駐長沙，賊黨大隊投誠，皆虞其詐不敢應，相持兩日。長沙知府某挺身而往，甫至，爲賊所殺，賊閩曰：「我等降何總督耳，知府卑官來何爲？」不得已，乃自往，賊衆望見，知爲總督也，列隊羅拜，歡聲動地。何諭之曰：「若等來降，自當題請受爵，爲國家建立大功；但若無糧餉奈何？」賊衆曰：「餉我等所儲甚裕，毋貽軍門憂。」何又虞賊衆甚夥，狼心未測，于是下令：「願歸

農者聽！』又分蒞其衆，賊黨散者大半。說者謂：『何爾時撫有其衆，激以忠義，鼓行而前，當必能下江南，畫淮而守，而逡巡顧忌，坐失機會，良可惜也。』

皇后諡曰孝烈皇后

時擬諡號者，大學士高宏圖也，後卽有借此以攻宏圖者，復改爲『毅宗』。按：諡法『恩』與『毅』于先帝俱無取也。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傳所謂國滅君死，正也。今先帝俟兩宮畢命後，始自爲計，義也。初擬從權，徐圖後舉，旣慨然知天之不可爭，不難身殉以謝天下，智也。業已身殉矣，猶曰，因失江山，不敢終于正寢，禮也。從容殉難，合乎大道，仁也。——夫當變起蕭牆，禍介俄頃，而仁，義，禮，智俱全，而無失焉，可不謂正乎？按諡法殺身成仁曰『烈』，臨難不屈曰『正』，愚意修史者常具疏特，請更上先帝諡號曰『烈宗正皇帝』，先后諡號曰『孝烈正皇后』。

附逆闖伏誅疏

總督湖廣川貴廣東，廣西五省軍務兵部，尙書何騰蛟奏，闖死確有實據，闖級未敢扶同，

謹據實回奏事：

「痛自闖逆肆亂，逼我先帝，陷我神京，罪通于天。一旦被戮九宮山，差紆神人之憤，奉旨：「何騰蛟着吏部先行議妥速敍，仍着將殲賊情形，闖賊首級真否，該撫察奏解，若果的真，照格敘賞以昭大信，欽此！」竊惟人臣之訓，義在勿欺，如闖死非真，而臣謬以爲死，且居之以爲功，是欺也；欺則臣罪也，當死；闖死果真，而闖之首級，已化爲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托以明闖死之爲真，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闖勢實強，闖夥貫衆，何以死于九宮山團練之手，誠有其故；闖逆旣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請爲皇上陳之：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闖逆知左兵南送，勢必窺楚，卽飛檄道臣傅上瑞章曠，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絡鄉勇以待。闖果爲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霖雨連旬，闖逆困于馬上者踰月，此固天亡之也。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驚疑，懼清之聶其後也，卽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尙欲追臣盤踞湖南耳；天意亡闖，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爲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殺于亂刃之下，相隨僞參將張雙喜，係闖逆義勇，僅得馳馬先逸，而闖逆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爺被鄉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仁郝搖旗于湘陰，撫袁宗第蘭養臣于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于新牆，無不

衆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治之子衿氓隸，亦無不衆口同辭也。張參將久住湘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時道臣逆闖之死狀。嗣後大行勦撫，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泥，誤死于鄉兵，而鄉兵初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爲闖，氣反不壯，未必遂能剪滅，而致弩刃之交加，爲千古大快也。今而後逼君破都之氣，遂成烏啄獸齧之肉餅，亦可以謝先帝矣。自逆闖死，而闖二十餘萬之衆，初爲逆闖悲號，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闖若不死，此二十餘萬之衆，僞侯僞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縱自如乎？伏乞皇上祭告九廟，祭告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十年之劇寇首逆，乃一旦天亡于九宮山，以慰二祖列宗之靈，以快普天率土之願，臣志足矣！至如明旨所云：「察實炤詔格議賞，」是徒滋舉朝之議，而重微臣之罪，臣惟有灑血于先帝而已。回奏委無一毫欺飾，可勝惶悚待命之至。隆武元年月日奏。」

研堂見聞雜錄

專載

崇禎新卽位，禁天下不得輸粟入太學，一時成均，頓復舊觀。後以軍興用十足，復許天下負鐮入學，去前詔不一年。乃至戊巳之際，更令州縣各舉富人名，大縣至數十人，小縣亦數人，不論士庶，迫促上道，令其進口□□至怨讐以此報復，避者如逃重戍，或用百金，上下脫免，國學之名，至此掃地矣。更聞旁省以奉行少不中程，督餉大臣，竟以軍法誅其從吏，大爲異聽。國初太學，爲天下精選士，望之不異中禁，今殺人求之，誠咄咄怪事也。

□□年，庚辰夏，米貴至二兩許，飢人淘淘，郡中掠起；而吾州至六月二十日夜，首焚劫巡撫陸足吾名文獻家，居第悉爲灰燼。陸故富於財，穢於行，民故首借以紓憤。次日猶訛言嘈嘈，聲復欲劫某姓，街各閉戶。二十三日，太僕徐公泰，家亦被劫，白晝千人湧入，雜器齊毀，囊積半空；州尊錢公馳諭，民不遜，兵憲凌公義渠自西門入，乃稍散去；而沙溪卽於是日有殺人事。

己卯，歲小不登，海賊四劫，吾州六公鎮，去海三四里，十二月□日，海盜三百餘人，持刃入市，其魁紅袍黃蓋，昇而行，掃劫一空。

乙酉，端午日，予等觀競渡，知大兵已屠廣陵；二十四橋明月地，盡成煙燼。至初八日，而渡江之信始下；是日，有巡江御史於吾城閱操，報騎至，兵士獸散，御史掩面口過，一日即逸去，民情如坐針席。未幾，聲小緩，民嬉嬉如故。至十二日，渡江信確，民皆帖耳伺，閱數日，知南都已破，蓋初九日渡江，由丹陽，歷句容，從通濟門入，駐營天地壇，聞宏光於十日即遁，馬士英隨之，從間道去吳興，至臨安，後聞被執，馬士英不知所之，口口十後而有安撫官至蘇：一爲崇明黃家鼎，一爲吳郡周荃，黃山例監爲鴻臚卿，荃故虎邱一佻客，善關說，走聲氣，宏光朝爲監紀通判。大兵至，皆降，即爲蘇州安撫，入郡未幾，而楊文驄之事起，楊故馬相同里，以孝廉居吳下，依附門戶，遨遊聲氣，遇馬用事，因得總水師，督京口。自馬走浙，隨至臨安，知蘇城未下，欲掩據之，忽領數騎來，而黃周已至兩日，遂斬黃於市，周得脫去。不幾日，大兵遂下文驄逸去，而婁之王介福事起。

介福，字受茲，鳳洲曾孫。由恩例爲中書，宏光時夤緣爲海防道。除書甫下，而兵猝至，錢謙益首樹降旗，素與受茲善，謂之曰：「婁東汝故土，當疾馳歸，以戶籍獻，大官可得矣。」受茲果如言，詐稱使者，擁高車至婁，民香花迎之。入衙視事，首括民間金三千，及輿地籍以獻，冀以行媚。而當事者大怒，惡其僞持檄苛斂民財，作諂子，遂窮治其獄，入府牢，提州掌事王府則，及十

八鋪里正至府質對——是役也，受茲以上下得免，而王二州幾不免，百姓號呼得活。前所謂周荃，竟捧命至婁，馳驅安撫云。

五月十一日，大兵渡江之信方傳，吾鎮卽有鄉兵，卽無賴子之烏龍會也，自崇禎帝晏駕北都信確，里有點桀者數人，收集黨羽，名「烏龍會」。雖市井賣菜傭人奴不肖，但有拳勇鬥狠，卽收名廡下，衣食之，遇孱弱，卽嚙之必見骨，各置兵器，先造謠言，如魚腹陳勝王故事，謀於八月中大舉。適牌樓市有黨百人，專劫掠里中，劉河廳官兵剿之而散，里人氣沮。會南都立，而巡撫祁公彪佳至，祁爲繡衣時，威素著，人各惴惴，緣此不果。

大兵渡江，鋒燄遂起。五月十二日聞信，十四日，卽數百人執兵，其魁裝束如天神，鳴鑼吶喊，銃聲四起，遊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卽要諸大姓金帛。諸大姓不卽應，以危言相撼，聲言某日劫某姓，先艤舟自匿其妻子，惜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寢息，忽號於市曰：「東有數百人至矣！各執兵，欲焚市矣！」於是人人各從夢中驚起，抱兒女，攜囊襍，啼哭四奔，婦女雜坐，雖大家閨女，一青布蒙頭，道路如織。及里人執兵迎出，虛無一人，蓋鎮東有無賴數百人，與烏龍樹敵，此其黨中自驚也。至十九日，果大集黨數百人，駕飛神鎗，鼓行至，會中亦昧首腰袴，提弋而前，相持於鎮東吳家橋，自晡至夕，礮聲不絕，及晚，乃散——是夕奔走者復累

累，蓬門破屋，填塞子女。二十日，而龔誠字變作：

誠字，鎮中小姓，以積著起家累數千金，性嗇，又怪謬可笑，素與居民不洽。適會中有贖金爲餉者，一夫至門，主人拱手以俟，不敢忤觸，誠字堅不肯損一文，緣是必欲碎其家爲快數。百人密圍其前後，幸誠字先期脫去，無賴子踰垣入，席捲一空。天明爲卸禍計，伺里人有乘間入者，猝縛之，得四人，欲以解州爲李代法。有謀者，謂解州必吐情實，不如陰止；乃陽言雙鳳有劫此四人者，佯不果。會時子求敏擁兵千艘於直水西，急遣一价邀之來。子求者，常熟進士，崇禎朝爲兵科，李賊破燕，受僞宮。後脫歸，懼法，乃資綠劉澤清，得以故官監紀軍，前開海中衢山自贖。後掛彈章，遂擁敗兵，徘徊里中，駐舟於任陽村，里人苦之。而吾鎮曰：『可借也！』迎之，一以壯聲援，一以了四人之局。子求果來，即以四人送處決，子求各仗之三十。時州守未逃，四人終至州，盡吐露，供首尾姓名。捕急，會中人四奔怖伏。州守逸，復上下行金，事竟解。而惡饑大起，諸無賴腰斧出入，眦目旁視，虎狼成羣。〔凡缺數百字〕迨至閏六月初，州有守徐姓者，〔蘇人〕握篆視事，又浦舒〔本州人〕承札委爲副憲，統兵千騎，梟焚掠不法者。『烏龍』之名著，聲言捕之，於是各挈妻子潛遁，凶焰少沮，而城中之變又作：卽雍頭是也。城變作，而諸無賴又張甚，率鄉兵千人，爲入城剿滅計；不意未鼓輒敗，又戢影矣。自陳瑤甫〔本鎮人〕復至沙溪，妄立帥

府而諸無賴復競出滿坐參謀成羣大將以爲覓封侯如拾芥也。迨七月三十日，大兵一下，呂茂成懸首，顧慎卿被創，黨羽星散。後閱月而慎卿事發：

顧慎卿者，烏龍會劇者也，爲徐官家奴。老而黠，素爲衙蠹，販私鹽，行不法，烏龍會起，遂奉爲謀主。其子塔皆拳勇，部下與東西分割爲帝，慎卿主東而西之悍者不如東，豺虎成羣，最橫者莫如金孟調一事：金亦徐奴，家千金，已蚤世。其妻陳氏，一嫠婦，可立噉也。某日晚，忽鳴鑼聚衆曰：「有不出兵者衆誅之！」於是合鎮持竿走，共數千人，過陳氏門，卽大噪，合鎮破膽。未至金氏門，卽聲言草薙乃已，復有從中爲調人也，謂必千金可解。斯時性命懸庖廚，卽立許，過其門，復移頓良久方去。次日，則白米三百石，白金六百，狼籍於市，前諸武弁以此脅之，賄若干。而李州守亦得其詳，欲借此其逼其金，遂發一硃單，拘至官，責二十五，監繫數日，行金上下，共費千金，遂釋。未幾而吳總府者，鎮安東，以搏擊爲名，廉得其假官劫詐情，蓋顧慎卿於八月後，懼人訂發其私，行金上下，假借武弁名色，以箝制人心，而吳總府者知之。突差數健卒，并裨將一員，至沙溪時，顧方出外，卽縛其子至舟中，而慎卿方從外洋洋歸。其妻痛詈之，遂自赴舟中就縛。旣至州，吳總府鞠之，責五十，繫獄待訊。總府欲置之死，而被害民人，無一證者，後竟不死。竄居常熟。

呂茂成者，名之模，吾沙溪著姓也。祖名信心，爲小官，父蚤死，茂成在襁褓內，外蠶蜂起，備罹百殃。至典謁，能文章。少余一歲，事余如先生，每以文正，恂恂然，咸以爲美器也。年廿六，補弟子員，兩試皆優等，志意發舒，高倪闊步。未幾，烏龍之會起，茂成遂跳入其中，手執牛耳，呼召羣小，與慎卿瑤甫鼎足。里中子以百數，皆衣食之，一指揮則人家立粹。最著者如七都，有馬姓，生意於一佃戶，佃戶投奔，遂統百餘人，各執凶械，入其家，幾斃其人於老拳，而議金白十餘兩，方止。沿鄉雞犬，爲之一空，茂成但以口頤微動而已。其一爲金孟調家，聚無賴千人，持兵過之，即以千金奉餉，茂成與顧慎卿瓜分之，以餘者犒士卒——如是者，無慮幾十百家，此兩姓爲特著。當是時，烏龍會中，各以倡義爲名，而陰肆劫掠，茂成之名大著。七月三十日，大兵下鄉，鎮中人倉惶走，而茂成猶指揮無恙，方飄巾長袖，招搖過市，大兵執之，傲然曰：『吾呂茂成也。』軍中已稔其名曰：『若故呂茂成耶？』方欲相屈，何期見過，『卽褫其衣，以鎗鑽其脛骨，貫之以繩，赤體披髮，牽歸至舍，盡發其藏，皆所掠物也。復牽至高真堂之北，遇一牛屋，卽以兩手縛之，柱曰：『若欲天子，當遂汝志。』取廟中一神袍，復得一黃蓋，以袍衣之，以黃蓋颺其上，先按其目，次割勢，自胸至臍下，洞列其腹而死。三日後，人猶見黃蓋飄颺，衣袍而立，人皆指曰：『此呂茂成也，固一時之雄，而何至是？』嗟乎茂成才器大佳，使操之以正，上可以取功名，次亦不失一

令士何期文戰兩利，志氣遂狂，羣小慙慙，落入陷阱；當其橫目裂視，死生在手，紅袍一死，貽笑千古矣。

烏龍會之劇也，二三無賴，腰斧出入，無不喪魄狂走，雞犬一空，鄉人患之；各爲約，遇一悍者至，則以呼爲號，振衣袒一聲，則彼此四應，頃刻千百叫號，數十里畢達，各執白梃出，攢扑其人至死——於是會中不敢過雷池一步，而鄉民勢盛，凡遇一猙獰子，或會指其作惡事，則羣束薪赴之，烈火發，擁其人入燄中，不一頃，而膚骨已灰。間或聚衆東西數出，至讎怨家，則舉火焚屋，火正燄，束其夫妻子女，累累擲入，如是者一日數家，而間見溪旁墓所，青煙一縷，少頃過之，骨灰成堆矣。——於是鄉間作惡人幾盡，而鎮上諸黨，以巢窟在市，慎重不敢即發，約於閏六月十五日，四面會師，衆數萬人，然後圍鎮搜索。適削髮令下，會中人皆持戈入城，無一在家者，以是不果。後則避兵四竄，窟穴已散，終不得舉。會其時城民患薙髮，有潛至鄉間者，鄉人指爲奸細，以殺爲快。於是晝夜守，伺每至日落星稀之際，呼聲四起，各執梃狂奔，如見神鬼者，使人睡夢不甯，一夕數起。間指某家已薙髮，某家藏薙髮者，則千人持戈赴之，舉家鳥獸散，以得全性命爲幸。猖狂月餘，適陳瑤甫至寺中，妄稱總鎮，復欲肆毒。鄉民以爲魁首也，將殺之，以成初志，鳴鑼聚衆萬人，入鎮，謂將滅此朝食。而瑤甫黨有三四驍桀者，提刀奔出，無不狼狽披靡。

攀崖落水而走者，有二十餘人。餘則喪首刳腹爲游魂，不敢復譚天下事，而鄉民之氣始不振。六月中之亂也，有胡都司者，以拗工起家，爲虞山人。崇禎朝職任都司。大兵南渡，領敗兵回鄉，駐舟任陽湖，欲出海爲觀望計。舟中輜重皆不貲，烏龍會中人利之，以爲可獵而取也。虛作聲勢，如聚重兵，陰遣人購之，謂必得數千金，方可假道。否則是中子弟，將鈔暴耳。胡都司者不卽應。會中人邀之急，排門課兵，故爲虛喝，以爲胡都司者巨寇，不如遏之於西，庶可保境中無事。於是合鎮皆出，人持一竿，間有棘首腰袴，帶劍佩刀者，共得數千人，一路搖曳而行，路人妄作評點，謂如種種傳奇，通國如戲，齊至直水，放三大礮，鄉愚無知，亦有挈妻子而逃者，以爲如此可以威震西域，彼有吐舌汗流，齋金求購耳。而胡都司仍不應，殺一亂民，懸首橋間，復架神刀，祭神以誓，放之西洋，轟聲如雷。謂吾滅此而入海爾。會中人膽落，不敢出聲，反求里中父老，至彼釋罪，括富家金，具禮以獻。而十六日，竟放舟至沙溪，會中人皆藏縮，不敢在街頭一步。平日白布纏頭，裝束如神。至是盡解散去。胡舟共三四十，架神槍大礮，是晚，頓節沙溪，翌日始去。至六公橋，借龔和季宅，貯其家屬，徘徊旬餘，竟載妻子浮海。後自海復至常熟，率民兵爲守禦，大兵至而逃。

蘇郡之薙頭也，以閏六月之十二日，令旣下，民惴惴，一日而畢。已而楊文驄者，向嘗殺黃

家輦，劫庫而走，盤桓湖藪間，觀釁而動。有奸作四人，繫府獄，雍頭令下，以爲民必生心，是可乘也。疾驅而至，大呼狂叫，號召居民，聚薪各城門，穴而入之。城內民亦狂呼應，各執白梃，共數萬人，公廨府舍，無不舉火，燄煙蔽目。城內亂，以爲大兵旦夕盡矣。而大兵自聞變，卽移駐府學，作劇飲自如，若爲不聞也者。諸狂徒提兵至其所，見張滿以待，亦逡巡不敢動，但肆行焚呼而已。如是者一日，楊劫府獄四人去，城內人亦氣盡無應。李侍郎欲屠城，民軍門土國寶力爭之，先期出示，使居民速移避禍。至十六日，以三十六騎，自北察院殺而南，及葑門，老穉無子遺，而蘇城始定。

吾妻自王受茲事露之後，卽委司理徐公來署篆。徐卽郡人，字公宣，福王時，以蔭調京兆通判。家巨富，少年佻達，喜倡優六博，本朝用爲蘇州司理，以太倉無官，卽委署篆。到婁二日，而荆兵至。荆公本徹，丹陽人。甲戌進士，舊爲建昌司理。福王時，督水師，鎮京口，有兵艘數千。大兵渡江，遁入東海，盤桓於崇明諸沙間。澗婁東無人，乘虛欲據。於六月廿五日，統兵千餘，自東門入。徐公聞風，遁出北門，入放生庵，覓小舟，速去。荆公索之不得，跡至放生庵，斬一沙彌，是夕宿城中，無大侵擾。明日，引兵出西門，忽一校持牌來，聲言大兵數萬已下，荆軍掩面歸，走出東門，掠民貲而去。徐復來。閏六月十三日，遂有雍頭之說。時統兵官張姓者，請各鄉紳會議，民間竊

偶語，諸紳會議出，各掩面而涕。是日午後，即閉各城門，不論軍民，一概淨髮。是日，城內民亦洶思變，各立街巷間，相視以目，有急爲避出者，有遲疑不動者，無一人敢發難端，俛首受難。吾鎮於是晚亦知之。次早，訛傳郡民因雍頭各持挺相擊，大兵幾盡，李侍郎被殺，於是烏龍會中，倡鄉兵合剿之說，鳴金聚衆，排門之夫，共二三千，日晡即發，各以白布纏頭，持一竹竿而走，既無紀律，又不曉擊刺；但聞郡民得勝，氣驕甚，即智者亦謂此舉必成。而會中尤揚揚得意，謂詰朝必城破，城破即橫行如舊。是晚薄城營，小北門民房一帶，縱火焚燒，與城上兵相鬪。次早，掠民間乾麵幾石，至淮雲寺作餅，嬉嬉然絕不防敵在近也。忽礮響一聲，兵三人，開門殺出，大北門又一騎殺出，兩相要截，無不喪魄狂走，互相蹂躪，其奔脫者，抱頭而去，其殿後及食餅者，無不被殺。方早膳時，敗兵踉蹌北歸，掩蔽而下，至亭午，到者皆身被數創，至晚不歸者皆覆沒，共百十餘人。吾宅前後兩巷，即十人，是晚哭聲滿街，民情大懼，攜妻子走者徧市，吾家亦覓小艇，遷眷屬於七都龔孚仲宅，疑必迫剿此一方民也。十六日，民情愈急，風鶴皆驚，各飽飯以待，一有警，即爲走計。午後，忽有呼於市者曰：『兵至矣！』於是合鎮奔走，如風雨聲，屋瓦皆震。余亦門不及掩，赤身而走，人如山海擁至。余氣喘步急，過曾家橋，循高真堂迤北行，雖鎮便覺膽小定。引首南望，走者亦漸稀，知爲訛言，乃稍稍復還南，緩步至家。是夜，人情終恐。日晡，即各晚膳。

鎖門以俟。又月蝕，天氣黑暗，人愈惶惑，至更餘，無不奔走四竄，藏於鄉之小屋。是後鎮民，日則守舍，夜則歸鄉，一人作飯，一人伺門，食畢，卽扃門，立於通衢以望。七月初三日，聞轟聲如雷，聲在東南。不知嘉定已破，如侯廣成峒曾輩皆嬰城，至是屠戮無遺，掠輜重婦女無算。初六日，而崑山復破。崑山前令楊公名永言，滇南人，癸未進士。爲令爲有賢聲，江南旣下，匿於陳墓之陸家，陰紹勇士，爲恢復計。至削髮令下，崑民殺縣丞，焚公廨，楊公乘間入，與各鄉紳極力守禦，自崑而西，至真儀維亭，皆設鄉兵鎮守，使郡兵不得東下。自崑而東，至清洋喬子，亦晝夜巡徼，使婁兵不得西衝，扼大兵之咽喉。東西聲援俱絕，屹然一保障，崑民避兵者皆入城中。至初五日，忽有兵艘百餘，自郡乘流而來，至真儀維亭，與之小鬪，皆敗。突入城，燬屋焚舍，楊公出不意，無可奈何，而平日應募者，稍稍匿去。楊亦跳身走，城竟破。殺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崑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兩邑之慘，惟崑爲甚。嚮次之是時，惟虞山嬰守不下，虞山故子長嚴公爲拒守，嚴公名栻，甲戌進士，官拜知州。文靖公之孫，有才略，素爲邑人所附。同胡來貢時子求，率此爲捍禦計，頗知崑山故事。崑旣破，人謂旦夕必下虞城，而故徘徊不發。破崑之後，席捲入郡，婁中兵若干，亦載輜重西行，竟不知所之。至十四日，遣一枝，從齊門而北，出不意，疾破之。胡來貢遁，時子求反以火礮齧之。

復走七星橋，爲鄉兵所殺。嚴公不支，亦遁。城外燒燬一空，男女殺死者無算，頗不亞於崑。

吾城自削髮後，惟鄉民梗頑自如；有髮者不得城行，削髮者不得下鄉，見者共殺之，鄉城閉塞，會城兵西去，鄉兵復起，謂今可以相持，不似前之望風走也。楊林塘一帶，兵最多，吾沙鎮繼之，日日飽飯持竿望風，凡湖川塘以北，其削髮者，卽舉火焚之。削髮者，領兵衝出，亦四路舉火，男女見之卽殺。楊林塘以過，一望蕭條，禾麻徧野，無人收拾，如是將一月。而陳瑤甫者，向爲烏龍會魁，後黨散，避入常熟。至是，捏一總兵名色，持牌至沙溪，謬稱大兵十萬，檄兩郡地方，搭廠長壽寺，兩地方皆匿去。閱幾日，果來，糾合一二十人，卽會中平日賣菜傭傭齷齪者也。妄批曰：某人守備，某人把總，某人參將，一羣皆爲官，各以爺自呼。無幾，獲一削髮者至，陳瑤甫以酒勞之，披紅鼓吹，使其持牌入城，云有精兵六萬，約日索戰。是時，李都督方統馬兵七百，悍兵三千，暫紮婁東，爲攻取雲間計。李見之，疑一勁敵，卽緩雲間攻，疾趨而下，是爲七月三十日。早膳後，報者踵至，吾鎮狃於平昔，知遠不過數里，或放火一村，或殺人數輩，卽便回兵；又皆城中本營不足慮也，故人人狎聽，不爲動。瑤甫處報者迭至，方以漸鼓吹開門，及兩路人馬擁出，瑤甫黨抱頭星散，兵馬已各處衝到矣。見者卽逼索金銀，索金訖，卽揮刀下斬，女人或擁之行淫，訖卽擄之入舟。凡叢竹茂林，及蘆葦深處，無不窮搜，驅馬數周，以驚人起。鎮南則三四里以賒，鎮北

則常熟界，鎮東則東洋涇，西則自鎮而止，方幅數十里，殺人如麻；雖茅屋半間，必搜索殆盡，遇男女，則牽頸而發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卽剖腹刳腸，初一日，兵至潢涇，所過柴蕩，約百餘畝，蘆葦叢密中，藏人數千，嬰兒一聲，數千人立盡。日中火起，煙燄蔽天，一市焚燒大半，殺人更慘於沙溪，日晡回兵。初二日，兵至直水，鎮上一空，殺人僅百，至任陽，殺人反千計。是役也，沙溪潢涇兩所，掠婦女千計，牛亦千計，童男女千計，殺人萬計，雞犬之屬不勝算，積屍如陵，七浦塘一水，蔽流皆屍，水色黑而綠，行人以草塞鼻，真可哭可涕。所掠財物數千艘，銜尾載去，舟不能容，則委之水。自潢涇頭塘，至七浦以至鹽鐵，凡銅錫古窯衣服之類，處處皆有撈取者，數月不盡。婦人入城，醜者則許人贖，耕牛亦贖，童子亦贖，間有攜至浙江贖回者，佳者鼓吹成親，或百金贖之，不得。是舉馬兵六百，騎步兵三千，皆驍勇善戰，合本營步兵共萬人。廿九日晚，紮營城外，擬半夜發兵，穿城出，適城門鎖鑰，因主者誤醉，輾轉相託，至黎明未得。城外李都督見門久不開，疑有變，卽舉礮向內城，急登城告故，覓鐵工撬開，日升而後發兵，至鎮已上春，入市者皆散，居民亦得望風脫走。不然，黑夢斫殺，無一漏矣。既屠兩鎮，卽擬至沿海一帶，因急欲赴雲間，有令箭追提，以故得免。吾家自閏六月十五日，移至襲宅，廿二日，又移至沈知縣家人宅，因湫隘不堪，七月五日，復挈眷歸家。然一夕數驚，家累甚重，不得安枕臥。十六日，又移至東洋涇祖墓，

纔舉擢，聞鎮中訛傳，人盡遁，黑夜東西狂走，至有媿婦裹血而行者；吾家因避入鄉，得安枕。是時，吾兒抱病，內人亦負微疾，情緒不甯。三十日，方亭午，忽傳大兵下鎮，舉首西望，卽有煙氣數道，避難者狂奔而來。然終意爲城中細兵，不屬意。下午，宜仲家一婦人裹血而來，方驚詢，而東來避兵者，已狼藉而至。吾乃手抱病兒，內人持囊，雜羣隊中，望東走，至佃戶許家宿焉。次日，未五鼓，卽飽噉以待兵至。黎明，卽有避兵者，羣向東，我復攜兒過中溝，至許大家小頓。有乘屋望者，見西洋涇人馬無數，冉冉望北，忽乘屋大呼曰：「來矣！」急跳下，余迺身入蘆葦中，內人抱兒趨入芋中，各半身沾溼，舉體無乾衣，斯時性命懸呼吸，不覺淚盈盈也。少頃，乃知兵至潢涇，氣少定，卽望見潢涇起火，煙燄蔽空。至下午，疑其回兵出吾道，人人徬徨，余等仍至葦中，日晡，知免矣。晚見西向煙火燭天，礮聲漸漸遠，余獨私幸其已回，而人言藉藉，明日卽舉兵六公市。一枝從潢涇，一枝從開口發，只等正在夾縫中，必無生理，余不能無過憂。未三鼓，卽有避兵紛紛負兒女，欲走海上者，吾輩不能從也。黎明，接一信，知兵已回，方有破顏笑者，而忽云至矣；余等復抱兒走，實村人驅牛西來，人從霧中疑爲馬也。余等從西走，蓋謂昨被兵之處，必不復兵，一路死屍橫地，掩袂而過。至沈知縣家人宅，本人夫婦避兵出，惟空房，余前所寄，亦一空，相對浩歎。日午，本人方歸，炊飯一飽。下午，仍至墓所。初六日，合家出鎮，人地荒涼，爲之出涕。所幸燕

巢無恙，仍得棲止。氣甫定，而侯四陳瑤甫復行劫掠，聲言欲殺薙頭者，駐兵六公地，無賴子蜂起附之。鶴王市復有凌伯祥者，亦聚衆百餘，午後卽出焚掠，東西煙火不絕，吾鎮以薙髮故，兩面受敵。十六日，望東舉火，又復急覓小艇，至鎮西五里外，晚不敢回家，卽於鎮西尾小家宿焉。二十日，東南煙燄觸天，知兵已下鶴王市，吾等方額手，然此舉僅浦君舒領營兵千人，掠物而返，營兵反有被殺者。是時城中請兵書日上，適天雨連旬，平地水數尺，蘇州塘岸水囓，馬不得過，緣此無一騎來，頑民愈橫。二十八日，汪都督步兵自常熟來，駐營西門。九月十四日，邵中馬兵亦到。十五日早，水陸並發，先至鶴王市，殺傷略見，至茜涇，而張素菴之川兵伏焉。張本婁東人，爲指揮張氏家奴，束髮事戎行，久將兵於外。崇禎朝，爲河北總戎，大兵南下，領勁卒數千戰艘百餘，泛海至崇明，爲恢復計。以婁東桑梓，不欲犯，當事者遣人招之，有降意，然不卽報。至是日，汪兵至茜涇，猝與兵遇，所謂川兵素驍勇，盔甲精堅，標鋒長丈餘，驟遇之，皆愕然。欲與議和，竟不可得，爲死戰計，以步兵居前，騎兵居後，步兵奮身入其隊，其長槍不得用，因以馬騎衝之，遂潰，殺三十餘人，餘皆四面走。所掠財物婦女，亦以百艘載回——是役也，持三日糧，欲掃沿海一帶，不意猝遇勁兵，汪又懦弱，兵亦不練，僅得勝。汪旣回，卽以勁兵上控吳撫臺。撫臺以二十日至州，所領馬步兵以二萬計。廿五日，發兵，是日大風雨，素庵兵亦來攻，中途猝遇，勢旣不

支，遂東折而至海，將爲浮海計。奈東北風猛甚，無一艇得離岸，遂以軍入劉河城。吳軍四面圍之，勢既窘，而素庵兵故與吳兵善，本舊識，人人有反面意，有陰出城納款者。張公知事不諧，乃自縛詣軍門，爲輿糗狀。吳則釋縛，與之杯酒論心，駐師三日，而六公花浦一帶，亦皆以游兵掠定，略見焚殺。廿八日，凱旋入城，所掠物，皆負而歸，自晨至昏黑，絡繹不絕。素庵臥一榻，兩人舁之，又二青兜子，則其妻妾在焉。兵甫旋，而顧三麻子復據劉河城以叛。顧本海盜，出沒波濤間，前兵憲程响招撫之。宏光時，統水師京口。至是擁海艘百餘，來往諸沙間，魚肉百姓。素庵既敗，泥首入婁，顧復據劉河城，爲倔強意。吳撫臺發兵追討，顧復跳入海。是時，唐藩在閩浙間，崇明諸沙，遙屬聲援，聞遙拜三麻子爲總戎，掛將印。顧遂衣蟒玉，驕傲自如，目無戎行。有王佳者，亦武弁，與顧爲輩行，見其氣張甚，遂謀之，謬稱戶部沈廷揚爲折簡，邀顧同過沈所。與款語間，譚及馬肥瘠狀，挈之入廐，壁間伏者猝出殺之。顧既殺，海上之氛稍定，已復有高捷者，爲明朝總戎，擁勁兵千餘，戰艘百號，航海至崇明，聲勢方張皇，而與吳都堂爲甥舅，一語相招，遂帖然入籍，無一跳梁。有荆本徹者，向嘗驅兵入婁，至是復來海上，首鼠兩端，崇明一海，終不能無小阻。會李成棟駐兵雲間，向屠沙溪，卽其人也。爲出海計，於十一月廿七日，大霧中忽絕流而渡，從諸沙北，掩殺而南，屠戮無算，本徹僅以身遁。吾鎮隔海百餘里，猶見煙塵蔽空，越海來逃者，數

十里不絕。自此縣公得以握篆視事，崇明在郡縣中（此下缺）

皇清之下江南也，吾婁首先迎之，得一城保全。其孝廉之削髮從緇者，則趙自新我完也。遠避不歸者，華乾龍天御，陳瑚言夏也。張受天以亂民之禍，身走他邑，俱不在附降之列。後趙公以雲間事，吳勝兆案，牽染成獄，歸竟病死。華君則教授里中，不與戶外事，人亦罕見其面。陳君頗走聲氣，喜講學。張公避地玉峯，未幾死。此吾婁節義諸君也。

順治二年秋，大兵初定江南，城中有兩絲君之異：於青天皎日中，如縣櫺者紛墜，吾鎮亦間有之。

郡城之殉節者，劉公公旦，〔諱曙，癸未進士〕，楊公維斗，〔名廷樞，庚午元慘死〕，徐公九一，〔名沂，戊辰進士〕，削髮令下，從容自盡。有子名枋，字昭法，孝廉也。亦走外不歸，後聞邏者獲至土軍門，詢之，坐地不開一語。土杖邏者，竟縱之去，亦可謂善全人節矣。

雲間殉節者，夏公允彝，陳公子龍，李公待問，奚公士龍，〔皆進士〕，皆以一死自靖。孝廉如徐公孚遠，則間走浙閩，至今不歸。諸生中則如王子玠石，同弟名世，皆知名士也。一旦退隱，耕於隴上，人無一知者。客至則與話桑麻，高風隱節，人皆義之。又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父子力守孤城，大兵臨之，被殺者千萬計，城破慘死，可謂鐵中錚錚矣。（此下缺）

順治五年，四月初三日，雨雹，小者如棋，大者如卵，滿天飛舞而下，屋瓦皆碎，庭中積起盈寸。康熙三年，四月十六日，亦有此異，竹林中往往如牛者。

宏光者，福藩之子，中州寇亂，流竄江淮間。先帝龍升，馬士英迎立之。既當壁數月，有妃北來，謂寇亂相失，飄零異所，今聞正位，匍匐來歸。獨宏光不謂是也，使在廷雜治之，五毒備至，而妃終無異詞。旁觀者皆歎息泣下。或謂妃既流離有日，難保守身之節，故雖故劍，宏光不無諱言之意。或謂宏光實福藩庶子，冒嫡承統，妃風聞誤聽，有錯認并州之意，故詞極相左。不知遭時不造，名花飄墜，縱抱琵琶，何傷冰玉，卽處之別宮，豈曰害義？若果福藩正妃，於義爲兄嫂，尤當權宜相處，使之不失富貴，何忍斃之？狠心辣手，天理人情，殆已盡絕，宜不日有覆國禍也。

如皋縣有許元博者，於順治二年，避兵居鄉，因授徒於吳心田家。偶閱岳武穆傳，欣然有感，遂於胸前刺「不愧本朝」四字，左臂刺「生爲明人」，右臂刺「死爲明鬼」。忽一日脫衣洗澡，爲人所覘，語洩，本縣捕之，按臣具疏，卽於本處正法。妻朱氏，給功臣爲奴，父擬戍，吳心田擬流，鄰里擬徒，嗟乎，元博不過廣陵一男子耳，未食朝廷升斗祿，而鏤形刻骨，誓以死報，豈其爲身後名哉？血性發憤，不可禁制，所謂山河之氣，日月之精，造物千鍾百鍊而有此一男子也；爲先朝開一代生面，豈可作等閒看乎？

陳奇瑜者山西保德人，丙辰進士。先帝朝，爲五省督。清旣撫有中原，陳公慨然有復讎之意，知事不可爲，遂乃於順治四年十二月，張黃蓋，衣蟒玉，頭頂進賢冠，髮鬢滿頂，揚揚乘轎，竟詣州館，與州守賀熊飛相謁。州守詫駭，卽將其違制衣服褫去，質之庫中，而姑聽鄉紳暫保出外。卽飛報督臣，督臣卽飛報於朝，而竟於本處正法。〔下缺〕

張獻忠之破蜀也，亦地千里，殺戮無子遺，至塞井夷竈，焚屋伐木，蠶叢數百縣，無一草一樹雞犬存者。積屍至與峨眉齊，流血川江，數百里不絕。方其下成都也，吾婁吳志衍〔名繼善〕爲成都令，沈岱來〔名雲禮〕爲華陽令，前任州守劉瞻父〔名士斗〕爲司理。旣將諸官殺之，而獨以劉吳賢聲大著，賊欲活之。劉公終不屈，死之。而吳公則勉就官，慕其文才，驟升爲吏部尙書。一旦，獻忠於成都僭帝位，使吳爲郊天文。吳雖就官，心終不平，於文中連用「銅馬黃巾」等事。獻忠怒，立誅醢之。夫人一子皆被殺。吳丁丑進士，善文章，淳篤著鄉黨，人皆愛慕之。當其萬里就官，有愛之者，謂宜單車行，其夫人不謂是也，迺同行。獻賊至成都，弟士衍欲挈姪先逸，而夫人曰：「此吾一塊肉，必不以付他人。」後士衍竟間得遁歸，而夫人與子俱不免。吳爲若敖鬼，嗟乎！同時被難者有季子恕先，黃子錫侯，恕先以理訟往，錫侯以授書往，皆血化游魂，身膏野草，悲夫！劉公士斗，辛未進士，廣東南海人。任吾婁二年，廉明仁恕，爲立州以來第一人。

失意於郡，推官周之夔訐之，罷官。解任日，州士民爲之罷市，有愁歎者，有涕泣者，有憤憤不平者。其去也，千萬人至以石塞門，攀號不得出，後以聽按公之處分也。復還婁，千萬人自玉峯迎之，皆執香前導，蟻簇歡呼，如赤子之望見慈母。嗟乎！吾婁雖薄俗，然卽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公道之不泯，亦爲開州以來第一盛舉。後終迫於上官之議，將周之夔兩罷之。顛躓旣久，復起爲成都司理，而遭賊手，雖遊魂不歸，而忠貞之氣，廉明之名，與吳蜀兩邦，同爲千古。

唐世楨者，吳興巨族，兄弟皆成進士。江南破，世楨以青衿弟子走浙閩間，從唐藩起義，建牙兩粵。後大兵長驅入，唐藩失守，而嶺以東西亦建瓴破。公束身走歸，不入吳興，竟詣土御史，罵其背國，土愛之，發之郡侯。郡侯亦笑受其罵，申之兵道趙，其所罵如前，趙亦不爲忤。巡撫盧傳，方鎮婁東，卽以申之按公。而公旣入，挺立不爲跪，指髮吐罵，戟手頓足不休。按公怒，斧斷其齒，血肉狼藉，口內喃喃不絕。隨曳之儀門外，痛決四十，筋肉皆斷，無一語號呼，惟罵聲而已。杖畢，奄然如盡，昇出而終。是日觀者千百，無不淚涔涔交睫，惟有扼腕撫膺，長歎不置。嗟乎！忠臣烈士，不出於縉紳，而出於一青衿弟子，不出於食祿大臣，而出於偏藩幾日之薄官，其爲明朝結三百年之報，惟公一人矣。獨撫道諸公，雖不能優視之，猶能作一劉荊州，而按公獨甘爲黃祖，嗟嗟！禰衡而下，千載遂有兩人，而黃祖之狂駭，按臣直一人收之矣。

王之仁者，崇禎朝，爲吳淞總戎，宏光當壁，移入甯紹間，統水師海口，組練千餘，皆稱勁甲，爲東南一巨鎮。我朝既下江南，至丙戌夏，統大兵渡錢塘，郡中望風倒戈，王公方欲整師爲螳臂計，移兵海口，磨厲俟之；而颶風忽發，巨浪如山，兵艘皆飄泊震蕩，散析無存。王公知事不諧，仰天長歎，乃手縛妻子數十人，沈之大江，單身走吳門，詣土御史，責其背國，且謂：「吾不卽死，然貪數日活，乃欲大罵洪內院，小罵土軍門，然後歸身斧鑕，使天地間男子一吐不平耳。」遂洋洋走金陵，見洪承疇，其所以責之者，一如土御史。洪憫而欲官之，又勸其作黃冠隱。王大笑曰：「吾若欲求活，茫茫大地，豈無一穴，乃向汝作此醜事耶？」居無何，金陵頑民，有欲效劉盆子故事者，一時煽起，公以人望居城中，遂無活理，使羣卒擁出，以亂刀斫死，殞之雨花臺僧舍中。

吳日生者，名易，松陵人，與余有文字交。癸酉，相遇金陵，與之同僦一小邸，相對三日夕。其人飄飄秀雅，寡言笑，絕無名士習，與余不言而神契。後遇試輒晤。至丙子，日生登賢書，自此隔不相值。癸未，成進士。宏光當壁，爲兵曹。時烈皇慘崩，河北已喪，聞日生喜談兵，結劍客奇材，走馬馳槊，爲恢復事，心竊異之。繼而大兵南下，江南覆沒，日生父母妻子皆死亂，而日生獨跳身湖海，結義勇，出入波濤爲巨敵。大兵四面圍殺，終不能盡其根株，隱然抵東南半壁，如是相持，

幾一歲。一日，走嘉禾，飲一巨紳家，竟爲所給，付大兵，執之去。時貝勒征錢塘，解至軍前，欲官之，不屈，遂赴法死。嗟乎！余與日生別十年，當其相遇，意甚恂恂，初不意其作此志局也。心欲爲文丞相之業，而天命已去，奈何！然而一夫跳梁，湖海鼎沸，螳臂禦輪，足見其勇，亦人傑也哉！

吳勝兆者，明朝舊將，投誠於清，用爲蘇松提督，駐兵雲間。丁亥之歲，思反正，結連湖黨，與四方縉紳，刻期舉事。然吳爲人淺而疏，未敗之先，蹤迹已露，忌者已潛備之。一日，忽呼雲間司理，華亭縣公，及諸參將入署，酒將半，忽厲聲曰：『外間傳吾反正者，是汝曹耶？汝罪當斬！』衆皆踉蹌，不道一字。帳下士已騰出，將司理縣公，卽座斬之，縛兩參將，曰：姑以祭纛。時吳公雖發此舉，而實漫無成畫，外人已聞知，吳公反正，一夜密操備，而所縛參將詹者，狡而黠，漏一紙於外。天明，外兵已擁入，生擒吳公，而四方之黨亦陰散。內院洪承疇疏聞於朝，傳旨梟斬於市，而一時株連者，皆天下名士——如陳子龍、侯峒曾、顧咸正、蔣雯階輩，無不狼藉誅夷，妻孥俘虜。陳、丁丑進士宏光時，爲兵科，詩文擅一時才，海內望如山斗。與吳深相結，事既敗，亡命山澤，蹤得之，縛至撫臺土公所，長揖不跪。一子甫六齡，縛者以刀劈之，自頂至踵，見之無一淚落。將解至江寧，於舟中躍入水，時有一卒持之，與卒共入水，浮沈半頃，起之，已死，斬以殉。

雲間又有夏公允彝，字彝仲，與陳子龍同年進士。詩文皆擅絕海內。大兵破雲間，夏公從

容賦詩，遺囑家事，赴水而死。一子名完淳，字存古，年方典謁，天才俊發，所著詩文，幾欲駕兩公上。父既殉節，存古慷慨悲歌，志未嘗須臾忘死。會吳勝兆潛蓄異謀，遂與相結，凡誓檄諸文，一切大手筆，皆出其手。吳既敗，存古亦逮至江寧，下之獄。而婁有王明先者，瑗公門下士也，適在江寧，就獄一探。存古泣謂曰：「一死無恨，惟室中方姪，所不能遺者，此一塊肉耳！今以累汝。」明先領之。既歸，潛走雲間，伺其姪，卽潛抱歸。而明先亦以事敗，起大獄，倉皇不得所。其戚友徐方平，復抱之歸。聞存古之受禍也，其族人利富貴者，欲以此兒爲袁粲之子，耿耿視如几上肉矣，而賴兩君以免。所稱「孫枝一葉是君恩」非耶？後存古卒斬於市。

洪承疇者，閩人，萬歷丙辰進士。崇禎朝，爲大司馬，總督諸道兵。與我朝戰，陣潰，疑洪亦陷沒矣，天子震悼，賜祭九壇，立碑於其戰死之地，所以議卹議贈者甚厚。而洪公竟不死，當戰敗，爲大兵席捲而去，乃死心事情，寵幸在人臣之右。當時之士大夫，竟無一知者。及新天子平江南，公以內院大臣，鎮撫江寧，人方知其不死，無不嘖嘖驚怪。而齋黃石公之起義也，逮至江寧，面責之曰：「若豈洪承疇耶？如果洪承疇者，則當年戰死，天子且爲祭九壇矣。若等故從北方來，獨不見穹然道左者，洪承疇碑，而安得冒若名耶？」是時，洪汗鑿鑿下，幾不能仰面，而黃公卒死。後洪還朝，旋統大師，勦撫秦楚，勳名富貴，當時無兩。

野史氏曰：「方洪之釋褐爲進士也，實惟丙辰，時天命皇帝，方以一旅起事三韓以北，蛟龍欲起，而不知佐命元臣，已於唱名五色雲中見之——君臣遇合，如磁引鍼，如薪引火，真宰潛召，異哉！」

我朝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仍漢制，凡中朝臣子，皆束髮頂進賢冠，爲長袖大服，分爲滿漢兩班。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爲計，首雍髮迎降，以冀獨得歡心，乃歸滿班。則滿以其爲漢人，也不受。歸漢班，則漢以其爲滿飾，也不容。於是羞憤上疏，大略謂：「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迺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於是削髮令下，而中原之民，無不人人思挺螳臂，拒龍鬪，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於貪慕富貴，一念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至丁亥歲，山東有謝遷奮起，攻破州縣，入淄川城，首將之獬一家殺死，孫男四人，孫女孫婦三人，皆備極淫慘以斃，而之獬獨縛至十餘日，五毒備下，縫口支解。嗟乎！小人亦枉作小人爾，當其舉宗同盡，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鐵鑄不成一錯也。

士在明朝，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本朝定鼎，亂離之後，士多戴平頭小帽，以自晦匿。而功令嚴敕，方巾爲世大禁，士遂無平頂帽者。雖巨紳孝廉，出與齊民無二，間有惜儻羊遺意，私

居偶戴方巾，一夫窺矚，慘禍立發。琴川二子，於按公行香日，方巾雜衆中。按公瞥見，卽杖之數十，題疏上聞，將二士梟斬於市。又其初，士皆大袖翩翩，旣而嚴革禁，短衫窄袖，一如武裝。間有鄉愚不知法律，偶入城市，仍服其衣，整躉行道中，無不褫衣陵逼，赤身露歸，卽爲厚幸，後幸禁少弛。

吾婁受先張公，素以搏擊豪強爲名，於衙憲門役虎而翼者，尤繩束不稍貸，斷斷不肯相寬。而黨中有陶千金數人，尤桀黠多犯科，張公屢以法中之，飲恨入骨，無以報。會大兵渡江，亂民煽起，城中一閔動。至五月十七日，晨色始霽，張公方臥起，忽有數十人，入張公堂，求張公語事。張公出不意，卽短衫秃巾迎之。數人仰謂曰：「有大案未了，可至州辯狀。」蓋張公於崇禎十四年，境內大禴，張公祖常平遺意，每畝加米二升，官貯之，減價以食貧者，隨復收值，卽更貯米，以無窮利所增額外之米，幾數千石。一時任事者，皆貪而黠，見金卽不能無色動，人人作染指計，入囊腹中，張公亦不無沾染，以是病之，爲一生癩瘡。數人因卽借爲口實，挾其辯狀，牽之走。甫出門，卽兩木夾而行。張公不勝楚，脫及地，卽掣髮狂奔，已身無完衣矣。南關門外至州治前，幾數里，一路慘毒備至；每至士大夫門，卽屈之叩首，頭欲裂。至州治，煙客王公聞之，易敝衣出，好言和解，扶之入中堂，麾衆且退，謂：「卽有未白事，吾一身可任，雖千金不靳也。」是時，黨

羽益衆，門外聲嘈嘈，志在必殺之，本無意於辯白。而張公故強項，又不肯卽屈。王公見勢洶洶，不無內懼意，而又無可奈何，姑放之行。益慘打，至城隍廟，挾令據案書侵犯者姓名，書既已，拖入擗中，堂上聲鼓一通，卽勢如風雨，至鐵石並下；又一通，復如前，如是者數番，而張公竟奄奄絕矣。復懼其佯爲絕也，乃以利錐長數寸者，自耳旁及腰腹以下，皆錐數寸，徧于洞穴，而又汲井水數斛灌之；此時已無一息矣，迺牽之入小教場，欲作坎爲瘞，繫索於頸，兩人曳之走，頭與地相擊有聲，身無寸膚得完者。至教場，欲持鋤斷其首，從旁不平者，呵之，乃止，而此數人已氣盡各散去。一沙彌見其鼻猶有息，迺毀寺中一綽楔舉之，旁有好義者，共扶至南關外宅內，作法相調理，得漸甦。會此時大亂，城中紛如麻，無暇糾舉，按繩墨。張公猶懼禍不測，扁舟走出，閱一月而此事微聞。上臺以爲亂民，下一檄至州，一夕昏暗中，浦君舒牽出，斬二人於市。

是時，州守宋公（名喬秀，閩人，癸未進士），猶在治所，素與張公不協。因公屢發其惡，心不平，無以報，於此不無頤指之意。故一時行凶皆衝惡，而州守無一言。且其散也，疑已斃，遂有豪宦張采既死，諸人不得更亂一示，聞者皆欲食其肉，而後竟遁歸，可恨哉！（此下缺頁）

五月十七日之後，張公避走玉峯，結廬鄉村，故交門士，皆莫能見其面。及四五年而病死。死後，一椽蕭然，兩子淪落，西華練裙，見者流涕，二十年進士，不如一田舍翁，然後知向者受謗。

受誣，有不盡然者，所謂捐館而先生之心迹明也。蓋其立身太峻，任事太切，皎皎易污，白璧易瑕，故末後受此慘禍，所謂廉於持己，勇於任事，不至於聖賢。〔下缺〕

吾里呂石香，名雲孚，與余比隣。少攻經史，即不肯爲時俗文字，搜奇選僻，每至不可句解，一文出，人怪笑之，至詬罵，呂不顧也。呂旣不得意於里中，時張公天如，以古文倡導東南，收召後進爲羽翼。石香念非彼無以立名，乃投贄於張，稱弟子。張一見，嘆爲絕倫，薦揚於當世名公，居然奇士矣。時呂年十九，楚中魚山熊公，爲吳江令，與張公相合，遂薦於熊，使入松陵試，熊公拔置前茅，是年補博士弟子，爲吳江生員。未幾，張公聯捷，門人吳駿公掇大魁，張聲黨幾徧天下。石香名益盛，試於學使，最高等，兩第一，而獨於闈不利。文終務爲險怪，每一引筆，徵用古實，如獮祭魚，螻螻陳列，而其間割裂斷碎，賸偽雜出，取爲新異而已。然性絕孤介，居恆終歲不出戶，人欲見之，亦閉門不納，與處終日，或不交一談，故人益莊憚。居無何，大兵屠吾里，石香輩金帛出奔，舟至鎮北，兵已至，曳之岸上，刃之再下，血淋漓，偃臥田間，舟中物皆風雨去。日暮，迹者至，匍匐扶歸，被創甚，勺水不入口，呻吟十餘日死。遺一子，方二歲，得脫，抱持至五歲，亦死，家竟破。嗟乎！以石香之才，使昌明浩大，爲清廟明堂之業，豈不可以取世榮寵，而迺務僻務奇詭，已知骨命非貴且壽，而以三十五慘死，一子不祿，身爲若敖，悲夫！吾婁前故有沈君烈者，名承，亦

才士，試輒高等，三居第一，聲價蔚起，四方高才，皆與結社，竟於甲子下第，死年四十餘，未幾，妻薄氏死，一子襁褓，天如張公，時爲諸生，憐而育之。後七歲，攜至京，亦病死，竟斬其後——此與石香相類，然有幸有不幸。君烈受知學使毛公，後出撫吳中，知其已死，損金刻其詩文，今卽山集也。千百年後，猶知有君烈其人者。而石香蓋棺後，遺文澌滅，亦無故交門人收錄；不十年，與冷煙衰草同盡，此其不幸一也。薄少君於君烈死後，爲悼亡詩百首，不一年，哀痛死，清風明月，兩人吹笙跨鸞於雲霧間，今石香嫡嗣楊氏，確守共姜之節，而生子妾陸，已別抱琵琶矣，此其不幸又一也。聞君烈落拓，不事邊幅，善譚笑，以肝膽與人，故得天如之報，而人亦多道之。石香於松陵諸子交最厚，出入必共，形骸都忘；及死，余於辛卯歲，一遇吳扶九（翻）間以言挑之，絕無掛劍意，此何耶？同時又有朱昭芑（明鎬）亦婁人，一試冠軍，聲名鵲起。時兩張皆先達，咸折節與交，而昭芑亦抗顏比肩，不以弟子進也。後再冠軍，風格彌峻，海內咸以大儒目之。而鼎革後，裂青衿，浮沈詩酒。及壬辰，而夫婦同死。時慎交狎主盟，以其宿望也，招之。昭芑一赴而物故，慎交諸人，傾郡畢弔，坐中有哭失聲者，而吳扶九淚交睫不止。夫扶九與昭芑宜疏，而獨人琴一慟，此其所以得之者，又何故耶？後二三年，扶九死，嗟乎！名者，不祥物也。

按石香家素封，所積不貲，藏書亦夥。及其歿，不過二三年，家業散，藏書盡耗，楊陸手。楊字

澄紫，石香婦翁也。石香父公右素惡之，自娶其女入門，絕不通魚雁，終歲無一介之將，而楊君亦不敢一跡其門。間從圭竇中呼女一談，卽匿影去。石香父子如不知也。石香死，楊遂盤踞其家，父子四五人往來如織，攫其貲立盡，而呂氏之政一出其手，藏書次第竊去。陸字子融，進士大行公之子，石香妾父也。石香以楊不宜男，購副室，陸覬其多金，以女爲奇貨，遂與之締婚。女旣入，絕之如楊，不許通一足之信。陸每探女，依僧寺，石香僅以百錢授之。石香死，其女懷一子，陸遂闌入，與楊中分呂氏之枋，陰噬其肉幾盡。藏書竊去，售之富家。凡城內名胄家，案間皆石香鈐印書。當是時，呂氏千指，無出一聲，卽石香嫡弟，亦不置片喙。

吾里有陸子馮者，名京，以素封起家。爲諸生，不得意，棄去，南游太學。屬崇禎晏駕，宏光當璧，馬相用事，有西園賣爵風。諸生以賄進者，至二千石，子馮心豔之，捐金千餘，得爲翰林待詔。待詔固美職，非孝廉不得躡，惟文徵明以諸生居是官，爲吳中美譚。子馮一旦得擢之，擁蓋從鹵簿，書大字帖游行里中，揚揚如也。旣居南京久，因兵警急歸，而大兵渡江，會削髮令下，時搢紳在城中者，皆俛首受薙，又各捐百餘石爲軍費用。子馮以菟裘在鄉，得免。城中有招之云：「急宜薙髮，爲入城計。」參諸上臺，爲異日進身階。百石之助，當從諸搢紳後。子馮惟恐以不得與諸搢紳爲恥也。急去髮，取米百石，駕舟入城。旣晤諸上臺，上臺以好言慰之，啗以大爵。

便使入鄉諭諸民，毋戀髮以干大戮。子馮揚揚歸，去城數里，天已黑，至戴家橋，月漸皎。是時頑民蜂起，見一淨髮者，必殺之。子馮一舟搖漾，諸頑民矚舟中人，皆淨髮，一哄羣起，盡殺舟中人。子馮叩首，許以千金，亦不免，身爲數段，共死八人，惟一舟子，梟水逃，得傳訃至家。越日，至其處求骸骨，不得，慟哭而已。嗟乎！子馮一素封子，無他長，以父遺業，擁良田數千，又年少美姬二三，蘭玉四五，盤桓鄉曲間，亦甚快，而必羨一進賢冠，傀儡衣衫，逢場驕倨，亦甚得志，遭時不造，逃隱山中，可以終老；而又必求竿頭一進，卒至身首分離，游魂無所歸，不得如賣菜傭，寄骨一杯土。人生無全福，富可矣，又欲貴焉，自貽伊戚，陸子馮之謂矣。

吾婁風俗，極重主僕，男子入富家爲奴，卽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孫累世，不得脫籍。間有富厚者，以多金贖之，卽名贖而終不得與等肩，此制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卽得因緣上下，累累起家爲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飢寒，更借託聲勢，外人不得輕相呵，卽有犯者，主人必極力衛扞，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乙酉亂，奴中有黜者，倡爲「索契」之說，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應，各至主門，立逼身契，主人捧紙待，稍後時，卽舉火焚屋，間有縛主人者，雖最相得，最受恩，此時各易面孔爲虎狼，老拳惡聲相加。凡小奚細婢，人主在所者，立牽出，不得緩半刻。有大家不習井竈事者，不得不自舉火，自城及鎮，及各

村而東村尤甚，鳴鑼聚衆，每日有數千人，鼓噪而行，羣夫至家，主人落魄，殺劫焚掠，反掌間耳。如是數日，而勢稍定。城中倡首者，爲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響應，自謂功在千秋，欲勒石紀其事，但許一代相統，不得及子孫，轉控上臺。而是時新定江南，惡一代之言不祥，斥之。自是氣稍沮，屬浦君舒用事，恨其爲罪首，忽一夕，牽出斬之，而天下始快。迨吳撫臺至州，州中金姓以亂奴控，斬一人，重責四人，又懸示不許復叛，而主僕之分始定。

吾婁廣文楊先生，蜀中宦家子，少年領鄉科，應南宮試，不第，遂留京。會烈皇崩，本朝定鼎，因緣覓一官。乘鐸時，蜀中大亂，張獻忠殺人無子遺，楊妻子在蜀，無可奈何。而婁之盛泰昭方釋褐，爲陝之略陽令，略陽與蜀爲南北襟喉，楊以盃酒餞之，曰：「倘至彼中，得吾家消息，勿斬片鴻。」盛姑頷之。赴任一載，偶以事出，見有婦人，負書匍匐道左者，衫襟敝裂，行止仍大家物色之，卽楊之室也。適假之一椽，周以薪米，飛書廣文。婦人嚙落二指，以血作字，同指裹來。楊得之，卽出二百金，授來足，使僦車南下。已而南宮期近，楊例得同應公車，竟不能忘情鷄肋，東裝且北。舟至京口，有北舟欸然而南，訝問之，則楊夫人之舟自陝來也，相別十餘年，流落萬死。又不意猝遇於兩舟之偶觸，相對大慟，誠不能使其鐵石作心也。向使蚤暮無打鑼之警，卽兩舟覲面失，廣文且至北，又不知幾閱月後，適晤矣。楊於是意慘甚，斷絕公車念，謝同行者，擁夫

人南有一女，方楊出門時，尙在襁褓，今已覓瘞，同兩家丁，出入萬死，吳尾秦頭，一朝合鏡，誠古今一奇也。（缺下）

巡方一職，同於漢之繡衣，威權至重，每聽馬一臨，山嶽震動。然數十年來，以余所見，未有如祁公彪佳，張公愼言，秦公世禎，李公森先者。祁公，浙東人，天啓壬戌進士。風神冠玉，矯好如婦人。執法如山，精絕吏事，幾於降魔照膽。其按吳中也，元凶巨奸，搜訪畢盡，杖頭立斃。在蘇於承恩寺中公鞫，觀者萬人，元惡一人杖死，百姓歡聲如雷。在婁，則訪巨蠹董雲卿於州前，笞一百，不死，以繩牽其吭，立斃。陳屍三日，當時望之如雷霆青天。後十年，宏光當壁，復撫吳中，而時事日非，施未竟而去。至本朝定鼎，巡方之職，縱濫已甚，母至，輒以拔富爲名，訪其家素封，一朱單拏之，萬金之家，風捲雨盡，不庭鞫而兩造行金已足，卽釋放歸田。五六年來，吳民無不破巢者。至順治七年，主爵耳熱，迺廷議簡清正御史一員，而張公愼言奉命來。

張公愼言，山右人。崇禎丁丑進士，貌不及四十，慈容藹然，而風裁凜凜。初下車，卽禁鋪設，禁拔富，禁衙蠹，禁司道府總差快，州縣無不懷悚奉法。會朝議汰冗員，首及巡方御史，吳民百萬，皆垂首喪氣，奸吏豪胥，則酌酒相賀。然張公仍訪衙蠹周宗之者，貪贓數十萬，杖之，不斃，迺牽死於獄，已殮，仍剖棺驗屍，露暴叢塚，奸胥股栗。而堂帖已下，立促登道，吳民號泣，同於十二

金牌之召也，奪之甚速，東南一恨事也。後二三年，張公復臥北畿撫按。

秦公世楨，字瑞寰，遼東籍。不由科目，先由浙省巡方，丰裁太著，不終任罷。自張公後，巡方已廢，逮一年，朝議復之。天子更重禮諸省各員，皆賜榮召見，而秦公實得江左。初至，聞其在越中風采，人固慴之矣。而吾婁備兵使者胡公以泓，貪穢已甚，初下車，即驅出署，復遣人收其印敕，劾章下，即牽入獄，如風雨乍至，雷霆乍驚。胡掩面踉蹌，揮袍雪涕，三吳之民，且笑且詈，且喜且異，拍手頓足，喧闐衢壤。又有常熟令瞿四達，由進士起家，貪酷倍甚。一至亦即收之，匍匐對簿，囚首垢足，道旁擲揄之。後長繫獄中，屢經訊鞫，卒以罪去。其餘六府中司道守令，凡貪賊爲暴者，率累累縛至，一鐙銀繫之，繫甕道上，不可勝計。平日呵殿生風，從鹵簿，尊嚴如神者，至此如縛……〔缺七字〕北郡縣爲之一空。而最後則有都御史士公，〔缺五字〕在先朝爲總戎。大兵初下，士公即在行間，〔缺四字〕頗有德政。後改文階，竟爲都御史。巡按吳中，其時無口亦相安。未幾，以罪量改江寧巡察使。俄而復領節鉞，再撫吳中。初至，謬示風采，即擒婁中猾吏數十人，皆額首望，而諸奸行金上下，作冰霧散。於是人情大譁，乃復貪婪，肆爲鄙穢，人人飲恨。秦公至，士亦深備之，爲食不下咽者數日。而秦公與之陽爲好也，凡起居私處，士無不密遣人伺之，語言嘲笑，即以報。而秦公不露，士略有喜色。未幾，公在毗陵，忽行符至蘇，街衢用密柵，於一

日夜督成，又遣總戎王公提兵防禦，人不知其故也。又一密紮至蘇，大府以下，悉至軍門。時晨光尙早，擊鼓以進，士出不意，急迎之。大府以下，曰：『有旨收公。』凡敕印旗牌之屬，皆次第收出。於是士窘甚，且傳緹騎逮者卽至，乃取署中金玉珍寶明犀象貝，叢積如山，一火焚之，火光竟夜燭天，又酒酣拔劍，咄嗟自詫。愛一幼子，抱之竟夕環走，走一夜，彎弓自縊死。次早方知，乃籍其餘財入官，而以一薄棺盛其屍。故事撫按章奏，必會稿乃發，此彈章，秦公密上而士不知。嚴綸已下，士耳目絡繹在京，無一人知，三吳之人，胸膈腸胃，無不豪爽痛快。時奸胥如沈碧江，邵聲之，錢望雲，陸顯吳，張執之，陳止生輩，布滿州郡，其餘不可勝紀——皆把持上官，齷齪細民，專事羅織，以啖富家，起家數萬，宮室帷帳比王侯，奇麗珍寶充滿，眉睫一動死人，於是達官貴人，無不到門求悅好。而其人亦酒漿豆肉，呼盧喝雉，娼優歌舞，鎮日不休，誠古今異事。奏公一至，先訪其魁沈碧江收之。時沈見公風采，已遁入吾里，收符下，復入郡，將走越中，而跡者得之。後其支黨四面捕至，皆嚴刑拷訊，後牽死獄中，或杖頭立斃，如去惡草，平民酌酒稱快。陸顯吳，張執之，陳止生，爲婁東人，雖收捕，而了此案後，當再捕時，公將報命。此三人，皆謂公不久還都，中道逸去，雖捕不得，而公還朝。公旣去，三人稍稍出，尙匿圭竇間，適白公蒞婁，耳三人名，終欲得之。獲陳止生，將解府，而婁民數萬，羣聚州治前，俟其出，挺石俱下，不一刻，已齏粉矣。執之

後至不死。而陸終盤桓不出。未幾，秦公巡撫浙中，密行一檄於吳撫張公，必欲殺此二人。陸與張同解軍門，方暑月，各杖六十，於閩門外立枷半日死。於是吳門冤無不雪矣。秦公撫浙幾年，擢爲操江都御史，方履任，卽罷。

李公森先，山東平度人。崇禎庚辰進士。自秦公去後，繼之者皆不稱職。無何而李公來，公爲人寬厚長者，而嫉惡特嚴。當秦公時，大慙元惡，皆已草薶無餘，而踵起者猶蔓衍不絕；公一擒治之，始根株盡拔無孽矣。其最快者，優人王子玠，善爲新聲，人皆愛之；其始不過供宴劇，而其後則諸豪胥奸吏，席間非子玠不歡，縉紳貴人，皆倒屣迎，出入必肩輿。後棄業不爲，以資緣關說，刺人機事，爲諸豪胥耳目腹心，遨遊當世，儼然名公矣。一旦走京師，通輦下諸君。後旋里，揚揚如舊，其所污良家婦女，所受餽遺，不可勝紀，坐間譚及子玠，無不咋舌。李公廉得之，杖數十，肉潰爛，乃押赴閩門，立枷，頃刻死。有奸僧者，以喫菜事魔之術，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後奸淫無算。公微行至其所，盡得其狀，立收之，亦杖數十，同子玠相對枷死。當時子玠所演會真紅樓，人人歎絕，其時以奸僧對之，宛然法聰，人見之者，無不絕倒。又有一金姓者，爲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勢橫甚，而家亦豪貴，爲暴甚多，前有殺人事，未白。李公旣來，復聚全吳名妓，考定上下，爲臚傳體，約於某日，親賜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諸名妓將次第受賞，虎阜，其唱名處也，將

傾城聚觀。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訊殺人，決數十，不卽死，再鞠，斃之，歡聲如雷——此其彰明較著者。會公收捕貪墨，內有淮安司理李子燮，蘇州司理楊昌齡，皆巧宦，善彙緣，後諸上臺皆薦剡，而公獨發其奸，收之下獄。兩司理既百計欲脫而擠公，諸上臺會騰薦，恐天子震怒，將株及，亦媒孽之，不遺餘力。一日，公在郡考察諸吏，以次入，其超異者，鼓吹緋酒送出，吳人謂幾百年無此快典。方掩署，忽有緹騎數人，排門突入，卽於堂上縛公，出片紙，云「有詔就械」，卽拳梏不少縱，而搜檢衙署如風捲，幸貧無金。是時公固大駭，不知事所從來。而吳民相聚號呼，知卽日械送京，乃立櫃通衢，曰：「願救李御史者，投金於此！」頃刻滿。彼緹騎既縛公，而又須多金，今公貧無所得，乃長吳兩令及巡撫張，各贖金十萬與之，張公固所謂媒孽者也。至是解囊亦甘心矣。停一夕，械去，吳民送者，道路泣，咸願一見李使君。時公已入舟，緹騎不得已，露一面與之，公揮涕謝諸父老，幸自愛，毋念我。送者數十里不絕。至梁溪稍返，有感公德者，變裝挾金，問道尾公，願隨至京，以身代。聞公在路備極楚毒，緹騎以公入皮袋中，掛兩馬間，身據其上，體無完膚。至京，方知在雲間曾出一重犯，而有人於其間中傷，以爲必入賄出獄，以此激天子怒，遂下於理。當鞫時，凡四十一棍，奄奄幾絕矣。後上怒稍解，知其無罪，仍賜復原官，入西臺理事，江南額手相賀。迺入臺未幾，而公薨。桂之性愈辣，前有建言諸人，以論事觸上怒，流上陽堡。後雖

陰用其言，而賜環無日。公入臺，以爲事莫切於此，即抗疏廷諍，願予生還。上復赫然怒，謂：「方湔滌，汝復嘵嘵。」再下獄，部議公徒罪，上不允。按李公碩然偉長，貌極慈仁，紫髯過腹。待人以恩，絕不以尊官自恃，而頓折殆甚。當烈皇朝，即以科場事，下詔獄，與難者雲間楊枝起，救之者桐城孫晉也。後李賊破京，亦受轡軻，至此再蹶。秦公短小，如不勝衣，兩目閃閃有光，而貌嚴冷，專以搏擊爲事，李公則威斷中復兼愷悌，要之兩公皆千載人，而秦終任去，李遇奇禍，使竟其施，必更有可觀者。

余束髮游庠，彼時子矜入泮，從未有以賄得者，惟達官貴人眞子弟，方得勉附其末。然非大勢者不能，卽有勢力，而子弟旁者亦不從也。後積弛而干請囑託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見矣。然亦不甚落人口，卽爲是者，亦多方掩斂，每恥人知。有談及者，輒而發紅。至今日，而督學使者，以此爲囊橐之資，每案發，其賄得居大半，而父兄不務藏飾，子弟不知掩蔽，若天壤間固宜有是事。然未有如張能鱗之甚也。能鱗，北直人，其校士吳中，前後名有定價，有爲之關節者，徧行搜括，旣蹙足已，而後旁潤其餘，措紳達官廣文孝廉承差役吏，無不及也。一案出，而眞才不一二矣。至童子科爲尤甚，未試則先以帖下州縣，每縣坐一二十名，刻期交納。州縣承風旨，多方收攬，至庫上交銀，如收捐納，如納稅金，無顧避。至將試，而府道之所屬，臺憲之所致，鄉大夫之

所懇，教官之所求，庖廚隸胥之所瀆收，牙婆媒氏之所關說，幾於如煙如海，不可勝計。每至溢額，額外數倍；必裁之又裁，有擔數百金，望望然以投，玉不得當，收涕以歸。亦有既報捷，交銀稍後，更有昂價以奪者。覆案出，仍在孫山之外，至大哭而返。或案出而富家子不即得與，仍更有爲之居間，許其竄易姓名以入者。其既得者，父兄師友瀝酒相賀，不得者，奄奄喪氣，不敢以面目示人，不特素封豪富樂此，卽家僅供饘粥，亦必變產市業，或乞子母錢而爲之。舉國如狂如醉，以供張公之網羅，古今一災異也。於時吾妻有諸生李漢者，目擊不平，條其事，上之按君李公森先，李公卽面授張。張面如土色，叩首謝無狀，卽辭病告歸，而按君故持之意，將有所搏擊。適被禍去，張於是肆爲貪濫，狂瀾至不可收拾，迺索李生甚急。李生遂亡命江湖，於張任，不敢歸。更可怪者，張喜道學家言，修輯宋儒書而布之梓，吾妻陸桴亭道威，實助之成。每搜諸生小過，坐以罰金，爲梓費，而要其梓費無多，蓋一書成，而張之囊橐纍纍矣。其造玉峯書院，亦用是術。

科場之事，明季卽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爲道地，或伏謁，或爲之行金，購於諸上臺，使得棘闈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發，不下數十人，至本朝而益甚。順治丁酉壬子間，營求者蟻集，各分房之所私許，兩座師之所心約，以及京中貴人

之所密屬，如麻如粟，已及千百人。關中無以爲計，各開張姓名，擇其必不可已者登之，而問取一二孤貧，以塞人口。然晨星稀點而已。至北關尤甚，北關分房諸公，及兩座主，大率皆輦下貴人，未入場，已得按圖挨次，知某人必入，故營求者，先期定券，萬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倖，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鶩，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輦金載寶，輻輳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子弟，則不名一錢，無不獲也。若善爲聲名，遨游公卿者亦然，惟富人子，或以金不及額，或以價忽驟溢，遜去，蓋榜發無此中人矣。於是蜚語上聞，天子赫怒，逮繫諸房官，而虞山有陸貽吉，崇禎癸未進士，官給事中，爲舉子居間事發，立就獄，明日，腰斬西市，家產入官，妻子長流上陽堡。一子方四五歲，妻妾皆殊色，間關萬里，匍匐道左，行人爲之淚落。同時受禍者，共七八人，其姓名不能悉詳也。至舉子株及者，亦七八人，皆嚴刑榜掠，三木囊頭。陸慶曾子立，雲間名士，平泉公之後，家世貴顯，兄弟鼎盛，年五十餘矣，以貢走京師，慕名者皆欲羅致門下，授以關節，遂獲售，亦幽囹圄，拷掠無完膚，一時人士，相爲惋惜嗟歎，而其餘則不能悉詳也。南場發榜後，衆大譁，好事者爲詩爲文，爲傳奇雜劇，極其醜詆。兩座師撤棘歸里，道過毗陵金閭，士子隨舟唾罵，至欲投磚擲璧。桐城方姓者，冠族也，禍先發，於是連逮十八房官及兩主司。總督郎公，又采訪舉子之顯有情弊者八

人，上元於朝，其八人卽於京師就緝，同主司嚴訊，凡南北舉子，皆另覆試，北場爲先，天子親御前殿。士子數里外，攜筆硯，冰雪僵凍，立丹墀下，頃刻成數藝，兵番雜沓，以旁邏之，如是者，三試而後已。榜發，黜去數人。南場覆試最後，皆不得與會試，所覆一如前，亦黜去十餘人。而最後一二十人，復停三科，其解首則竟爲進士。是役也，師生牽連就逮，或就立械，或於數千里外，銀鑰提鎖，家業化爲灰塵，妻子流離，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間者，血肉狼藉，長流萬里。

明季戊辰己巳之間，天如張公，周介生，倡爲「復社」；一時主盟，如維斗楊公，勒卣周公，臥子陳公，彝仲夏公，其餘皆海內人望，文章爲天下冠冕。燕齊豫章，聲氣畢達，所牢籠天下士，率取其魁傑，以故仰其盟者，如泰山北斗，而士一如登龍門。若純袴子富家世裔，不以文鳴者，雖費千金，莫得雁行。每一榜發，其中俊偉能文之士，一望知爲「復社」君子，幾於取士分柄。至鼎革後，而此事潰散，諸公相繼淹沒。迺未幾而吾吳復有同聲：慎交，爲三宋所主，德宜，右之，德宏，疇三，實穎，旣庭，而佐之者尤侗，展成，彭璫，雲客也。初，與同郡章素文爲莫逆交，素文有滄浪社書一選，其表揚諸子倍至；而後忽以言語相參商，與素文爲敵國，遂跳而有慎交之約，應之者梁溪松陵練川，而其下婁東也。婁東諸公，爲東道主。時七邑之士畢至，爰訂盟書，盟書中有云：「與斯盟而中已者，是謂寒盟，寒盟者，七邑之人共棄之。與斯盟而復與他社者，是謂敗

盟，敗盟者，七邑之人共討之。」其意攻素文也。每邑推一人爲主，高聲朗讀，使諸友各書花押，而後卽席，指揮顧盼，旁睨四座者，尤展成彭雲客及三宋也。章素文悒悒在家，而陰遣其友王禹慶錢宮聲，隨羣而至。書押之時，禹慶執筆不肯下，衆苦之，奮袖出。及宮聲，宮聲亦相持數言，長揖去。時婁東雖爲東道主，而王維夏郁計登周之傑，與素文約，不欲附也，相率不肯署名。停筆者可一飯頃，而張敬修其樂與也，奮筆先書，和之者絡繹不絕；而子儼輩不得已亦書，於是水火之形判。時王次谷俯首署名，擲筆長歎，人皆側目。其局旣罷，素文於是扁舟來東，與婁東玉峯諸子，更建旂鼓，聯絡四方，復有同聲之約。主之者素文，佐之者趙明遠沈韓倬錢宮聲王其長也。癸巳之春，各治具虎阜，申訂九郡同人，四方來者，可得五百人。先一日，慎交爲主，以大艦十餘，橫互中流，舟可容數十席，中列娼優，明燭如星，數部伶人，聲歌競發，直達旦而後已。九郡中搢紳冠帶之士，無不畢與。次日，同聲爲主，設席於虎阜之顛，列星開筵，伶人迭奏，將散時，如奔雷瀉泉，遠望山上，如天際明星，晶瑩圍繞。其日，兩社諸公，各誓於關壯繆之前，以示彼此不相侵叛，此同聲慎交之大略也。其時吳浙之間，各有部署，如婁東有「端社」，有「起韓」，有「菴斐堂」，有「七錄齋」，每社各數十人，以爲倡和；推之各邑，無不皆然。大率「復社」爲局，聲氣一合，而今則瓜分豆裂，復社之取人，專以才學，而今則專以勢要，復社每切磨文字，

講求聲譽之術，而今則置文字不言，但取幹局，取通脫，取縱橫，凡高門鼎族，各聯一社以相雄長，大約如四公子之養士，雞鳴狗盜，以備一得之用而已。固時勢爲之，而人心風俗，亦另一機杼已。

當西銘先生主壇坫，四方之士，走婁東者，先生但以盃酒論心，其餘好事者，間一款留，亦不過翦燭談笑，豆觴楚楚而已。後來復社聿興，四方賓至，無不徵歌選舞，水陸雜陳，廣引賓朋，主客互亂，燭影之下，對面不識。明日相見，卽同陌路。又數月爲聚會，數百人人，酒岸縱橫，娼優凌亂，闐一而散，竟不知爲誰何。余嘗戲謂今日社宴，幾同齋主散食，仔細思維，真可笑也。

吾蘇故有五通神，廟立吳山之顛。神兄弟五人，能司禍福，間亦游戲人間，擇好子女與之冥通，當其意，卽能變致金銀，凡所祈求，無不隨手至者。其家往往以此暴富，而亦卒無所害。吾鎮有某族，亦著姓，妻妾四五，而一女方當冰泮。忽神降其家，與之綢繆婉好。神繡袍花驄，韶美少年，矯言卽五通神，每至必輿騎雜沓，赫如王侯，而旁人不見。女卽冥冥如與之通，雖笑言如故，而精神已潛合矣。間或隨神至其所，則洞天福地，別一世界，珍珠綺羅，觸目奇麗，後房窈窕，環繞百千，真非人間所有。如是幾月餘，而其妾亦端麗，別有一神來降，矯稱州城隍神。據其妾

不得與某通。某至寢所，即時擗其妾作苦。某無以爲計，召善符籙者，登壇作法。神附人吐言，大爲詬厲。而所謂五通神者，爲之調人，許彼此各輪一宿，成議而罷。先是女已及笄，訂絲蘿矣，其夫家聞之，必欲改婚。而某婪於財，聞五通神最能變致金銀，而神實許其於旬日內，獲銀數萬。於是訂吉期，如人間受聘禮。後所言漸已不應，迺稍稍失望，而更聞海虞有善符水術者，復召之來，設法驅逐，天神皆降，其物亦微現形，大約如龜豕之屬，而不可明了。後亦漸斂戢，而某亦移虞山，不復知所終。

按神言云：「我神道中，皆貪聲色，愛子女，游行人間，蠱惑竊窕者，比比也。屹立不撓，始終作鐵石心腸者，惟關聖一人爾。」

吾婁王大司馬在晉，當晉皇帝朝，經略遼薊，賜蟒玉尙方劍。後入中樞，爲婁中第一顯官。然其諸子皆敗類，藉父勢，暗鳴叱咤，金錢狼藉，當大司馬未蓋棺時，而家業已蕩廢塗地矣。有一孫，號宸章者，習俳優，善爲新聲。家業既破，僦一小屋，日與伶人狎。吾鎮周將軍（恆祚）承幕府檄，治兵沙溪；一日開讌，呼伶人祇候，宸章卽廁身其間，捧板而歌，與鮑老參軍之屬，共爲狡獪變幻。時周將軍與里中客，岸然上座，而宸章則鬻旖旎，不差也。有觀者歎曰：「是固大司馬文孫也。」使大王司馬在，且奔走匍匐，叩頭恐後，固無敢仰視腰玉貴人。卽宸章貴公子，敢

一涕唾其旁，而今且傲睨行爵自如，宸章不過在羯鼓琵琶隊中，博座間一笑，圖酒肉一犒而已。嗟乎！滄桑陵谷，近在十年，人安可不自立！而冢門熏灼，欲爲久計者，亦何可回頭看也！

按司馬居官，無墨行，卽居鄉，亦不甚作惡。然碌碌無短長，而其諸子皆不善繩束，縱之作奸犯科。爲虐人事不少。當其經略遼薊也，受天子寵任，不能戮力邊疆，俱取支吾報事，亦負此聲帶，故其末後景况，最爲不堪。諸子皆流離餓死，而存者亦狼藉殆甚。婁中宦家，無此極辱者。嗟乎！百世之德，及其子孫，人無厚德，而欲以一時僥倖之富貴貽其後，吾不信也。

丁酉之役，江南兩座主及分房諸公，輿逮繫舉子，旣訊鞫後，天子不復嚴問，以爲可因緣倖脫，或長繫獄中矣。至歲杪忽降嚴綸，兩座師駢斬西市，十六分房諸公，皆絞死於長安街，舉子則各決四十，長流寧古塔，而財產皆入官，諸父兄妻子，各隨流徙。按甯古塔，在遼東極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積雪，非復世界，中國人亦無至其地者。諸流人雖各擬遣，而說者謂至半道爲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飢人所啖，無得生也。向來流人，俱徙上陽堡，地去京師三千里，猶有屋宇可居，至者尙得活，至此，則望上陽如天上矣。分房諸公，向有一司理，主者以其甲科，必欲援入內簾，而三拈鬪，皆得外，於是不樂殆甚，而孰知反得首領無恙。又吳江一富家子，已

道地爲之關節矣，而迺父知之，嚴呵止，必不欲爲，因賤售於一貧者，竟相株連，舉室北轅，長爲異域之鬼。禍福所倚，思議難及，而守拙守命，結爲顛撲不破。分房一選，向以爲宦途極榮，而齋緣倖寶，得登桂籍，尤爲豔如花熱如火者，豈知俱送入鬼簿乎？

丁酉南闈舉子，天子旣廷覆之，黜數人，餘各有所殿最矣。至己亥二月，忽奉嚴綸，再行覆試。郡縣敦促上道，聞命之日，倉皇束裝，父母兄弟，揮涕而別，慮必發遣。旣去，一日數驚，有謂就械登舟者。是股因震霆之後，諸家無不罄產捐資，以爲道地，以因緣上下，一榜俱安然，而道途之跟跄，腰纏之忙迫，孝廉風景煞盡。

吾鎮去海五六十里，自閩寇鴟張，朝廷設兵防汛，吾鎮遂有武弁統兵駐守。其帥爲王爲錢，爲楊爲周，相次建勳，遠者一二年，少者數月，各賃房爲公署，而兵則散處巷觀間，雖民實甚苦，不至大擾。迨洩擊周公垣旣去，遂有袁誠者來握兵，勢張甚。先期州守白姓者，行一牌，將寺院緇黃，悉行逐出，空其地爲屯兵所，民固已惴惴懼矣。至日，則白親自陪臨，寺院不足，封民房一百二十間，十家爲甲，十甲爲保，每甲出屋一間，立刻報名，卽行驅逐，而又以諸裨將之無居也，又封大宅八所，有陰爲之上下者，得賄數千金，輒另封，雖宅止八，而破人產已不勝指屈矣。袁帥則封馮姓大宅一，居閨閣中，最爲冠冕。其時流離奔竄，呼號載路，俯仰巢幕，人不自保；而

又誅求器物，一鍋一笠，無不向民間索者，憂攘數日乃定。是雖袁帥不法，而實白守導之。其封占諸屋也，悉出自白守，與之左袒甚密。民間初以奉憲意，不敢抗，後知其自行已斷，且欲以諸屋爲公買，銷算錢糧三千餘，民迺恨之入骨。吾鎮去海遠，本非駐兵地，且沿海諸鎮，俱得免，而獨沙溪壓以重帥，民竊竊不平。時直指馬騰升適按婁，環轅門而哭者千百人。馬公髮盡指，抗疏上聞，謂必得嚴譴。適海上之役興，軍與旁午，總督郎公檄之守建康。其時南北梗塞，不知中旨若何。袁遂得提兵去，民彈指竊歎不能伸其憤云。

己亥五月，直指馬公欲按部至崇明。先是巡方御史絕無渡海者，時總帥梁公建牙其地，統兵萬人，戍守海外，馬公欲親至巡之。五月十三日，已輕舸過吾鎮矣，至次日，忽聞按公回舟，果從東來，仍入婁城。詢之道路，皆云舟至海口，梁帥羽書急報，謂閩師千艘，忽然狎至，海不可渡。馬公歸，疑梁帥不欲馬公渡海，設此局以間之也。然未幾而海艘果大集，千航競下，駐泊崇明，如是者二十日，而舉帆直指京口，瓜步淮揚，破竹而入，京口一城，亦乘虛徑壽，建康且岌岌矣。當事迺檄帥提師入衛。於是梁公拔寨而來，兵士六七千人，而所攜婦女老少，又數千人，舳舻首尾銜接。六月二十九日，兵過沙溪，排門撞進，停泊軍馬，刻意誅求，直入臥園，供頓少不如意，卽老拳惡聲相加。民魂顛魄，望風逃匿，因而席捲裘囊，搜括至盡，然後滿載而去——如

是者六七日始盡。最後則陳修二帥，亦梁公之部曲也。於七月初四日過鎮，已剽掠無餘矣；既去，民方幸，以爲從此可室家相聚，得保菟裘矣。而初六日忽聞兵轉，果次第餘艘自西而來；修兵稍有紀，以漸而去，不至大害。獨陳兵悍甚，驕蹇不奉法，至直水，停頓不肯行，欲逗遛於沙溪直水二鎮，不欲再渡東海。陳帥委曲喻之，當晚至沙溪，大呼入人家，民竭力供億，其晚已東行矣。至半夜，有逃兵數百人，各執火械，結隊而過，皆修兵也。因修帥必東渡海，兵不樂行，一聞而散。陳帥知之，甚恐，乃許兵再到沙溪。次日，復連艦而至，大肆剽掠，盤踞人家，呼酒索食，民苦之如坐爐炭。次日，陳以出哨爲名，統其半先至六尺，而留者復如故，後數日，方盡去，與修帥同渡東海，鎮崇明——是役也，自沿海以及婁城外，如玉峯姑蘇梁溪晉陵曲阿京口。兵所過，靡不殘滅無遺，數百里幾絕人煙。而吾鎮戶無大小，男女逃竄，室家空亡，供億之苦，破產捐貲。余家兩被抄掠，百人突入。虎狼席捲而去，酒食供應，絡繹不絕，半月方罷；比之乙酉七月大兵一屠，慘狀相似，而但無橫屍分首者，民何不幸，兩遭其厄！然聞晉陵以上，殘破更爲不堪。

戊戌……〔缺〕

海師既破京口，據瓜步，圍江寧，以擁戴先朝爲名，人咸拭目觀望，以爲中興事業，反掌可致。而余獨觀其頓兵堅城，徘徊兩月，無尺寸效，竊疑其志雖果，從古如鄧艾之滅蜀，王濬之伐

與桓溫之取李勢，苻堅之擣慕容，尅人國者，無不星行電邁，雷動風馳，速者一二月，緩者三月，四月，卽君臣面縛，輿輓出降，舉國江山，皆歸版籍；若遲留進退，情見勢屈，則釁隙潛生，潰散必不旋踵，此自古已然之明效也。彼連艦數千，直指石頭，勢似建瓴，而究不進割州郡，徒旅泊於風濤險惡之中，此豈有全理？宜乎一戰而潰，勝勢都失也。褚裒伐趙，不克，退還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曰：『此必代陂死之家也。』嗟乎！今日京口哭聲，不知何似？然聞大兵焚殺已盡，恐覓哭聲，又不可得矣。

按海師之圍江寧也，相持一月，不能乘銳崩之，而日縱酒作樂。七月廿三日，大破之，廿四日，又潰之，而海師遁；既遁，遂縱兵焚掠，靖江泰興一帶，皆遭其毒，而又退至崇明，攻焚剽掠，遂使梁鎮之兵，絡繹再過我地，復見侵擾。初時四方響應，皆謂中興，聞揚州百姓，有以大明皇帝龍牌迎其兵入城，而遂巡不敢入。既破京口，主者日間則守城，夜退歸海船，丹陽至京口，僅九十里，不能據其衝，而使援兵長驅入白門，如此舉動，豈能成事？徒使大兵克復京口，大肆殺掠，江南之民，肝腦塗地，嗟乎！亦可痛也。

海氛既退，凡在戎行諸臣，以失律敗者，各遣緹騎捕之，以銀鑄鎖去，如縛羊豕，而問連染於列邑摺紳，舉室俘囚。游魂旦暮，吾吳新撫蔣公甫受事，卽有鎮江之敗，亦在逮中；一緹騎至

門，卽褫裂衣裳，赤體就縛，行金數千，然後拳梏少寬。吳中憲臣械逮，前見巡方李公，今見巡撫蔣公，皆極慘酷。然李公之械去也，吳人痛之，通國狂奔。而蔣之械也，蘇人歡喜。蓋蔣年少性剛，常鎮江敗，其在吳中，一夕數驚，恐城民爲變，欲屠之，已將發矣，按君馬公，部臺某公，力保其無他，然後僅免。當時蘇人爲几上肉者，幾希矣，故民積憤。而其在鎮江兵士，不無縱掠，無德江南。然是時列郡望風迎潰，重臣各有思授款者，獨蔣公勵強不從，卒能保此半壁。不然，一隨脚根，百城勢解，後來事機反覆，江南之民皆陷，中朝出片紙，草薙而禽獮之，豈有遺類哉？故蔣雖怨毒在人，不可不思此一番氣力也。聞其操撫時，賢名噪人耳，以其受事新，未究厥施，而又不幸，遭茲陽九，卒遭禍去，人固不可無遇哉！

吾鎮建蘄袁公，里人控之直指，直指疏於朝。民日夕望其嚴譴，而適以金陵告急，遂提兵去。後聞有該部從軍議處之旨，僉謂不復來矣；未幾，兵興事已，復提兵至鎮，里人不寒而慄，恐其爲報復計也。果於八月二十日，到鎮統兵千人，排門打入，每家四五人，或八九人，呼酒索肉，供億下者破產，上者亦捐囊。至九月中旬，而始稍稍分汛去，存者亦自備供餐，三十日之中，民彈指飲泣，日坐鍼氈，幾不欲生矣。然不能尋主名報復，不過概行荼毒，於是陸生數十人，各釀金爲公宴，與之綢繆杯酒，而袁亦張筵酬答，稍調停得安。而樞部覆疏，已謂袁誠原奉旨駐紮

吳淞，何得違旨離汛，攘占民居，招引劫盜，擬著該撫提問，迫擬具奏。是時撫公新被逮，代者虛無人，袁公猶得招擺徙倚，但鼓吹放礮，以漸裁去，蕭蕭冷署而已。無幾，而署篆者李公廷棟，卽總鎮梁公部曲，從海外來代；至沙溪，凡袁羽儀鹵簿，及帳下健兒，俱迎事新帥。袁一兒子暨釐道中，幾如故將軍爲醉尉所呵，至交代日，跪上印綬，服故衣，淚下如湧。

吳下固多邪教，如大成圓果之類，各立門牆，以十數計，專以喫菜事魔惑人。一入其黨，終身不敢毀，或聚說法，或立壇宣咒，鄉愚狐行鼠伏，晨出夜歸。而一二點者，爲之號召，一呼百應，裹糧以從，識者久知其有揭竿之變。順治庚子夏，湖寇蠢動，其黨潛與相應，糗糧衣甲之屬，皆備具矣；迺草一檄文，以大板書之，數十人潛舁至府學前，屹立，其大旨無非假名義帝之類。見者聞然，思跡捕之，而其黨卽扁舟至穹窿足下，大張筵會，優舞雜沓，山民疑焉，蹤跡追捕，得其渠魁幾人，攀染株及，幾徧東南。府縣承風追緝，窮村荒落，雖家無擔石，亦必飽索金錢去。至姓名在籍者，則合門圍捉，罄掃而後已。是役也，（疑有脫誤）應小創，而蚩蚩之民，不詳厥故，謂吾茹素，曾何預縣官事，愚可哀已！

吳下錢糧拖欠，莫如練川，一青矜寄籍其間，卽終身無半鏹入縣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更不可勝計；以故數郡之內，聞風蝟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冒，正供之欠數十萬。會

天子震怒，特差滿官一員，至練川勘實。既至，危坐署中，不動聲色，但陰取其名籍，造冊以報。時人人惶恐，而又無少間可以竄易也。既報成事，奉旨即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餘人，紳矜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則千計。時撫臣欲發兵擒緝，而蘇松道王公紀止之，單車至練川，坐明倫堂，諸生不知其故，以次進見。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縛，無得脫者。皆鎗鑕繫，兩隸押之至郡，悉送獄，而大僚則繫之西察院公署，此所謂一百七十餘人也。其餘猶未追錄，原旨械送都下，撫臣令其速行清納，代爲入告，即於本處發落。於是旬日之間，完者十萬。猶有八千餘金，人戶已絕，無從追索，撫臣仍欲械送，道臣王公及好義鄉紳，各捐金補償，迺止。然額課雖完，例必褫革，視原欠之多寡，責幾十，枷幾月，以爲等殺，今猶未從決遣也。獨吾友王惟夏，實係他人影立，姓名在籍中，事既發，控之當道，許之題疏昭雪。惟夏亦謂免於大獄，不意廷議以影冒未可卽信，必欲兩造到都合鞫，於是同日捕至府，後其餘免械送，惟夏獨行。

郡中有王其長（發），孝廉王貞明子，吾友章素文之妹丈也。能書畫，別骨董，爲人通脫，與余一見，爲莫逆盟。夾輔素文，功最多。然性豪奢不檢。丁酉，吳興沈相國之孫，以科場事發，且有首其逆謀通海寇者，起大獄。其家倉皇無計，以數萬付其長，令其走江寧爲之道地。其長既得數萬金，招搖於路。至江寧，卽製衣飾數十箱，萬金歸寄羣妾，身臥紅羅帳中，恣爲浪費，而又故

持其金，不肯上下行囑，於是邏者得焉，突入其邸，將數萬金疾捲去，而牽之就獄。既入獄，遂巡論報，竟斬於市。嗚呼！園池邸第，家擅金閭，羅綺斂鉞，美姬四五，而又遨遊聲氣，衣冠流水，亦爲得志；奈何懷璧走險，能不憑弔痛之！

辛丑正月，大行既賓天，哀詔至吳，吳縣令任某者，素貪穢，郡人惡之，至是復以漕米徧糶易金，以飽撫臣朱國治，於是郡人大譁。而詔適至，吳諸臣哭臨，郡諸生數百人，環聚於龍馭之前，懇縣令不法狀。撫臣愕然大驚，而又陰觸其諱，遂唱言此謀逆者，卽以銀鑰繫諸生，閉之獄。具疏於朝，特敕大臣勘狀。勘臣至江寧，諸生十八人皆械訊，箠數十，夾幾棍，幽繫牢中，獄就，駢斬於市。而郡紳顧松交〔子咸〕，素與撫臣議左，撫臣心銜之；諸生之變起，撫臣始亦欲松交爲調人。松交不應，於是願得而甘心。既具疏，勘臣至，逼諸生，并牽染松交，亦卽逮至江寧，同閉獄，去不死無間矣。松交好友張無近，爲之行金上下，捐數萬金與四輔，特批免校并免革職，得不死，而諸生斬未斬之先，撫臣在江寧，一夕馳歸，郡守余公〔名廉徵，浙江遂安人〕午入議事，陰諭之。至晚，同郡倅領騎四出，將十八人及顧家，一一抄沒，男女啼號奔走，卽踰牆越河者，縛之無一免，而財盡入官，輿皂及諸上官，各疊疊挾歸。質明，將諸人送獄，黃童白髮，啼哭滿路，後皆流上陽堡。

諸生有金聖歎者，有逸才，批七才子書，一時紙貴。（西廂水滸左傳史記離騷楞嚴

唐詩）是變爲哭廟文，亦入獄，同日斬。

己亥，海師至京口，金壇諸摺紳有陰爲款者；事既定，同袍相訐發，遂羅織紳矜數十人。撫臣請於朝，亦同發勘，臣就訊，既抵，五毒備至，後駢斬，妻子發上陽。又昔年所獲大成圓果諸教，至是獄定，亦磔於江寧，所謂江南十案者也，共得數百人，同於辛丑七月，決於江甯市，血流成河，無不酸鼻。

吳下錢糧一案，練川之獄，得千餘人；其前就緝一百七十人，以恩赦免提，餘俱革去衣頂，照例處分。乃撫臣更立奏銷法，歲終，將紳衿所欠，造冊申朝。時吳中士子，未諳國法，有實欠未免者，有完而總書未經註銷者，有實未欠糧，而爲他人影冒立戶者，有本邑無欠，而他邑爲人冒欠者，有十分完全，總書以纖怨，反造十分全欠者——千端萬緒，不可枚舉。蘇松常鎮四郡，并溧陽一縣，紳士共得三千七百人，既達於朝，部臣議覆，吏部先議：紳既食祿，不當抗糧，現任降二級調用，在籍者提解來京，送刑部從重議處，已故者提家人，其革職廢紳，則照民例，於本處該撫發落。吾州在籍諸紳，如吳梅邨，王端士，吳寧周，黃庭表，浦聖卿，曹祖來，吳元祐，王子彥，俱擬提解刑部，其餘不能悉記。時諸生惴惴恐，迺禮臣議覆，俱革去衣頂，照依戶部所定則例。

處分。但先有旨，於旨前完者，免解刑部，餘則否；於是總計續報完清者得萬人，其未續報得八百人。八百人中，吾州三人，一陶師侃，一爲陳昌祚，一爲凌稽。師侃春初以人命繫獄，已問辟矣，昌祚則兩試劣等，已褫青衿，皆於功名事不問，竟不續報。而凌稽者，誤凌稽也，欠冊誤「摺」爲「稽」，後續報仍書「摺」。撫軍駁云：「原冊無名，」於是完不報完，而凌稽姓名，實在欠冊，於是下州捕逮三人。而有凌璣者，與「稽」同音，即指「璣」爲「稽」，然璣實已報完，有冊可驗，不能混，稽之卽爲凌摺，人共知爲兩人，各至州庭辯鞠，各費千金，而不能脫。

紳士當解刑部可數百，吾郡顧（兼山）贊，顧（松交）予咸，沈（韓世）弈輩，極力營幹，遂得免解。

撫臣朱國治，旣以錢糧興大獄，株連紳衿萬餘，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適以丁憂罷。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卽出視事；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尙未蒞任，朱恐吳人爲變，倉猝離任，輕舟遁去，吳中爲幸。朝議以大臣擅離汛地，擬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爲民。

後於康熙十一二年，復撫滇中，值吳三桂變，提去開膛梟示。

宏光之後，爲隆武，爲永歷，南走滇黔，已而更入緬甸。我兵持之數年，於順治十八年辛丑

十二月平西王吳三桂，以兵臨之緬甸，戮其一門，獻俘軍前。大將李定國，奔入景綫，鞏昌王白文選，亦以所部降，明遂絕。〔按順治十八年，當爲癸丑，云辛丑疑誤。〕

婁東鼎盛，無如琅琊太原琅琊，自王倬起家少司馬，子忬亦少司馬，被法。忬子世貞世懋，一爲南司寇，一爲南奉常。世貞子士騏，爲銓曹主事，四代甲科。士騏子慶常，則習爲侈汰，恣聲色，先世業蕩盡無餘。子最繁，號圓照，名鑑者，襲蔭爲廉州太守，精繪事，輒持名檢。餘皆落拓無生產，有入沙門者，其季兩人，爲優，以歌舞自活，余親見其登場，大爲時賞，而司寇之德澤盡矣。世懋子士騏，以孝廉爲憲幕，子瑞國，亦孝廉，能守家聲。其子景，字明先，卽以狎邪爲不法，幾破家，獄經年不解，受榜笞無數，摺之遠郊，不列士類。其餘別後〔疑有脫誤〕如吳字惟夏，爲諸生有聲，亦以錢糧事受禍，而奉常之德澤亦衰矣。太原自王文肅起家少保，鼎爵爲學憲，文肅子衡，以廷試第二人爲編修，早歿。子時敏爲奉常，子最衆，次子揆，舉進士，然諸子家漸落，恐亦爲強弩之末也。

吾鎮之宿重兵，自乙未始。先是游擊防汛，自袁公以副總戎至，而兵勢益張矣。袁公旣被里人訐去，而繼之者張公大治，係遼左人，家世從龍，先爲沂州總帥，以事左轉黃州副關。復以姪督楚中，例應避，調嶺北。又調至沙溪。甫至，兵艘銜尾百餘，人人股慄，州官封徐氏宅建牙，頗

戡御兵弁，居半載，以大總兵陸任崇明，繼之者王公光前，卽張姪塔，向爲左協副關，鎮黃浦，今調沙溪，未半載，朝遣蘇宜兩大人，按行海上，以爲七鴉口僅溝水耳，何煩副總戎爲鎮，撤去之。王調防上海，民始就枕無驚。

朱國治之撫吳也，自知吳民銜怨，旦夕防變，密疏於朝，請以郎大將軍鎮蘇。時郎公在杭，兵二萬，皆八旗精選。郎公位同王侯，未至，郡守卽自婁門一帶及閩門大宅，悉行封奪，每屋各粘一票，云：「所封之房，卽係軍房，擅拆軍房者斬。」居民悉行驅逐，數里內外，幾無人煙。旣至，未幾，將軍以閩中敗績，株連逮去，繼者爲祖大將軍。祖公年少，善撫馭，其按行海上白茅，歸郡從沙溪假道，馬數千騎，奄忽而至，無一人下馬飲盃水者。蚤白，白茅發，暮抵齋子，屯營幾二百里，銜枚疾走。但所發人夫千餘，槓抬重物，亦二百里不停頓，時當四月。

蘇宜兩大人之按行海也，以爲海寇陸梁，皆由婁人潛爲內應，議將沿海一帶居民盡逐去，空其地，庶進無所掠，退無所藏。於是漢滿兩員差官，專督其事，以軍法行之。吾婁近海腴地，民一夕數驚，皆廢耕種，以待旣見濱海之人，稠密特甚，亦有所不忍，迺驅斥崇沙幾帶，號令一出，民立刻遷徙，室廬一炬，老少妻孥，狂呼奔走，浮海而死於亂流者，不可勝數，數百里之地，今皆荆棘參天，狐狸虎狼，窟宅其間，林木蕭條，燕巢無主，可爲浩歎！

祖大將軍鎮吳，凡吳之爲不法者，悉鬻身於其部曲，謂之「投旗」。旣投之後，平日小嫌細忿，以片紙上之幕府，卽率組練數十，以一銀鐺鎖其人去，非破產不已。吾妻增城令王公子彥，一家奴名馬留者，小有憾於其主，挈其妻去之，不知其誰適。忽一日至婁，衣鮮服整，同伴皆韃服武裝，有密報王者，率衆縛之，聞之貳守，繫於獄，其同伴逸去。不兩日，祖大將軍檄至，拘王父子，而并提貳守王公。馬留於獄中立出，其承檄一武弁，驕甚，寓僧寮，責供億百端，閉子彥於寓。三日夕，凡家人舍中，兵弁絡繹搜緝，無不挈妻子遁去。子彥堂中，亦虎狼肆踞，其宅一空，於是上下行金，僅以身免，而更求要路，白之大將軍，得鞫其人，還之。然王仍許以不死。其人旣歸，州守笞之五十，子彥繫之幽室。忽一日，裂鑰逸出，不知所之，恐禍未艾也。是舉，子彥廢金一千五百餘，而受驚受辱，亦披猖極矣。同時聞風起者，不可枚舉。州治之前，纍纍縛去者無數；有小怨在人者，恆惴惴不自保，至有大家閨婦不得意於夫，亦欲投旗，令人絕倒。

奏銷提解諸人，於康熙元年五月，特奉旨無論已到京未到京，皆釋放還鄉。吾妻凌措前，誣誤提者，撫臣韓公特與之具疏辯白，部臣題覆，以爲凌措於三月十九日完事，在未奏前，何得朦混，於是總書徐來江，知州呂興與，知府余廉徵，署兵憲者撫臣朱國治，應各議處。依議，人心一快。

鄭成功鷓張海上十數年，東南半壁，以軍事騷數千里。己亥之役，荼毒江左生靈數百萬。至康熙元年五月，聞竟遂首邱，庶幾海波其不揚乎？然聞其子猶在，故部曲猶存，未知終何如爾。或有爲之左袒者，以爲倔強差善，曰：「獨不見韓蘄王太清宮夢乎？殘害生靈，或當得陰譴。」

康熙初，童子試無得過十五人……〔缺〕天子有意右武，而病章句之不足取用，極意裁抑，兜鑿韜之夫，權在文臣之上。〔缺〕

常熟許文玉之室吳氏，能詩書，負倜儻不羈之才。文玉名瑤，大司成石門公之次子。壬辰進士，爲關右監司，以奏銷罷歸。時里中有朱姓者，富豪也；適許之家人病死，有嗾之者，以爲此朱所使也；於是吳氏從二百家人，至其家，風捲而縛其主，歸繫死者足，榜笞無數。朱之族子名元裕者，進士，哭訴於縣公，挾其輿至許處，得勉強脫之歸。而吳夫人恚甚，詈文玉曰：「若固無一籌耶？吾當終扼其吭耳。」於是揚揚至吳門。時祖大將軍鎮吳，先以名簡投副都統夫人，入而握手甚歡，次日始一牒控之。祖大將軍而朱姓者，銀鑰就縛，萬金風盡。朱迺愬之總督郎公，復愬之京口劉大將軍。吳夫人更以其間媒孽之於劉，復費萬金不止矣。總督郎公之牒，下之蘇松道臣，吳夫人輕舟就訊，亦不知其事若何。適虞山友人陳崑良在婁，談其事甚悉。同時又有柳夫人者，本一娼也，博學能古文辭。大宗伯錢公，以博學重海內，柳慕之，一日，扁舟來謁，

遂訂終身。居恆與之角藝，錢往往爲之屈，才極不羈。牧齋就逮時，能戎裝變服，挾一騎護之。居家則爲道人裝，別有一種風調，其所與狎者，一失意卽能殺之如反掌；更狎他人，吳則豔妝濃裹，每遇春花秋月，從女奴十，往來山水，盤礴登眺，旗亭蕭寺，揮毫染筆，觀者如堵牆，色不一動。吳之學不如柳，然才名相埒，其風流跌宕，則同爲天地間一異物也。吳少年事甚多，不敢筆之於書。

吳興朱國楨，號平涵，明朝哲宗時輔臣，撰明史幾百卷，藏於家。至順治時，其家已落，子孫不能守，以其稿本質之莊姓者。莊故富豪，能文墨，廣聘諸名士續成之，而更布之板，其所續烈皇帝朝諸傳，於我朝龍興事有犯，諸人不察也，盛行之坊間。聞吳興有縣令挾其事，與之爲難，而莊不卽答，於是首之朝。天子震怒，逮繫若干人，如查繼佐，陸圻，范驥，皆浙中名宿，其他嫫黨親戚，一字之連，一詞之及，無不就捕。每逮一人，則其家男女百口，皆銀鑕同縛，杭州獄中，至二千餘人，婦女衣帶及髮，悉剪去，恐其自經，男子皆鍛鍊極刑，攀染及江南。書賈陸德儒亦被禍。陸方嫁女，婦女雜集，質明禍發，悉就縛。天子遣兩部臣至杭親訊，今獄猶未決。

蘗菴，姓熊，諱開元，號魚山，湖廣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筮仕爲崇明令，調繁吳江令。余初試童子時，見其引童子入試，年未三十，風流瀟灑，入覲，拜吏科，未幾，遂去。其在婁江，喜與

名士遊，時天如唱文社，熊公爲之領袖，既能諫官，十年不調。至崇禎己午間，稍稍復起爲行人副使，時宜興再召，獨秉國揆，天子寵之甚。初亦收攬時譽，後漸貪婪爲不法，公獨抗疏，更於密室夜對，天子以庇宜興，下詔獄拷掠，復廷杖一百，禁之獄。未一年，而宜興奸跡大露，天子逐之歸，復提至京，於古廟賜盡，人相率賀熊公，謂不日開棍，出獄門矣。然天子終護前非，遣戍浙江，不幾日而甲申燕都之難作，又未幾而南都淪覆。公與金公正希，同舉義師，志圖恢復，金戰死，公迺削髮爲浮屠，棲吳郡之靈巖山。順治乙未，募米至沙溪，頽然老僧也，未幾，主席於虞山之三峯。

明史之獄，發難於吳之庸，後攀染無數，凡藏書者，與著書一體同罪，嚴旨逮捕。吳江有兩生，一爲潘聖章，一爲吳炎，平日閉門讀書，亦私著明史一部，藏之家，未及梓，莊允成以其同心也，列之參評。後按籍擒捕，兩縣令一司理，登門親緝。一則方巾大袖以迎，一則儒巾襤衫以迎，辭氣慷慨，凡子女妻妾，一一呼出，盡以付之。兩縣令一司理，謂：「君家少子姑藏匿，何必爲破卵？」兩生曰：「吾一門已登鬼錄，豈望覆巢完卵耶？」悉就械，而挺身至杭就訊。既見兩部官，痛罵不屈，夾二棍，罵益甚。兩部官蹴其齒盡落。聞兩生於我朝定鼎之後，閉關不與人通，一以著書爲事，其諱明史也。虞山錢宗伯以書三航，供其纂輯。至今髮未剪，亦首陽之民，其慨然以

妻子盡出者，豈真鐵石心哉？一腔熱血，有難言者存矣。

明史之獄，決於康熙二年之五月二十六日，得重辟者七十八人，凌遲者十八人，茅氏一門得其七，當是鹿門後人。如莊如朱，皆在數中。朱字右明，出貲四五百萬助刻，故亦株連。其餘絞者數人，郡伯司理皆與焉。外皆駢首就戮，浙墅權關使者李繼白，止以買書一部，亦與禍。書賈陸德儒，及刻匠若干人，皆不免。所籍沒財產，分其半於吳之庸。若范驥陸圻查繼佐之屬，皆有首任事前，得免死釋歸。先是歲辛丑，吳之庸於浙之柯大將軍處發其事，有乞之於提督梁公者，梁致書於柯，事得寢。而范陸之徒，亦卽首告，謂實不與聞，而私自列名，以此爲首，得免死。事旣再發，柯大將軍以匿逆上聞，亦牽就獄，得減死歸旗爲奴。提督梁公，以書一紙，亦使對簿。而大將軍先期已將書紙盡行燒燬，無從質證，得不論。而中旨亦忽發，謂奸徒忌梁功高，因以誣攀，海疆多事，仍速回供職，於是梁公得安然無恙——是役也，或謂吳之庸實僞刻幾葉，以成其罪，故所行之書，大有異同；於是賈人刻手，紛紛鍛鍊，而竟不免。一夫作難，禍及萬家，慘矣哉！

康熙二年，廟堂之議，以爲此宋奸臣王安石之陋轍，士子空疏不學，皆坐此黜去制義，而獨用論策。向來士子束書不解，朝夕無非排比餽釘，白首其中，今一去此，士方可以讀古人之

書，爲有用之學，此我朝第一快事也。

明季時，文社行，於是人間投刺，無不稱社弟。本朝始建，盟會盛行，人間投刺，無不稱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張爲氣勢者，搢紳躡屐問訊，亦無不以盟弟自附，而狂瀾真不可挽。至康熙初年，朝廷以法律馭下，嚴行禁革，此風遂改，於是不稱「同盟」而稱「同學」矣。

康熙三年，池州太守郭某者，領憑赴任，中途忽被強賊，劫家口六十餘人，皆殲焉，惟一妻及幼子得生，賊竟掩爲己妻賊矣；賊得所有之憑，卽認爲真太守，揚揚至任，參謁上臺，政理精明，無不愛重之。但徵到錢糧，久不起解，上臺詰之。謂錢糧重事，吾必親解，不能數往來，俟數足，卽當齋至；如不信，遣一吏按驗可也。按之庫果纍纍，上臺極喜。未幾，郭守鄉親有往探者，每一人至，則迎入潛殺之矣，無一人得出。其鄉親在家者疑之，郭守之妻兄曰：「吾當往探。」旣至，則輿中非郭守，大駭，卽謬爲行乞者，曰：「吾千里流落至此，彼府署中，日逐送水，願供此以餬口，府中人許之，迺擔水至內衙，見其妹，妹搖手使勿言。後日再進，則妹已密書一封投之，出視，則知郭守已爲盜殺，盜共三十餘人在內，乃密控縣官及上臺。上臺以爲彼有三十餘人，賊非可猝擒，聞其中多精操算者，迺陽謂之曰：「各縣錢糧未明，聞汝署中人多能事，可爲我分頭一算乎？」曰：「可！」於是每縣遣二人行，其勢已孤矣，而又密告其縣，各將此二人下之獄。迺

以他事召僞守，至臺中，卽縛之，鞠之得實。其庫金八萬兩，滿十一月，卽思逸去矣。郭守之一妻一子，有稱自盡，有稱爲上臺收之署中者，未知孰是。其賊由各上臺會審於江寧。

書後

「研堂見聞雜記」所載明季朝野異聞及清初太倉兵燹事，皆直書無所隱，傳鈔者以略涉忌諱，不著作者姓氏。太倉州志藝文亦不錄。余子州志雜記中見所引王家禎見聞雜錄，以此相較，辭雖刪節而事實則無以異。是記所載於沙溪事特詳。且曰：「吾沙溪」或曰：「吾鎮」。如「呂茂成者，名子模，吾沙溪著姓也。」又「吾鎮之宿重兵，自乙未始。」州志所引，則「沙溪鎮之宿重兵，自乙未始。」於以知作者為沙溪人。家禎，沙溪人，字予來，少孤，張溥見其文奇之，引為弟子。入清，吳中文社並致之，不應。有「研堂集」。研堂為家禎之別號，足知是記之命名，與集無二致。其為王家禎所著，可斷然矣。吾聞王氏有隨筆，亦以「研堂」名，或即是記，亦未可知。它日苟得隨筆以相較，當可補其闕失，固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廢也。頃者，程演生先生有「內亂外禍歷史歷書」之輯，是記亦在其中，為特表而出之，庶斯名之不終湮沒也。

封 底